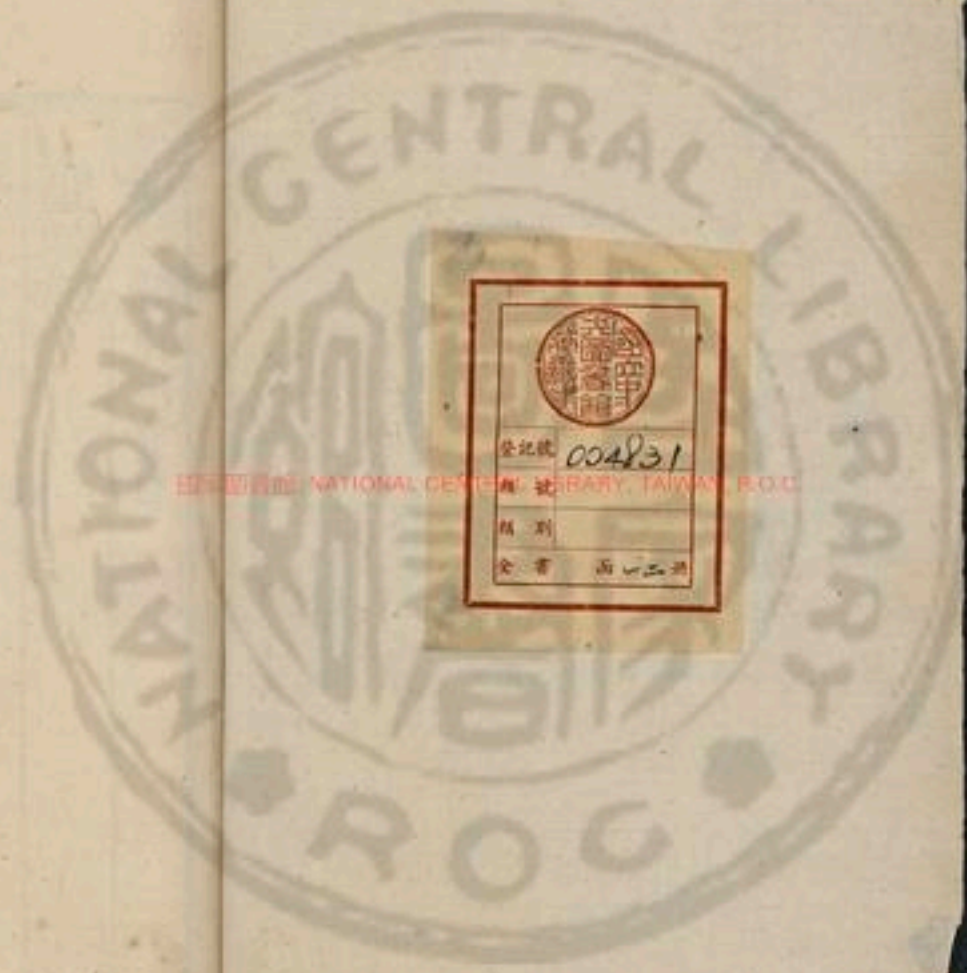


2476252 v1



	
登記號	004831
類號	
冊別	
全書	函一二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孤樹裏談引用書目

聖政記

野記

瓊綴錄

水東日記

立齋錄

革除遺事

北征錄

目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冬稿

雙溪雜記

草木子餘錄

海涵萬象錄

寓圃雜記

傳信錄

客座新聞

震澤長語

保齋錄

天順日錄

出使錄

否泰錄

三朝

聖諭錄

菽園雜記

郊外農談



懷麓堂稿

西湖塵談錄

蓉塘詩話

篁墩文集

龍飛集

燕對錄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孤樹裏談書目終

孤樹裏談卷之一

太祖上之止洪武紀元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記托身濠之皇境寺旋丁兵亂幸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昌陽報守
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
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暨之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
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
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
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



懷麓堂稿

西湖塵談錄

蓉塘詩話

篁墩文集

龍飛集

燕對錄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孤樹裏談書目終

孤樹裏談卷之一

太祖上之止洪武紀元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記托身濠之皇境寺旋丁兵亂幸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昌陽報守
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
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暨之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徐陽時
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
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
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



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唐七
大橫兆罄效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餘冬

○高皇龍濟時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邦

孝慈崩嘗攝六官事号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鄂記

○癸卯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陳友諒以巨艦連鑊為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于仰攻

上不愧拔旗四揮麾右師小卻○上遽命斬長帥八十余人猶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上命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

興師衆以輕勅載火縱焚敵船悉燒溺友諒敗走鞞山旬餘復來戰開平还用前法燒之友諒感迫啓憲顧視宣武遠射之矢貫其顛及睛而死

鄂記

○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交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襟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国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倍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白帶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玄纁工冠此青布頂巾係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圍衫用紵絲綾羅細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勤酌損益皆



斷自

聖心于是百有餘年胡服悉改中國之舊矣

錄冬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

隅比隆任奴蓋聖母之自宿州徐王上知我王萬生聖

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龍興初徵從征伐授武毅將軍至其孫

戲遂僉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

祀丞隸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

嗣聚歷定暨闕至騰霄以註誤廢敗事者三年今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于予而予

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

况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

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膺天御遠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

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其賦入有田

輸作有本繼有養新有林雖以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

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楊廉夫正統辨誠萬世公論解學士縉所作元鄉貢進士周

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

幸遼金二虜孽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

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

是正統之論益紛七夫夫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

五代史雖不論可也而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

先而事體輕乎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比之漢唐而有

光淹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數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微



欽靖康統絕則金常續夫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表
平王東遷宗國黍離矣孔子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
統未嘗繇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蠶之辱元帝南渡神
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繇懷愍
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以存天下之大防耳在元有鉅儒
矣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
如此者夷夏之辨豈不甚明矣乎我

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
大次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
與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書並傳者矣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全措謫詭人
莫能識常遊官府白原着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承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 上厭之

命沃以燒酒視其如何顛飲及夏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
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釜積薪煨之火
熄啓正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煨之顛猶故也復益加薪又
焚之逮啓煙凝釜底顛參瞑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野
山寺轉益狂肆日挽競諸髻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嘗舁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辭觀之
上飯于翠微命盛饌召之待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
為清齋僧因闕顛空室水米不入口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若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
饌顛二食之甚晏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待食安舒久之酒太晏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扞地為圓顛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言如



上曰彼已稱帝令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
握手曰上面无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
高聳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无風遣問顛
上曰只管行只管有風无瞻不行使无風乃令眾挽舟行不
三里風起既而迅處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中問顛言輒
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行損人矣。上聞之
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中存借來。

上曰何不死之眾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方同食上罷顛整
容蒞衣若遠行狀迺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緩汝顛遂去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庐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
民居莽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頰米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
了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亮是頃
于匡廬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當面啓殿
庭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中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之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

御製詩三篇與之令行後三年。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
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年。上不豫外奏赤脚為天眼尊者
及周顛仙人遺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脚進所持藥一曰温良藥兩片温良
石一顆其方用金盤子盛之磨藥注金錢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
聖體日康勝倍精神靈睿乃日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醃底
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岩五里天池寺中有



徐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
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
顛也即今○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出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為之詩語粗拙大略頌

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今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傳命摩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
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或曰道
士初進藥○上未見俄而召之亡矣○上遣行人走江洲令
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往入匡廬至庐山觀且漠然死為
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就道
之去果見顛在門外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
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人入見殿堂無甚弘麗
漫循廊行且觀應左右列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其

都旣幃供珍貝充物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通二十八室
獨其一高鑄中無人焉巨虺捩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上
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虎為人世主汝
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
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世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无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

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顛寺亡有也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

與傳少異 野記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綿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偏游闕廣
江黃間久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
行假五行命課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董悉貴
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繇此女矣主人曰是乃



雙替復問聘者吳以貴為弒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曰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淝陽王姓郭氏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眾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孝慈也王以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壽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

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盾易

上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已而○上悉有滁陽之眾王

後伏劍死 同上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實之一筮簪有陳四

者來共語又戲以置○擊弱旣而○上持魚逐舍啓筮簪已

失其五知陳竊天往問之陳諱慝○上欲毆之陳笑入以还

上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年劉曰

聖壽元疆然以數言富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者頗憶方吾周旋无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惡有此陳曰

臣嘗於此置烏龍故云尔○上見其對以為畏懼為頗謂稱

旨因曰汝欲為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為戶部江西郎中時錢谷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

累誅迨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野記

○國初鉄冠道人精數孝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

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上登鍾山詞臣宦從於擁翠亭

給筆劄即景賦詩鮑方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

中李其鉄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

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抚之痛川人本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李諛禍福彗驗為人獨介寡為人言嘗戴鉄冠人
因號曰鉄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録其言者蓋此人也 餘冬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死繁乃
囑亂称小明王刘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去適

皇祖上初亦与其事謂刘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息
燔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太祖漢之韓果先歿

野記

○金碧峯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祖过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霸我則當有財賄納賂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邪故臣曰若萬行

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房處一老僧

太祖伏劬叱問其名僧亦叱

太祖即揮劔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
按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兩指

太祖然後推誠温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
定鼎金陵云遂建寺延碧峯主之 客座新聞

○唐世祖嘗翹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人以
天地万物為刎狗豈以唐為輕重况唐有天下以万乘之

尊莫之方京何必借重于老君其事可鄙而當時莫有非議
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者冒衮于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与儒臣議修玉牒故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
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后乎其人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

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申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 續錄

○吾邑元朝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子生擢僉浙憲嘗見數艸角書生自社李散婦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為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死如尔狡其生即對云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日有乃卒言莫若公廉季任後詰之曰死賞又何如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蓋生名升後官亦至江西僉憲分按潞邑首詢揚僉憲之家頗致照拂上意金華有元遺官陸給事者

太祖高皇帝兵駐金華首訪文季之士鄉里以給事應命旨下令作文對不能○命作詩請題就指密印寺布袋佛為之即賦云削髮削髮撻得我天反地覆布袋盛的是金陵錫杖挑的是粟谷噫我道你是真僧元來是活漆頭明隆慶初年今之戒石四句銘曰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景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老歐陽集古錄

稱唐明皇釋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益懸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史始蓋唐已有之持不見其詞耳 餘冬

○宋李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

帝業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配武功

太祖眷禮隆焉其孫祚得罪當死以李士故未赴市李士不敢請既而連坐李士○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上未允

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太子窘遽投金水河左右救止暇上乃釋公竈之松藩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乘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焚母鑿独石為椁垣隄悉擬祁園之制大築享堂有司將以上聞昌惧請毀去帀曰盍以截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答李士之衷李士骸肉消及骨



旣完整浴加衮衣而痊焉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野記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今樹此檣出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江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余後或去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野記

○劉誠意伯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幸○朝命貫其罪旧僭竊名号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居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為劉還故自尽其僕勸止之无何遂婦

皇祖○開開國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伯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密及湯沐也○功臣廟祀饅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厲也邵除一日換 野記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揚憲嗾御史劉炳劾敗海南憲誅召拜右丞封忠勤伯徐後適復相寃遇殊渥又以知胡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用繼又為徐節言之遂乃謫海南甫出国門又賜勅切責廣洋坦遂自經 野記

○劉誠意屢曰○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上未見逆劉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

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斤而不鹵豪酋數輩即為之場竈私煮海販利聚為大盜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遣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酋為醜丁令子尚室璉上之○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勳旧官已休閒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于○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為計通于淮庸走闕下言劉



其善相地以此士踞山面海有王氣構齒欲空民居假以立
公署而規攘為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迴謫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劾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辟之禍
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愛
先是劉維開居沈給祿劉得書即詣闕謝○恩訖遂居京師
不敢歸久始求賜還

上以洞什前疑淺之復手書慰之語李尊降方以周公歸未戍
而宰御史中丞徐鉉言其以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之對死之

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死殊未得其實也 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

師帥圖元錫吳將莫天祐号老虎犹欲聚士孽固守太付莊
命使者諭降天佑俱殺之太付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
其城軍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佑揚言曰吾民不見天
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况未必能守耶
天兵如雷如霆磨之者无不齏粉一城生聚死定在今夕願
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口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
下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軍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
外声教不幸居割拠之中咫尺難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
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天威頓兵城下榜着太山壓卵孰
敢不惧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願明公加察焉胡公觀
軍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
遂命還軍叩城門呼曰承開晉事濟矣問吏啓闕而入天祐
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帝平偽周先有謬論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縱兵官
淮中書省咨繳奏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
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
之起兵也非當天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官臣
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葢憲奉親而効讎有司差貧而
後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濬冗官又改鈔法後數十萬民湮塞
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
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異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
燒香之黨根柢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岸謀遂逞焚蕩城
郭剽戮士夫荼毒生靈死端万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
而討之略究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去清世安民是以有
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香軍為號
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

民初列行伍漸至握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
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
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土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
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而縛與觀既待以不死又封以
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入版
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順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
鹽貨行劫于江湖兵以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因
其侍制孫搗其罪二也厥後掩棄浙江兵不滿萬數地不足
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揚兵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
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揚左丞五也占據江浙
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運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



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
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
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
左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
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加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
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
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弃刃長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
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田有田產房舍仍前為
主依額納糧以供軍修余有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
家此與師之故也敢有干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
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刃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予之言信如
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
行備出榜文曉諭欵伏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設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廿一

日本判官許仕傑費到 野記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弗克珍有材畧善戰嘗以牛董喪兵宵濟以復我
師每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
肯附珍請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况而竟不能支降深自
効○初珍作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死降乃泯之今越人有
其書 同上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法不毛校

攏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為常 同上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賣友者
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郤取對觀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余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貧用之○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上嘗言隋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觀公忠疆幹可為朕一守頭本言尔我好弟兄託得尔不过尔指揮其皆毋辟二臣又拜頌○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尔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饗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同上

○魏守欽復府治煎灤賊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吳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儲治先為偽周所處而以尤街西漕川即旧所謂錦帆溼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大使啓以作新附上梁文与王尋皆有其

難高被截為八段云同上

○高皇帝以胡元竊据中夏起兵江淮後还旧物而即位之初大臣祀典潘昏之祠報罷繳之所存惟公越及梁將忠壯程公二庙忠壯當侯景之乱倡義本兵肅清鄉郡湘東王繹傳檄四方則間道奉表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于難蓋忠壯之拒景越公之貳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之与唐同一救民之心也

高皇帝考其事而并錄之所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天下使人知撥乱反正之為功其有關於世教大矣豈有私于二公者哉野記

○危太僕素黃殷士啤皆撫之金溪人少同李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李士承旨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守



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
死垂老喪節黃授居賢坊井中後人張午下救員以出為歎
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
人哉午終不解還舍置酒殺使家人歌葬為勸環守至日晏
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
歎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
以歛僧伴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
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母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
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皆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
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
乃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死媿齊太史者僧伴極危何如
送黃之為義雖然梓非所責黃固梓之又也應作太僕銘夏
假借詞死乃過乎後世並另銘駁士者觀之死榮生辱自霄

壞矣 餘冬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无門限而集美門七字无鈎

太祖謂秀才湏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慈 詹孟奎書
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益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
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齊七治平
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
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使院相傳洪武間一夕潛
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且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鎖鑰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

復李歷問時事稱

旨即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
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朝○責諭明早郊



天要汝縣料理燎火方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戶各要

具一章門簾并香灯迎

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奉以稻稻有芳菁織緝而成却令坊

長捲收為炬夜迨半果

旨以取火炬逾万明日○朝廷詰其所置之由倭對以其然

朝廷亦笑而稱其能

客座新開

○洪武間有一人昼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與

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聖橋上

朝廷見之救教坊司察究其意求說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旡

法道士十冠官法亂軍民立橋邊皆過不得後法網稍寬

亦滑稽而諫者

同上

○山西平陽有金鎗張者要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嘗往視之

默然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一池積水其

中設機亦能既物有老者至道流也不通姓不知何所人指

張曰聞君要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客笑而不答曰他日請

遊寒寓亦可為樂喻數日道者遣三童子各騎虬至邀張老

矣童鞭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上然中有園標前老人危坐

其中見張不起迎張拜始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

所且伏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昭腿自行膝

及其体始起為禮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

家至此同享仙鏡之樂張謝不能致老囑二童往舟移來倏

忽張家房產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俄卒不見止

留張在口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總得還

家故在也問前故答曰本管見人來取亦未嘗有所往張大

服其術後張果為

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答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



能出五色云命為之袖中取一鉄瓶書五符与水同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之如綾漸勃然皆五色弥布殿庭

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湏史蓮花万柄以剪紙作採蓮艇張圍門老少同在船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上為樂

帝喜大咲忽失所在蓮舟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遂隱去朝廷亦不追

同上

○胡日星者

太祖既題扇令遊天下數載回对妻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沮曰數不可遁入見後

朝廷温慰遣回適藍都督玉克雲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方公同被难效也不日玉果如所言得封遂驕同列尋被誣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胡日星之言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日星問曾与王推命來答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

自推來答曰臣命終在今日酉刻亦遭戮之

同上

○洪武紀年之後唐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持起一視恐汗賤更宜階地高潔地直不取也

野記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乱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死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為女子也后洪王珍兵掠云南还邂逅其叔父贖之婦成都以適尹氏同時洪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者可配古之木蘭矣

余冬

○洪武初商洲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漁又哀之以辭稿上乎白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娶妻于見之君子泛而与之曰前婦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耳耳婦女耳一旦奄至于邑而

淵之家骨肉不服頌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污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亡有之其履之妻賈誠之妻俱死于溺姜氏之女童氏之婦張氏之妻若女俱死于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家聞冒之有妻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園忽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其初女方笄又從而死之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矣論之在天下不可易死富貴貧賤等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死所為而為之也 余冬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末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死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

意蓋謂中國雖死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

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矣又講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

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者治而欲

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所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死訟

乎辨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

皇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死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

居民相參安得死訟孔子之意蓋謂听人之訟我无異於人

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死冤者宋

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无訟也豈不謬哉如此辨者甚矣

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彙見由其天縱

迥所以不衰故常能將許爰見識來說 天顧日錄

洪武間句容張國賓弟國端其同生並帝瓜獻于縣尹七七



進之朝廷上薦之宗廟有歌誦傳美于時後張氏兄弟為
同姓者株連于罪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髮正類瓜之並蒂人
謂非瑞乃禍兆也國賓子三歲發赤水後軍生四子七生十
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一百余人一子佑于四川亦生子孫百
余人一子後業南京子孫亦百余人四五百丁又信瓜瓞之
徵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客座新聞
○會稽王冕元章其為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間往往有
其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宝之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
所謂洗硯池頭樹个七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
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
太祖高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上北風吹倒人乾坤无处不沙
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睿意極卷之

臨安錢宰子子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祖禮徵同諸儒高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徵言曰四鼓繫
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向時得遂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
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字悚悞謝罪未幾皆遣还宰以國
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
三進士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宝銅
印一片至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洪武元年李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寺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不用
洪武改元山西童謡云少做衣裳多做鞋过了年下去南臺

次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彘徙于南方

草木子全錄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夜建業天鳴如河傾海立乃肆赦舟丞相李善長言曰凡濫殺者千余人其內三百由我其余皆為汝今天變凡三度宜共戒之

同上

○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泛海道進兵遇漁翁見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我吾指子欲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太廟殿師也至

合詞之

同上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張鐵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較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焚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絕余不

敢信今見其仙奕奕三平顯識則其事不可謂死也因識之

震澤長語

○冷謙字啓敬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琴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曰吾指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上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恣取出而不覓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問引有人姓各曰此必人盜也令所在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并逮謙上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掬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无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无害汝但以瓶徑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上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上皆應終不知所在左慈事絕相類三
丰所有登鶴之誣者非謂是邪 同上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猪婆龍搜抉其下而然遂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猪为國同姓同音諱乃嫁禍于龜

上以龜与元同音益惡之于是下令捕龜大江中龜无大小索
捕治殆尽老龜逃捕者不上滩淺則以灸猪為餌釣之用力
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盖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
大釣罾而下甕覆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淺而併力掣之則
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
即鼈也未知是否聞龜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抉江
岸非其罪也夫以

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迁就禍及死辜如此則朋黨獄具之
時人死于迁就者可勝言哉 叔固杂記

孤樹裏談卷之一

太祖上之下

○洪武已酉剪除羣雄天下大定既而元宗室魏王鄒王出兵
攻蘭州志謀恢復徐國公達率兵迎戰敗之辛亥蜀川平

上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所少者歷代傳國玺耳
得此我為天子可以万全其二統兵王保七未擒其三前元
太子不聞音問汝諸將不得宝莫回於是命靜海侯 出海

道趙遼東曹國公李保兒出北平路抵上都信國公徐達出
大同路趙和林宋國公馮勝出臨洮路攻甘肅期定漠北師
行人既久糧運不繼遣值王保七師出為其騎兵所蹂躪死
者十八九餘軍受降前后約去四十餘万人 草木于余錄
朝國以兵力取天下大戰惟鄱陽耳死者六万余人城守之



又惟姑蘇耳死者十万余人其余皆同拉朽然戰鄱陽前一歲婺源州同知以事至鄱陽夜分見天星亂落如雨墜湖水中皆有声次年交戰得屍数万符天象也 同上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於仲月上

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坐而講或糾唐草野

陛下不跪不為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畫件

旨待罪于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膏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其論諫於是乎可稱矣 余冬

洪武二年二月詔備元史

上謂廷臣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懲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后世故一代之具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君初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号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倍制度踈闊禮樂无闻至其繼世嗣君荒淫雖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貧智之臣言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資人君子或显其言行亦爰可稱者今命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



事毋濫一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監戒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一統及至正事蹟增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修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一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壘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脩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李士宋濂等率諸儒以進詔列行之授儒士張宣等官趙壘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書蓋未有速于以者矣歐陽佑等訪采元統及至正間事蹟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余冬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所笑隱止之曰上苑亦先煩婆梁且齋殘命吃酸漿復不听后竟破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遣所至將按之訢曰此故偈臣偶本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藏某錄在某經某卷某葉檢視果然乃釋之 野記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羅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甚諫得糾正端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乃世无弊矣 双溪系記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駸閣大李士其職不過代草調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復送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立有太李士 敢願口旨送內批于手本面發書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湖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十在



閣辦事尋往侍講 同上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神聖文武凡事使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有誠意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以義理為權衡而已死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獠將債轄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為相事敗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即劾奏本身陵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管或上言大臣德政者皆坐以斬罪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為慮至深遠也國初設郊禮者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決

太祖曰非天子不設禮朕決為合祭並壇屋諸制一日悉定上敬

天無毫末念以樂生不娶顯潔初神樂觀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糧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与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曰毋使飢寒亂性

郊垓武彞執于盾後易以楮甲 兵其上曰為后世防微野記

○國初羣神尚依旧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号显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

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鑿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奉之承事惟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是不可知也茲以楮御之初



有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睽此府郡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显佑公显則威灵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郡政享茲祀典悠久无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 野記

○国初官有更制後人鮮知之者漫記一二未及也曰尚察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李提率司校理曰侍礼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学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詔閣門使觀使侍義司通贊舍人如罷中書曰輔諫院儀礼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不復具余 同上

○国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載陞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

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况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迴勞費且誤公務許今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后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双溪雜記

○国初諸司所進表箋皆如往代撰制後以其文多犯嫌疑如唐本生知与民作等語頗見諸刑書因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洪武六年九年

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宗元代公綽謝表及韓愈賀賀表為式頒示又洪武十四年重定進表箋儀其文内二名不備諱嫌名不諱 野記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笺檄頌首再拜百拜实非礼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固实非事為名



字者亦宜禁止。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爾奉書。答則端爾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充舜禹湯文武周唐晉漢等國号犯者悉更之。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同上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山秣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堂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拍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奈泥壤即禁。上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也。同上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禮部議當如宋制從之。同上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足。善后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皂隸修人如初。所

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悉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縹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

太祖召楊維禎。此中以見。○上問何中。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或又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偃而向后。正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未知然否。野記

○國初諸司。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就帶民服。落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同上

高祖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宰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



歲輪上方今太李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為礮倣書給光祿為麵棗造鈔事想行于國初耳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重其事時偽造甚中然有得者一驗即知真偽蓋其机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同上

○孝慈高皇后嘗幸太李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前諸婦不哭臨除之 同上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后寫太李集賢門上字右文稍約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門原欲閉門塞吾賢路耶以此綫之 同上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業案座以独木堅厚曰秀才頑母敗吾家太李初成

上幸观怒其处侵費命狸督造部官于臺下頃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奠其爰云是朕祖也 同上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蒸

等八王妃國初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先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王南昌王子也 余冬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守敬用四十二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后来候氣者旦夕亦置灰坎中潛

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洪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野言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地尽处之今南乃入十二度至蘇始十五度 即南之南北之北極此九州

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極內九州又蘇始之小度之中四際相若亦以近地即佛氏所度亦未可懸設為

又吾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為子言歷數回至蘇始之師觀三光大小次第一切与中国不異手極只如此予又知旧以九州者殊非 月下于日如人下于月 野言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数之外无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无已天地密秘



時竟之狀 同上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爽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同上

○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陞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李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后于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无缺不得陞或卑

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亦須陞補翰林李士春坊閣太李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尋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无缺也又有急

缺而无該陞之人則有署職也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于六部司屬其餘衙門无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无五品官互員以此俱无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侍郎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乃于科道部屬中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還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迂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无員缺則但仍任不迂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迂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悖矣 又溪峯記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云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



支米八十四石是勾養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
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后改在外官月支
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夫鈔為則每米一石
折色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捧四
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敬禁貪
婪是以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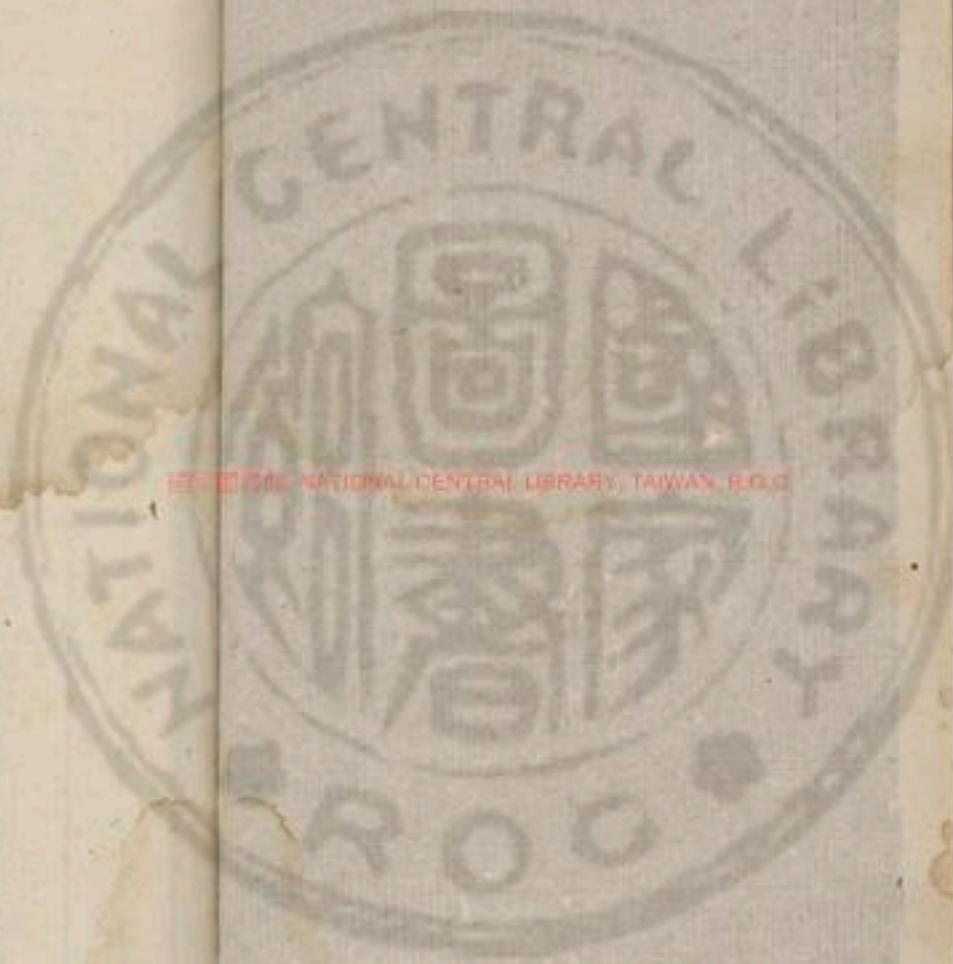
同上

○高帝令宋李士瀛作灵芝甘露頌賜酒大醉婦為方孝孺言
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
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
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
生竟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
為遂懷之入朝



343623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孤樹哀談卷之二

乙集

太祖中洪武紀元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自爲格宋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杖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死罪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幸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于是釐越蘇冬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札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倫滅理宜丞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儆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而自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无事出後世一旦之間見割肝之孝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讎殺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遁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无所控訴不得已臥冰割股亦听其為不在旌表

之例詔從之按史劄宋時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婦生

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坎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參不得辭其責後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躄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無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缺微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亦子不復生



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于市亦已幸况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同上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即表覲

上久欲除之一日忽問覲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覲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三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覲退覲知不克矣即日狎狂顛謬百端或搏麵煎炙如犬穢狀家人潛布諸途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御史某松人也偽為替雖家人不之知其婦遂與同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傍錯然有聲御史了了偽

問何聲婦曰猶跳下樓耳御史曰諾遂亦終竟及後朝時已

老婦鄉目盲稍上稱愈或曰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猶

兒跳否婦悟即自縊新記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糶春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候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當聖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尸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功名嘗曰近名必立威威立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

高皇帝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繫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王第武寧王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臣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為王也扣首

請其故 上曰吾為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為決屠其家矣又詭呼王頃之兵至

上坐以伺返命乃與 野史 ○今南京兵部無署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其取榜去

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備者以聞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稱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

乃職方某吏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

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耻與此吏並列因

遣行後部亦恒慮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殆十餘里

太祖每命察諸官吏其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

苦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馱錢令賃馱而行 野史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賞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

鞞中祥醉脫鞞露金闥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閔嚴密如此祇金而出非竊耶

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同上

太祖乎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俱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

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旌惡誅逆臣錄清教錄求峯

錄省躬錄志戎錄世臣總錄者甚多

同上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徧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

且杜奸諂且因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

父王敬代其兄余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帝惡頑民竄避緇流聚犯者

俱出野記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剝洗髀置鉄牀沃以沸湯以鉄帚

剝去皮肉有梟令以物匕脊懸之有餘竿縛置竿抄彼末髀

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數道鉤腸出却放彼端石

昆起腸去有剥皮剥義酷更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

教雖有訛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正大對之辟也

同上

○洪武辛亥冬十月舟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雪凍

浮草木竹栢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又皆可涉鼻中風聲

皆滿是年建康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也榜示有司宜謹

天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駟一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

絕疎濶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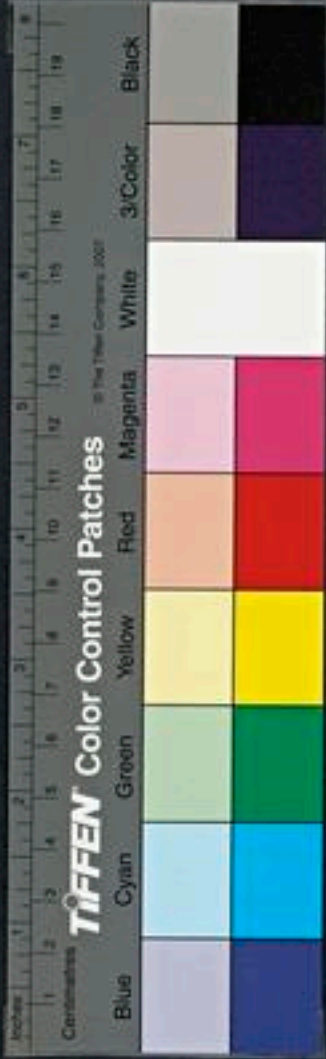
出草木子錄

○自辛卯盜起州郡監造弓甲刀鎗工匠造作晝夜不絕聲以

供軍用者也二十六年至於江甯海甯風快壯多聚甯甯

淺艇通甯甯亦無年不造各處山林材木為空制割車弩及





筋纏脚踏弩每弩用担三條弦絲半斤用車絞拽上牙用以
征北臨陣倉卒不及用速廢造兵車用二十人拽以九馬弓
甲鎗刀弓矢多糧皆具擬以征北識者以重大不可運掉難

于進退亦變 同上具

上念舊臣宿將岷強難制皆令其朝見

太子潛視其拜俯不盡恭者率以事誅之為四十八衛于臨深

○凡一應造作於造作所物皆書監工官吏及作者姓名輪者

受者皆精加檢點有濫惠者物既交納再加賠償重者即斬

於是段刃器甲无不精利造作濫要木礮織造濫要剝頭縫

製戰衣濫要碎布祭祀濫要精七錢皆令藉教官為破入

上九月十八日誕辰 庚辰 州郡皆進表賀并上

皇后箋 太子啓冬至元旦三言表箋皆同后令各縣皆進

遠在萬里動經年歲前後相續於道壬子命罷之以者府進
賀後以生日始于唐太宗葉氏獨於冬至元旦進賀 同上

○癸丑六月旱

上於州壻祈雨

皇太子就進蔬膳數日不雨乃挂河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天

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付之不雨乃天意不欲之生遂

盡殺之後五日始雨 同上 ○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孫封衍聖公臣孔

希學通列班中

上詔問曰尔年幾何臣希季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孔子尔祖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

上曰尔代幾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尔祖明綱常與礼

樂正人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

也且尔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于老聃
學藝於師襄之類此李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
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道使問於尔祖
尔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謠云童子之
言尔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興者乎尔為龍表封爵至上
公不為不崇矣此非尔祖之遺蔭乎朕以尔孔子之高不欲
流官內銓註臣政事煩尔正謂保尔也尔若不讀書孤朕
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聞不肯向上也朕纘
求大統不法成憲尚推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者於
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係實由于茲而廟宇
屢久漸見隳弊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饗壯視庶稱朕敬仰之意但先覩于斯者有巧異起
致力於聖賢之學教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

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
有望焉遂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魏丘玄聖百令之師
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人謂欲無言示之者
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忝惟地為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矣曰
未有出類拔萃雜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越敦叙有成
皇考聖德是崇礼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迷詎敢或懈成
丕承儀憲是賴岩岩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奕祝有嚴鼓
鍾鏜七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賢才
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永樂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氏嫡也諱壽闕里事
詳見傳記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天順日錄

○洪武六年以桂德稱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淵大本堂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右傳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劉基已歸京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俟他日召選進十二事名萬世太平

治安策而知其人也德稱字彥良慈谿人

餘冬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于後舍鄭重而後簡致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宮則稱啓本

宣廟呼為株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兗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充字誤類篆字

上不悅曰秀才無禮便道我哀哩幾被禍弟熙字公暨惟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帝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
魁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於子婿也一日
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
肅鉄券十五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
還其券與像以札教造而歸至今藏在其家

○國初廬陵諸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者無
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
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姦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閣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主縱逸功成猶遠原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四兩絲段二端未幾拜
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決積滯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

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或嗟服之比其卓然有聲稱者公諱
亓正季道其字也 ○國初疏積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叅決以觀才識驗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
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野記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其
相糾察也 同上 ○南康有老姓潘 儒

上問之曰國以何為本對曰以民為本
上責之曰國以兵為本何以民為使無兵何以能國擇之命故

遠山又一儒生與 上說中庸多是其說

上不說一日侍食先執箸以待

上曰此何札對曰此元禮也

上恚以我朝行胡人之禮遂殺之 草木子錄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高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煥茂本所為
御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于縣誌所載則又云
行于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此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三載特

昭天下行鄉飲酒禮崑山縣人臣李

無逸尚義讀書時為萬石長奉

詔惟謹迺即其鄉賓札者英遠近至則有應周壽誕年百有
十二歲儲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以尊盛升降揖遜拜
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
已而醉者扶歸者歌聲白歛欣笑言載途紳士大夫紀其事
而味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
語益堅焉嗚呼鄉飲不行久矣黃鮪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
且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六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朝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

逆生逢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哉世傳帶版廳
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
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戲謔數百萬即
為富家翁烹羊包羔烹鴈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笙搏拊歌
呼嗚嗚以盡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札者哉聞無逸之
弟可與風俗可厚其機亦寓于是乎叮紛紛百卉中見此孤
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為我謝曰聖天子在上蕭自律以化
其鄉人他日筆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
承勅即同縣余煥叙誌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叶正末

野記

○洪武七年御史谷祿與權請奉掃祭下札却太常翰林集議
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掃自漢唐以來皆不明言始祖所



出已不可行今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禮部事乃復 事乃復 牙紀
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徽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
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
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流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
何施行也元之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也我

太祖與取江西濠四十二代孫正帝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

師洪武初間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說寔清甚矣遂命去
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即為真人即以領其教正常有道
術嘗授符致求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紀幾代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二品而猶得嗣於

盛世非其幸也乎 餘冬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竒墓地按舊碑公
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
近公利知其事與因隙以發采裁彼逆誣言所釋湧醴泉遂
上往幸奕輿當西出公慮必與既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
方勃呿舌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公聳蹙右臂將拆猶顧指賊臣第
弗為痛縮 上乃悟登城眺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

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斷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公司禮監左少監

賜塋地茲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洒掃役 同上
大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意或



勸 上殺之

上曰老蚩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戮而

遣之一時頗高其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為作傳皆假借之

野記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厘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賍吏數十人

宿弊不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厘仲奏之大方詞連厘

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厘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

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濬繼之恃

其所親貪暴有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有為對揚于途者云

盧濬不來天淚眼曹濬重到地无皮公道為之嘆焉比始聞

厘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餘冬

○陳謬為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帝去惡其天听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声秀才

嘗以直諫觸

上怒

還職

復陞吏科都給事中

○乙卯年庫錢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豎立在瓦上家

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又

一日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儒者

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宝也因往其地探識次早探

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承告相識十八人

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

十八人止與傭工錢飛錢飛銀皆大異也

亦陸盛賜錢之餘

○宋朝各州立學賜田元朝因之今收其田師生廩給于公也

乙卯會百家之中立社學一所令軍民就學民不樂從甚苦



之府縣生初命年二十五以上

朝廷取用后二十者亦取然國法嚴急為仕者无能久生見取者如棄市父母愛子者多傾家營免

同上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乘舫以朝是年六月六日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星見殺氣多遂任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還鄉諸司為之一空

同上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乘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父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于並嫁之初又能剪髮守節姑之後雖刺目截耳亦无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述論題其言

下柳邑旌之

見黃文簡公集

宗實黃巖人其奏事多所建明

云

餘冬

○葉宗茂新安名士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

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州坐事罷官徙濡源久之提取赴京使築城所賦尋似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漫索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卽時洪武十年也

餘冬

○蘇城天王堂東廡上地神貌類

太祖相傳偈周日異人所塑者有屬也

或曰偈有三容初對道者乃因千戶自葉有屬

云肖之耳

太祖嘗問太宗外論以我何如对曰百姓皆謂陛下寬恕

上曰何謂以諸功臣縱恣踰分

父皇含容太甚

上然之後皆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畧尽焉

皇祖以胡元微乱刑新或用重典然洪武十年以後劫賊否也

聖意必有所在前輩云然

野記



○十年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果金
慶境皆有之按占云黑竭霧下天下冤次年按察司經歷王
尚賢分金屢酷刑擾害徙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草木子合身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矣
上問之為釋在京徒殺同上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殿鐘始數扣忽斷為三
上怒其故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鴉自天而墮
死于丹墀見者異之廢州遂昌縣畫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
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鍾重萬斤實用過銅七千餘斤及成以高竿懸之扣
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槌懸以長繩六人拽而撞之僅聞數里
聲如鼓

○洪武己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筭日夜漸長出水有得取
汲使人取之筭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洪武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殺丞相胡惟庸汪廣洋御史大夫
陳寧及其黨與前後凡數萬人

○己未聚銅數萬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遲鍾工以死
寔益於是乎再見矣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
家叙尊卑若延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得
會則叙爵也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
民則以古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着為令此外令殊不
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

○廬州府一所屋上夜有人大顛足于承塵夜者三聲人多聞



之三曰闕府以車械赴臺

莫木于余哀

太祖欲去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問於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丞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易之也

上曰楊暹何如曰暹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懦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壞破犁曰然則相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後

太祖竟相胡惟庸以汪廣洋為副相洪武十年劉基朝于金陵得疾病

上與之藥胡惟庸怨其言投書藥中陰攻之七日而斃後其事稍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十三年所

惟庸僉死士數百上疑其黨鎮民田半之

上頗惡其權太重蓋思劉基行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得得其怀刃謀不軌之狀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讎者指以為胡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仕貶之嶺南賜伏劍死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者往知來試无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因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資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以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長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克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負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



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懇法
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万口一詞如為耻不得傳國宝歆取之耳
臣聞傳國宝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
始秘之名曰御筮自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
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筮非宝
也且戰國之君孰先得宝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宝皆不
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筮之為宝而不知仁義之為宝故也天
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世之時未有玉筮是知有天
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筮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
忽真正之大宝而易无用之小宝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万
物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煩難戶
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用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

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
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
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

國則思富兵則思強城池則原高深宮室則思華麗土地則
原廣入民則思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
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

共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
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者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
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茲見

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
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于
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
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



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盡不計其數夫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任某官問之山東仕于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菽園雜記

○江陰有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衛直入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戶數日遷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間而歸又正統初有劉士宗者頗讀書語言斬絕

常守莫愚貪酷士抱不平奏其不法數事

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太宗伯胡公濬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罵死其家而壞朝廷法耶歷數其過聲振闕諸臣以莫為能吏而士宗言有理兩侍之故江陰有焦千戶直行天子道劉士宗大開六科柳之語以為奇事也 禁書圖志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札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孝悌令吏餽米于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回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誚會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繼忠云此社之務耳公



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守益疑敬遂問今日以何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載
國系記

孫樹襄談卷之二畢

孤樹裏談卷之二

太相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繼鍾律以水置盆中對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普聞教坊奏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

非尔所知 野記

○驃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滂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其多飲盡覺之

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刃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同上

○危孝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皇帝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孝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獲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後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

賊云伯夷

野史

○洪武十三年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教昔之御宇內者無佯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太蓋由善論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衆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太今尔博孝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時五月二十九日也遠內使趙通齎勅臨門宣教博孝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輔夏官並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教七十歲辭歸命終云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已卯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台十二月不雪至于五月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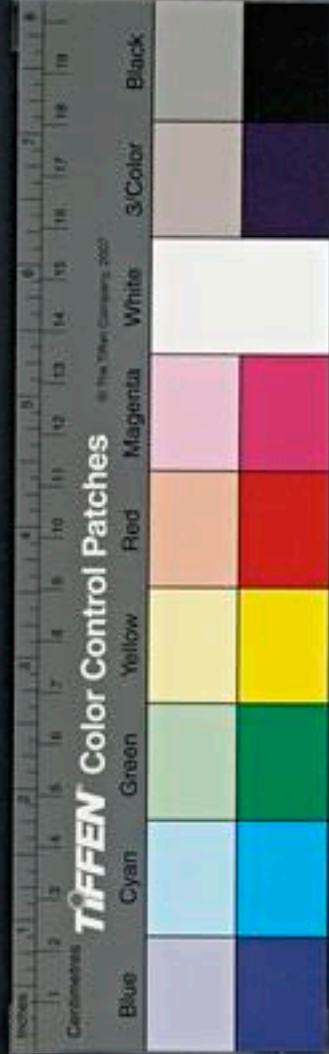
下守城指揮俸課其不折雪

草木子余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輔督府錦衣與旗守等衛并同其衛

○洪武十五年自儀衛司改置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各等役其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抚司推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係囚俱送刑部二十六年申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未舉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雖異旨提承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抚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兼管軍匠後專役鎮抚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北鎮抚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旧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鞠問盜惡



重罪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
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
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直情若有冤
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特法
司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少有為平反矣撫司用恭語亦
或不能易也 餘冬

○洪武十五年始定勘合之制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子交邳州車指揮使車
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
陝直讀如陝也 野如

○乙丑六月以勘合事不完令天下官吏自實駐先是刑部尚
書開濟建言各立文簿一扇比有所行事令逐日騰寫并草

本改抹字跡嚴終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
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
是官吏上計者皆押付錦衣等衙門問罪慘酷煅煉無不誣
服自无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繫連皆至
破家仍責工役徧及天下官吏以其刑狀黥刺滿身肉无空
白發充雲南軍 草木子錄錄

○夏五月大殺倉庫官前後京城細民就軍士糴糧軍就倉會
籌運支與之密者指稱倉官糶糧與民

上大怒逐一槩加責誅罰數千人府縣以監臨自盜抵罰驟覺
為軍又潘尚書子於倉員支俸給為御史盤發亦一深加罪
除吏部外其餘五部郭桓等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招
指減鈔寄借滿天下皆致破家怨聲載道御史余敏丁廷舉
吳貞等言妄指平民皆歸謗



朝廷於是遂歸罪刑部右審刑吳容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謗

又編榜於天下 同上

○太保曹國公李保保卒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先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非女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

館下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

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

人又併殺後宮妃嬪近千人 同上

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迤 御在所云典守者出內

作弊令納戶高叫

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

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今納戶有以五十石 入而止符石者 野記

太祖建都將迁室誌家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迁座繼偏當

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連靈容

手肅之建浮面于函上覆以先梁瓦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

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過焉以為未嘗

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野記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怀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

聖休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

供其前比奏

上大嘉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喪下地其傍欲并購其塚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營側
一路山即是猶有題表曰太常鄉杜公之墓

西寧是西寧

侯宋号也

再記

吾太和肖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第

高皇帝問臣家世對曰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常年制木青
雲梯腰間帶得純御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
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
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戍
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起為
知縣尋致仕

噴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復赴
京輪作每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秦達復
丈量地遠近為班次定匠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

擇免其家徭役署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錄冬

○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
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
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子
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
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
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奉養家產給賞告人
誅其家徙

化外野記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
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
留之賜金以贖其家餘悉遣婦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姿
婦无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刺繡縫紉因以禦之
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

卷二

十二



相繼而繼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
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
午陸從其王封廣東又轉徙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矣
請求見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
入見于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甦

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幣勞之遂引出至 旅而卒歸視
先墓大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予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野記

○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
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
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搭腦官下舍人
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

之家許著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
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細紗富者
自不求戴斗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細紗而已
于教坊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帽不
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紗袖止許黑紫桃花及諸淺淡
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
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着褶子紫王承亞日出外
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違此制者乎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
有司供宴接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
月衡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



聖節久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
附近有司閑用每節布政司一十貫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
小衙門官吏師生帛者民供外本司延安府有都司七百貫
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有
司衙門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
貫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
堂食載野記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
懲戒亦象刑懸觀之義同上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外二十二年吏
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朝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
迎喪五六期喪成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
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

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錄

○洪武二十二年申定官民服式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令凡部

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教祭酌時宜俾存軀原明等議定

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

長過手復回至肘袖襜廣一尺袖口九寸普民儒士生員制

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

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襜廣二尺袖口僅出拳公侯

附馬與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襜廣

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着為定例頒示中外錄

○洪武二十四年定主員巾服之制欄衫用毛色絹布為之宣

袖皂綠縹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丹為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寒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竟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得哀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

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茲事太子回言於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召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妓飲事查連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貌以性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你死妓與之半胥曰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散

而肌理妍艷之盡首飾衣妝悉以金宝錦綉雖裡服襪裾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志則可第如此無伺他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死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索一華爛繒綠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骨如玉香聞遠近上曰一个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厮可知裡即叱放之

○洪武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暇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尔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未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死人即出隣人挽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於市校出呼曰某人婦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乎



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与臣通其日
臣聞其夫語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
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死辜可嘉也即釋之同上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暘事母以孝聞其父老先洪武辛亥
進士擢宦遊丞再迁臨川坐法謫後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孝
諸生聞之奔訴于即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幸籍難其行
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无父哉奈何独沮于我也左右為之
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請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
先不幸雖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且念之恐奈霜露之疾无以遂其菽水
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放願代父作勞德
其歸養即至死无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後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快然就役施之無難也然
質体羸弱不勝任負之勞越七日病卒貞昉通周易能兼孝
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推父之曰使貞昉生其時
亦能為之遇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感卒時年才十
八聞者悲之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
則福建為多而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
春紫芽及符新等号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揀
之壓以良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茶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茶芽以進復其戶五
百俾專事馬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

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命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盛心矣

錄冬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餽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所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勅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疋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輒聞隘不覺察者處盡刑民間蓄茶不過一月之用茶戶私蓄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減卜等往西番一休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伯奉

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盡回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

閩大臣皆奉命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賜倫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入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

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亦微矣

同上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拆銀錢戶口鈔如致天下



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同上

○辰州揚君說上供硃砂丹中以竹筒貯砂

筒外以狗皮裹之又類塗狗血以其精英煇發徑行江湖龍

欲藏取之也揚又說砂產慶之奇秘與採取之法甚巧寄記

○藍郡督王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巧向多克捷

素狠悞不學恃功暴橫在奴假于數千營奪民田民訴之御

史王執御史一搢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美比度喜峯閣上

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閣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

上詰之玉不為意每侍

詔出師屈征西歸意地進爵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為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玉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矣密召故郿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為變

將發為錦衣衛上將獻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宿慶侯張翼

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舡侯朱壽東堯伯何恭節督黃

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藍王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必令具實

至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寄貝川

書自叙草諫書卷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語

徽者真傾險之徒與韓國之獄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

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

論其寃狀程篁墩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鮮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為狀末云臣至疎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恥立手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鮮與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餘冬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大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玉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而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恁多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歲上曰我看你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恁勾當尔常常馬誓與尔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尔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尔家裡不讀書是不守尔祖宗法度如何中尔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表裏尔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下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倫焉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欽此

○高昌王世勳碑雍虞公叙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帖木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蓋帖睦兒補化二字長不谷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和賞坎子伯顏不花的字蒼岩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東廣訪副使浙東宣諭使介立不群草書過真勇氏和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國朝洪武十三年宋國公西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賜葬於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龍戰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求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馬奔速者前廬州宣讓王世子之子二十五孀居偉遺腹子三歲母上賴姑以生字亦遺腹子云



太祖高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今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省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山東叅議鉄鉄初為五軍斷事奉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九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鉄鉄而成文廟替時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鉄鉄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文廟兵過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訂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復出戰文廟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弃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屈令其願終不可得去其身鼻亦不願碎分其体至死置教

方已後思悲不可挽者惟鉄鉄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天錄

○夏元吉國初以詩領鄉薦為人禁廡書誥勅

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復遣人察諸生所以衡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惰

上必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特授戶部主事三十五年
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尋進尚書凡貢賦後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為經久計其所議所從厚曰不可使後難繼困吾民也

永樂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公往治之至則奏罷靈民妨政數十事諏訪宿相度地勢疏河道築修築堤堰俾水歸於海又奏發廩數十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耕種民忘其飢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浮費又禁益鈔



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掌刑部有指揮冒支官糧

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之諸乃止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制憲食吟公廢稱旨翰林進公諂辭

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息

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

如律宣德三年公嘗扈從巡邊

上取公等模楷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

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

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又泛狩至兔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斲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以

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

上笑曰持為卿赦之先嘗受命監修

太宗實錄并修

仁宗實錄宣德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香明日公入謝歸得疾

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矣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欹欂欂有殿殿

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无栽植兩京皆同京

都傍 ○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着園殿五

松瓊花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

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万代守為家法鮮奇

扁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餘冬

○洪武三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王孜藍黨囚万餘人殺之以征

雲南十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陸辭時



上與王論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王奉袖三麾諸將盡死
上甚惡之後數事誅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

基於此矣

草木子餘錄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

外徙

高皇帝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

春秋祭掃听民出入不禁此言聞之鳳陽戶柱長

此亦見

帝王氣象包含備覆自異於尋常萬也

蘇園雜記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
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
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感化初元南京通政司遺告狀有所知
名則不受甚者擬而忘之

祖宗之法益蕩然矣

同七

○先叔祖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禮
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無不至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
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雅喜飲蛙雖隆非蛙不食澤民以
蟄物不忍命數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
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忍遽然耶行曰寧能辭也久居
於此又問曰今將何之行曰往金陵耳時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迤
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府之傍藍有家人子肄業
于行每婦藍取其孝以觀重加祿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奇
遇所談皆論畧無一語及文業藍曰先生文武才何見之晚
也因徙置府中以師事之不久藍以謀反見執或勸行曰可
行矣行曰臨難母苟免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



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
不從遂同謀被誅亦迂士也祖母有書數卷皆行題志俱蒙
錮之禍以行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存矣

附錄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此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
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
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卿并念為官肯負
回朝恩鶴鴉飛疾家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君庸最高
處回頭一望一鬼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元主
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夫臣節云

○歐陽韶字子韶求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
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乘怒欲殺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奉手加額
連呼曰陛下不可上

天顏為霽其人得免軒輿韶復引年報乞致仕卒于家

○鄭克毅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齋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後命膠燕不食飲元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及忘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
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
萬世為士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札不可廢也吏部



侍即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
民無杜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
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元
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
三代而上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舜禘三綱
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
人愈不降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
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
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
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
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天之說孔子之祀
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同郡鄞縣人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韓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平有規矩繩墨然後百
度可貞也乃設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詹事府設院罷通
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若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
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英才而進用焉同上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
生宿者命駕往見之及門宿見騎徒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
未嘗見声勢恐驚之乞損騎侍善後造空屋門下車徒步而
告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同上

○袁凱為洪武中御史

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獲審遞減之凱還後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同上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牙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謙九龍池一名九龍泉上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鴛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澗水入城以便民汲

國朝天順中余甫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瀆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正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同上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厝教在我太祖遂止歸沙漠今蒙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

路而殺之

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

也我遂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

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國墜卧舟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太常太常聞之徐錦末德裕云蓋開平剛毅強勇好武嗜殺

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死其性質本殊故奉勳自別今魏國封爵與



國同休而鄂失其傳其滅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外夷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

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川

高廟面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有姓箇上

要安徭役處上要均百姓所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食

官污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

高廟創業之君起于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

人人體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

本朝不立宰相之是應果然欵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弟

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

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長語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齋

孫官游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

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整蒙際十

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夫授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蒙大丈夫

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海源萬家錄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

邵伯兩閘置湖口京口則漕運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

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同上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

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

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用半印給關防借信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其催促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于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

中諸老官爵配享 二相馬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灯下結網中

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中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鬚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中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

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

也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以侍中神王固拒不從更遺

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同上

○國初特當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嚙哩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

國人衣冠唐制度礼樂漢君臣銀瓮芻新酒金刀膾錦鱗年

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賞之 同上

○明天淵鬚長數尺仕元為李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

心而其鬚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

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咲而遣之 同上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朝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後至漢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定制同上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礼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什毋拜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

世祖面上無淚矣同上

○國初時京師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

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同上

○南京國孝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万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碑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告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迂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國子監焉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與朝覲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之中以為歲天下

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猶既明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汝守此冊無俾胤耗遂



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独坐于厅事

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者皆有意

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俱出侍信錄

高廟之思慮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高廟遺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令諸內侍皆冠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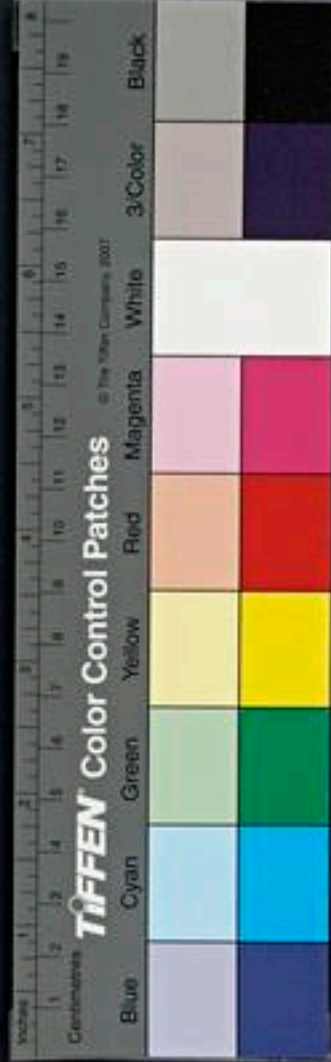
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官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後于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奉國降

同上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開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倣其制而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憂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廢教以後生民朝吳暮改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貞鎮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尔守境



于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于亂時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嘗肯附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羣生亦不量力獨尔真心悅誠服整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職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尔祿及嗣世朕本疎愚皆尊前代哲王之典礼與尔誓着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哉尔敬之哉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蓋王字加白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耳既而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

水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與師南征之語矣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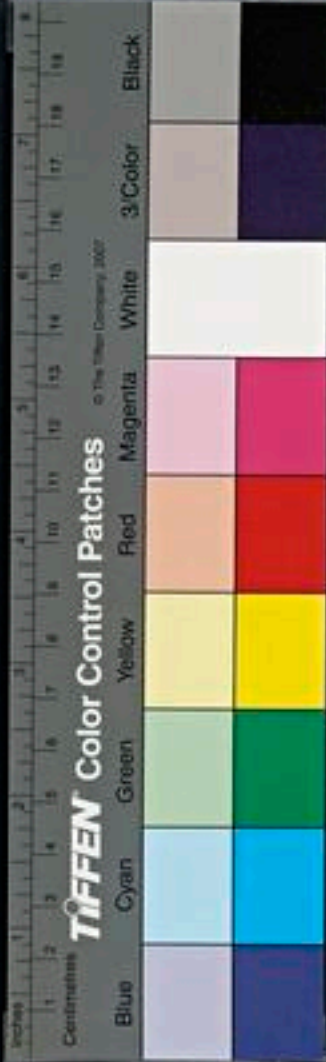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袁術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不得毀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掘



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壺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
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
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
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
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夫二王如其言而攻之
盤門果先開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
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求速饒了
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與女色不思焚修乃
畫起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
致死吾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
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
數輩送至舊內宿馬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
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而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廨每室有閣夜則御
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室凡出入起居必
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



言廷長安者矣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賊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者賊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軌道橋男子冬戴綠巾腰係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帽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札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院散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屢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通送使官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贖出不許擅後良民勞其筋骨劫

奪農務情懇受顧者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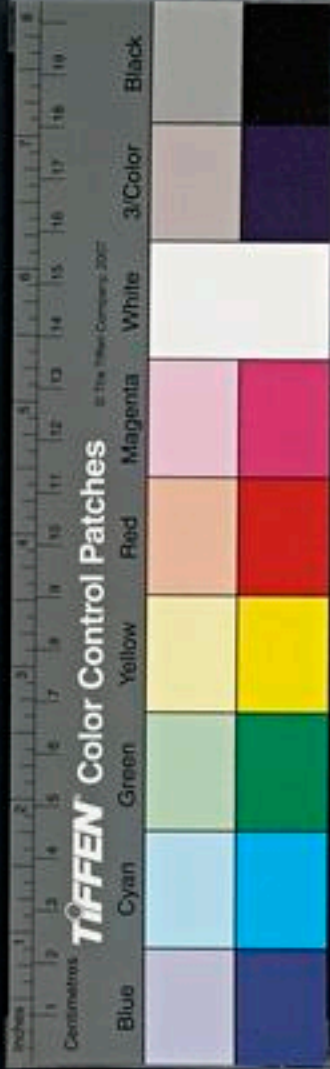
太祖有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李勝端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子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出夜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付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三石自是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書盡數起取米京俱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于濠州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谷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緝于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某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相合充軍太祖曰寡婦听其嫁人不忍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什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後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舡隻各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顯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顯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殺王禍王昌王瑤王爽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挂改名曰進表納前

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命

太祖不從且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旦地要即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本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削民利阻壞鹽法但功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與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老成不

貪除春為儀賓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叅政除與宗為金華

知縣李善長諫曰與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

牧民何有比到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與宗到縣三年廉潔公勤得民之心朕滿陞南昌通

判調高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與宗曰元末世亂聚則

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京時正開養蠶種田官吏與宗亦

在數指揮毛驫奏王與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河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父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

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與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與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

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取不死尔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無而遣之既抵任

以事累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政民

受害不伸令今後務年終來朝考其問計貪贓人數以憑點

陟如贓官贓吏不拿体察得出處以重罪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拜謁

太祖于妙山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真儒生耶



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
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
火勿負子文王帛倡二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也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

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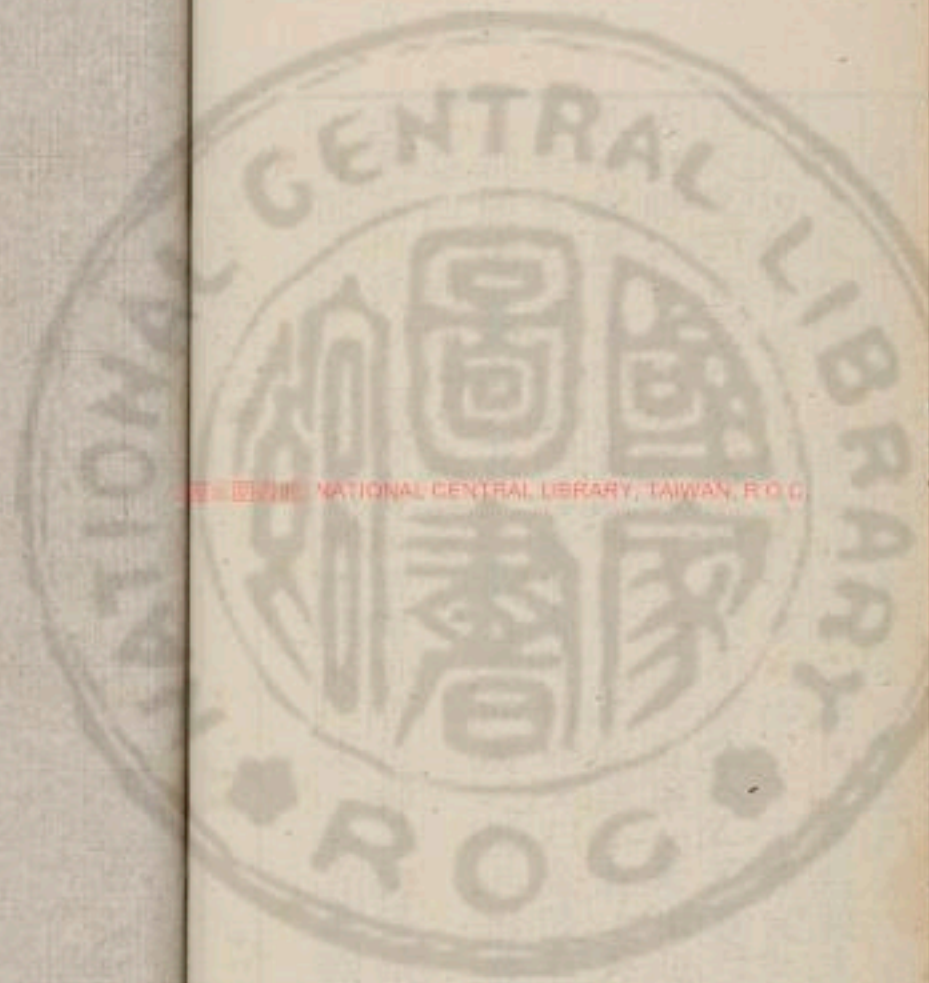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

林院孝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

矣

孫樹寰談卷之二甲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INTERNATIONAL CENTRAL
PROC



孤樹哀談卷之三

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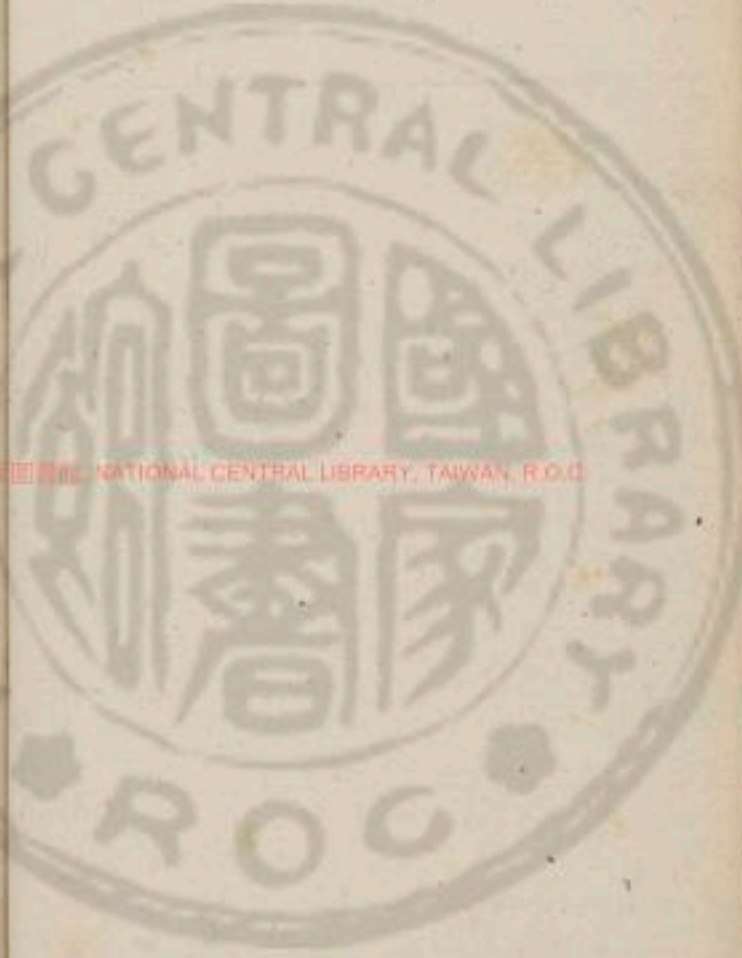
太宗上 永樂紀元

○文皇龍潛時劉觀為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人謫云南始至入缺佛寺僧此宗顧劉等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豐子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顧劉曰此君知之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未幾果召還劉歸以咨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育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內衣帶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七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



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

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長官也塔研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即

登宝座○上怒命數士縶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

令解还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且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灰

而鋪之昇入王府○上遂與言事

上曰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表示之表方至○上昂

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

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野記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

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不半

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柰亨布政司吏臣為

李友直按察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

乃番之

野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上曰如何伺有

天兵來助乃可○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

帥即玄帝也○上忽搔首髮皆散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

應云時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捨槍及御衣當脅洞

救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繫于軍是夕○上駐驛于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捨及膚則充今日矣臣欲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平已自經矣誤呂○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或曰平拒戰事在徐州 野記

○風秀才不知何許人太宗在藩時秀邸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上多不倫府殿鳴吻墮

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上曰秀吾殿獸豈何也秀曰欲換色爾○上笑曰痴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咲令諸校

姓及姓秀已出茹薈前日暮無營具其妻坐茹下云秀請客禾歸幸少伺校坐門外地上躁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夢諸公枉臨伺燒帛後奉款置楮地下散之便燬之煙起衝人勃勃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感之灰被散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邪象咸憤諾其在顛去復于○上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者三日如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當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上曰死矣葬于某地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妳毋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野記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足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



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拌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尔等何為
齒間以瓜皮高撒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羣官尺殺之兵
遂出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吳師之故比

與宗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
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
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隆
隆 并野記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
詣公則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興由
太宗化家為國而宮臣魏徵非皆出唐高祖之羅建咸未登
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
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
成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周是脩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至意寓輝今二公乃安
然狗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
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諱焉故予列諸
名臣而謂之通錄良以此也其中惟解公終歸自諫所居
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瓊錄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尽于應
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

家人皆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舍豈有捨性命者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之進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贖解夫人耳 同上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連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于應天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猶不忘于飼猪者又可則曰舍生事耶 錄冬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神既至甚喜始進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諸未決乃

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立福等泄此語於法庶人怨諧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解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唐人之所爲也 項繼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脩輩俱在朝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為贊係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又作傳識者嘆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魏徵若雷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覩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天順日錄

○井泉南京人光祿寺庖丁也素不知書性灵敏洪武間得事



燕邸甚稱旨靖難時多預謀過江後遂陞本寺卿寵眷非常
上曰論該大爵酌汝早晚須汝在左右惟厚賜償之客座新聞
○太宗靖內難於時死節之臣氓沒於天下多矣其章七著者
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階罹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
人曰齊泰黃于澄方孝孺愈逢辰謝貴張昂葛誠宋忠馬宣
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翟能莊得楚智鄭華一
聞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脩顏伯璫廖
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公瑾高魏王良錢芹黃鉞王省劉
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
任盧迥暴昭毛太黃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閔戴德彞盧
原貞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求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
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
剛陳暉馬溥陳孝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

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
外臣士獲宥而後死者凡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堅
景清龔恭陳性善平安栳璉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縉
劉亨高賢寧徐宗實王稔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
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劉現宋懌魏澤一革除
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末樂者六人曰王純薛嵩張
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闕係而見用
於末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
茹瑄胡顯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表宇郁新李得成羅義
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貴歐陽謙吳亮於戰行實之樣具於本
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革除遺事

○文皇渡江檣折江濱神廟竿甚壯得取為之先以籤問其詞
云物有主君莫取又有豪傑天生須循規矩乃置之稍前又



一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用之遂濟

文皇將靖難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

江中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速即位後一日天禧寺浮屠災即古長干寺有

司入奏

上令兵馬督人連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于

江即其地昇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 野記

○文皇既即位問姚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孝孺對遂詔之

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衰以行既至令視草

大號詈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

殺之 同上

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許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

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皇遂怒謂尚間骨肉縉由

此二諫得罪泊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 天順日錄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求樂中從征漠北

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披瀝敬諫

再四○上罵之曰反孽敬仰視曰願不知孰為反孽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辞色不為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

豈不誠有益遂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季士原溥

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革除遺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徙北京從之 野記

○太宗太宗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



甚渥禮祀先脩書成曰取號精當既而亦頗有饗餞之噴遂
急成帙或謂未協輿議或又云胤維胤後其後復開局各
未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无遺每摘一事爲標揭係
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揅濫竟未完淨而罷其
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焯繼焯尤重度書
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官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爲一家書
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改

○未樂中曾有人造木牛流馬數版而止或曰沈熾蓋非

○李至剛嘗以罪衣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關人誰何之李
既不敢奪其術又非徒役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
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初親王歲朝

太宗靖准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

○文皇兵入城附馬都尉梅殷死於筮橋下其國長公主也

文皇裙不釋問附馬何在○文皇遷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
一金一玉

文皇與公主言予二甥而世官以慰主心初靖難兵未起時長
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上不吝速兵與以手書寄之言具師太意且
令迂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于榻內如是數
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你母親不至今

日爾畜生宜知之

○文皇即位詔傳爲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宋景季士筆也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甌茅主姚固辭乃只爲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語姚應



對如常。上曰：公今日冒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姚始言。人阜。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問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火介介耳。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然終不畜髮。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昼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髡頂。上戴唐帽云。

○姚廣孝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甕甌餅。正密甃之。口向內。其上以鉄鑄。下畜鷄鴨。日又鳴噪。迄不聞。鍛聲。聽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發為怖至疾。以上俱野記。

○文皇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象傑。敢直言。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貨而已。若得

石後。因地方豐歛。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關支。又如初

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

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萬五千石。反多一

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

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

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

令官議。脩省事件。即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昔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擬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本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



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雙谿雜記

○末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黃冕太常少卿廖昇脩撰王叔英紀善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儒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奉義誅奸臣不過資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純王純鄭賜黃福戶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所陳猶此類者悉勿問初靖難兵入城許是解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亦自經死良在官奉家自焚伯儒在縣兵至城不肯下與其子省死嘆後闕方等攜其獄辭乃收觀叔英妻女皆給配之觀妻翁氏出通濟門先拈其二女於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算速赴錦衣獄皆赴死野紀

○水樂同集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機襖微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第高下賞賚封室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閱老與李士卿重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太宗皇帝初嘗。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即收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宦翼之犹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哩漢曰顧怒目者久之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于此矣。瑣瑣錄

○末樂二年六月一日文華殿大李士楊士奇進呈講議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一章一部大李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允脩諸身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李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奉前古為

証度幾何易入又曰帝王之李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
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三朝聖諭錄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勅邊將葉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
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

同上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異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

擬某官如此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命夢謂冢宰曰五品
以上服緋衣方面官關幾人速首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野記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鄉陳公祚得河南叅議

○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
事李厚鞠其情以童穉无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听

繼之以泣明口

太宗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无知遂謫厚為安南椽

厚忻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
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謚為之傳云徐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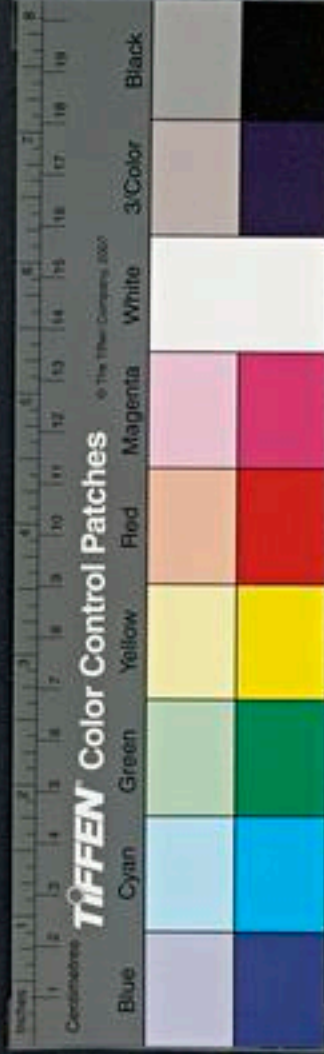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專斥漣洛閩閩之
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李士鮮
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

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攢
之退齋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

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誇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
季支還饒州府令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管
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



何盡悉燬所著書最是

三朝

○未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李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祭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鴻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金李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吳紳楊勉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於

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遂遍于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

附者以此稱之

野記

○魯內翰祭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

繞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

○上問卿輩幾何對曰無論量臣量且營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

翰爽然後○命○上咲曰無論文李此酒量豈不為大明狀

野記

元乎錫呂內醞甚厚

○劉子欽江西人為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

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避縉

少之密以題意示曾祭明日廷對祭策詳最殆及萬言遂為

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

位竟不顯云

天順目錄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

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

被酒徑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

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遂謝恩起而去至外買了吏中條服

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尔持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

與羣香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

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日開也 野記

○末樂初年○文皇嘗召成御醫實至便殿令殄瓜成稍殄瓜

候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于脉乎汝誠妙手又曰盛胡子我訴汝前

時沐斯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

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懷中我因扼

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擊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

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感

叩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謂 仁孝也 同上

○末樂初取進士六百人分為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為駢既而駢除名故今人罕知之其尾榜者曰宜生是

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

官符闕取用悉出○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錄 同上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又疑為某京官

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老童子也沒這福即改為山東某州知

州比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

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較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

公必與駢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為尔程曰官不須

辭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交出揖曰公某

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



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
為日費姑以餽尔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拖文書白所
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奈何吏曰當更
行下軍衛具保結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
亦問我我于今欲集事及手耳第與我全然當倍之林與之
十五金賁高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三日
果然蓋吏又曰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

朝廷一時恩典官曰奈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
一結狀則事可速辦蕙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伏
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輩入賂市菴如此而○上之知人亦
洞徹矣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綠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又嘗起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札錢吉水大旗本亦
練子寧踈遠姻親一時脫禍而恒為鄉人所持拳旗不放一
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
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
下令禁之○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

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書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為人序譜以
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余家自昔文人
譜序蓋莫盛于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
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
敦本務禮此亦可為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
議焉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縉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最優次秦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安李至剛刻儻然至剛壽終儻以節死得贈謚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為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野記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機噐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孫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基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基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未幾其孫今猶守世業其季曰其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迂葬於鍾山之傍○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投倭寇事載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彙乃曰公鎮守遼東倭倭

夷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埭築城堡立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埭上小堡倫之翌日倭艇三十余艘泊馬椎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埭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阻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阻之適賊公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苑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獲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重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陛下成筭及諸將士效力所政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既而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唐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資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皆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



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寧屏息傍游
千餘里其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

野記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賊
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碭下登岸魚貫行
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檣
師秣馬累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
壯士潛燒賊紅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奉伏兵砲鳴奪擊
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碭下江披髮率旗鳴砲伏
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衆奔機
苑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峯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
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
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
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寇遠來必飢且勞我
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此陣故作
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戰賊既入
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敢死未必無傷我於故縱其生
路以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領諸君未察耳事聞進
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
焚民居掠財嘗殺虜生口此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宅
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雖有至失機死罪者至是寇寧
屏息傍游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于今

保齊

○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文趾回進祿爲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自首○宣廟自此愈重
之有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養無虛



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
四夷莫不知名及後明武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啟
慢仍我子孫致敬于輔之兄弟輔既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
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為輔為人寡言笑膂力過人
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日錄

○國初文臣死賜諡者蓋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子
庶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傅瑄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
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為胡不可令廣故更之及

文皇御極後舊名

傅冬

○永樂中昆陵陳濟先生善記書予同寮王廷貴語予嘗見濟
長子道其少時侍側偶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曰然
兒採一書請父誦之可乎曰可乃採得朱子成書曰是書
固難誦汝可提一首句如命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指濟為兩脚書厨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作不多瑣綴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貞
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上也以為第一奏
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之鑑張公有
焉 同上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李士鮮縉
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九經筵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
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原
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
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為之者



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敕命乎儒臣
重編劇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耳矣錄既出再脩而
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造之表殆有深意矣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宣二三給事中王搨前詢其姓名其中一
脩備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綾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
君不可不詳○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
矣夫

項級錄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
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漕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漕
即今開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明縣乃淇水入御河之
處即坊頭也去中漕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

漕自中漕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
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策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
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又入清
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
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
淤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猶不
可言時韓仲暉曰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
河直抵臨清屬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
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
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
後歲或至三百餘万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
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
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關北岸見有洪武三年

晚諭往來紅隻不得擠塞開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游自是江淮舟舡始不至御河矣末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湯襄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舡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朱札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言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朱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河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九海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書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救

國雜記

孤樹叢談

太宗下

○禮部尚書致仕昆陵胡公濙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永○

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有年後門人故吏多誤謬天公笑曰无之因詳奉曰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濙使外賓行。百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番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所書字湏大晚至我即欲觀也甚至南京旦晚隨。朝。勅免朝辭且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濙侍衛捷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宣侍衛者賞銀



若干錠駭羣臣皆言不益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
魏其心。○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李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
書奏參所從驛驛給錢對齋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
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
汝但汝官小時某為都給事中數日。○上召吏部特陞某禮
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口左侍郎又某為都給事中已叨受。○上知毋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
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用退借士奇等覆。○奏比
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員民擾事誤須用重臣則民安

而事集

上曰爾等誠不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年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復言其等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律凡京官及在外五
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
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
南京兩法司曾論此事云查出未案中北巡時有晉守事宜
數條多有相因宜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
為也

○建安揚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期進言十
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幼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
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



鄧真昇入奏衆皆服栗克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檢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上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飲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楊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整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仰恩多蹤忌公。仇直發其私。適太學缺祭酒。衆共奉公。實欲疎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皆斥五府六部都察院。輩番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類○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寅獨于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奇。三既從容。曰楊士奇。文奎於今。唯得而黃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奎。勝且簡靜。无勢利心。蓋因解縉重上奇。及臣而輕淮。故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爲所憾。廣而首既退。與臣言。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聖諭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士奇。還令赴西角樓中宮齋。奇單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尔名。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姓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尔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爲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

臣覩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簟合香丸之類皆微物无重貨必无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无所問。上後諭臣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北平建都立國在燕今日地氣天運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官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未嘗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綱之後可謂不知變已 錄冬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声大振凡軍衛有司无不畏服一出边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勞邊將亦敬

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刘良構怨相訟卒自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盖奇特豪邁之士云 日錄

○國朝進士惟求樂中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書于大官月給膏燭費。上聞燕之頃駕親臨問時奉辭書疑事以驗其孝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今考其名業自王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即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植人知其賢者余亦不尽知也曹狀元祭自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尔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
延及禁垣○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刘子欽當時極有才
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于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太甲戌始卒壽八十
有七十者有位而壽以大行於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救得邪
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為常州同
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廷皆哀具似奠祭累
日輒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朝江陰
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
壽考祿秩係於天君子論人豈以壽考祿秩為豐歟哉客有
與春商及近來科目士者因李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
推○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呂蒙亨奉進士禮部高寺薦名
既廷試與李彤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

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謫入
官唐介參政子義問繼听試部用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
之洪客齋云舊例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
禧孫埴皆係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蔡君謨子
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為同族嫌而抑置於後恐天論已
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子鄉
試弗第至自訟焉事見天順日錄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已未科○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
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餘冬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戎務繁夥賜為
侍郎趙珣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訃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
自盡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覩賜有病數日但惶懼不敢退即



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体立不支仆地傍人怪其鼻口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属官扶出五門外。上不俟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領才不足耳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黃淮奏革退。上召臣還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疑賜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隱 聖諭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儔私于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上上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文請易之黃淮於上前執不是易昭於。國家大體當用舊言

上領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得難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帙內九朝廷語言皆朱書蓋

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室有功送浙中意與今安種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即今居淳安 之廖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推乃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觀覽焉 聖諭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關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親故為嫌欲取林文結而又以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三玉翔第五

太宗見翔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后翔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遺際有自來矣 噴爰錄

○胡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
蓋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故事朝官級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
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供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闕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
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為
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回
蓋亦崇尚勲德之義今亦異矣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杜猶存閭之故老云橋前元
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扇形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
中○文皇兵北出過此嶽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廟築於
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猶寓此 處當時皆駐營居
人多能言其事云

○文廟武英羣臣奏對以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論階
同鮮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
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
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
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貧也或鄉人來謁
者必詢訪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
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各其一二或坐法乞抹
或在卑求薦必番音振焉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
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
仕途者安能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
意晚必坎珂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有尾多堆而中則安樂
若東楊自入仕得君无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曾無數日發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教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居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錄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士奇還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宗廟甚虔凡簿豆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上以命我口又遣人乎及期遂親蒞祭畢還未至宮適解汗不藥而愈每向膳進御用膳詣行在比一閱過緘識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且中爨始食及○勅使至始知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殿下天資甚高非衆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然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陛下付托○上甚喜命膳賜酒饌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勅藁畢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忤東宮官胡廣令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上曰好又曰吾聞諸晉守官內汝與黃淮遇事皆言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陛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未當亦不曲從○上曰如此甚好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鳴驢寺奏習正且置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有官賀禮可行尚書呂震



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崇金幼孜皆未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茶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用行之爲中國蓋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皇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餼

聖諭

上之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徇人言大率類此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琥引入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爲都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爰腰金子腰玉時二子在屏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

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符至封侯西寧

野史

○謝員友親者鄴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具州衛軍員善爲文有鳴勞衛又有臨江潘若水者吉爲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權翰林待詔與脩永樂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羅若水卒於長安而解孝士大紳朱棣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閔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同上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楠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



試言之揚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擬乎對曰宋儒朱熹熹如此。

上曰吾未嘗執家札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以頃復命以。宸翰進。上以授臣蓋。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此一日東宮殿下傳。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奉老成正大儒者傳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上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奉札部侍郎儀智然儀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奉李維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編正但覓老矣

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奉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讀已得人否對曰已奉札部侍郎儀智然儀議尚未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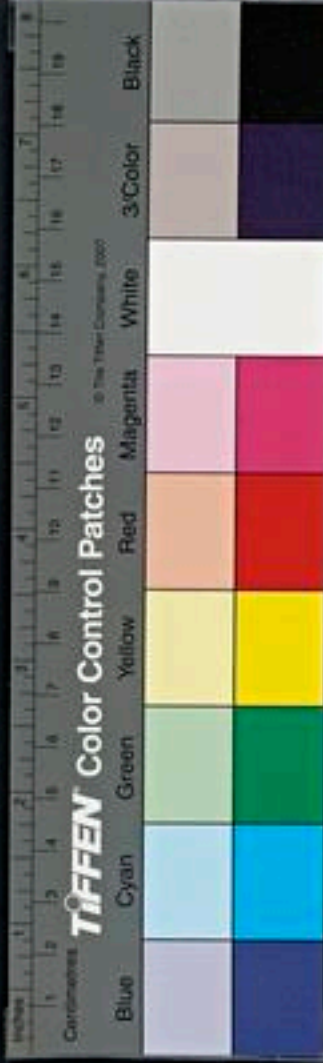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問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之宜免賀朕從之今傳太孫講讀必有益蓋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聖諭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即召隆平侯張信詢之。上猶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上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



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

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聞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

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

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晉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

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艇教習水

賦及營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

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梟之冠帶係之西華門內

東宮殿下叩頭懇陳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

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蓋去北

京甚速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清江黎恬潛輝現過臺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

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為交趾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罵

賊死其子還陳其詩總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火特

習張誦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泰請王師紅塵失路風

霜苦白日愁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原助天戈殄叛夷

○松江李墟沈夢晉先生資深永樂中奉略通書吏吏部試招

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昔

天云云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

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邵氏詣謝婦翁出名登命題

即走筆一律其盛○應有玉沙千里江城暮鈇笛一声烟雨秋

之句吳思庵先生李堪風窻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



云云兩事頗相類今思處業不載

○清江俞行之在末業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曰夜門无客取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昼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罗袖淚乾無好思昼船歌舞為誰新又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溪烟猶鎖亂啼鳥

聖諭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鴉飲宿者有律耳末業末都御史顧佐始奏革之。因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踰時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薄喧啾竟日樓窻懸係牙牌紫紅日晏歸署半已雷醉曹多廢務夫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

剛嚴為朝紳冠時指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双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野記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

文帝眷遇極隆為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六部兼長察院大理九佩八印焉。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妥善者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鉞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爾同上○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云游傳拳精於易九深邵李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乘什從儒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弥遠家觀李思訓益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

隸淮陽遇異入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
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朱鬣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菜市中神
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為太常博士遊旅人貧謙教給之一日就館
壁登為公門狀語館人曰吾與爾同入慎无將帶片物遺落
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已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室百
貨充物讓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日為之其後館人入時有
一帑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謙語之曰爾遺
物矣尔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
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
謙乞漏網焉謙常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來晉以遺三
丰避老者即所謂張刺闖也迨永樂二年四月手題此畫以
歸大師堪固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詠其畫作奇畫

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室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嶽山
妹將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登雀之証
隱壁仙遊予方將訪肩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
混之凡流故識者蓋秘且諱之也本朝仙跡稱周顛及張為
最著奇蹟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將張

太宗未登極時刺闖異蹟甚多此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漢
馳傳備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穢蚩言翻秘錄
允二張之事人喜談之然往往傳聞異辭此故不記

○周志新求梁甲申拜監察御史憚劾不避韋要敢直言雖屢
犯天威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鉄因稱新曰冷面
寒鉄公擢云南按察司未赴有

旨改浙江有寃民淹係聞之喜曰冷面寒鉄公來也吾无患矣
及至洗其寃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



无此木独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
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款服加刑人稱為神明
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

野記

○末樂中山東民婦唐某兒夫死唐祭墓回徑山麓見石罅露
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
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
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至初亦无大
志事尤浩濶妖徒轉惑至教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
獲○朝命集教路擊之屢戰益傷甚重逾久不獲三司皆以
不覓察係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
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軀鉄紀係足俄皆自
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官皆以失寇誅同上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君擐金文靖公連華諸內侍令秘不
發表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
者入銷錫製為禪裨成雀飲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
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雷都
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无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文靖鎮定之功迫不可及也
○孝婦王真其先出浙之仁和末樂間徙實京師為順天大興
人適俞氏事姑韓謹嘗病醫藥弗效孝婦計无所出懼然悟
曰嘗聞老醫言人肉療奇疾非此不可即潛入幃中剪右股
為糜以進韓食已嘆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抹何醒之亟也
孝婦匿不言韓察其有痛狀詢家人得之泣曰新婦至此乎
天道亦甚近恩新婦他日得婦如新婦也隣當歎息出陳
翁孝婦墓誌

野記

○永新劉任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盜水
一女子未及號抹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潔逮
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言本富族今奉族葬
免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服婢後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
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後載
來刈命婦善視伺為擇婦婦之婦曰渠已无家吾亦无後君
非排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始亦天作之合其意侍即
櫛耳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二室而生二子長
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宿之也

○東廣一人言其地有宋墳允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
流落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方布衣者自
江右來營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今故老猶能
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喪以術者言祖穴
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
千載谷食之地后李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
微不同耳遂擄之今林氏頗振庚午奉人林弁癸酉奉人林
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憑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肯
莫能批一辭所肯名浮于實君子弗貴者欬

○楊公景事母以孝聞奉永樂癸卯朔貢萃業國子拜霸州判
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累教歲官急徵馬數耗公嘆曰養
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
足後以父喪服闋改豐州力益奉劇有卒失牛誣民兵姓為
盜州為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
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以秩滿擢化州同知峒夷亂賊千
餘將攻城會又雨城窳壞民謀走徙聲震天地守將夜馳



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且示禍福皆愿尽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缺又縛藁人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狗賊知有備乃引去都督歐信自高州以兵至而賊已遁乃遺守忠二字于公而置守將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至而無所獲遂不敢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巴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

野記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綱紀勸令就戍賢寧曰君是本校弃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于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云棄才於

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南安監生云微園雜記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某撰祭文姚書題作室蘇文上進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於獄候旋師行謹師行至榆木

川宴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蘇蘇姚某寫作室蘇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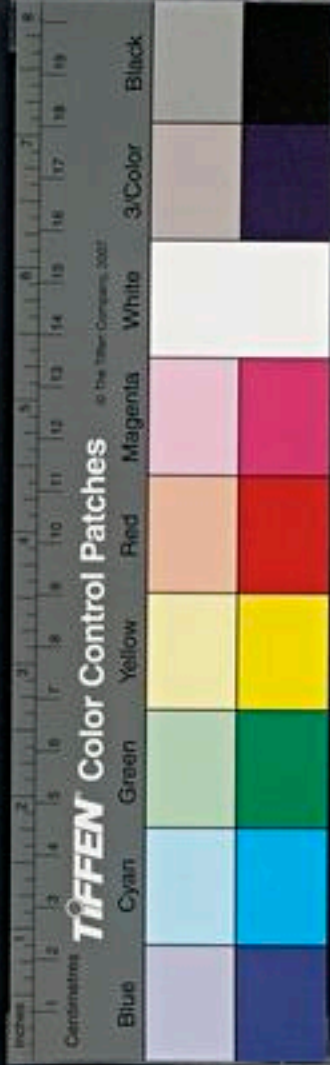
是字體差謫當得罰爵

寓園雜記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極受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即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歟

同上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

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節是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

菽園雜記

於曲終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

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

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教能幾

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无惑乎行伍之虧

耗也在京惟府軍衛幼軍皆正終其身與前代兵糧暗合旗

守衛所等軍士末樂聞奉有不遜止終奉身逃者子孫勾補

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伯亦多逃

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

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隱脫漏之弊固不能保

其必死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菽園雜記

附錄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觀而莊誦之曰允攸以幼冲之

資嗣守大業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

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无度禍機四發將及于

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无正臣内有奸惡王得與兵以討之

朕尊奉條章率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不



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攷曾不反躬自責肆行
族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攻既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
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社天
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
勸進朕拒之再三撫詢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

傳信錄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國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
愛惟親為子不抵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惠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
皇太子降生弗求胤子允攷幼冲嗣立昏愚自恭顛覆成章

崇信奸邪戕害骨肉本兵攻朕必欲咸刈俾无噍類天下蕩
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文皇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

佑內難廓清允攷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

以○宗社為重勉狗輿情君臨大室長兄諸子允燁允熾仍

襲王封不意允燁弗知省躬自生疑對朕以長兄至情不忍

譴責竟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

承嗣其第四子允熾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國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敦叙之仁繼祖

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門○詔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誠言

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迂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率也科道因

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
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呼罵言官
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取當言路給事中朝
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无一人得
罪者或尤公昔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人言雖失幸。上憐之卷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嘆服

蔡塘詩話

○廬陵李公昌期求崇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
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
泫然洪武初年真事也幾曾經到縣衙前。耆老頻逢歲薄
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
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粮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
女趕牛羊吁以今現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同上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嘉賜養甚厚

傅信錄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
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花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
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同上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惟甚雷縉飲樂方白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密夜獲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灵每召臨馬必蹄啣闕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同上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又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蒼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聰明睿神武

不殺者矣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要作尊翁之藏于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原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潤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金尾共一穴其長數尺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毋方姓數日先生生焉厥壯甚異舌能舐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李士尽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



亟歸奏

○禮部尚書胡公燊常州武進人生白髮白弥用方黑毋夢一
僧持花以遺之竟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覩公見僧即
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今我求見以咲為誌果然
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問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
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无不到先是

仁宗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由厲公往察之公至以
所見七事皆誠教孝謹密疏且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後疑

俱同上

○太宗靖難之事議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開封
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
玉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旅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無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艰难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
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輔臣曰張五才備智勇論靖難功
當第一措其蚤沒追封祭國公諡忠顯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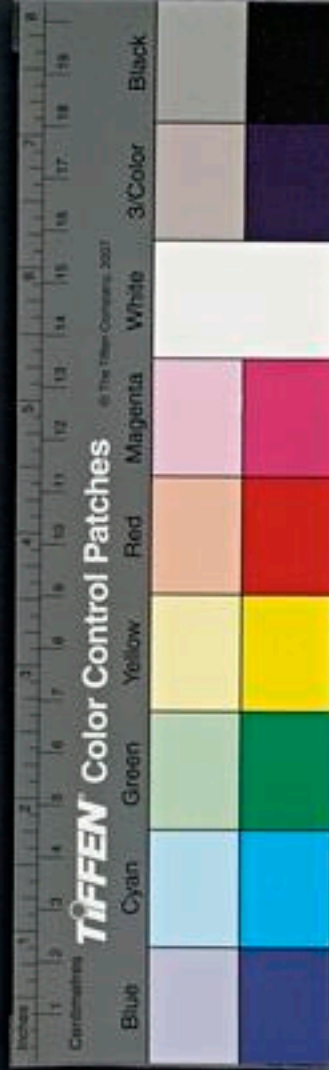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文廟南伐以
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遂復故處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猶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事建文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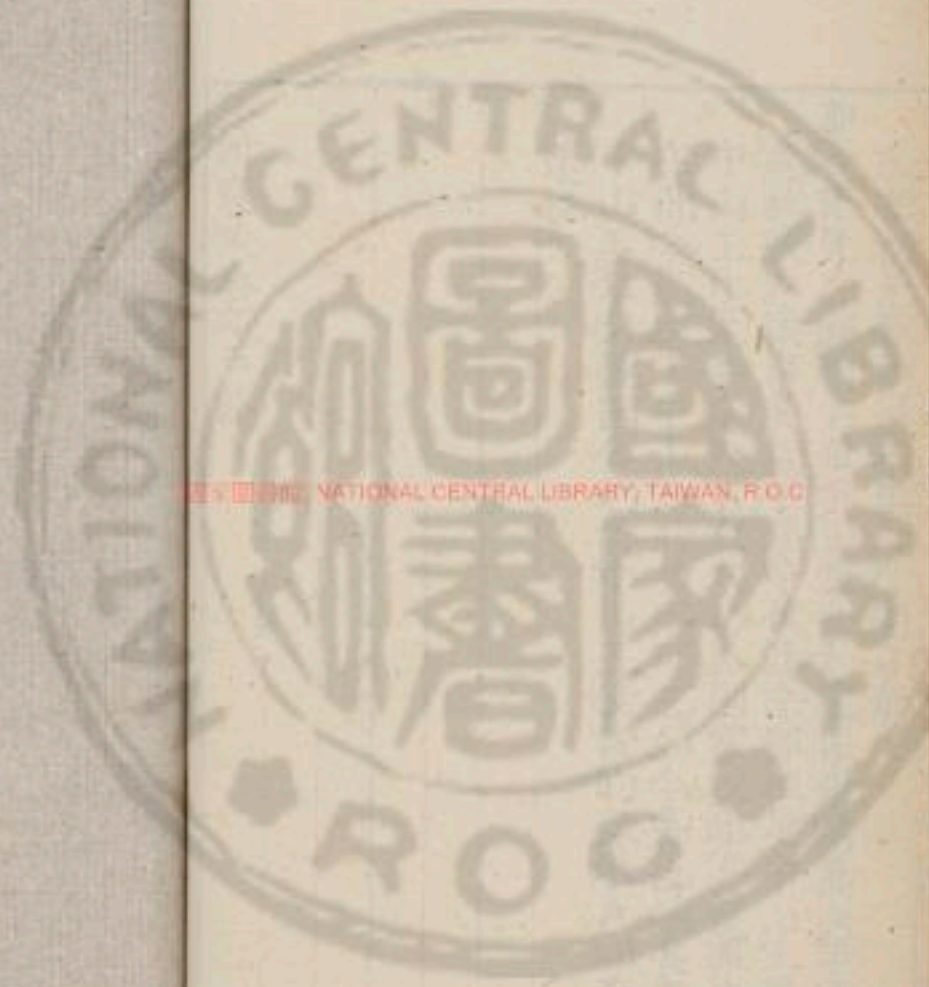


孤樹哀談卷之三終

末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日虜黃子澄齊太盧振張昂萬成等通謀
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
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着
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
中山王原對魏國公的爵中山王後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
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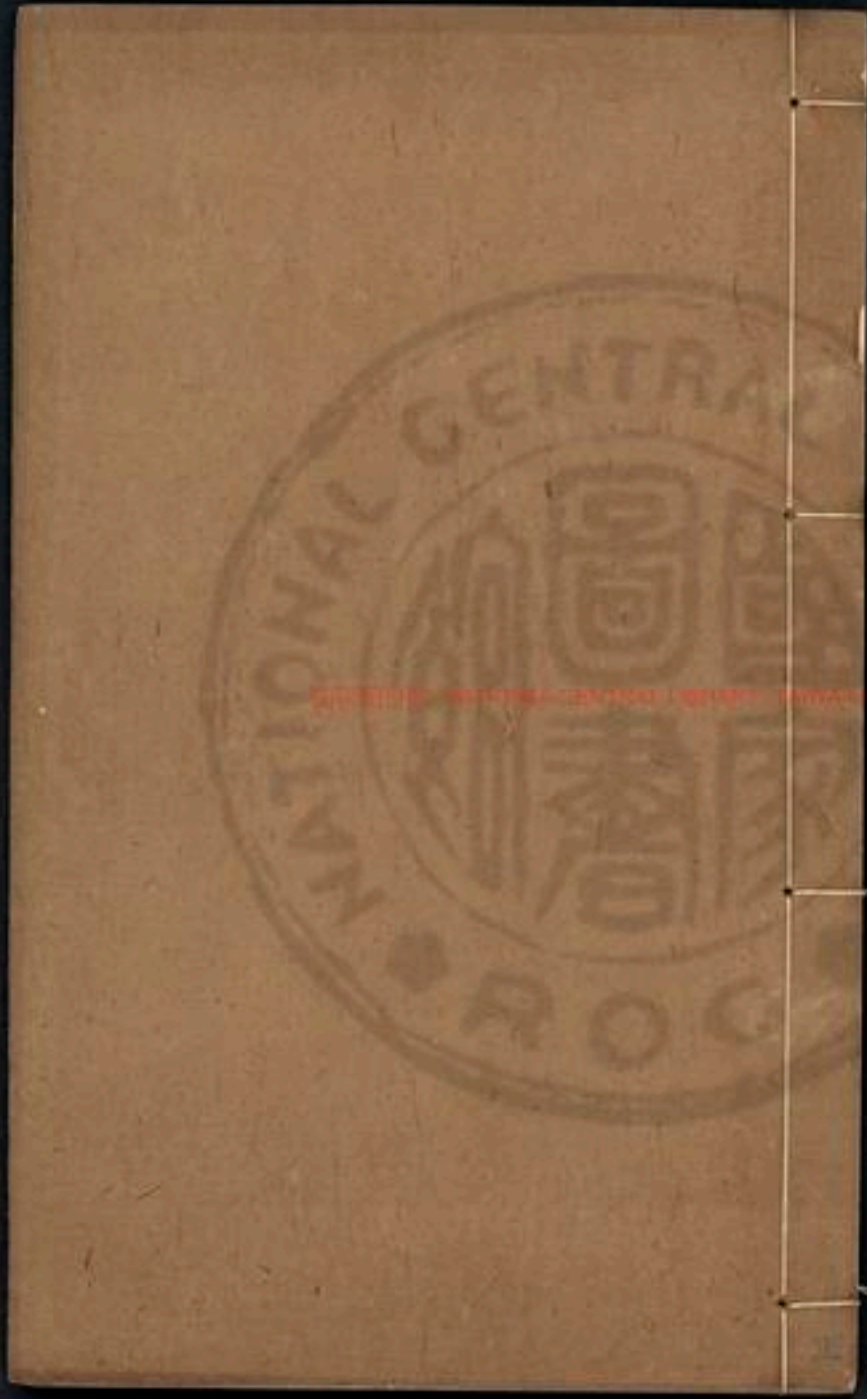
卷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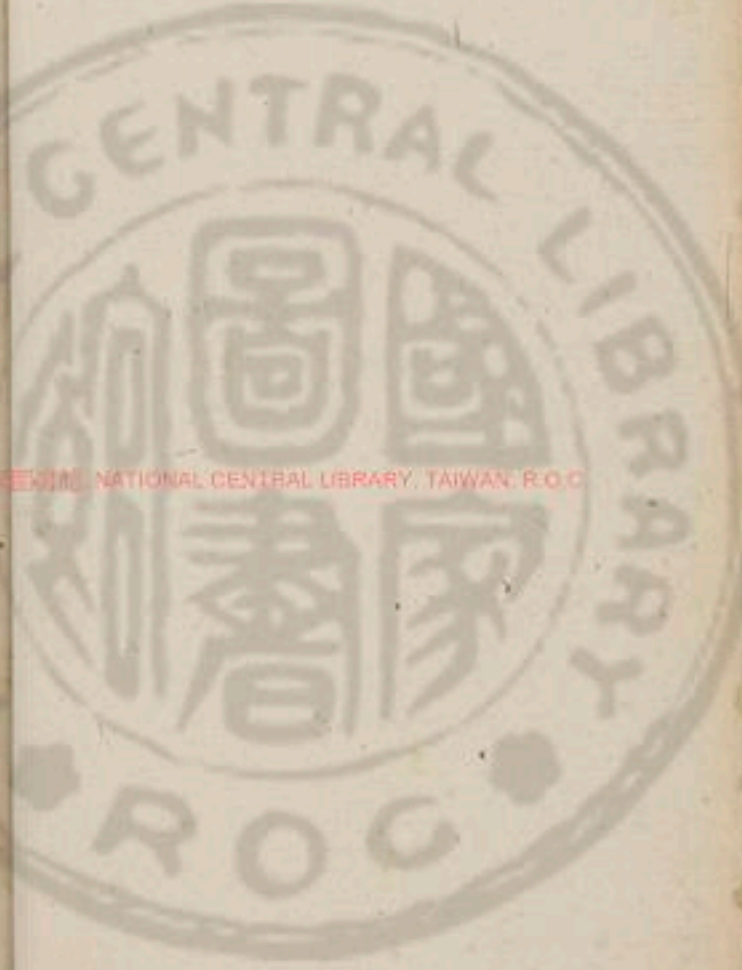
孤樹裏談卷之四

十集

仁宗 宣德紀元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李士王達講乾之九四季儲或為
說講畢 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旨于此必无儲二之說遠不
含識否臣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識此書宋儒
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幸此說乎對
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奉程子云九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
夫有聖夫用聖人有聖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又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悅又對曰今翰林
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与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
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臣士



奇閱易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寺四人相與辨折暢而後已遂作教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備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孝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孝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孝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孝行義一書大有益孝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覩大孝行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蓋 殿下汲于善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

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卒以勵羣臣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厘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特不過三四人而止恒 諭臣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无忝矣序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三朝聖諭錄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賀

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 監國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殿下不悻 命尚書寒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府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 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后增一對云角鳳同類瞻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鬻于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進膳遂命內



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

旨諭臣曰其勉進菜食早出非但

倚卿文孝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同上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後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殿下羸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引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酌百王除克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万世之鑒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余欲娛意于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独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无益之辭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孝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高皇帝聖孝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余事於今

殿下之孝當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且姑後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者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办于此 同上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奏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為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

令旨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迂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遷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木植稅課者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

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
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疑之

上覽之喜即有青器后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尽心如此朕復

何憂西書附

勅少傅楊士奇宛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
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
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
覽此奏朕甚欣喜足耐千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
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賞卿白米十石
綵幣二表俸宿鈔二千貫矣彰譽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
慰朕懷故勅同上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嘗轉春坊官公凡早制纂修事惟翰林

院掌之无内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
書成翰林院李士蕪左春坊大率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
夫右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溥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酒蕪翰林院成方得
與纂修之專未有殿閣大率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求
樂間胡廣所蕪不過左春坊大率士則是時殿閣大率士不
設已又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台用
手本前去翰林院駕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
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
也双溪雜記

○太宗既久不見 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
使人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
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殺問誰對 命左右
對厚吉 仁宗曰原吉未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
吉備道 上青 仁宗乃安即与就道 野記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奕棋因命曾子榮先生庵制詩
云兩君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鉄馬一
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歎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吳尺計
旁征戰罷松陰步影滿殘枰

仁廟和二國爭強各用兵糧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
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金城半
開議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詞意宏偉尤朕前詩君臣
之器量見矣 瑣錄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徵漢制什服兼易服震奏已遂退遍語羣臣明且易服士
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統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七厲声忿

余曰朝廷每事被爾鞫尚書蹇義後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
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且君臣皆素衣冠黑

角帶遂借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且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李士武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余文武羣臣皆從義守所定朝定

上召蹇義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 皆与汝



昔議之前後秦時吾已疑其非但听臣下易之梓官在殯
吾豈忍易後聞士奇之可有言始知震爻士奇所執是因
曰張輔知礼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中亦未當然
不必再以語人羣臣听其便

○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仍
兼尚書寒義復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病請令致仕

上意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先帝初奉義兵一切
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場誠輔佐甚得資力今出
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弃之吾誠不忍臣對曰故舊无大故
不弃以皇上聖仁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
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其至沮格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對曰詔勅數下觸免災傷祖稅資不听開除必責
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節非中听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与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二人
言无幾寒義又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後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至書發諭賜銀鈔
絛幣甚厚資歸踰月

上念之不置問副臣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吾欲
遣人視之少加賜養對曰賜養有時而尽洪武中有尚書致
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上之薦于故舊槩類此三朝幸諭錄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孝緝熙詞翰並精尤喜筆業在青宮時每
得試錄輒指摘瑕疵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往七審當語之曰
使我應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野記

○仁廟体肥碩腰腹數圍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善不能

上見野志公有司減削肉食其官每供膳私益以家殺 仁廟德之 上知醢其人 仁廟登極乃官其

仁廟失意于 文皇每舍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

內死曲宴又對 后嘗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

家虧他撐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又笑謂 仁孝也時

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 野記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上慈專用撲者而斷以周易凡後

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宋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

象上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緝以進

用備覽閱後之諭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古

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教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

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三朝全論錄

○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柔仁

令漢虜人輔之賤人下諸王中持雄桀勇力絕人極精狐矢

每後 上蒐畋射生特多有鳥並柯而棲鴈人連發二矢前

矢已貫禽偶獲者未竟而后矢已及遂聯翩而墮焉其妙如

此 上嘗稱之謂昔有一箭落雙雕之善我漢于豈不匹休

之及輔監國既久屢欲歸朝無計然

帝憐為國監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公以事知南

都庶人因託陳委曲歸言於

上上即命召至繼令之國於時及謀未嘗一日忘也

仁宗踐在庶人亦輕之姑俟悅而發无何
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居之兄在亦應
取况姪子逆謀遂决

○永樂廿二年八月孝士楊榮自行在还報

東宮殿下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

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

稽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瀕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元以防偽 東宮殿下

頌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臣對曰 殿下未踐

祚今居喪无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聞

太孫出外无行事惟有上粟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

之權帶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

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点就宿之既行 殿下頌臣曰汝此

說是雖出後雀亦事机之合言也

大行臨御儲位又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又曰自今朝廷之事仗寒与汝但寒亦有遲疑汝須尽心汝

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

尽公以厭服天下之心須博思及下然必先意後征行之臣

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

侍近 殿下必不遺惟不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三朝聖諭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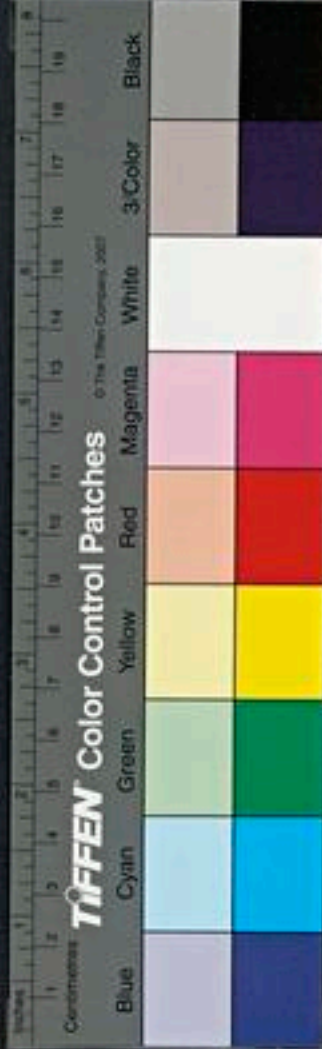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太宰士謝

息畢聞折薪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宮禁香炭

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寒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咲謂寒夏曰新華蓋太宰來奏事必有理試共听

之臣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折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无



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
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寒夏及臣士奇曰汝
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湏及言庶幾以輔吾不逮同上

○解縉侍

太宗諭及羣臣御書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

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余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
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聖諭錄於解縉墓碣內
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庶人譖出為廣而參議以李至剛言
其怨望又改交趾后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后三年
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獄而
并下李今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之奏而怨之故欬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
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冤又官其從子為中書李雖黃綠官官故為
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

聖衷其彰上矣乎餘冬

○永樂中臣同尚書寒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厚老成更歷多而疑慮深臨事寡斷每同
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未決臣進曰有事湏行
死終不決之理上曰然受事皆應復

命豈得不決義曰事當孰慮上不孰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義言亦是臣對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即思而有
疑則擇端近于理而可對上言者行之



上咲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加士奇言擇當理者役之不須多思致惑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秀任不可以例論也后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及溪雜記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效今四方朝覲官皆集于此觀禮乞 勅禮部設樂不作不想蓋尚書呂震復言臣等所議不

當榮幼孜皆欲已榮即趨出臣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旨午門官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

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特 召臣士奇四人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美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及如昨日朝會後呂震言令悔何及賴汝等尽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裡 三朝

○仁廟好文之主官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梁濟

粹 御醫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 賜甚厚予前年議事

問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閱馬尚書 賜物見刻本

仁廟御製文內及具為近得天台徐氏所藏 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 賜詩一首永



祭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制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

呈試王業古詩一首

聖製必已具刻茲不盡錄也 令旨書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

文禮矣之盛德云爾其文曰

令旨說与好古尔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四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句八首尔為選擇王鑑直明日早夢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 旨不彀及 皇太子致書答善好古先生令欲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為描文請益好古其詩題与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 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豈忘 朝夕但卿今年迈恐余為幸有日以卿朴直苦口者百无一二面

設順頌者比七有之故特相名詞親綾者為卿才德直兼探卿東健焉干其事卿死悼勞獨干成業惟恐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龍諱之慮者余成幸報答之礼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怀 旨不彀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親朝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一千余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牝太僕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与民同 上令察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義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謂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奇遂詣殿前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礼徵夫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寒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无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對曰初慶与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頓臣上奇曰少頃批出罷此令明且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材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任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貲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后世誠非佳事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明日必批出又明且復奏內批乃日不出在部已督責朝覲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生駒初受鞴絡南方人較怯不能控制立觀其奔逸有號泣衢路者夫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強仕亦无志孝問此令夫之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妄也幸刻

上御恩善明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覓

李慶昌震守意深筆容口忿尔朕心尔孤立意為中所傷固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風靈受制

上曰尔就據此草粉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上復頷曰繼今今有未便惟容与朕言此輩多不識大体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二朝全論錄

○仁宗嗣位初一切政議與者三四人而寒夏二公寤眷最盛楊文貞公撰寒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名各一曰繩紉糾繆寒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过幸卿但具疏用此封疏識進來夏忠靖公莫



誌亦言之楊文敏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幼孜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鬮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于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初賜語蹇公等語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語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切也按陳祭酒敬宗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語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罪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尽其才也 餘冬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史給事中及外之布政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讀李士玉直合議奉在春坊中允張宗璉應詔將上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宮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長名縉紳間 上臨御以來倦七為哀矜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廷論每憲臣奏獄獄必懇諭之欽恤之意矧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擢而后授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内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也即對以趙府而與敵側不正遂宣趙府執視項之意頓羅

仁宗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護身殿大李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



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假以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对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边如何尚書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后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漢庶人既獲繫于禁省以鉄鑊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見上庶人以足運曳木剋拉上足上踏庶人將遂為弒逆左右急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野記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三俸俱支士奇明目見上叩頭辭尚書見之戒曰少俸殿奉士二戒臣已过分尚書一戒更不敢當上顏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汝獨二

戒外間將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叩首言請尋尚書之俸

上曰汝勞動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深相酬何用尚却對曰請必辭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犹恨過分敢望復加 上曰不受俸米可折支俸鈔對曰鈔亦俸也與米但異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

上曰听其辭李士一俸亦可臣士奇曰辭俸當辭厚者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汝志遂听臣辭復顧義曰庶介之風士奇有為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三朝本諭錄

○礼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士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時年再試寄監下第奉八中式者四百一十



五人次其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
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
士自鼓人少之用始不偏矣 餘冬

○上召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
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尋舊弊必
嚴試之即其中皆下准得一人亦可即皆元可取亦不妨但
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此人李開遠不進南人對曰自古國家並用南北士長才
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令后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
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此北士死
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往與襄義夏原吉及禮部計
議各處額數以聞議定來上會 官車吳駕

宣宗皇帝嗣位遂 奏准行之 三朝聖諭錄

○仁廟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
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視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
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遂宴駕 野記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有言
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對中敷奏為曹恩者又言其
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
而陸時習為卿其后臣士奇獨進奏事屢不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死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死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愧不安臣又言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体者且今所犯小过上曰吾之悔亦念以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交趾按察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後其大理卿改時習交趾

憲使 上之敏于改過率類此 三朝聖主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孤誥草

上閱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准入勿以所從違而或

怠頽臣士奇等曰此朕實心知等勉之又諭臣士奇曰近日

覺羣臣意甚好事或未嘗輒有封章進來臣士奇對曰

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頤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退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圣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同上

○李祭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上折曳出昇下獄榜文貞公遇于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云云乃少霽已而什之

及為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

王振勞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致至先生他否振

又銜之令人密廩其事无所得幾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

手植先生嫌其一而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

聲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璣掌儀
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
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
力自劾繼家富素結諸萑貴與某伯李者為兄弟因李令
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援于孫七適生辰家啓宴
太后令家士禮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公卿
為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絹帕然辱此大人君子臨貴為
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術揚之禁臣席死以君
子為重故不樂爾奏上太后即邀上言之曰祭酒尊貴
之臣奈何施以囊頭是其綱紀上言不知
太后曰不知作其皇帝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
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分得什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詣
其它初筵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恂者上章願代枷伏三

日始得命脫械久始蘇猶思即死矣又曰顧代枷者石大用

初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落山一騎控先
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
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卒間人告以
李翰林家有示帖速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勾當
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
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又千戶還妻迷失釵事
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為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
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
其人言公不能強此一片葉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
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
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係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
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

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得真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既
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丹之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
日夜遂甦焉 野記

○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遂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卮于后后不即飲上曰尔又為疑乎遽取飲
之妃失色无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縊死時適雷

○宣甫嘗乘怒殺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
此廝又在此即命彈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朕行輒伏于前如候伺者以後益頻以違宮竊
太監阮安留說

宣廟崩時膚肌燥裂猶熾魚以剝刮 野記

○舊制主員以奉貢入監中翻无所變至殿試選授後方易命
取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陰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貢士入

朝 上問此着藍衣何人左右對監生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恕左吏部有欲請
歷事附選蓋生服冠帶者以咨于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
衣中易亦稍可礼待若冠帶則与丞差辦事官无異任其趨
走于前而礼貌无少别所損乃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
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况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授

○陳嗣初久著文名大孝士揚士奇素不識薦于

仁宗遣使驛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与相見先教以面君之
礼繼以方巾布袍隨使者見上于武英殿中

上曰當為侍從繼曰臣下部氣難居禁近

上曰今下何処繼又曰臣舍錦未定上因厭其語言无遜動
止迂踈止除國子博士最為冷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
惟諳古文不通經義數為諸生詆笑不堪因往士奇訴曰先



生卒繼雖愛之實害之繼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訐畢夫泣
不已士奇特奏改為翰林五經博士稍進檢討以歸寓圃

○洪熙元年二月朔臣士奇武英門獨對

上問近日外間事對曰齋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誹謗禍
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官中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筮
書行之

上曰尔更思三二事通行蓋 聖心倦于仁政无時忘也

○趙王既之國鄭村埧多護兩耕地

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蓋前已賜蹇義二頃
矣至是聞命懇辭

上曰汝于朕表裡一誠未嘗媚阿首鼠吾資益良多此所以心
恒不忘汝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對曰臣起自寒微

遭逢 聖明今踰越涯分方上豈當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大恩不使之滿溢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年復歸全山林皆 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允臣辭田明日 上諭蹇義曰士奇真
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賤吏乎 三朝聖諭錄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元吉楊榮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无
闕政生民皆安蹇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

曰臣等覲 上即位以來詔書勅旨无非仁政百姓无科歛
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奇對曰臣覲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
有艰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咲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編
愆糾繆尚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後所言末一
章言周王求築事不曾後悔之蹇三人皆无一言豈朝
廷政果皆无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
召蹇義還諭曰尔与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夫良皆吾所倚
任各与尚書自吾本心士奇想言待人宜均亦望与荣幼孜
死与之後往聞荣有怨謗語義对曰荣之不足于義者為官
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实未聞左右之謬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又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尔二人耳事
有未當皆須直言勿疑諱蓋上之求言懇切如此同上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刘观侍郎吳廷用等交

奏其實直沽名遂召臣士奇并擢前部以謙之逾分臣士奇
对曰謙不諳大体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尚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惧矣上雖不罪謙然煇朝之際數

形于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独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也不當
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駭相与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

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过自今吾

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

事者少上特召臣士奇諭曰尔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

者不至豈果无事可言对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之矣
者爾可諭申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
得筆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臣士
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朕知心
无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害民者於是
召戈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爾遂陞謙副都
御史賜鈔千緡馳駟詣四川羅伐木之役并糾察安寺同上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鄧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謚官建祠于墓四時 賜祭臣士奇言于

上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
二祀濟莽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并
上曰吾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尔下令而不克其過今

頓爾正此夫對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
當為何況濟等

上曰然速召禮部改祀春秋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迂善速于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高皇帝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間以教
臣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遷義見
原吉楊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
皆對曰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對
曰臣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
召蹇義臣士奇至奉天門

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謬慝所攝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泯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
已取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爰慮 上曰即吾去世后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

二 勅二印賜兩人臣士奇得楊貞一印勅曰云皆拜受而退蓋踰月 官車晏駕矣 同上

○洪熙元年引郡縣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附錄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赤正氣正氣完邪氣死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卷場詩話

孤樹裏談卷之四

宣宗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尚書陳

山迦○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殺師向彰德袞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乃舉義勇

原吉論之兩人不敵 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

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瀕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

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

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无辭士奇對曰

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南塞夏言

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垂意亦定公可中沮邪夏曰萬一

上差公言今不行趙后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奉誰任其

咎士奇曰今事勢有永棄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

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塞曰

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死虞而於○國休亦

正矣二公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上奇退与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死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意

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崇聞溥言即移入見溥士奇亦踵其

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云者

旨乃蒙義入寢義以士奇言曰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殺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

及塞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声曰好机会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請及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听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对曰今

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爱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爱然當思所以保

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刘觀及公侯中選一人齋



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

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借覲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筆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覲行趙王得筆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

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

思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踈斥之蓋○上初雖為山所

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齊宮諭之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亡之礼尔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

金帛惜文綺

聖諭錄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嵩表乞

立為陳氏後其辭懇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

後得之以表出黎利之謫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

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率以

兵之无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

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与尔兩人决之榮對曰永樂中

費數万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

可從不若因其請而与之旋禍為福

上顧問臣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采兵民困于

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无名且漢弃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亡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勝賜酒饌明日朝罷出勅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弒毒害國人太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后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未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勅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石爾等試覘表中所言其逆之便抑不逆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逆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後之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孫督軍務事

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本以自助慶所率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

卧起九月入交趾賊下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

曰縱我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謫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 聖書教戒說謂賊專以

該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而已中寔死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

之副及慶等皆在后升前渡橋遽壞後軍沮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固宿將倉

卒賊驅象聞中乱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



城上中如都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府何忠等皆守節死
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得皆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
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鑪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
言之詳而有司以无官府上狀不可慎故安鑪之節不得暴
白于朝此世之所深惜而痛悼之者也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賜度金銀刻齒書五顆曰
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自
記如以王抑庵作公傳不具者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休
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略及前昔江陵不一
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
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西人其庶幾可死媿也此語以
斟酌考之建安謝世之后如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

公曰禮周公叙皆有文字皆公知己之語而抑庵語尤切
蓋抑庵之去翰林為吏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則嗚惜
之也

聖諭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奉奏使者僉奉

上聞已定尚書明且蹇義欲易以伏伯安申莫敢異之士奇私
謂夏元吉曰此死藉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榻前主張蓋時

上疑主夏言既而有○旨召申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
對曰不可用蹇義言語非申所及臣士奇曰伏有穢行而死

李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臣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死恥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
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忠其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



為蠻夷所鄙

上曰塞卒固非重何以默然不言對曰非此塞也蓋亦重其難

上曰塞不尤夏與爾否對曰塞平日和厚死人已心況於

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之力故決不用之朕

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遠申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三朝

○宣德三年刘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罷○召楊崇

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祿賜食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

死食者年末貪渎之風滿朝何也臣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

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爰不出扈從

之臣放肆无顧藉請托賄賂公行无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

本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上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

曰死不敢不守

上曰竊從末此者賤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

女當知之榮曰是時賤貪方寤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刘規臣曰風憲所以警

肅百僚憲長如以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

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又味

上曰未必都死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庶公有威曾任御

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

清弊革○上喜曰願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敕曰有旨令



劉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救日陞願左右都御史賜 筆書令
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 不肖者二十余人罪甚
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藉并奏其子輻脇
制諸道驛私減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
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臣對曰觀
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任显仕願始屈法全其生榮亦乞
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曰辱之過甚死
羊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与
法兩尺矣遂命法司發遼東 三朝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願佐為都御史臣劉觀遂黜貪淫御史彈劾不

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丰采藩臬
郡邑旣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
周景貪污无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
能伸其激濁之意復面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
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
復起居家十余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天順日錄

○宣德初李士揚士商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奉未得
人乃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各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
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訊景泰初遂罷
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
其才之高下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
持此帖于尚書王真前斟酌用之將尺復增之其推用之時
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
自守不求之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
其素行奔競者會奉方退其所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賤位地方无不曉悉且又不知所奉之人才能高下但
以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奉之人官亦大以與論不
平及吏部自擢校短量長多慙輿論然各奉所知本是良法
若皆存存美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
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也 同上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下獄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
鞫為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
而先生至

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茶具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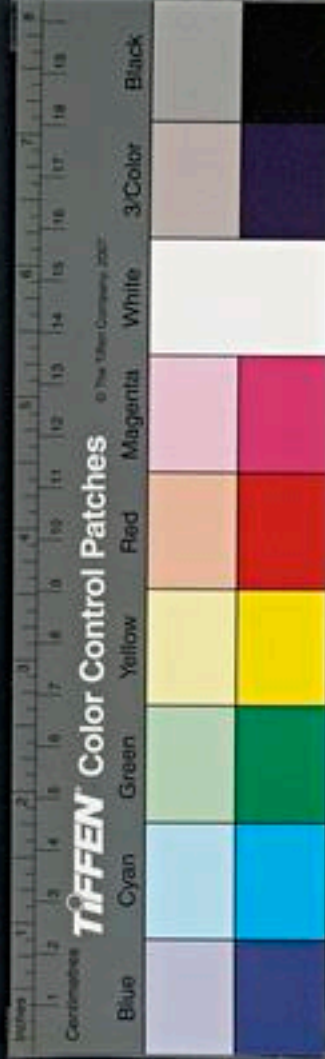
上稍怡命仍就獄蓋王某被○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于端
門左右而立俟于西長安門外久之而始得之守衛者曰罪
人入久矣王某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于君父
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同上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
下入惟都御史正官独处一小夾室聞之近歲都御史顧佐
作公聚未嘗與諸司群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旁幕
次惟中丞独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同上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羅侍

上于左順門遙望見大李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
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孝多欲而昧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濶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英東宮旧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于○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專設內閣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誦○上明決山遂見踈不復得近矣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駭凜然更有遭笞者揭撫佐之過劾皂隸賂放婦息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召臣士奇且曰尔不幸佐廉平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婦使俗所用皂亦樂得婦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奉

上歎曰朝臣之艰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劾下法司之臣對曰以末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思与法並行矣臣退

上名佐以吏訴狀援之論之曰放皂隸婦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体矣數月有囚告佐累上枉人重罪不听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死罪二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蓋上去惡佑善明決



率類缺 三朝

○國初設中書省有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
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參決政机隱然相職而官不
過李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旧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
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无幾國用有餘
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无制

宣廟英武乾剛独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
太平三楊之名所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
楊以鄉官 歆坐僭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

决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僭命过重因公过輕宜对品
降調府同知

太后聽之自是振目据撫內閣之誤裁决一掃于振三楊乃迭

請告展省造宗室中有遺東陽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
東楊不在京办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触冒瘴疹卒于錢塘
以此振菴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机發思仁發兄弟讎
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監費窮官所上計死
之地竟何益于○國家乃致九溪猶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
延至華宗流鄧茂七苗管養輩相弔而起極于土木之大变
此乃三楊失柄于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
楊之政事兩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吳相又曰三
楊三楊盖所善者及也丘仲深雜著云一時吳相比称三楊
躉美然當是時南交叛遣軒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
曾无一語荏弱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变
誰实啓之春秋責備吳者其誰遠哉 瑣瑣錄

○宣廟最好詞章是南陽与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



陽思逢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接筆贊云渺南極
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
貞兮漸成宜壽域兮同升南陽以指面登壽域二字款易而
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先生曰有則改无則罷遂取去賜內
閣二楊先生曰壽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
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詩中官曰先
指壽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于端門
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贊甚佳必臥筆也陳唯上后正統
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製祠鐘文南楊入室中翻旧稿
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旧
无此稿先生第口占我為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當題主祀廟南楊執筆
皇太后巾莫能止及後奉命御製後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

李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吉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
曰大明新建廟李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
具本論儿言重建者既謂作之后用作之廟李雖前元所建
非○國家事此不可命且廟与李二者若只書太李而不云
廟於礼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李四字為且廷議雖避西楊
之言然已刻石无及矣二公李識于是可知 同上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上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其二
陳符乃奄人○爺上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以二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割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未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
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李神仙

野記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上御南文堂召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独与尔商之然吾未能悉知尔當效助益遂

命內傳具稽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時事聞民間欠畜馬駝驛所司追償

甚迫民計死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敢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此

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新鍋及採辦買辦

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因執悉不与除豁細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量与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

諸物但一槩派徵更无分別出產与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

倍償完納此請戒納該部今后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

槩均派苦民年未刑獄冤濫者身感召旱涝恐由于此請戒

飭法司教用平恕务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甚四方遠近每

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沒於訟什不一二余皆為所

人私後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

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弱死余丁除舊又有平民本非業

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

倉廩先關防奸人盜竊動輒赦方前者就執后者後繼恬无

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清弊有媿厚

祿矣尔所陳有益于朕皆應行命即草

勅明日頒下遂令尚膳賜饌勅諭既下



上聞中心悅數名臣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

賜○上笑曰薄用潤筆耳 三朝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于行殿賜英國公張奉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鈔
改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尔等皆先朝旧臣勉輔嗣君云遂賜酒饌及白金彩

幣皆叩首謝既还京臣間因欲对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
其間才孝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訛評言輔雖武
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能持正言不避

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言終淺汝以不敗事嘗有三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淺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尔不可以為忤而不淺謹之謹之

士奇对曰○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同上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
者文貞首对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熈御四年當命
史官脩其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行于一时万世信史豈可
蒙洪武之年以乱实后頷之或曰且請證為

神宗皇帝非实其二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野記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使召臣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
初聞之張曠未信令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
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寇逆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效以故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碑邊將
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
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
在密地凡制勅中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
行豈榮所得使專且臣等與之同官久亦嘗觀其餼馬三五疋
有之多不能畜蓋獨未易办

上曰尔未知其家馬多乎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
未調衛軍官朕詢其兵部已有罪調衛洪武旧制死可復之
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
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听寒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
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推天地之量容
榮使之改过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三朝

○晋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凡十有二詳戒不
一其三自則皆曰合意宣德五年冬是星見於九旂○朝臣
表賀○上謙不居賜之筆書相為戒飭時楊文貞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星如



九九存之旁有豈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合書大史敷奏自辟
滿呼賀祥獻壽

皇德仁聖謙讓是崇婦功○穹祇婦功

祖宗婦功

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飭厲敬哉无怠教句善馮

聖君之心 餘冬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 朝議欲贈以伯者以无例而
止蓋為同初文臣无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
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尔后
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同上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过臣前報者言范太
監素臣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上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方一或有識者变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

故來耳遂并左右語竟願謂臣曰此居宜繫當為尔算理臣

叩頭懇辭曰 陛下官殿未竟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

甫臨外聞明日必有知者乃上自此慎出事变不測當慮也

駕還官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臣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教曰遣弘問臣

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过慮老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万一有寃夫然子疑同竊

發誠不可无慮後有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管校入官捕

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边林莽中

一作此時有捕盜校尉亦变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

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



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

莫如臣之說

三朝

○宣皇幸某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環

上謂曰尔要東西与我說又曰先与尔頭面眷戀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称又數日語近嘗曰向見某家食

器皆銅行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價數千緡明年

上崩以女竟不入宮

野記

○永簡黃文簡公准永樂中以漢燕人之譖下錦衣獄十年憂畏不測積成勞瘁○仁廟廟位重觀天日存進孤卿宣德丁未主考會試后以弱障庸存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

具樂世以為榮癸丑公以父辛蒙卹典即嘗赴京謝辭數月

至賜遊西苑乙卯春復赴滯仲夏乃東歸后終于寢予斬各

臣通錄未得其家傳銘志僅揆其省憲集略為之贊曰高才

懿孝夙榮遭際簡任輔 儲兢兢泮斲莫為而為省憲德文

困久乃享存陟三事退休葆和亦惟嚴侍橋梓並榮壽福隆

倚蓋頌其美耳又旁詢其詳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李之

誅夷尹昌隆之藉沒許白云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於

酒刈益嘗見謂文簡好管駁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朝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察之能染人自是有○肯免

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戾人固宜有反尔之報

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則小

人之尤何得老死牖下奸还之天豈憐然邪通錄宜不敢姑

俟知者審焉 瑣錄錄





○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余丈時晴碧无
驛內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又乃合

○宣德中漢庶人事時亦旬匕莫定賴揚文敏數公者力勸親
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言
土木之潰既驗即蓄南迁之說幸而其說不行不然事未可
知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
浪令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為應天府尹轉通
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

上遣醫往視再閱歲除 勅慰問俾致事賜幣永復其家刑
部尚書南昌衛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
署刑部右侍郎惠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飢三年為刑部左侍
郎進尚書常奉 勅整飭北边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

詔免朝再辭賜 勅褒美給舟車以還 其家二公輩同道為
御史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晉守声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
同而廉介公執人於太康死聞言云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皆所節制蓋王靖遠麓川之後已
然及事以來繼之者中矣繼靖遠者侯尚書璉也于少保在
京師王益山馬滄洲之於兩廣石璞於閩外於湖貴王來第
於湖貴皆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嚴威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
不可掩者亦類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
已受知于閣中戶陵楊公備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
誣以魏尚書源覆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李季友金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瑛嘗奏
今總戎石公尉然千戶張宣奏劉侍郎璉 朝廷皆寘之死

祖宗扶掖人才之心其盛如此

○石瑛大保寇莊愍在憲年尚書高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由科甲皆不喜瑛石在工部遇規政進士缺人郎中庀際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為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按當青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豔奪道蓋拳匕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野記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闕歲矣民事又不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慮已下年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

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

永樂末年爰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

此事為說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奉此為第一

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

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對曰事有

當變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後繁苛不得已

為偷生之計歷歲已久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

非但歸无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

不能容則往七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者蓋有可慮願

得恩旨每司允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抚恤優免差

徭不願歸者听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疇免之免差

役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弭患于未萌



上曰契事須行蓋在彼在契皆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婦但得人安足矣臣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上西浙江商稅魚課旧例皆納銀民不勝敬請裁為一例

上曰此兩事皆須交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两折鈔一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於有司之貪汚蒸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規風憲亦未得靖尔此言是但有司中有廉幹能與利除害者亦令具名未聞用憑獎擢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關今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奉務取廉公端厚識大体能為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

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奉授官以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証明白然後奏問請旨提對庶幾不為他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奉得人須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酒慎選縣令臣又言年末吏員太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令后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无文孝才行卓然出眾及有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保奉選用

上曰進奏之路宜廣此皆應用若有拘于例者宜當開廣臣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夫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至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汝于勅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孝才孝並听奉用



上又曰以教事皆可書勅頒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上澤

上曰若及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對曰大臣固有謹厚者上曰胡濙謹厚汝与之密議就錄稿進未於

是臣退同濙議增十教事通錄明日進呈

上悅三月朔

筆書遂下

三朝

○宣德七年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禮運時言便民教事出其章示臣士奇且諭臣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緩輟周察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中躬勸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

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其俛樂與馬騶從揚上福四朝旧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且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東里集諸廟李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可疑蓋文昌事既不經而國奉制亦死此考之歐陽文忠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為尊而祭為有德之報至斥為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况宋李士太宰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載夷習美而此文乃云冕服南服



以崇報也何耶

俱三朝

○陳介憲祚疏勸

宣廟讀太李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作皇帝遂下獄父

毋妻子姊妹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布踐祚什之幼女時才七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絕類后復

屢陳瀕死詳具別籍

野記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上朕欲用其亲可

製与我謙对不解

上曰与酒飲上訖乃出如是者三

上曰何其各乎謙曰臣醫受陛下官祿先聖夫傳醫道者死

此等術亦无此等書臣实不解

上怒命教力士以旃旆囊其語持去及出朝死一人知者家中

失謹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市朝皆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

潛為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繫

之加以三木与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

敢通問久之什出

同上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靴誤燒

一隻館人惧不敢告索靴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

餘屬寫之弗及并存者弃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死故加

捶着以平生終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星所汚吏驚惧即洩祖以俟公曰汝何与焉叱起乃自袖其

所汚吏猶惧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

風起筆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人之窮走有莫之為而為者

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溺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嚙死以對左右怪之輒始言
使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頭問竟不如志駕起
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場存焉頃頓螿已腫人始知
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耳噫此何莫非教也哉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及出推宜因北征土木川
宿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
陰為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
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闕支戶部茶鹽引由鈔
板言者欲貯在戶部竟不從留馬快船於通州所用至今行
之蓋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求一時用兵而葺宜之政遂因
契而為弊也 餘冬

○宣廟時三楊用事心天下之事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郡

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進不孝死衛
但以老成至此尋 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三品以上官

本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
露者甚重尋有以獎言者遂罷御史知縣保奉之列郡守以
上仍舊出于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
无私尤持公論嘗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進退天下人才之在遂移于中宮王
振邪正倒植矣 天順日錄

○胡順庵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筆董下耳現其
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松詩文
有作即刊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界何益哉適自暴其淺
深而已 同上

与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同上

○予在李讀聖夫書知佛為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為各公鉅儒決不為此后居駿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轍整室疑必家廟問之曰佛堂也不充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观音象也不覓失嘆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同上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因請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末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过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嘗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其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安以而榮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嘗督漕運而有行矣功績可紀所以榮揚之若佐死可述者苟稱之过實非所以取信於后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

予因思唐之張說受懿宗之玩物而德之成豈為稱許之辭也
碑蓋有規於西楊者也 同上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世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屬有損者能甦之如舊

宣朝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可得造其術嘗齋頰髮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宥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惟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会著棋問何以不会曰臣幼時父師授只教讀書不學死益之事所以不会○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踈之也向使蹇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尽踈之則君德可脩天下肥矣

文廟命李士鮮繙評大臣十人如何繙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



福自余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同上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曰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万廢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惧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寮命伶人作棋內戲以咲之中雖媿而不難也一日閑語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語未宣

之我听問左右曰此語詞是 主上自言歎是翰林代草欵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

果不虛友且吳中一篇語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志强咲容而已 同上

○宣宗 胡皇后死于宮中某氏育 英宗孫貴妃懷為已子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

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之美且憫其无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全宴享必命胡坐孫之上婦

姑之間恩礼甚焉孫常快也

英宗立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后胡每董謙讓不敢居 孫之右正統六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号者皆得祭

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諸嬪妃同事太后知而是讓之意 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事時楊士奇卧

病于家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礼殮焚景陵間者曰此非 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因議以殮

御礼癸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惟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漸 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实其宮人之子 死于非命又无称号 胡皇后夫而死罪廢為仙姑其死也

人畏太后殮焚者不如礼后位未履惟 皇上念之 英宗始悞卒如其言遺命大行尊崇之典錢后素



性孝謹絕无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縗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後損一目頤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每曲為慰解後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尺礼焉 富園雜記

○宣德中駕幸少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身儀送寒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闈看月咲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交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遂起少時聞崐山衛靖中書言之 同上

○長洲沈景賜卜易甚驗宣德初駙取至京命於午門上市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賜得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午當得捷音侯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及其國一劄不遠遠賜鈔幣道還以里 同上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剛正不屈為舊貴所擠以工部侍郎兼翰林脩撰出使交趾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歷巡抚肆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搆隨至批沒冤号之盡上聞于天公見而不忍且与歷有鄉里之好因以陰謀為諭歷岸然不省為之益甚公至京謁見陳使事畢具以歷事奏

上其言甚切

上覽之惻然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召歷回以周文襄往代自此東南荐安矣綺六歲時侍先君可竹府君之側聞布客言公事其詳若有感荷之意不幸旦孤其詳不獲記憶止記跡中有躡蹠法網一言因書其大槩且聞羅之使有一僕死于交其王範一金人丹僕身畧寺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其奉使得休又如此云 同上

○陳御史作面目嚴公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李



衍義勸 上日勸

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瑄寺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三年備嘗苦楚

宣宗晏駕什出作乍見瑄等畧無憐惜之意偶都堂顧佐來訪祚命瑄寺出拜但曰作素不能死此輩為祚累之 惟此一

言而已道宣寺歸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同上

○國家正旦久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或靈濟宮惟翰林他不相傳

宣朝一日召翰林不至 上問故左右對以往習儀所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尚何習為恐其別拜邪自是不復習以為故事成化中上官汪直用事更使羅人糾察諸司不法是日李士王獻檢討張大方在筵授謁避人枕之以故事對

詔以閣內閣侍方安刈物刈吉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致諸

故典不見獻太雖免罪而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廢惟內閣為東西兩房至今不習蓋

宣廟之命史官失于紀載故也 震澤長言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庑之東 文華殿之前對 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致焉為吏人无敢過其地閣中惟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右瓦上鑰之而不合太宰士暮出鑰其門匙置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奉火雖閣老亦退食于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譚閣老何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奉火

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職閣老何為曰方對奕何不聞落子声曰某以帟 上咲曰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



祿閣中又內閣庭中花臺上有考藥三本相傳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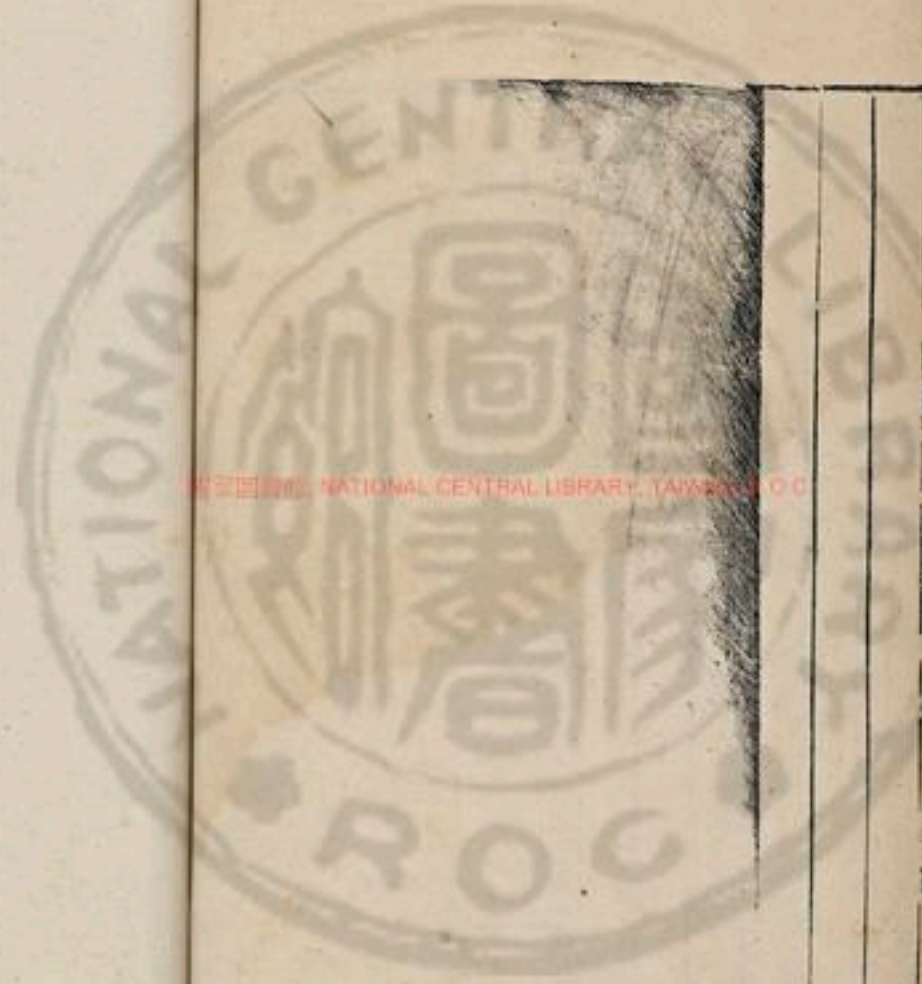
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同上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裝新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降卑定立名數每歲良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早良意頗薄之及仕官乃知其不可死也後官出庫常以有害於己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尋而皂隸良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救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碍不果行 菽園雜記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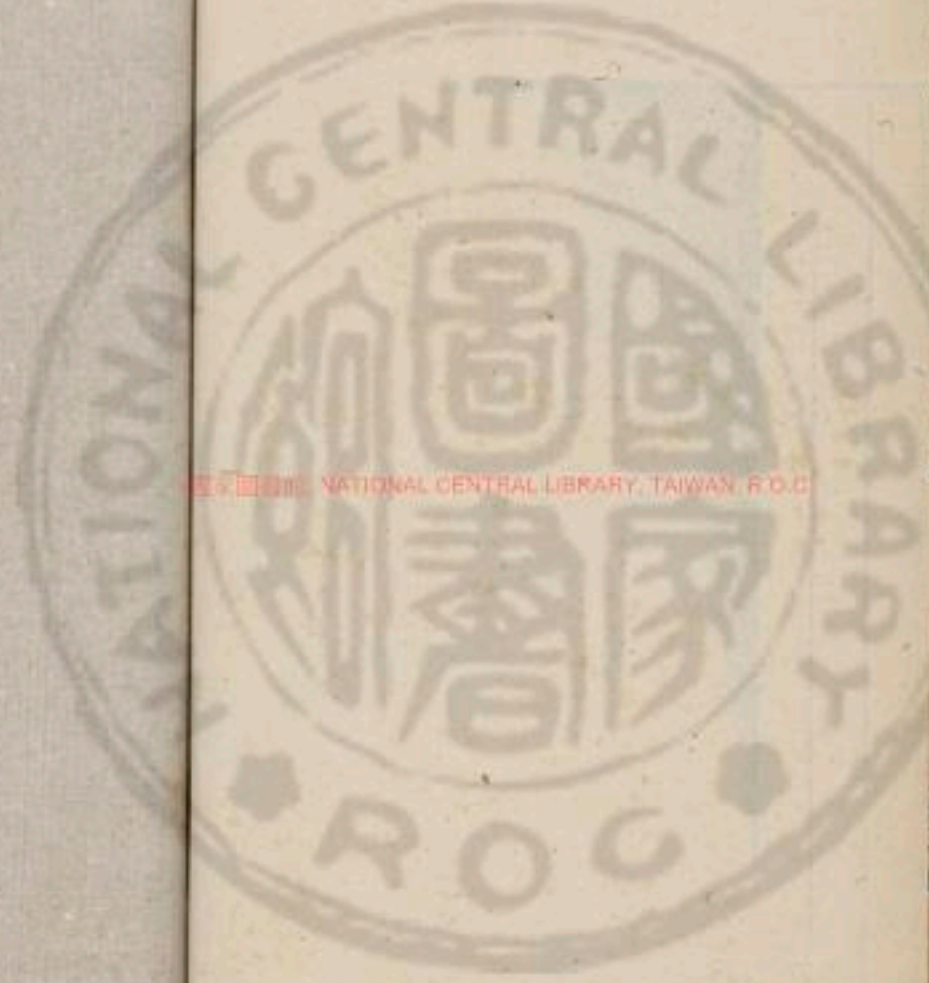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李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李甲乙為次傳

通勾攝題其板曰不食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饋責人感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因圖空虛 蔡旉詩話
○舊制无巡抚侍郎寺官宣德中吏部上有蹇尚書左右侍郎又缺后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婚且久因缺望曰言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敬奏准于中命父之假以巡抚各處為各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 列巡抚江西此巡抚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夫 海涵万象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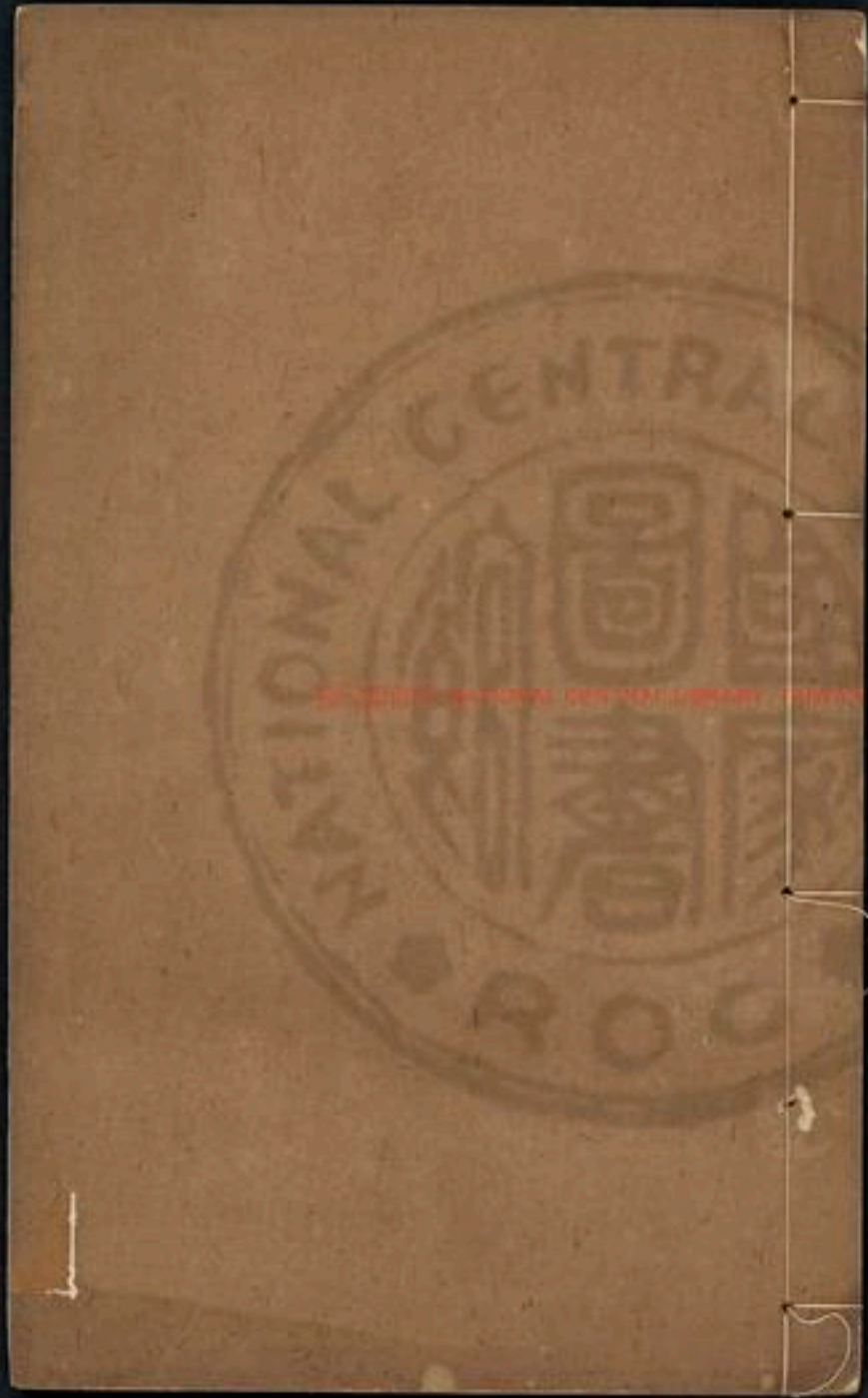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BIBLIOPOL





3436256 v.5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孤樹裏談卷之五

八集

英宗上之上 正統紀元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

張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
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
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以 双溪雜記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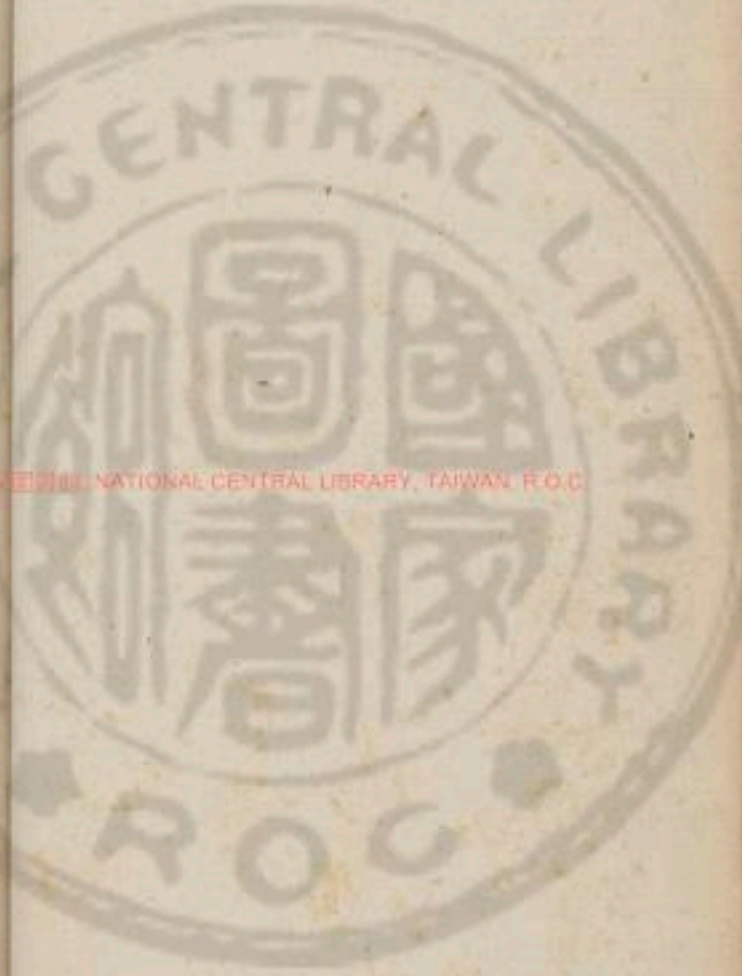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

輔大李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

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御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寤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李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李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七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听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英宗賜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統某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

土木之禍振實為之 余冬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孝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瘡事後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及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掃罷田里以謝天譴璉以為不可云非是倉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者皆罷去誰与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过以回天意帝從其言識者韙之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听者荅曰面白而鬚蓋所指者溫州周旋而所对者則淳安周瑄也已已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罗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魚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



天順日錄

○正統時有鴻胥寺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迤迤聳听而每當誦奏必至塞吃失仪其項寡髮而美髯有戲為詩嘲之曰傳制声无敵宣章字有訛后边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婦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為誰遽答此王少卿也

○正統間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方端重文率淵遠且儀規豐偉亦殊中人而石才行猶人率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中人遇石有占命者曰石向去遠到股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寿亦不久后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命耶刑部貢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填言如此 野記

○正統中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來还我土地成羣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幸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鄰王再來还土地復辟也以謠為有徵也 野記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觀甚盛而容臺贊拜者目眩心怯誤多唱一拜竟之无及矣廷中惕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札畢糾儀官率劾 天顏咲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 野記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百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麇身鳳肩有許文彩也乃永樂中外國所獻也右者稱騶虞亦與傳記所稱不同又公以已未登第時有貢麟札闈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



州民家牛生麟黃毛中肉麟隱起如半錢以為怪殺之弘治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駒生駒馬首牛尾員蹄編体花紋閃爍如電時或以為麟滋家亦謂之怪杖殺之 野記

○宣廟崩○太后初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无虛歲或者天使民之多艰而不欲其安樂也 天順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查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摔去殊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振旣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譎始惧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祐

檢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勤極斥諂媚之態遂宣言於中曰吾輩公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中聞知益俱禮進見遂獎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后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官能具札者无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危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提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天順日錄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体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疑坐振死如之何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啣之中貴乃



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植
王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玉每有
事干之无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耳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
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肖維禎尤未若七
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一時聯官尤為罕見耳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抗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
賢錄過請公齒書公用清和恭靖為答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房陵建安諸公猶記建
安同年因謂予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至
之和兩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矣而予乃獨兼之耶此
語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為答於蹇曰忠
厚寬弘房陵曰清方貞靜建安則方有剛正夏忠靖曰含弘

貞靖少師則和敏詳達上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和日有嘆落花一首寢愛東園桃李
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
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
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交士習服士心誠亦漫
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
馬策其元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馬
所以資兵也非馬无以足夫兵之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
也自是牽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云寧王所
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資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
然亦自佳惜乎孝如不及論語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
之類不能无疵嘗現場屋文字无疵者絕少其亦迫于揭曉



而改訂不及欵

野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澄侯伯二十余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听讲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其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欵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与先生抗礼飲甚歡太師爰辞先生日秀才家餒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_上抵暮而散亦太平事也

寓園雜記

寓園雜記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振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夜殺公于獄中二子鈇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訣或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婦孺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閩浙一藩毋夫人尚无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爭羨之岷天之

報忠也 寓園雜記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折銀八十一萬四千余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舡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余兩兩淮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該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余兩雲南開辦三萬余兩各鈔閩舡料四萬余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余兩鹽課折徵二十余萬兩每年入數共三百四十三萬兩

震澤長語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万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畝之貧乏不堪者甚為所迫於是鄧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乱巡按御史汪澄將延平聞賊勢



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

聞而澄忌之適

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木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幸巡視兩浙鹽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幸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后邪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叅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上論所短因奏逮治之廷幸尋因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闖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峯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还之命下絕數日計其还必再余月也一日于后偶暇為草流適書人又皆具既成視

日尚未暮遂封進少頃得上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易原疏首尾而廷論之楷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未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適相類因併記之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拆頗多竟為中所謂謫聞平數年以宥还予亦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未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翼犹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昼李歐顏二大家得意如謂能逼其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溫泉寺処題筆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洒不倦蓋其昏于題壁尤長予謂尤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莽地深數



丈見金骸兩七卧土坑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
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
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
員逆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
焉聞公益懲英國殺黃恭將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
洪石亨洪自白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
尤甚也先犯土城亨与余尚能等在軍中敗將頗多然將士
失律无被譴罰者无斜聞言

上命特云亨等而亦如故后聞尚各言犖犖之下自專誅戮孔
宜忠毅公麓川之卒則異是人多亂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觀都督英武有文頗善誅殺山忠毅公維之則
光前絕后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

比肩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
无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若不調兵官改
使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后未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
心始勞以酒食谷未把飯也犹有善處未嘗有心于倍歛待
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
岑紹銀事初紹 奏劾子鏞止出當架其家挾其庶長子

奏請袞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袞紹德
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
國足美是年鏞親率土民隨征俘馘甚中蓋有以感動之也
都督陳旺始有心培植与柳大異然犹怯文飾籠絡支吾度
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夫其略亦見盛 奏中史政之治
忽係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与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相



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俱不敢往吊由是為東里楊公所
薄子良累薦薦卒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
○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
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无大過頗為公論所少楊仲辛
先生時為 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
山分韵矣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
固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札何可廢耶然蘇
人輕薄之謗始于此矣又嘗見奴問言石都御史耿公初以
石氏事補外繼而又奴問門外還者統紛上未已奴問治裝
謝絕親友非至親亦无敢入門者惟孫扶元夫日一至焉奴
問以彼此无益謝之則答曰誰无朋友意此為扶元也欵
○林為庶吉士命儒臣教習之長洲劉啓事先生宗 公安王
祭酒先生某亦嘗同事時山東二人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

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刘先生一日出送行同
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
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蕭蕭上客思離情總不消十
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鴻雁南歸急落日雲
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疎上揚柳玉河橋

○庐陵李楨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
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替公像曰貌雖
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
仁廟目為好人周藩許其得休不勞朋友替詞自有帝王恩旨
蓋亦有為之言也景太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

賢祠中楨獨以嘗作剪灯余話不得与楨為他詩文尚多有
運甓寺集行世其余話語誠謬而四旨至正妓人行亦大裒
前人雖无作可耳 天順目錄



○吏部尚書魏麒浙江初為松江教官汲成就人才諸生在
孝者候一更不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反之
三更將尽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
此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是官甚盛
為考功員外郎有聲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大宰篤
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
生贊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加之

○廣西總師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惟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
不可犯亦知牢現每醉后殺入鄭牢皮有不可殺者概不殺
召法其醜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殺公
云繼其任公固廉正貧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
鄭牢言者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頁矧齊西素尚貨利
戕亦可貪否鄭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汗如

白袍點墨終不可前也公言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
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友畏蚤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
渝固不出牢而牢亦可尚云

○奏事有常規亦彛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
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命惟錦衣衛尋而已与他凡
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退就鴻臚習
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卒止殊從容惟七
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天順日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闕涉然往七有
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弟當上表謝



恩之且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歿時謂元首失了
明年遂有駕召崩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景泰辛未狀
元柯潛人指与哥同音未幾

英廟还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識乎弘治十八年狀元
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与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
嫌忌時司訓梁洪弘周聞予言踰月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識乎因憶天
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鼎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
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无忌乎未幾
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烧是皆偶然符
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說也 瑣錄

○正統間南京祭酒四明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
年未嘗燕齊泰和王公直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

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
某托先生為知己豈有与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孝而顧以
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岩上有如
此 客座新聞

○正統間 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
都督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
主事鄭厚至甲皆詰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揚
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揚曰然
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然其出如論乎勅書既云右
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甲作然時謂得俸蓋東揚才識
敏捷多類此然微誤可也誤有大於此者可護短恥过遂非
耶蓋又當審事體之輕重何如也 瑣錄

○正統間祭酒以賍罷西揚先生与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



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蒼云不可謂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乎以任古

廉拂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

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人並

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將時陳公儀兒魁梧而古廉頗短小

聞者未之信后陳公以方廉肅下古廉以公怒得士聲望聳

然柳庄之術已有驗矣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制誥

於東閣蓋以備內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玉江

淵陳文呂原李紹商輅劉俊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后入閣者

江商陳呂四人耳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

旨跪起帶解落地徑容條之遂叩頭還班御書亦不能糾十三

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且至四鼓

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衛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看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現夫老成本

措自得大休於是可見 俱頌錄

○正統間官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督教屬巡撫南

直隸尚書周公恂如辨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久

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余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

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項錄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

公所飲服一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略既定始以咨于



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略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庠陵揚公
歸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告庠陵公就卧內侯之公不及他
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尔老相出于心安乎庠陵公
改容謝焉后未而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 奏築城廷衛于此
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宣之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嘗有交指東南角地以王侯可當
此揚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已春泉果涸不
流今則復汎濫矣昌平第潭上餘百間都御史下予相度撤
其材以飾樓櫓營壘之賞經兵火不存者其闕將軍祠潔麗
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孝上所
撰開平常忠武碑文思諗于重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漢比
嘗過以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書碑

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能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邊廣等
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声要必曾有是說續錄

○正統間礼部缺侍郎吏部最首先生衷以進
朝廷易以錢習礼先生出補之搢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今
任有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曹前四孝士皆遙授各部
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瑣錄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
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
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
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你何人訟何事不對命与紙筆即書
云告狀人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
和尚事直偽不可知即真也吾与你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



雖然你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矣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休父母側尔幸為我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命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為吳誠在死申以白

上命識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者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齋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啜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寺養之久而死云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之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一武弁同來捕圍其寺且將屠之僧徒懼擾庶人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

乃聞于朝上命某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禁中時正統間事与前聞異辭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為○奏还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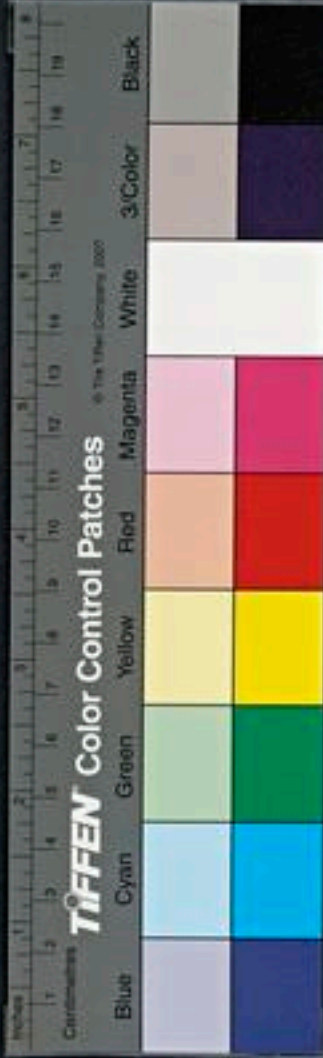
文皇兵薄京內以捨支門內捨滿无隙焉靖難兵先鋒死者甚甲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无他及兵至建召徐誥責腰斬之橫屍路傍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名命襲爵焉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馮必政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卿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



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孝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
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官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
六科言削職為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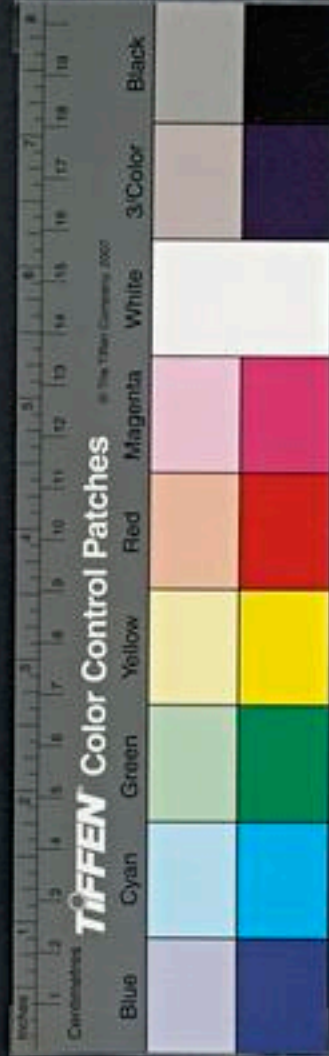
○陳儋公敏洎陝西王文少保為按察使金榮襄為副使兩人
皆儋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儋敏至則稍舒景太
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金聞乃以素
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矣儋敏屢為文所侮一不
校金至部正位在臺聞上以儋敏卒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
論亦以儋敏為寬而以金為近厚 野記

○太監阮安一名何留交趾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登尤長於
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宮宇及治寒楊村駟諸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而

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
之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題官无不有作將
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於他後皆有碑獨漸此者要不可
以不矜一善婦之則亦媚嫉之 水東日記

○兵部尚書鄒楚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奇其父家教至嚴嘗
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以汝掌一方刑
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以不義之物汗我即封还
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秋闈聘典
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上大怒曰此子无知汝居憲司
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楚一念之
孝為此卒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后為府尹益
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績密没于



土木士林惜之清議无所貶云

○子榜狀元曹鼎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校官不桀頌得繁刺一
戩泰和典史益進孝不倦復修孝子業遂登進士第西陽先
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陽後以
大事多決於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而亦曲加
禮敬浸于土木之雅

○袁城伯李隆丰資疑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
最識大体富貴尊嚴于王者 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礼尤恭
以此上下官僚无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召
之不辭无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李士極重愛之正統
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声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
第后代數易其入終莫能繼 以一但天順 日錄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

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尽瘁報國死而后已
文敏不然揚先生休如以說吾輩衰残无以效力當薦几个
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是各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襄寺振欣然
用之文貞或證文敏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
已乎亘内中出片帑指几个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
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統幕潰圍一戍李堂語其家曰曰乱鐵叢中吾見一神人謂
曰尔非此中人豆齋闖兇人也既而得脫也然莫曉所言何
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幸竟浸于豆齋闖陣中野記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崇有於者廢水田數
十年守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以憚于動平需往相之
曰若得人若于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



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單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泊守霸見其民將食者及毋甲冑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所種粟麥束束紡績之具雜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薄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无游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自滋蓋亦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觀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歲內蝗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拔馬者授其民需饑乏領牧者諸臣宦官王振捕之下獄竟謫边戍

天順日錄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边有机变用詭道緊立边功陞陞將師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搆其虛或出其不意奔於劫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德以來胡氏与中国和好每歲進馬貨實薄來厚往未嘗大害入寇或有授边者不过丞

斷之類或微或掠要不过百余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少得立边功大抵其用諷逆取耳迨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率入寇洪在宣府驚惶无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后補之必死是敗及胡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难略不為急所存可知

矣后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边之旧將遂進候爵用之終不能挫賊尋以疾卒然在边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奉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天順日錄

○戶部尚書王仿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体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与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无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孝悌以不若人為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后卒土木之難蓋有為實君子之風人感情之

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折守稱為第一

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有好事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

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及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

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夫

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冬○張太后既崩王振尤死忌憚作太弟于皇城

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幣自撰碑及土木之唯言官論其極權誤國或有謂振腦虜中為勞所用者振族黨並坐

冰夷居第沒入于官后為京衛武季大順改元振黨以聞公

陵大怒云振見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賤賖

詔復振原官

命于智化寺其想像祀之物賜祠額曰旌忠

水東日記

○李詩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瓜不解宣宗即位察其忠復召之翰林拜季上自后不聞直言矣在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做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殮為文以祭之后王振怒其持儒禮懽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重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麓川初叛時宋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敕其罪抚安之未必不從輕動卒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誤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率兵以嘆營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旁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无辜十數万且以為功驥封



靖遠伯以次陞者方餘未幾寇勢復熾驥再往起兵如可來
東南搔擾軍平疲憊殆不可言復旁其所寇首亦不可得還
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終得其地與人
有同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万万不可計陞秩之俸又
万万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
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春比虜遣使三千人進馬報作三千人崔臣
怒其詐滅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
大率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奔城走者崔臣挾
天子出師自官上章銀窩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
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先閉志人馬飢困虜中表襲前鋒
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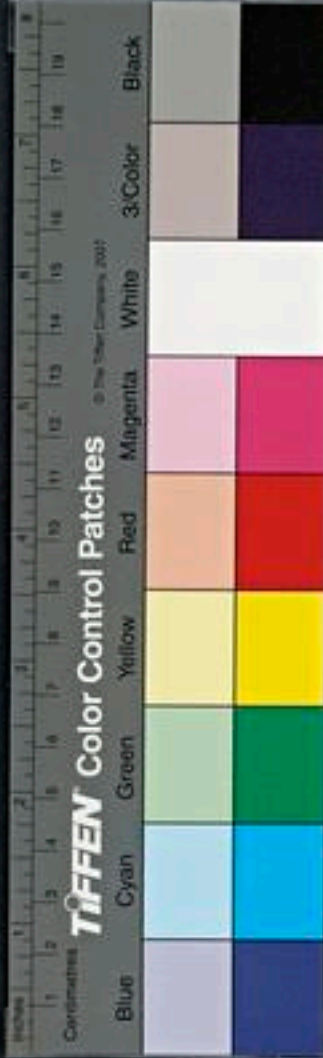
乘輿歸于虜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惶不寧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 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余有自虜
脫回者方知无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米可以使
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
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
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
脫衣甲而定答曰大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
駕初无號令對敵因四方无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
被尔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
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
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边者俱做鉄



頂櫃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錐
來者死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
一个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
數丈闊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
西四川等處射虎努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擦些毒藥一着皮
肉人馬即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
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
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未
衝灑若做大槓兩項銃裝鉄彈子數个擦上毒藥排于四層
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
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
精銳可惜无用了虜人曰如何死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
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

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囚我使臣咸
了我馬價与的段死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
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余人所討物件十与二三也
无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教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
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
去何曾拘囚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
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畜他何用若藏
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官使臣王喜送
与中國某人會喜不在着吳良收了進与○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崔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徑頭目如何一
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知友說是吳良



詭計滅反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裏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鉄鍋出在廣東到京師万余里一鍋賣縮二疋使臣去買止与一次後次爭閉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知得譬如隋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未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七人所為他將一疋剪段兩疋送与官人竟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听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无罪人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剗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灾也先笑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还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难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与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未还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后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无這等好男子我鑑史書備細馬上着万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說進宴与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
羨曰好礼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與使臣送
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車頭目羅

拜而別伯顏帖不兒領大軍護送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
頭目率五伯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余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未獻
受而去 駕入闕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
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過

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劣有以悚動覲所
陰拆克惡而聞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豫允遲留以索利
于拜四安得一旦慨然肯首無疑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

境其前代若晉宋數帝臨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
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善領兵殺賊失机監軍
金尚書濂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
來急索邵斬之邵寃入後幕時周先生昇在幕中視邵之貌
曰公殺氣定矣飲之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曰
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
不問矣使邵見曹不能避其頭已斷矣人之死生亦有數也
周先生為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 寓圃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
為巡撫 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奉有選人邵
所者詭譎多智先為長洲縣丞憂制於家遂起為崑山尹故
縣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



海駟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裡忸怩无文裴見之畧无怒色卻亦不久而罷

寓園雜記

○福建賊鄧茂七竊發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柴文昱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嘗崔所惡者御史之官故尺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同上

○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未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体易倦因創崔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繼卒无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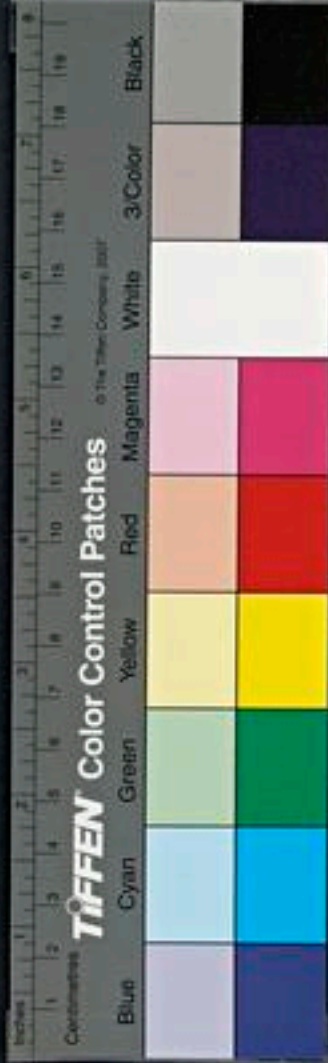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節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公无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袂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肉製百飾衣服而遣之且咲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春遇之隆如此聞峽即南京大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宝御陞是官并園雜記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効巧在而內官之權振矣挽之不能



濫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米自石首備言兩過州縣官迎送餽送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貧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擢官歸工侍挂公謙時為主事治不呂梁遇之独厚商后被

召復職每及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圭事袁煇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

召為工侍素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書時樂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于為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語其訖已則深望之且抑之至其後文莊始得入為禮待其不同如此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時

○正統己巳夏剋脫脫不花王及太師也先皆逆

天道侵臨邊境声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因柄請

上親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極諫不從是年七月

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啓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

陳懷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鷄鳴山遇

寇成国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圍

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傷殘裸体京師恐怖

太后命 今上監国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

戊戌阿剌為頭知院差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賞番文赴京

請和二十七日己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

選如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以三品以上

官員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卿貫傳旨曰德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

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

陟指揮使做通譯寫勅与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足等

物本上欽改禮部左侍郎三十日欽給馬足帳房酒舖等

物七月初一日早辭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你每

去脫上不花王也先那里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國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絲段三表裏領賞達上可干

太師也先阿剌知院勅書三道

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絲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

者脫歡及侍郎人等五人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酒飯初二日宿居庸關給價鈔办酒席管待使臣

初三日宿懷來衛仍办酒席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詩云曉

出懷來望北行西風吹送馬蹄輕虜營迎復吾

皇駕会见生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安領賦云盤旋曾上長安嶺

偏覓驅馳路轉餘遙憶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過

雕窰堡一十里乏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

一人各張弓執刀一人杖劔衝入帳中完者脫歡急与打話

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木等先送使臣皮兒馬黑麻赴京

奏事在彼寺候阿魯木下馬作札送二十里而別賦云胡騎

長驅人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兩國通和好長吟一声

作札回同日過雲州夜值雨過赤城溫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盜去馬三四初六日過石衛過也先人馬駝車運糧有感
賦云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四倉營第宅
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將兵火倉廩存助敵糧回首
具封希上旨用懲有罪袁忠良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
喜悅勸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過毡帽山二十
里賦云万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運忘
險飲腹腥膻肖解愁駝馬連營轉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虜
酋悔過重朝貢早奉齋與復帝州初八日過只和衛東海邊
宿棍兒碣神海初十日宿失刺失消禿即也先邊塞營中送
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營中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并
伊婦問讀勅書畢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
朝廷三十余年尔使臣進馬往七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

臣王振攬薶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戢畜

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

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奸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賞文

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賚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

阿刺知院以全終始依旧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

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衷心送

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闕保姚謙去

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曰太

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闕入漫山而來四意搶掠不過假

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

闕保旣為使臣却使達七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

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

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



昏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仇兄被擄者弟為報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余万少者六七万極少者亦有三五万各奮勇欲報君父之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差使臣若无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鬪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里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時夜不收探說哨到大同東邊离城八里見有杀死身尸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个内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知未審虛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忝政完者脫歡寺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未兩國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杀了實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為心腹令賈執金帛迎取

上皇却引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

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与我是仇人自領軍馬与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里中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投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實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未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勤可飲數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為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賞送七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楸炒燒



酒器皿芻物實泣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余劉浦見僧人夏縵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皮帳布幃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 上曰此先我來非為遊獵私已之事乃為天下生灵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擒殺人馬圍京城喜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与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

者言語不一又四次差人來迎俱无回報難知有死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不来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 祖宗社稷天下生灵為重實詢知也先每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

上以為所食殊无米菜實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現今服食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 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与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寃之太過終被頃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 上曰王振无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上亦知此人將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飯具 上今至帖木兒營中烹羊与伊婦把酒勸飲復



回見 上復命次議大事实以 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忠言正道懇切應對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賦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甚凄涼臙腫充腹非天祿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帟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余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曰你每來時心里可怕麼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為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尚无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无理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麼曰為臣尽忠為子尽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恩 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恩想何

不取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賞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

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来接 駕

大明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閒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箇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 皇帝了再三言之不可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与也先作辭備酒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一人去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撥邊人馬也不動一苗差來接駕的來約至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奏請

皇帝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來你每边上人吃苦了再三不与定約若來遲呵着差去的两个達子同两个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



差人未軍馬擾邊又說我每失信勉強與決各送馬四疋貂鼠五十三个同實寺赴京 奏事進貢本日往辭

上皇時伯顏在側 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未邊袖出書三封令實賞回 上曰未時冠帽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路程遙遠勿辭辛勤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賜酒飯畢令伯顏帖木兒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謁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時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當今 皇帝也先不欲者非要土非要歲幣惟要蟒靴并織金絲段寺物差人早上實未實領命應下辭起程行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五日中午遇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刺失箔禿兒送下程羊二隻當夜三更過清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宿西

陽河口入關至万全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出郊採打柴草收割黍粟搬運木料人皆歡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總兵寺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右丞把禿馬上指領曰

上皇在此被拘南朝後有人馬甲多不能戰突曰中國人民易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不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之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得帝時與敵國戰後遣使臣往敵國遺針一袋羊毛一袋世祖怒謂彼處銳兵多如此針彼處戰馬多如此毛遂與二子并頭目往征之後諫不听後果滅敵國回至中途世祖病故載尸回還后曰二子不听我諫敵國雖滅汝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甦後成金即帝位二十余年人馬固多不足時實答曰昔項羽號霸王善調軍馬英雄蓋世漢高祖寬仁大



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鼓而禽之伯王遂滅有沒四百年天下此无他伯王荼毒生灵天怒于上人怒于下无故與兵乘隙搶掠上天豈不厭之豈把秃咬指仰天嗟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懷來時在京運糧二万石至軍士皆悅適朝廷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知哈番等下番議和實將虜中與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備細說了使彼无訛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尚書士規罕魯自大同俱至說大同人馬共六千七百時二千圍朔州寺処俱令回軍民俱出外採打柴草實別把秃寺預先回京奏事过居庸關遇長隨陳瑒賞勅書實寺并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喂養先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就領勅書實面过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

早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突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突拜首奏曰上覆陛下俗陳

太上皇前旨皆无遺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率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相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商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但也先万一变詐非臣可知望

陛下外置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命太監李三於文華殿前右廊下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綺同右丞把秃寺到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秃寺奏討使臣上不許五府六部教上章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實進奏其畧曰臣切謂先差臣寺未嘗為迎

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



口臣特傳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厚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
奉迎 上皇重虜變詐不測亦可塞彼无詞倘不差人去則
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日后復差人僉必曰臣實可
差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不可去臣固不
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必猜疑上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臣頗知
虜情不惧斧鉞昧死為 陛下脩陳乞早賜 軫斷天下幸
甚謹具以聞伏候 聖旨當日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赴上揚善來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
秃等回二十九日早到虜營見也先揚善善本日晚到時也先
打圍未回揚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初五日也先脩酒
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十日過野狐嶺十一日到万全右
衛演武亭駐蹕十二日宣府南城東駐蹕十三日仍駐宣府

十四日至懷柔 上發書二封 命中使陳瑒齎十四日宿

唐家嶺遣使回京詔文武言避位之事十五日 勅文武羣
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西安定門迎

今上于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亦下輦禮之百官隨至南城

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禮終始所見之禮事悉實言之无
爽隱 上皇所以回盞 社稷之所以奠安實无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紀歲月云尔 出使錄

○景帝不豫文武羣臣不过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軹掌大兵小人欲富貴者
以為少保王文于謙与中官王誠寺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
激亨寺借其勢而成之亨寺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
寺并貶謫陳循寺戮十人亨忠国公軹封太平侯乃固寇招
菴冒濫官爵贖貨无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寺



所行人皆失望于時天象書出屋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
群陰固蔽太陽之象而亭恬不知戒賄賂公行預朝政掠美
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于門下者使欲
中傷中外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亭姪彪頗驍
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正大同邀人
奏保○朝廷覓其不實使人庸察果皆虛詐置彪于法人心皆
快已而罪連亭○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几家人傳說怨
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亭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
天道好还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
少阻蓋幽明冤抑遂此伸氣也○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
罪惡夫益人神共怒助于其間當時行以彰鎮大同誠為可
懼且在京武官爰出亭門下而亭又握兵權天下精兵死如
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

不能及今办之甚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
此而亦○祖宗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

社稷綿遠端兆于此

天順日錄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其奏

景皇帝南城畝樹事亘測遂尽伐之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
息及樹伐得其故惧甚復辟后下御史詔缺杖殺之御史滑
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显于朝人
謂天道報施无匹歸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
而瘞屍焉嗚呼自后現前天道果齊上邪

○于即庵公舊居小蘇州巷与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
卿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末后于恣妻金氏物故相見即有
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造張徐庵書末云金氏如見美有是
不幸宜得名公显鄉語白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為必求墓文



无踰公者因借董仲魯謁于朝房蓋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狀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為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為馬躡死予寺卒劾

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來還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來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備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一字此本是也當時皆以高致稱之又嘗聞叔簡尚寶言其後兄与抑庵尚書王公同為庶吉士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冢僅問楊先曰尔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与相為憾景太中對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吏楊節婦傳而以為疑不得已請為公聞唯七次日即答彙對簡以知公不深自媿此亦可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 余冬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无辜淹禁將五六十年轻欲寬

之一日謂李賢曰親上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監之堯舜存心不过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听其婚娶自在出入给与闈者二十人婢妾十数人遣太監牛玉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嫗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官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之美事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天順日錄

○英廟復辟厲精 聖治庶務綜察每覓封疏必得其精或有三字可畏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貧 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 帝曰恐碍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口當時事我國詳知嬖嬖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与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嬖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嬖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徙存本丁未生与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歲暮亦時邀入叙家人札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命朝退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

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无結果處乃強下嫁王氏

○汪出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刻桓日記得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曰無之又問对如初俄有間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廿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為 憲廟為護特令帑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就是遂索然矣逮

英廟崩後汪稍上言於人帶灾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

景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係腰何不勝消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婦之何有于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突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 野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房

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与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已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不通藩而孕謂之飄沙新梁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自司其間為理予為覈實呈于本部察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馴走而別給課馬貞令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死扶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奪之 蘇園雜記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劫主之威言无不從正統初

大皇太后張氏同所收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凡朝廷

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母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生殺予奪尺在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奉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過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地畝言畢蔣遽出畝乃太宗朝所畫久歲兵科後來尚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發極力充軍振之作威



如此已巳七月振又逼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抵大同城
下欲 上幸其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官方奉劾
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云 寓圃雜記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
臣議其事重霄喟久之翰林徐程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然
之適兵尚于謙奏欲斬南遷之議者甲心遂決 同上

○甲午北征掃自宣府過土木嘗詢問已巳 車駕蒙塵有老
百戶云初六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
忽有鳥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
嘗乾涸至此滴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遙見軍馬移
動遂羣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與枕藉
于胡馬蹴踏之余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某尚書等皆不知所以蓋比虜臨

敵必待人動彼始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
是大臣亦嘗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止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隰
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宦官喜寧本
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后猖獗特甚也于時輟
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
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莫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
直抑亦粉飾也欵 春園雜記

○馮益字損之慈谿人陰險有謀詩文筆劄皆出人上善談兵
多游公卿間先為李賊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
假軍功擢為百戶子俊繼焉后又進為千戶為忠國石公誦
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石敗自投都督曹欽



局議甚密不又欽謀反被擒因捕益寺同謀者法官憐益才欲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為自異見賀加醜詆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與欽坐中堂欽問曰古有宦家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死語併致極典 寓國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榮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索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維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解縲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而斥公曰大人如何不李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溫顏遣之人眼其宜

孫國裏談

英宗上之下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欽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董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撓令招球益此謀當朝梓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寧憲而下莫敢誰何听其指揮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苟且始死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秉情切齒劾其擅權候國扶順猶回護當閱揚言中怒不可忍直言梓之亂歐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什秉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隸者之戒 天順日錄



○自振專崔上于天象災異疊見揆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処山崩壓拆人家數十戶一処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致徃東流於海滄沒人家于余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軋方未踰時一火而尽又南京殿宇亦為火毀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遺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率犯邊声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已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子與駘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自于家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无俗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

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虛驚重以為不祥明日过居庸關又明日过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声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过雞鳴山重皆危惧死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忿旬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表氣无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碎而碎其首于○駕前教其奸崔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聞竟行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方秋禾稼徧野所过一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驚驚懼甚又連日雷雨不止过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万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錫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尺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无一人與阻俱解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叠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余方衣甲兵器尺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本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已巳之變徐元王輩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趨問計以南迁對英佛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糜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為得也 天順日錄

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嘗

乘輿所止穹庐雪不凝虜亦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然危坐亦无寒色咸極駭嘆效順之謀益篤焉野記

○北狩時素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待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

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為御膳也先嚙指稱美以我中華君

臣雖在蒙塵其礼犹如此耳乃与之六羊今自致行在蓋又

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懸革帶為長條二各繫三

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葉每

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无事任沙

告之又問汝解后至此耶亦故隨 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

又問中國如尔此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



若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等輩来迎 駕耶沙曰先
是往征東南某国未旋耳回即来以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
駕旋沙不及從宿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
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朵顏三衛市
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来訪得其子因密語之令輸情
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婦明幸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
上允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
然南趨登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
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决沙曰
是固有証

先帝頒賞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孃上手製也人囊故在乞賜
懷上驗之所司取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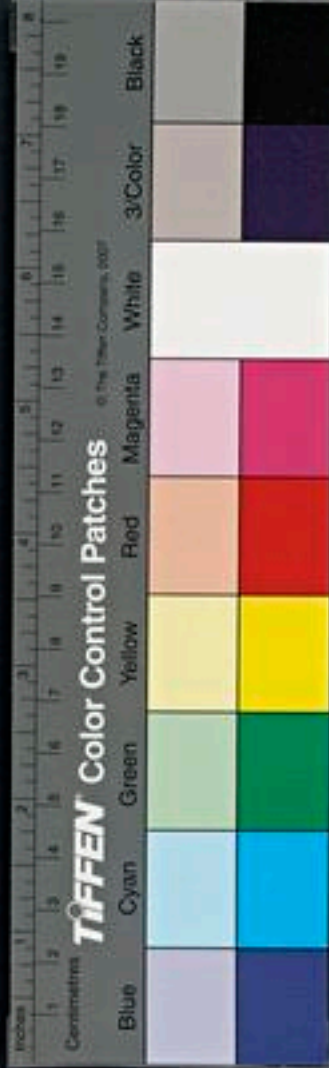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命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 野記

○已巳之交郭忠武登守大同樹效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
与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死葬初西寧侯宋
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郭敵有陳論
不能自達乃告李士曹鼎張益宜芝紫荆閔返郭益曰然即
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復紫荆郭以為得請矣俄泛折而東
纒四十余里耳盖竟泛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已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郭定襄登閉門不
納○上皇傳旨曰朕与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
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斌以頭觸門
大呼廣寧伯刘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駕云



上皇迴盞瑄与中○朝見○上皇特嘉勞瑄久之至

上皇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

○定襄謀以死士七十余人餉之食本奮前執其弓乃中擁

駕还召而与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祿敗則族誅之士皆用

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未審其虜

擁○乘輿登陴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商

燒羊於鉅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噤指

曰好漢七七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守衛官旗軍

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百有名實有一百六

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

十四員名馬駝驛牛廿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

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二万九百六十八匹蓋

官軍守則錦衣守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

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

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

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驛守則錦衣等三十

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

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

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

故八千六百六十四匹頭隻今休養蕃息之久其數何如也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閔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

以亨觀今之將官无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

摠戎成國公何如曰強虜視之嬰兒耳又奪得時名二边將

問之曰彼何嘗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



其人曰然則為誰曰无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校无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无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也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

仁廟時歲已巳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 真定同知阮迂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紫荆口時石亨為時倚重借于尚書治兵士城外軍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等之非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 奏召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后通雖復用亦无大过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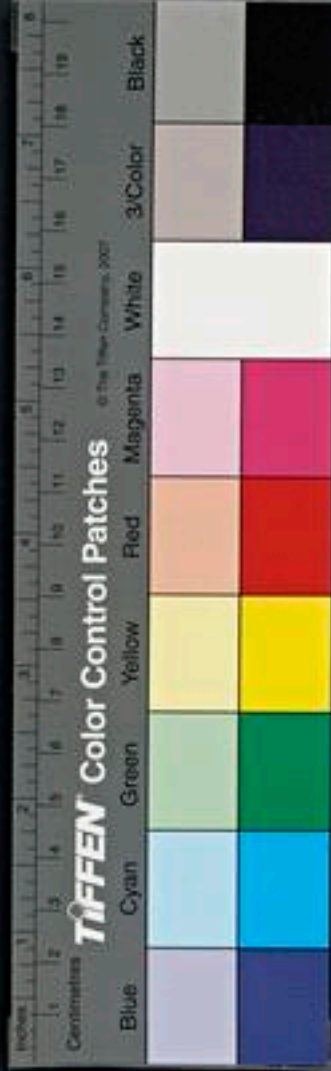
○已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 廷議有以南迁為言者蓋

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讒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於帝曰死則君臣當一處死耳有以廷都為言者

又 諭旨禁飭焉

○真定選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悉以為先被虜見伯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今抵以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 聞兵部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其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免察當罪使也先款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奴在○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懸於外交為此言彼還者涉而付會



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臯內批之鎮靜得休御史之明
决能任事皆可記者

○盧都御史庠在边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
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曰事故有輕重使
吝者小費而边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夫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
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

肯朝廷當別有處平心辯憤吐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
冠有言於是中皆免冠長號已而有○肯急繕王振章家然
呼号不辨人声不能皆听聞惟儀公長号膝行而前去袍服
纏咫尺忽王給中絃中起拜馬順至

上前曰奸臣黨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閃間豆復之下尸暴血流矣息官稍退惟上直軍

衛官候左掖門諱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持兩
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
不知因大駕出尤嚴細兩長隨目事懶習此結怨于軍衛
而殺兩人者直官非百官也初尸血漬碑石門官呼水滌之
儀公曰不滌可也留与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
云野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
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使素善徐瑄薦于金太監乃召至
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迁中內臣皆叱詈之
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瑄已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
宜先生直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迁不合天江入
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





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玉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曰推先生命主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庶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往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請內閣奉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

子十二月修河訖還上召請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芳洲奉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語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諸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无奈何回互只得

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密口腹劔者歟頃錄

○正統十四年 駕臨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札處之日仍進膳又雷

夜令人行刺者見一大蟒蛇逸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言出素錦衣之口必的 客座新聞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竟心神如何云已昏然无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

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現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救園雜記

○李文達公嘗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請說話文達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知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后有事司札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

休勞之輕又非前比 同上

附錄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庠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未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志程子四箴澹然公為走筆老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昂全軍覆沒 上班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孝士曹鶴張益宜從紫荊關返竊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

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才四十余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納賄則即歸駕公閉門木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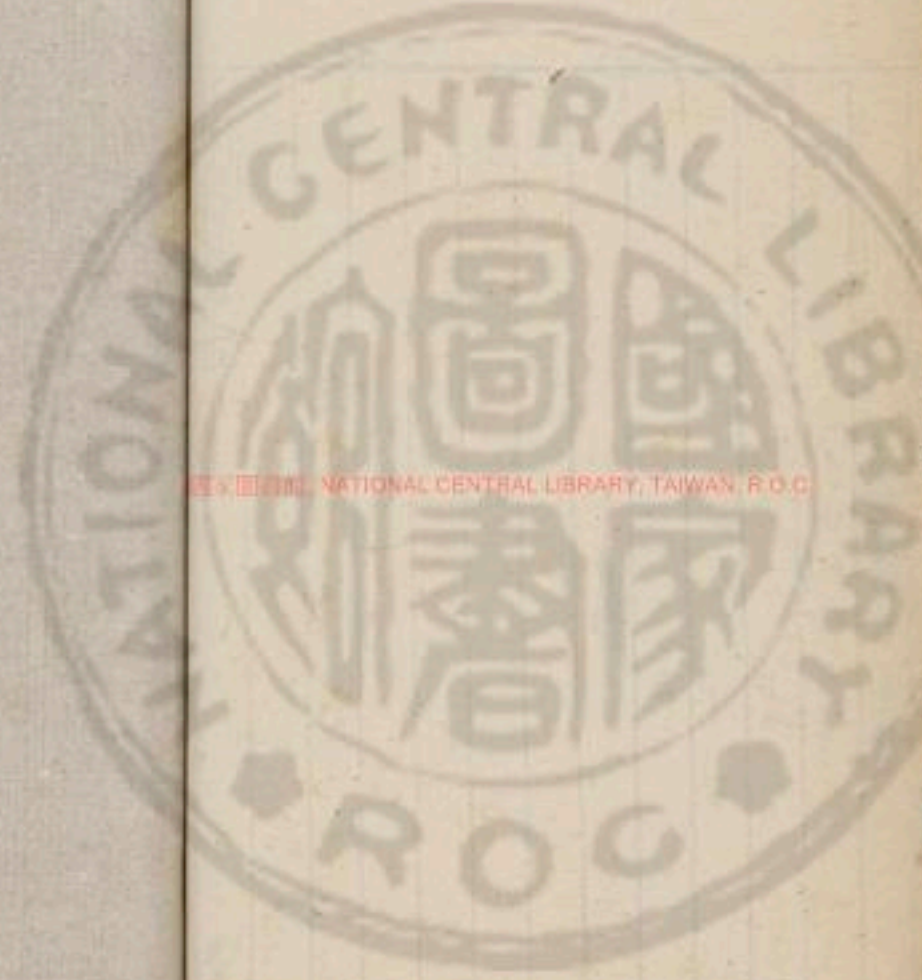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媿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素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无効力及如約以賄往虜咲不獲竟擁

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傷之余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挽地龍飛天繩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余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余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為神云 近代名臣錄

五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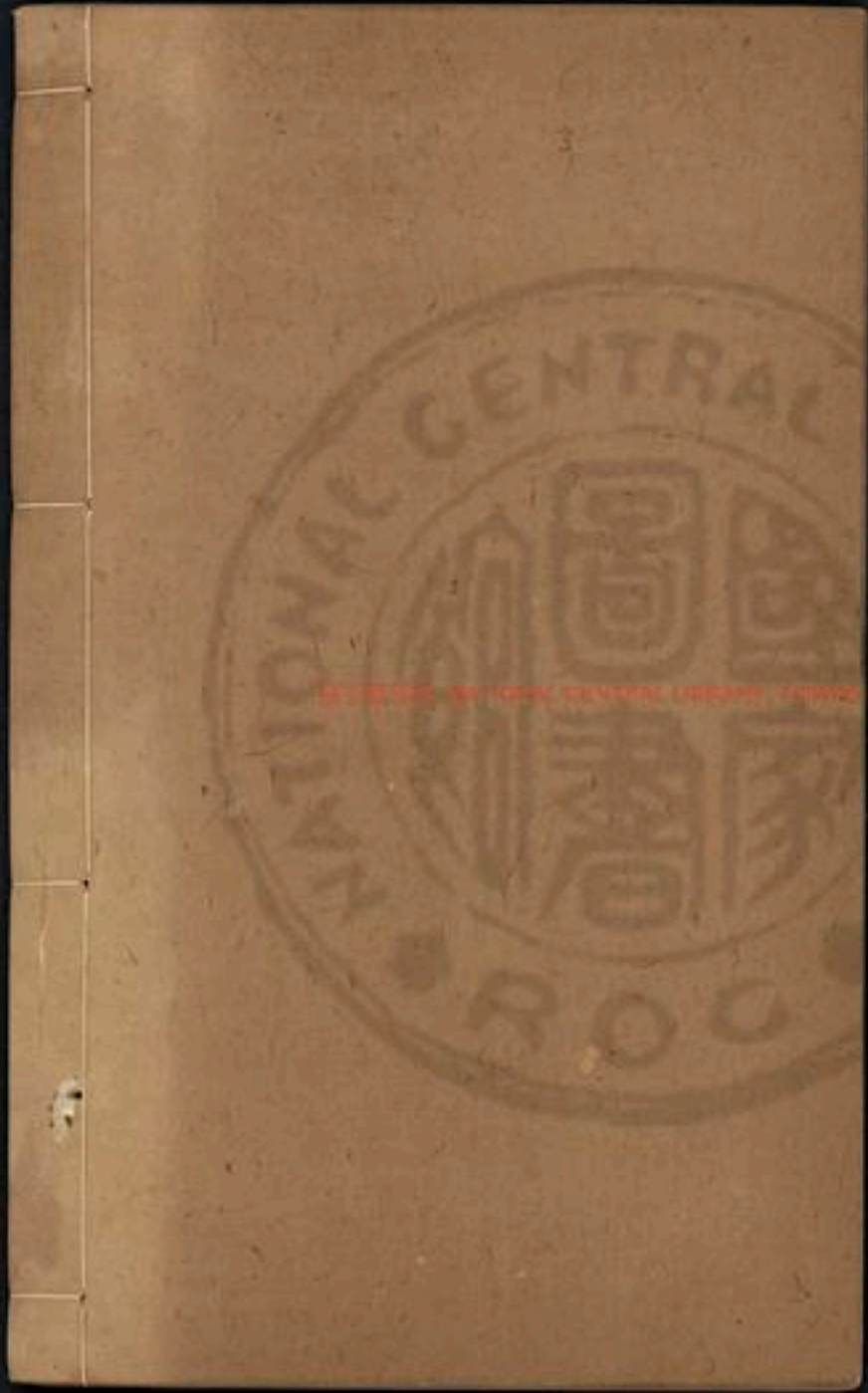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3436257 v.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孤樹衰談卷之六

己集

景皇帝上 景泰紀元

○陳璉交趾人永樂辛亥入內府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王瑾字德潤又賜肅慎

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馬金帛宰相陳廬陵循誌云

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無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重

詩章及範金為畫書曰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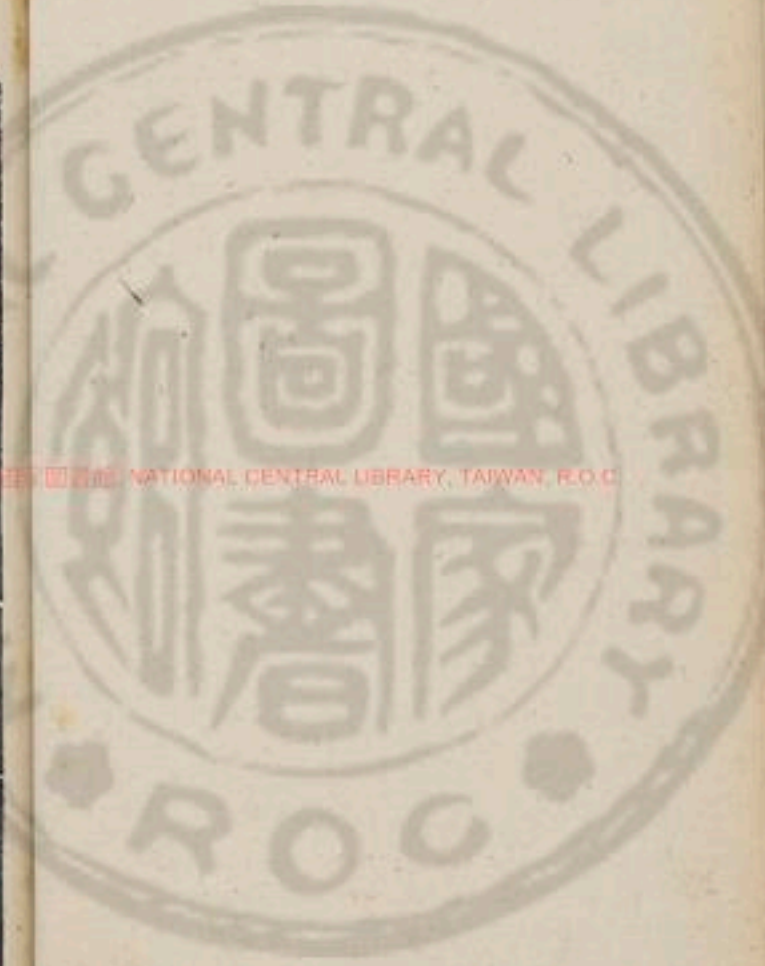
厲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今亦

後其姓曰王春也景太中疾命太醫院官入人絡管藥往

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後

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斂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

右者蓋燕又有抱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于



永樂中如 繼諸人可知自后益勝美嘗記童稚時蕪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說所不具聞蕪惟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李士高毅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蕙李士江淵李士商輅侍講李士刘紘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慈左春坊右諭德趙璉蕙經筵官相傳去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毅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无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李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拾取時勉獨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求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臣以礼一章否 立齋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州一釐稅糧有五六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慮謀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蕪採中人命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余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振恤歲凶无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廷每勞其德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无虛日人得其所欲什 見造者必往求其所得必过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立齋錄

○景泰元年

英宗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今 上在儲位又

明年乃易 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无敢以言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畏天戒二任癡理三養老躬四選侍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博孝



義八慎賞卷九重名爵十章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亦異端
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
政佞臣不可假威禍後宮不可盛声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
革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
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
天下之父也至今以天下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
見于 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倫誼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
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大臣并南宮通擄掠慘酷体无

完屬實死者數千无一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

大理寺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朝廷因命杖公与
同至百同列公幾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恻悔意越二載

英廟登寶位今 上還正儲位首錄公忠出之欲嘉歎良深亦
陞禮部右侍郎出太和直所拱立命恭毅章公神道碑 立齊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取
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七

北 進冬衣有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群臣震懼謝罪
因繳納元 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 奏疏

雖諸公以休威誤國者以欲民述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
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民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
无及徒一惋嘆而已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今禮科都給事中李實更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篈相與婉軟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事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基諫之臣絀默死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矣曰此言誠是科中葉明早當就君取規既而盛曰兩事當先后言蓋言羣臣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乃一上下戒飭之命再本則唯然必待羣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請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從贊可行无实心且互為推讓無肯居 奏縮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奉土言事申及之外人未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

叙 奏有言此亦有例是行侍郎請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

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果因之則合辭上請

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鏐力贊會 奏蓋陳亦受謁者也

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 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体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

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首言者耶禮部胡公通易批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之行御史錦衣衛巡捕

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

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

又因馬顯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顯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嘗

有後言而对申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

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 內府工作答應



之人多與軍賊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即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偽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任在己者然我多之而奔少保之例凡中外官陳言秦事皆禮部於內府令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令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完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无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避衆矣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群立內視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起就視語多文而切直首倡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覲 上皇之出非游畋无益為 宗社計耳今鄙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后受 命乃可不然恐干載史書難洗未
有書上修史先生非語而逸其名其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
高孝士甲因告公曰連日言逆復

上意寔以虜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 進見朝野同情或可
感動 上心公造廣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
得言以告于少保於第言便封 進亦无妨蓋其意亦持兩
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為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
俄頃得 旨繳進時甲候諸途知之胡公欣上言通三法司
言不可進已还 高矣遂復取未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若
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養千戶
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問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
具奏坐不應尋會 赦得什聞養千戶其名遂榮惜不曾減
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請遣使迎復當筮明日
上立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
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
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 詔免 朝二年盛與季
聰約當草疏階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 兩宮帖然安靜而長又當誼愈深而
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元中生有反為非便遂
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曰予
言已下為又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又
長之道此時旌劉洪以予言為然亦聞虛指揮 奏行以來
然亦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初京師最重冬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
冊題名滿幅已已之變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入至節禮部請
朝賀

上自于東上門 詔免賀旧凡討節鳴牖佐武邀大具拋公階

走賀公曰

太上爺上不得一見尚誰賀邪聞京師賀禮至今寥七以不復
昔比

○景泰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疏
其生日結約貳弁持賄拜賀其下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李聰
皆六科十三道上言尺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章既成對帝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趁附之風大開小人奔
競之路蓋孽族大臣之險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后雖存什然迄今不復肆云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旧老少節
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嘗阿附崔奸今此輩老猾不宜
在左右及言北虜之未朝宜驅宜于南方忤 旨下六科十
三道以 問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葉絳連罪觀李聰導
之易不從堅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憲閱欲
以 上促奏急閱之恐後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
之說固踈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絳連權奸中貴人取
怒在矣然終是言者諸君當孰意之葉須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繫指玉真寺為老猾非宜或可
回悟

上心李穰言所引公会戎下召亦非胡傳本欲以東坡王者不
治夷狄論對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
不易或云谷碎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規管考滿不得陞私

擬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葉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
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說也玉素於盛厚因附乎論此
意盛曰雖不具七年耳葉必再易玉曰君奈何既欲佑兒所
謂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現猶令我曹看
議蓋甚盛德也君彼不念刻球乎球之死人今以王侯馬顧
諸君此 雷霆之下方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乎玉意等
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核開邊釁及終所謂曰
正規罪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諸
老猾於是乎皆曰好而退况而 奏入有

旨令錦衣衛杖覘若干且調外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皆如旧
蓋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抚及杖覘事兩人曰彼
何可深罪杖惟且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耶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季白石文武才笄邊命兵歷七如見景泰初為庶吉士上書命時事遂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督湖廣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未皆有命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內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素嗜酒不拘細行頗不協去論大順初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左近自咲風流老叅政昼解蕭鼓下

西川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劉清時預讀卷公素愛笑謔是日甚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真端好中以公少文竊疑議之真可知其如何既而尚書太和王公請卷畢公即起持卷子鈔案上作揖王公搖手却之公又揖不交語欽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為高第而还之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

然也

○吳泰幸未廷試盛預弥封徐侍講理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紹年監試正午忽天風驟起黃塵悵天侍講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者此進士中也他日其有小人僭事者乎良久一貢士試卷為風所曳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策底在盛謂叔紹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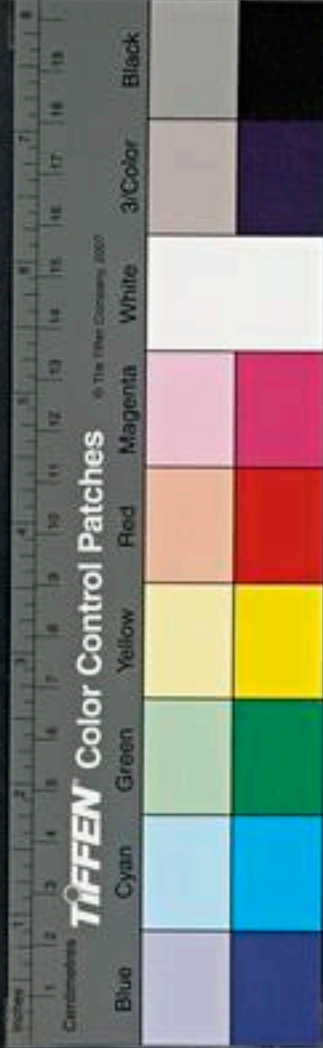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美借叔紹至兵科書奏適本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旨札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試卷皆盛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脩于家懷于天子之庭語申以其能言皆傳現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陳閣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帝



凶罔馮外尚余周輿等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
卷皆陳手自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既定因判
六卷之外封白頭寺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菴拉陳至戶外
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旨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入
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摸出一卷則吳匯也
○祥符民素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割股餌之
即愈后復病婦請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
妙神予丹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述語之故夫与母偕往
至南岩官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當知約
姑与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殺身
万刃之崖各鞋崖畔以示不見者中覓不獲見鞋始悟動而
已俄而母与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礼即徐也
駭問之徐言方噴体而下忽應帝擁持之不尅已在此也遂

同婦其孝感明烈如此

○景泰中四明柔中徵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
王都御史于尚書何不退白問何為曰王面赭色其名曰瀝
血頭于双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保定伯梁瑄都御史王
來婦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駢兒曰吾行面奚曰奚為面君不
可行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道得旨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
常為予言駢兒并能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七
皆中若鬼魅然究其所由則准以五行立命推高韓都御史
坐事被收江西術者周季龙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迂按察
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李
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刘尚書休矣
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嘗錢翰林原溥家厚溥酷好
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五左右得金帶不



可受倘一得之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忿怒而捶之昨聞
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璿所占不皆中凡
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初閣下諸孝
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縉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
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命文武羣臣議其可否
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官休之无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
立之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与者十
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
此惟美等侍郎四五人不与一易之后人情悵然不平食其
利者揚上自以為榮幸不知譏者已知其非善后之計也已
而天道一还凡事无遺因而譏論者亦多回視不与者反有
媿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天順日錄

○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
傅礼部尚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師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部尚書
于謙并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部尚書
王翱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
善並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肖絃礼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翰林
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 立齋閑錄

○黃瑤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瑤以世嫡為思明知府
瑤亦以捍禦功累迁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
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瑤所部民兵四五千包
圍其府黎明執瑤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函因府
監二目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瑤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



六卷
十
灝景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并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瑤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瑤遂景太三年五月初二日

太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克恭將棠因此致仕

立齋錄

○壬午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邵邑親誅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同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便道還家以都憲改職誤傳云 水東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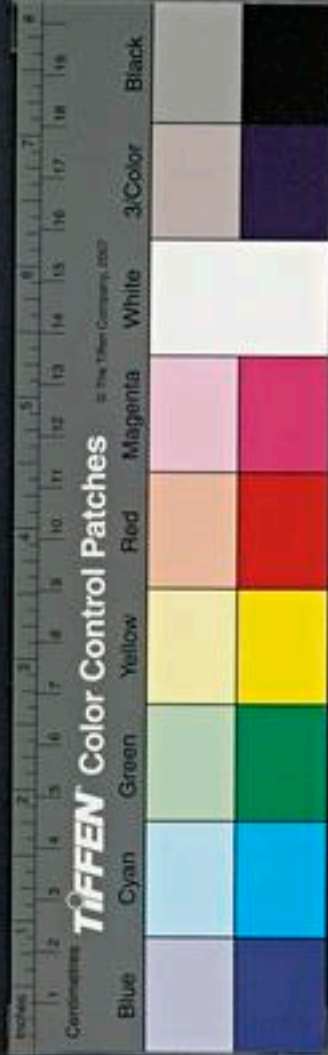
○今製東宮宦官多復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

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車司之嘆然後主靜与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巖謂主靜曰中人皆假庶子先生直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以答 瑣錄

○景太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余糧二石柴水一月遇饑食用乞如例金柴襄時為戶部有未審有死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死見行近閱募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疾

欽奉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个月糧食柴薪并置葉琴于上就於烟墩傍開井七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塌塌欽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令元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奏否



○訓導吾家景泰中薦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官撓我兵部者何与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湏与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討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于兵部于公見公續喟然曰奈何使應聘士至此速與在狀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館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薦所知於是丁恭諷理等皆被召爾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諫志如劉治中史劉宣化因記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偷天一日丁恭諷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言於館中陳繹熙速成一詩云恭諷丁公性太剛宋御凌慢亦唯當亂將弄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

勸解外即死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開幾歲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使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以書畢竟死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瑣錄

○景泰中劉李士儼與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凡泰赴赴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秋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關力亦迫覆試乃已劉后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為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以此為之地耳既而 朝廷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欽賜奉人 野史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



以為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租一文
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后三十而稅一晉隆和
公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八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八
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八三升中田二升五合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
合蘇松后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
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余萬矣
○景大中盛 奏旌褒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緇愈
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美節之各又其死緇出倉卒晟出
慘酷晁灼在人耳目也后數月偶得御史林廷亨按兩浙
暗封事葉亦以兩人為奏何必要我輩者邪會一奏外惟翰
杯檢討邪議一奏首有兩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笑錄戶科給事中李佩帶 奏內亦有老

舜孝弟之一說報

旨以為誠朕者也英庶將旋禮部累有

旨奏迎復單上多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提戎議防變方略輿情甚嚴

劇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

耶點虜豈誠真不索金帛必索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邪

中素畏文聞此皆相傾真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

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提戎如是而退盛竊虞儀

注之說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為尚書胡公使

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

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辦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

非后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鞏皆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為

三法司所憎云耳禮部事當 奏即自首吏部設覆不果行



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于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
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獨石叅將黃瑄往日言少嘗逮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
兩摠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也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
呵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
不謁神祠控騎馬過城隍廟前則牽手曰大哥好照顧余寺
覩祠宇亦不顧也陽武染袖石隆慶諸城躬勒蚤暮軍中肅
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
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廉聲將畧亦優哉蓋慕前輩者云
○景太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王翺禮部胡洪
楊寧兵部干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翺國子監劉絃
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少
保矣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由方面入為大司成也

○景太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使見寇任乃疏請內閣
增人實欲援知己自助意屬錢原溥方私託商先生積之良
及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
得如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
衙門則三法司亦可奉若然則吾所知者肖惟禎也意實不
在肖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遽改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肖
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后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
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肯高先生自造敵然于之好惡固
不私也 瑣錄

○景太間 朝廷命揭募修官職名于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
館俛完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果品輒 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筐
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啓黃封品分以歸之又嘗賜燒猪烝



羊上 寔勞于東閣皆沾醉直幸与被其榮豈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元有也 瑣綴錄

○景太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倫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瑤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乃恋官僚之賞而略不思所以善后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以書示黃文占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瑣綴

○景太間南京夾岡門外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為所黷詎于有司拘昇夫及後首翰之申証云婦已登轎夫法司不能決乃令編求之得之黃塚中間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予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相粉天怪記觀其事知其不諧也終

紙樹叢談卷之六

景泰皇帝之下

○景泰初通志館中諸公日晏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令閤門吏每晨令後具報到否獨不至者賤名于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忝報前聖恩有覃時慕述不來奈史館書死成日人以為得斯文相規俸 瑣綴錄

○景泰中初循彙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筆記謬考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也宋備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何為四六談今欲誠盛代混一之書須要有實軍國有益勸戒如地高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永樂中志善凡例而益之可也主叙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于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太和陳先生執說不從曰此非造冊冊子何用戶口即后聞此書竟以屢題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焉



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其否因已下民頌其人何如耳此非科幸錄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一一而書狀元豈惟死讎其亦頗乎愚也已

翰林院侍講刻定之為漢言臣頌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于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宗之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破潘鎮內潰援不及播遷死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車奉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与瓦剌首也至于晉宋慨遭此禍之后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奔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旆喪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歎其虐酷而不侵梓宮常后因其講和而來常未有若今日也夫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去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中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均和以迎

無聽其自來又听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派使之強然豈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

死知曉敢陳所見以俟所擇一其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

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

功甚至前隊敗而后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撤去

玠吳隣兄弟三營陣之法前一行刀搥陣伏以俟其陣稍高

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失為救援又

虜騎之來奔騰蕩定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又破突厥山

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始墻而進韓世忠破分虜騎于馬用

五百人執長斧上研人曾下騎馬足由此言一刀斧之揮奮

便捷優于大楮之逢復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河唇

守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矣則且

涂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徑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



兵士縶守障塞蹊蹻如古者每境分守因其陸也則縱橫壘名為地經因其水泉則遇必停蓄號曰水櫃或彘植險以制奔突或彘拓土軍以助官軍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号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買弱者所歸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以令官用文武賢臣修正使之選今適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織悉必奏回日以

聞庶乎不致招露死矣美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食俸矣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竄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今宜禁兵聚集之際許其屯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還夷俗或以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奉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柔化之庶可者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其五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拳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明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踵同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折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亦可節然夫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幸乎夫民則那本固重夷姦外侵而那本內固此保國末世之良法也其七曰選博大天生



將才豈尊在將門敗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彼得門武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禹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令其各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亦令各下所知量能而任之將枋由此而免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也將非賞罰无以將其兵君非賞罰无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皆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轡轡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謂亦不足賞也今石自伯爵為侯爵謙由二品陞一品夫天下之入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貴溪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俊耳人皆中心義素著功業又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

之要持離之役未捷而後解都怒之戰待收後效乃德前官宜使亨等但居其職勿受新陞以崇職之節以作懷敵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者有奔闕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決機務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決機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則決于方机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

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其十日德李夫人主之德故其知如日月之明則



可察在直仁如天地大則可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矣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李矣成湯之聖孝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孝力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而況于人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特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善惡惡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與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亡而趨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洪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肖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好而用舍當矣其為仁知勇之助豈不大哉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朝兩宮後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也沮之鍾不稍易數語竟上之

詔朝廷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鐘類五朝甲已曷時

奏入 帝請罪大怒目已眩宮門為乃傳旨自泉索中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死所謂又明知施榜掠已免完膚辭連鐘公即逮置對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故必致死會大風雨沙乃令禁錮獄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

後諸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既而 陛見於 朝堂大杖七之八十類死而止貶為定元城驛丞因是命錦衣衛封巨梃六擗六壯



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填之乃甦申以手舁入獄又禁中不与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吳面黑徐漣面白徐輅面黃時謂鉄狀元良榜眼金探花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盜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上下禮部會夏官議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平復正

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連言前事當時章綸同等送獄明年八月十七日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擊本月十八日

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二日同奉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自帝復位什綸禮部右侍郎時益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鍾同官寺左寺丞補其

長子國子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羣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書以係人心以

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葬以母喪赴京闕給勛令八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旨這斯在南京十分先禮

錦衣衛筆去着突打八十訖擡送吏部去降除陝西定羌驛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

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所項所言奏疏以進俄迁南京禮部侍郎改刑部侍郎

○劉忠愍公与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時為講官留飲具侖邊事將有后来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



年召為大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命邊事疏有詆訐崔臣語遂為所讎擠以死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公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李士加今謚遺宣祭以少牢所褒怛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鮮全節知公者天地間蓋不復見其明有以燭事戕于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于將然其直氣正言至于忤崔奸死而不悔是蓋天与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万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乞為輕重者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二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直平生三復慨歎書此以識于其後云薛瑄識 立齋錄

○解李士胡祭酒吳守甚密一日同覲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誠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

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吳思庵先生談及殘孝后進曰此韻府羣英秀才好趁航舡耳航舡吳中所謂夜航舡接渡往來舡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孝祇足供談笑也

○國初孔府城隍皆木主今雖太齊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袞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家宰王公易塑像云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李士劉儼侍講李士呂原為主考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李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李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當時遂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賜李入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罷黜不報儼等



問罪還賤未幾

景泰帝晏駕循寺得罪

英皇發循鉄領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恩宥子姪放還倫以字宗彞弟丙戌進士

今為侍郎 立齋錄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
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移考官 朝廷不從乃己天順四
年會試率于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謂資有弟讓不
中亦怒考官一率于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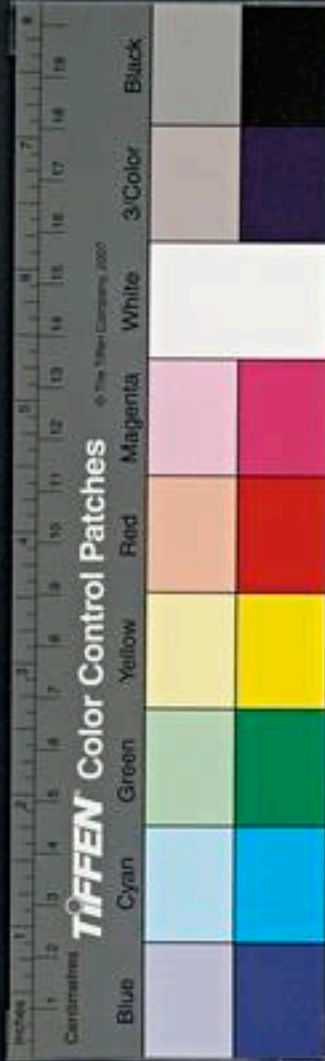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督問曰此率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
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无此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礼部會翰林院考此率子驗其多不能答題
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重懲情方息不然欲訴考

官者允重督謂此率子曰若尔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尔本
力未至非命也若尔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
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率子及見此事駭
赧然而媿矣 天順目錄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繼
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于再四少保
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
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后生秀才
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无所对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
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叩少保
一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以重罪於殿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共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告予



○盛景元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翽鎮守兩廣元高奏覈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后以直諫

景帝旨下御言固是朕自省察逾二年槩考在京百碎期已陞冢宰得行已志却以元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往辭都察院上長皆為惜之元高後容曰此去在景以為怒今止去景一字尚存史字雖是臆諛言甚曠達古田在萬山峯嶂中元高因賦詩云縣門如水筒嶂嶂租稅无多訟亦清有酒可憫詩可味也无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縣知縣羅江亦方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臯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臨清車馬輕輻使使奔忙日夕不使愜足下閒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元高答一絕云才劣宜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聞誦之可

見其禮度之廓如兩詩得恣而不恣之意鄉宦中要如此人甚不可得其政事之得休及適逢播畧不見抑鬱无聊墜知府致政足跡不詣府縣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非終日依進旅出者之比也 容生新開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裝潢翁性賦烟木質不習為誕一日有郡吏管昭醉至其家遺以囊金百兩而去翁與妻龔藏之以俟已而管倉皇來迎謂曰得死亡金乎即持還之管有分謝翁曰若利此还非本意也所酬一不受今翁年八十四龔年九十子孫滿前登見四世豈天陰臨之報乎容生新開

○景太丙子春兵部干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江湖先生在內閣每為同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垂延代于諸閣老窺知其意乘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江忻然不辭乃屬商先生具摺內批于便室中仍



對江坐閣中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登掌中作江工
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悟領之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
所指登商書畢封完出置閣中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自
三人往陪什奠明日 旨出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江補
工部江大憲失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
總裁纂修寺官之秩時閣老皆戒保傅止進兼官獨擬商先
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論德兼侍講董
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商繕正商退錢兼編修若誤
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錢越中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
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王千之先生獨追送
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商豈可陞陞亦須
從申側商恬不知至期 手勅出商仍舊何兵侍董萃士加兼
太常寺卿乃燭不消 珮綴錄

○翰林院實隲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太間陳循等各奉所私
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廢或純浮薄之流無由而
退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關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贊及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為之
一清 天順日錄

○初景太不豫圖當貴者因起異謀李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
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太病亟太監與
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會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故
因會議問李士肖 乃曰既退不可再贊始覓其有異謀也
文又對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益益知其
必然明日早覲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



駕其說于石亨輩王文于謙已遣人賞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

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得見輩白于太后駕勅旨与亨輩成此事遂

以為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

不過因下謙平日為提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

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品之其余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

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斗捨命卒此大事以為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

官爵恣情妄為勞煽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与迎

駕之謀符命入閣有貞以陳箴置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

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还不

音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还不矣 天順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軼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

之謀扣太常卿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元能為

矣盡誦之徐元玉軼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无离心謀

心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軼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

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啟說軼等又兩日夜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軼等時在今夕

不可失遂相与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軼云今虜騎薄都城奈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

軼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与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婦人不歸鬼遂往會軼亨



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聞長安門內兵
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之有命
仍鎖諸門曰方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靈
并輒等莫為知時天色晦真輒等惶惑有貞輒行輒顧謂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鉄錮密扣不
應俄聞城中隱上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教
上人牽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戰垣上壞門啓
城中黯無灯火輒等入見

上皇燭下独出輒曰尔非合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奉輿來兵士驚惧不敢奉有貞助挽以前
掖上皇登輿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光耀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对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屬車
既升奉天殿諸臣犹有在殿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

上叱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視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泰帝曰哥上做好

上既復位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等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
掌文淵閣事蘇林小紀 立齊錄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札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
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陳循等招石亨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上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
得初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独
蒙宣到郊壇齋官榻前面受命代行礼親見知必難起於



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文
素善張輒得之輒肯前日石搃兵與循計較說道兩邊病重
難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循不著却與徐有貞計
較已先要與陳孝士說不說得本官回言陳孝士往日在
人前說爾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
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一夕會集百官悉請

太上皇復位大平所謂必死功賞切不可令今亨只納內外典
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歸權龍在已又與亨計
必須捏過與故方显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終見陳循亦
寃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教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肖

維禎右副都徐有貞率十二道同百官于左順門外太監

與安自內出問曰着字何官答曰乃都御史五府六部堂上

官 聖体不安謹未問安與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

十日耳鄙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七使問

安耳重乃惶上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二道御史曰

與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中白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說得夫象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斯伏望
皇上甲建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尊皇堂二公是非錄於會
稿次日早具稿于
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輒張軼于謙王文胡濙楊善于柱左掖
門款允僉題維貞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軍



笑曰吾輩亦致更也是日登正本進 奏十有日本出表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

朝請撰元良一節唯准報院達道皆物上憂慮瑄與同官監察
御史錢進焚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及禮部尚書胡濙令一办
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
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未報知僉各瑄與璉英不勝忻也約曰若
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碎戩乞还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動心死乃不可合議于禮部李士高輅主筆草奏其大略
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乃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日登正本會僉姓氏
宇登夏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
矣甲曰不先題知明日对仗進呈亦无害也徐有貞時常往
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烛時方出
十七日四鼓時集于朝人人謹詩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頃吏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騰懼以為後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
究迎立之迹无聞实可駭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在
市商輅免还為民余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
論于

上前乃錫以奉天詔進推誠宣力封誼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
東閣太李士亨一日引千戶盧旺彦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何為心腹復對曰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无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余人上甚厭之事宜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无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輓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事崔恣肆无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復莫敢造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其過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其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于斯以彰國史之公以脩史者采焉浙江按司副使曹城楊瑄識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輓輒石武清京揚馮昭善曹大益吉祥則主復辟諷于許峯士彬七許薦徐公有貞諸

人就徐議徐覓跋靴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目之功徐既錫布土崔宥頌朝始凡批答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以過是徐復請歸閣閣宦人浸失崔懾徐迫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于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啣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与徐尋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竇直义之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秉燧名下之李時已丁艰去曹石以貌似

一人持奏挾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亦不語堅覘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校尉持一人示小豎曰非也昨肥而奪今瘠无鬣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瑞以寫作游都下捕



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
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容太州布衣馬士
權及其官某吏楊某共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
屬詔下獄加之酷烈益甚頃死數囚竟亡狀馬尤毒馬曰今
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朝廷士崔顯建討謀某執筆作狀楊某書騰之
士崔大呼曰徐有貞欲使

皇帝為堯舜之君令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
官不能折獄竟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仕謫金齒野紀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決朝外議稍稍藉上王家宰直與諸
大臣議請舊太子某魏監國

太上還大內議具木時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妨候十六日
早進其書留于禮部尚書姚嬰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

貪功喜事昔曹石諸人知之遂亟定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
定至四鼓斬闕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
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悅以其有輕朝廷之心
後皆不得其後成化初姚為冢宰嘗以稿出示郎中陸景且
曰朝廷本死事但庸人自擾之燕亦死迎審之謀特以此誣
于謙輩死耳景向為予言如此寓園雜記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死備員如劉伯
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水梁
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
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淮故人而
已正統中為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太中有以少傅
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
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寺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
十三員內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
有其焉名爵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故當時謠曰蒲朝階傳
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一作賤似耿山猪
菽園雜記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太二年巡按御史
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抵制人口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
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
准用荆棍或加皮鞭故罪易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過
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湖黃之制重達二斤用
以側研之名之曰研故獄中之人罪死輕重受研者多死至
今諸司徒七效之刑具之重至此寓園雜記

○太上皇居延安宮 景皇帝久不朝給事中吳江徐其恭請
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皇帝惡其言謫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同上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七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為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咲曰老夫不是死
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媿局
躄无地君臣相与如此誰得而聞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菽園雜記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太開京
師臨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七忽持斧上
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
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



是以讎而殺之无別故也奏聞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甚愚然其義氣所發
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類以自全者較之
斯人之激于義而蔽于愚其可哀憐也哉 同上

附錄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
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蕭愨諸公與一時達
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
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枝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李就辭以
疾兼以詩謝之云名滿輿途遣徵書使者頗煩走傳車老大
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
木葉疎寄与青雲舊知己真因辭賦薦相如不就雲南之聘
景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

言王抑庵家宰求錢塘戴文進益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
益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无遺賢矣此言頗闕于抑庵大
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
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
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景泰三年奸臣建議易儲之說事下幾議林莊敏公聰時在
刑科首言 皇太子无过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沮
而人諒其忠未幾迂吏部選法未嘗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
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
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
專擅退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請次及礼部尚書胡濙
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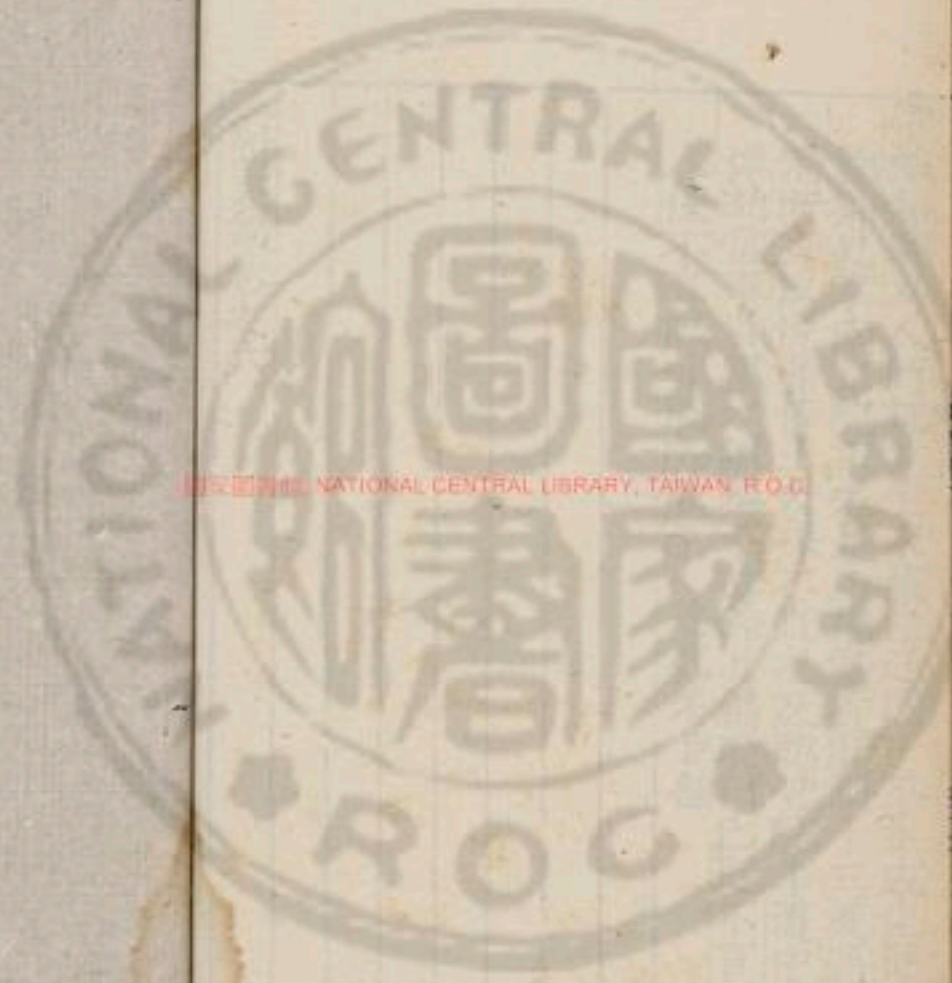
朝廷遣問之濙曰本无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孤樹裏談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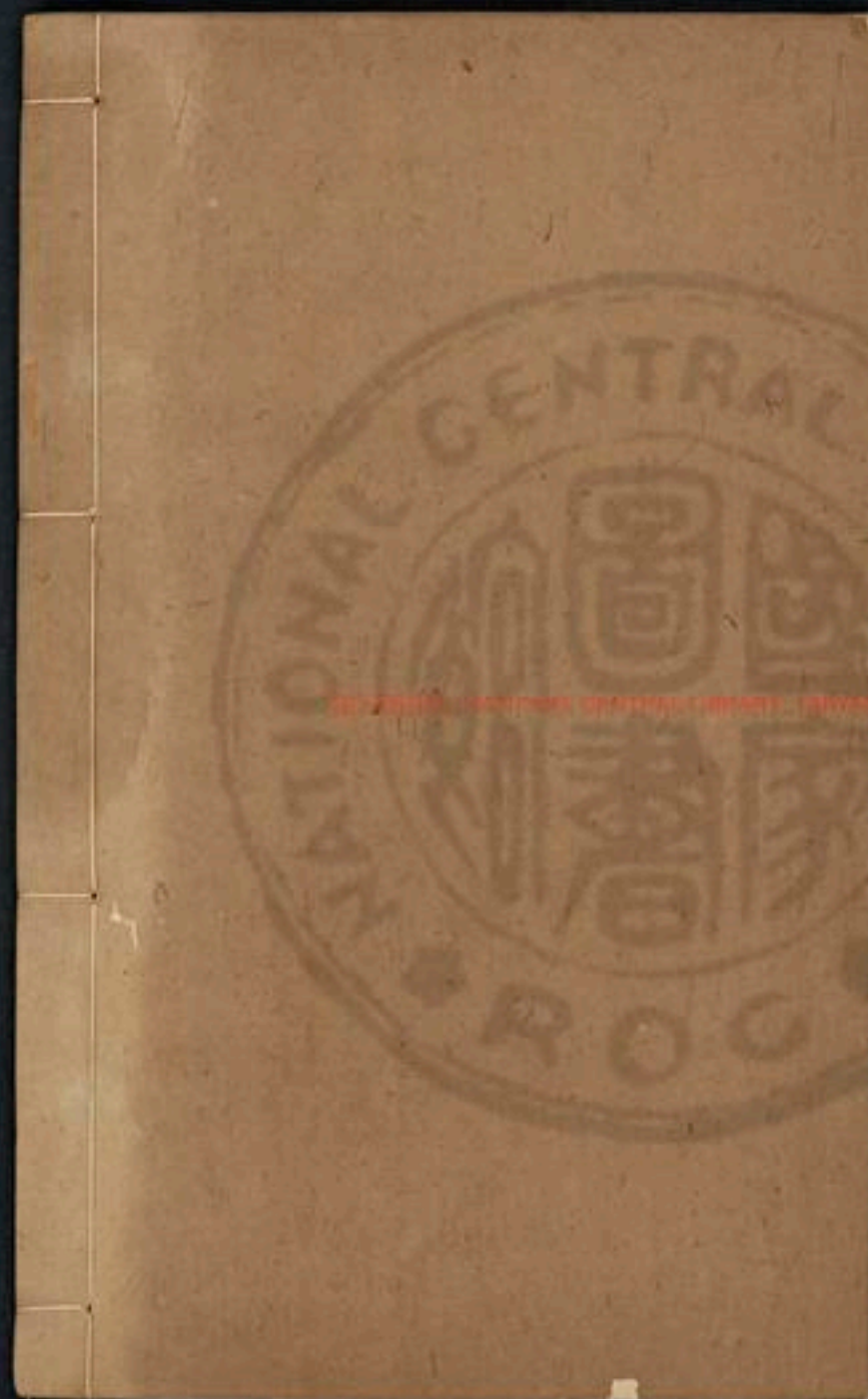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李正成化間歷官右
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樞密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
无所言以悅權倖士夫殊不直之及聰管院事道中時有所
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近代名臣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孤樹叟談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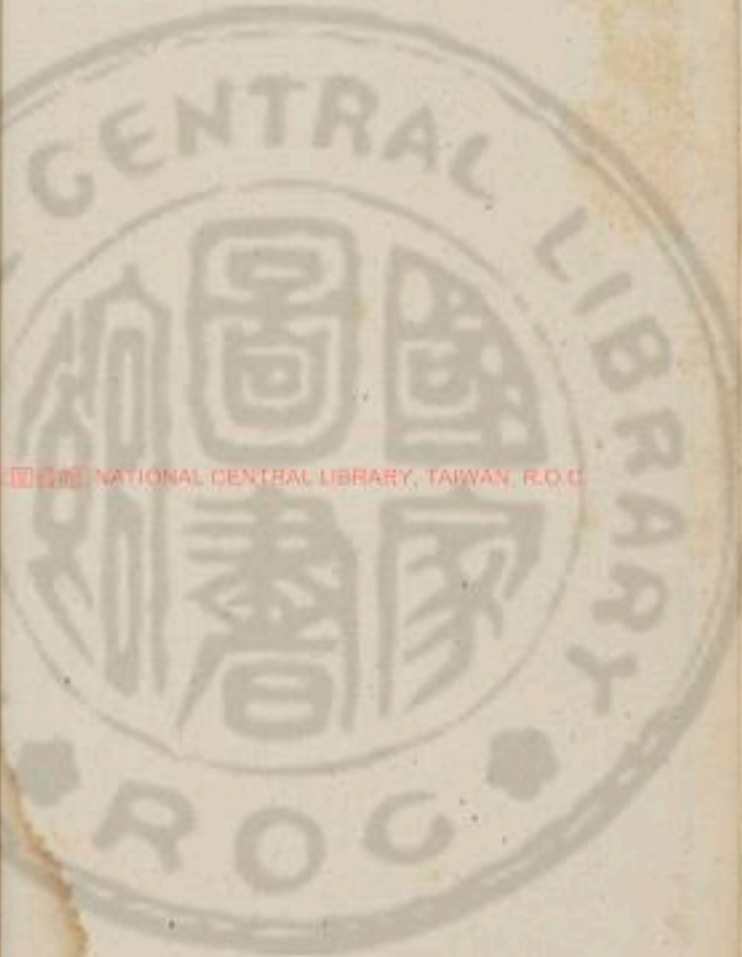
庚集

英宗中 天順紀元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二日拿項文羅開父喪未起題
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三日陳循蕭鉉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
古鐸丁登沈敬等及官閹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奉

聖旨道監著內臣王誠舒良王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
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監寺卿辭歸如礼部右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幸奸臣謀逆武清侯
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位功在社稷進封為
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
三百石張軌為毅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



石俱于孫世襲如勅奉行 立齋錄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命法度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營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未遠充軍家小隨住肖鉉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肖維禎等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纂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奸朋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壞了近因景泰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其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守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劫搖社稷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肖鉉項文耀江淵俞士悅

王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謀密知前謀不行發卒及朕復位這厮每奸謀前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藉滾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未遠充軍後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厮每高危宗社的情理劣究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免置了今內外的官務要竭誠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奸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使出榜曉諭多知道欽此 立齋錄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季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坤調南京刑部肖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調兵部鄭太李敏孟鑑張磨沈重張惠孫元禎張純楊寧張敏王酥富馬



昂謀福萊博羅南云蒸靈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列本道替
張霽一管示倉糧儲井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著人誦
馬裏去欽此 同上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上好美喫粥夫事固无預弟小人
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
進左都督復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
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水東日記

○予嘗謂已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
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徃知之真內惟吳安一人似昧報施
以其全首領死脯下也今日偶王陳舍人語頗不合陳之言
曰當時內非吳安外非于少保守持命之堅必與虜絕以燒

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豈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嘗
與之亦諫笑曰吳安受佛戒遺命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屠
充供此豈其報歟

○丁丑易儲召襄王以首謀迄今紛上大夫易儲事一付君臣
不得逃議召襄則云无之于王不得无罪弟死不赦法耳既
赴東市子弟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万精
兵任吾用吾不及今日一庭秀才乃及耶王語尤傲揭然至
之功非于足也 野記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章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奸邪
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真乎藩于

上上命杖岳百下謫戍廣州室產財產及賜指揮季鋒得旨自
往撫岳門檢括淨及家人出門一一搜驗可辱待之尤殘
上宥岳得還適錄得罪





上曰季鐸家產尽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以據鐸門搜括

如鐸亦復肯悉初岳為儒臣其幾何鐸委積不肯皆歸于

岳上復加汚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搜索尤極醜辱焉同上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全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侯

逐舟行比季舍榜教夫肩小輿舁入死知者師弟子既集便

闔門誡之試文不以宮礪題教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罪諸生

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死所入有逆者未始輕發惟自

訟格其心而大矣者必黜一日庭中橋訛命摘與諸士同啖

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毋孫大稱賞奪摘益予

之其後乃得天台陳寔大略相以二君江南士人人去誦之

同上

○太祖留心孝校胄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彀得之今彀稱

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入又其忠節震灼耳同上

○英宗以表道季稱辭文清公後未如吳與鄒味靈言蓋博李

山西石其人鮮知後秋丘相爭文季揚文貞公後徐徐武功

爭政事在名爭各有若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

此所徵道季惟文清誠為之餘不暇方人也要之

祖宗時人物不闕門戶而各臻之極千載自有律度量衡忠

義之節前后所出者扶持宇宙萬古一日耳野記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覺禍近欲免死計其門客謝昭者傲張

幣教蔡京拾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弼以收士望

至朝廷遇以重禮權貴宦寺公卿士夫皆往候之初相見

時官死尊卑為弼皆稱大夫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

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董要厚賂輒造

門拜謝又籍朝紳各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

榮識者鄙之時予他不往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

會詩詰李文達所適與弼先^禮子見其戴大頂潤簷棕帽邀
咨以下李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
下李事文達願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與弼支離出逮
文本呈來達良久起身為致辭狀予亦起立與弼揖予曰大
人先出吾有私話與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順
中復送數步予卻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矣先生何為爾順
中曰遮日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
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教去就耳予曰
去就當自決豈可求決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

朝廷受以論德不允其辭意得李先主終後把作得傳奇就賤
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佳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當自度
才力何如耳然予商見吳先生所選白六事皆經生之桓談
死大禪于治教且詞語寂寥李術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使

他日突不副名貽笑斯文順中曰諱不可留以是與弼乃辭
婦既歸矜輝死故態人有訊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直不真岩
崖氣象好難覩不如東魯吾天子猶自循^七善誘人他日羅
狀^七休官性見揖辭至再意待倫三性而后見之恐遂次
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若^七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
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授之而去弼見詩大慚悔遣人追
之不及他日以弟不檢死如之何乃自禡冠逢首喪衣束裙
雜稠人中跪訟于府府守闈狀見其各始遇以禮未幾又
祈于布按二司張元植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輩怒
氣冲天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為
名教中之罪人吾直按兵以待然此書實未嘗遠止傳于鄉
里去世有徐言緩步搔首閑目矯激于昭^七而情行實^七款
以欺世盜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與弼下矣奚足



道狹 環翠錄

○天順初

上以郝王慧欲令姪妃殉葬夫內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棄
弃為閉幸與兩女彥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况又女无依尤
可憐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以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
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所天下且在內款居曰府何知之因如此誠便但衣
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則款如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後道逆老成中官
數人以便使令之由是男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主振撥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太滂蕩无度至民
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无不摧折鼓舞及石亨張軾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
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矣与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难得亨輩遂謂天与有
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天寺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矣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

不驚惧方善 上嘉御史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
日或 雷電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

將美寺降除叅政寺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又如此其速亨輩
之家大木俱折水電尤甚皆恐恒不安遂有此事豈不然矣
寺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時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吳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有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吳不可放去还要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人心无不懼戴若無事時擾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李吳等諛言一入未能遂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用哉天

順用錄

○天順初石亨招崔納賂文武大臣尋出其間奔竄成風士大夫不知廉恥即義為何物矣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試李于以求美突民二事問言之欲消真才止奔競以正士風時非御史員缺有行賂于崔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矣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吳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吝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優與論初朝廷旨意尋出內閣臣調進旨稿晉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崔罷乃告上欲罷李述簿閣中立齋錄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吳孝田園廣種春夏間諸子集佃僕數百人插秧擊鼓唱歌與陳夫人各乘看輿循覩于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崎門坐現徐論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事我時不能无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覩水為乘耶以此益知出處自有



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瑣錄

天順初以景太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改別職用
且改李克述林恒一聞黃廷臣尚宝卿劉主淨倪克諶呂逢
原通政叅議錢原溥尚宝少卿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乃旧
供職蓋出有真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具陞非改矣未
幾呂先生遂帶叅議銜同可齋彭先生入閣是冬陳汝言用
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李士乃无一人事体自
不便

上召冢宰王九臯承旨九臯对曰李士職不輕令似太委汝
言折之曰唐有十八李士今何憂於是俱改李士錢則侍讀
李士而可齋則以太常兼侍讀改兼李士明年廷臣使交
兩还亦接例改輿論汝言所行可称者惟此一事有真有愧

平同上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
詔從為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昌昧自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命下

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廣東赴闕時僉都御史
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叔人今老母太叔人復俱被某
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部侍郎幹
等皆未得如原意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水東日記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以保等以召立
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尋官會問子俊首
不办但言辨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中人亦不肯惟王于之條折折办重莫能准肖都



憲維禎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然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瞋目與肖都云以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肖若不聞時刑部劉清旁欵回語張賜怒平之曰看你這爭嘴臉也不見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上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車奮然接臂奉踢王于二公皆謂此二奸臣正好歐識者舍咲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叅議後有貞等敗王文事亦昭雪旻慚悔撫護不及矣 瑣錄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建職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或者聞之莫不嗟惋予私與彭張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費羣臣百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室位何煩用兵喋血干禁邪况當日景帝已撥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後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

置 上皇于何地此乃僥倖念天之功非万人之策而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于皇彭先生間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顯對之余洪容言之

上頓悟即嘉踈絕辜輩反快七慾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送此得釋 同上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公代之其中惟李公儀度端凝得休薛惟李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李生遂以失宥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徐則兒陋心險許則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无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喙然而咲至東閣重官會揖後與許咲不已殊失規瞻會鄙之徐性



多疑芳草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經三宿內閣乃亮及讀卷日

駕御之華殿中宮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偃寢後岳正繼之進對及言甚至語唾鼻息涕洟

御衣亦不自覺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指手扞脚

故以數人旋被弃斥而李則始終保全安享富貴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而高卑俯仰吉凶之兆君子可不慎歟瑣錄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夏出于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訟洵上无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难色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口只知貪賄賂孫吳全不曉文章問仁既足死

頭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嘗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矣即真慷慨總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

堂作至私堂蓋許道素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論

語題口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為仁並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偷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同上

揚昌平 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揚尤挺勁至市但云脂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

今殺之固宜俄有一婦人編而未乃一娼也楊故仰之願謂曰若未何為娼曰未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

駭然揚止之曰已矣无益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矣公先往妾隨至揚搥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乎既受元娼慟

哭吃其頸血以絨線紮接著於項願揚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 野記

太傅安遠侯柳溥巨禦寇无功取还即至

上名矣曰溥之為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



人誰為法即命言官彈劾羅太付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无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
尽復為總兵所索不然送何而得况无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慚懼而退 天順

日录

天順初虜酋李來近边求食傳聞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領兵
巡邊乘機取之

已極

陛下初渡位正宜与之休息况胡虜雖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
率兵伐之恐不可若宝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篡亡国之物不
足為資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與与之矣曰

聖慮如以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率兵先遣通事探其
逆順俟其回報処置章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探亨未
等厚与賞賜深知感恩但其余部落為梗得亨来保送使臣
而回 同上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且如行臨川王与肆尼姑適及
鎮抚司指揮門達問之实无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
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办之矣因言往時
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后但令鎮抚办其枉者
可也 同上

○景泰間山東連歲灾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苑内帑銀三万
两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与美曰可送否美对曰可有貞拂然曰不可不知其



弊者以為爾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
得之矣曰雖有此弊猶勝于无良

上曰增長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
得已從之遂增長四万兩有貞退而不樂矣曰先生悞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友沮之万一迫而為盜責將誰
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吏之當而
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竟有貞之非嘗曰如增長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
其謬如此 同上

○天順副都御史年富被石真姪彪奏言自大同逮係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矣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誠華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矣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辦之幸甚明目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多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
果得不實矣曰須遣人休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申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矣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无實年富遂致仕而歸

山西叅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尋
出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核焉其
劾安遠侯柳溥西边玩寇章出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
云上或先私問茲事可否奉劾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同上

上留心政務漸登格程然賂在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能驅
遣甯於爭中屏其人告矣曰為之奈何矣以為人君之權不
可下稜果能自覓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



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死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罷進膳後閱奏章具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架參決矣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吳矣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且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闕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後省奏章暇則听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外每日朝有命則一兩細降令盛暑五且朝今左右乃曰何

乃自勞如此言天曰自古吳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天敬祖宗孝母后親

覽政務則脩德勤

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矣曰

陛下言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同上

久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吳從容言政治得失矣因而極言下情之弊時往七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死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良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害略達此情

上初不許但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尋左右貴近所



囑因而譖毀聖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所之從而見疏矣初亦寬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
美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夫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
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美待之如前蓋

聖鑒乳昭也 同上

英宗皇帝一日 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抚寧伯朱永等被

召入侍時忠國公新弟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
謝不知瑾独扣首对曰此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顧大益裴富曰尔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弟極其宏峻

上固疑之久而事昏愚不自知此一驗乘之萌之一耳平胡將
軍總兵官抚寧侯景昌嘗被眷遇能談旧事而其言亦不妄
惜乎師行勿上不暇也及始記此一事尚有俟于他日也

同上

○四月中

上召夫謂曰如今各边輩去文正巡抚十分狼狽軍官繼肆貪
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變更以此不便
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奉進才能者用之美因請曰
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与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奉教人擇
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遊之浙江布政白圭在
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魚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
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璉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鈞在其
肅俱以京官巡抚其地 同上

○會昌侯弟昱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夫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矣对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抵法景宗俱免其

罪而戒之侯初病出既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美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及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美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同上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美曰孫弘嘗勝吏部夫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阜鄉里囑角京官

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美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

董衡非

物難衡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美曰以在朝觀之

死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美曰郇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裡相

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同上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崔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美此人美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朝亦

不甚許他日以李士李紹對

上復問美上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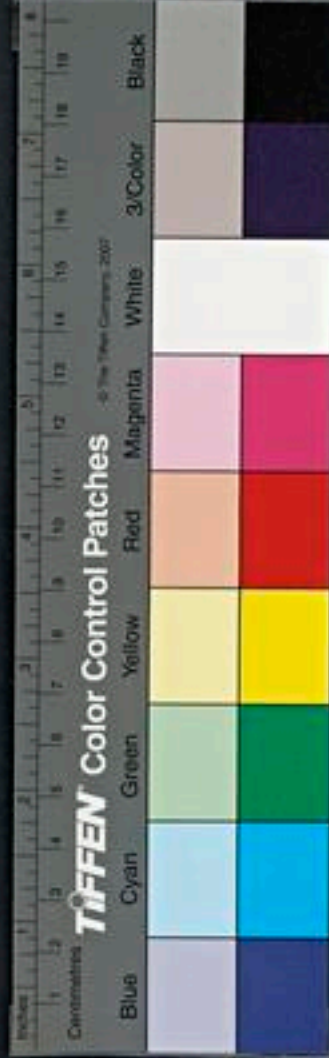
玉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與命大愜 同上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美可以勸臣代否美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波无所止宿款

效天地壇為一盞宮何如美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出入

頓首曰

聖慮極是

于節庵赤子于康頰好聚齒登天順中自邊被宥还将以節庵柩歸葬于鄉一日死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齒登人負數軸未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節庵家齒登皆被耕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藉入者太監盧求後被宥免藉物皆還而畫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奇幸矣哉張即中座中言如此 同上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頤矣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朕報死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何如
夫頤首曰

陛下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号美之四字曰聖烈慈

壽 詔于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陰會昌侯次皆高岳子孫數十人皆爵之左右

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矣曰外戚孫氏一門是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白曰有何功于國家濫授祿秩如

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于 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怒矣矣曰此是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向為侯者預政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闡防之說至今猶



悔矣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醇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舍字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
就不教人率業弟子從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必
姻而表及至親迎后不行合卺之礼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
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
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礼今惟長揖問其
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未從者不
納揖見之礼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
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
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
起四方搖動聞挽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卓見之急曉
其富家曰宜散積糧粒且皆澆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

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味物適
囚曾襟高迈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卦无不曉暢
溥先生深重之兩召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
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皆笑其迂嘗有味桃一詩云灵臺清
曉玉无暇独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未深幾許小桃又放兩
三花有吾与點也氣象方岳各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夏造
其宅 同上

先是忠国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隱士
有吳与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实淹幾經書動遵古
礼亨慨然曰吾薦之煩于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
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美問曰吳与弼果何如夫曰与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
明王莫有好天下土微昨隱逸者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事

上遂決乃命人齋 勅書束帛造其席與弼接見之際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 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

月女至

上問數次一人行人來報至通州矣美即入言之

上曰當受以何職美曰今

東宮講孝正宜老臣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美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美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美曰若見畢可名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呂文幣賜之美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

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美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上前問曰久

聞高義特聘爾未如何不受職初不對美俛其對良久方對

云微臣草莽賤士年廿嬰疾日加虛怯不能出仕山林之下

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

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

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声一日又痰作二

日入見

皇上之時幸而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不堪

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敬重諫次之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之幣

白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第

上顧謂夫曰此老非迂闊者多令就賤與弼終不就三辭后称

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傅之札聘之却以

賤授之故不受夫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尽礼待先生非輕初不承惟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

爰立作相亦难既称衰病务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

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

允亦宜就賤以答

朝廷至意間

曰

上謂夫曰与弼既未如何不受賤不相拘听其自在候秋涼欲

婦亦不固留以俸禄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夫論以此意

亦不受夫初見与弼待臣賓師之礼於是公知大夫士无不

加敬以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危
不然之美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夙倍使奔競于求乞衰
之徒致上於利禄官達者观此自覺羞愧孟子所云貪天
懦夫有立志此李庶幾能之与弼不肯受賤三辞伏以疾不
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辞夫夫舍訴衷曲屹美謂若
肯就賤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李凡有轉道進
李之法矣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备可以開

聖孝美嘗乘間進言云与弼於經書甚造究最精

皇上勵精尚治日勤政务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

經書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十歲久豈或天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万机之暇令与弼泛新講說發

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補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夫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賢治道与
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决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天保全夫次日早見

上言与弼本意亦願供職弟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准留也夫曰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与為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还以行人送歸再与勅書令

有司供月糧米以贍其身夫即拜兵云此奉安帝王之成禮
之事曠世稀有於是与弼感激无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伏

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日录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願謂夫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在畜甚中尚有正旦慶
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夫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三宴至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
歲不缺云 同上

○礼部請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美謂曰東宮諸老嘗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字官和宜時常

躬管且曰先讀何书对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孝尚
書 上曰老经有难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美曰讀老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
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寓字亦洒用心朕初習字侍老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



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夫對曰
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同上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
難自處者朕為御處之公謝允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
臣貴久位臣上因厚待之今彼侵家取規董賂頗撻臣事臣
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敬

上為厲之法吏而屏之耳

上忽鎮左右呼校尉末面封快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
而以双筆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先過亦嘗諫其

父始且畜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不可畜後或噬臍先如初忍
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芝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
朝也 野記

○初石彪事察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于彪者

上召賢曰羣臣當惡如此不可不戒夫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
百官今後文武大臣无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
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
之弊遂止 天順日錄

○朝廷用人多取仪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抚大同用議事至
京晉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抚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称文達以山
東庶使王越对及越至 陛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衰利



武職打扮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于內閣取帑措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于廷試豐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李以啓邊實前爵惜夫 瑣瑣錄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愧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旧公為人恭謹嚴重得時行志不為小通曲諂平居尋常正奉能納人言密美類北之公天張元禎神童也人物鍾王一變原先生晉意及請罷庶吉士與廟諭公專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遊乃會遊于吏部元禎初不與公曰此人童不可以親取意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為第一公口論文不論書

辛卯羅倫第一

憲朝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老如故論年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賈介故事請公岳倫公曰潞公市恩婦怨

朝廷吾不可褒此公言亦未為无理 同上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宥任時家宰王九皋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率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奏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與公或自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酒召公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同上



○武功方被殊眷刘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遂与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刘曰天上金氣甚冷應當在公既而果降其咎 野記

○武功侯奮志疾惡湯都關胤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自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陛下今公自去陛下乃故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野記

○天順間肖維禎為都御史附阿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等文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寇深為吉祥姪曹欽殺死奉代者李天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肖維禎當奸誣忠而美薦用之則夫為有禎之黨而同人讚害誦益昭七矣 天順雜記

○景太間太監與安宗信什教母三年度僧教万於其僧徒受

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未京師聚教万

上召夫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夫對曰 陛下明見景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搖自披制二十以上者俱令还倍違者舉刃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天順日錄

○魏国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詭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儀還適外舅尚書耿公宰於伍發引之曰早得寒疾卧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樞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即下轎芝而詣公皆下轎徐公行共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禮云 水東日記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儀八月 日

上有事西壇祭扈從眾皆盛服候 駕刘祭酒崇益倏就前班偶閱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李有



前元時孔子廟碑卧草間欲具奏重立門下適請于李公言
典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曰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
立峇建國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已有
御製碑矣一旦誠立前代詔旨未宣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况
加封諸製已有史傳至道重輕初不係此須史商量復竟不
知此事如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仆矣秀
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水東日記

○馬士權泰州人謨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与李士
先生游劉元博徐有積輩凡有疑必往質士權故与徐尤厚
天順元年石亨與欽等引有真其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
掩疑有真文臣不時見上將為有聞遂備其事自武功伯
廣東參政德備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為造奏本毀謗朝政
特過千理殿丁憂給事中李秉幹進

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譜有真然望德親信馬士權
為此而滅其迹上命崔臣門達分遣選卒捕有真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于庭必欲士權承以及有真
士權適嘗幾死者救終无一言若少齟齬禍及有真及七月
二十五日以天变得什有真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
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真自金齒歸蘇士權自太
州來謁欲成婚約有真頗有雜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富侯
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无快意將行余
偶見士權于刘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談論雄偉氣
節凜然无一言及徐之事真信義士也 寓園雜記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真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
否有貞曰臣性剛偏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夫何如
遂贊其夫因得入閣蓋不虞上之連問也后有貞之貶夫



反擠之以其无誠心薦已耳 同上

○天順庚辰春關火起監察御史焦昱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体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灾衍至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譴此亦文運之厄邪 同上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請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亡馮益謙之就逮亦弃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也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菽園雜記

○察友孫司務謫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主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湏臾不見里人詭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棄

樹上問知為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々它无所見身愈上風愈急体顛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婦乃復成婚 同上

○文莊葉公巡抚兩廣時素与丘内翰仲深不合丘每按閩粵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常短葉于丘丘因為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无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婦嘗時葉常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不知察也丘素知文事非李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喻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亂績盛稱葉公李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于先生无忝文達慨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內閣地邪及藤峽用兵勅鞫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偪餒蓋張某先入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后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迂左僉而已文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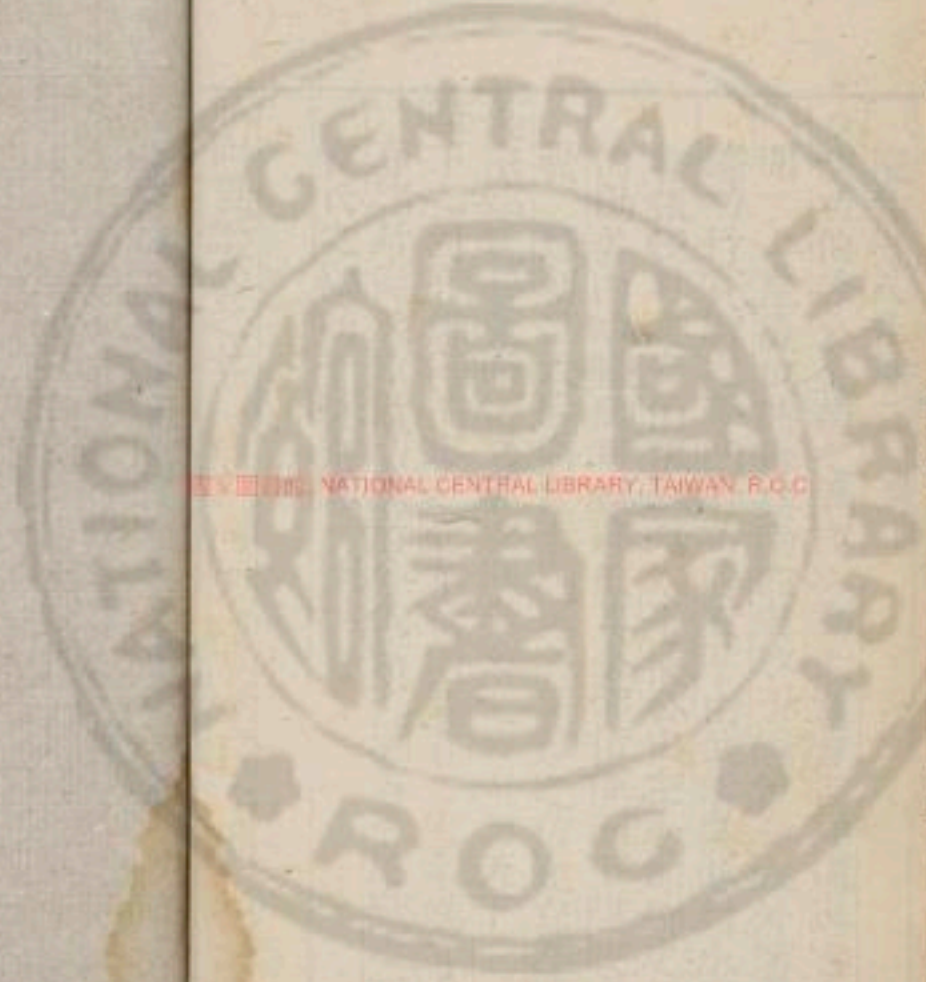
沒始得入禮部云 同上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搆謬害之非也
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內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為辭故
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
督張輓封文安伯張軌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
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未
幾 慈烈皇太后偕言于謙匡濟及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負其寃而悔又常以問李文達公曰天下

陛下之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而富貴安生事端耳由此削
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
霍氏之禍萌于繫乘耳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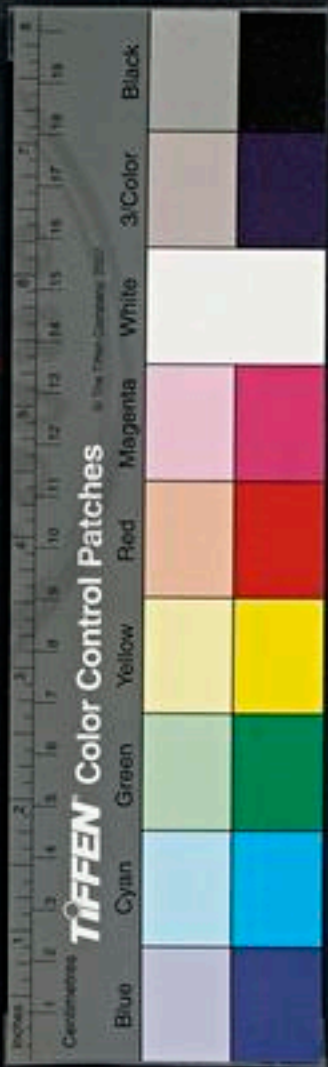
孤桐哀談卷之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34262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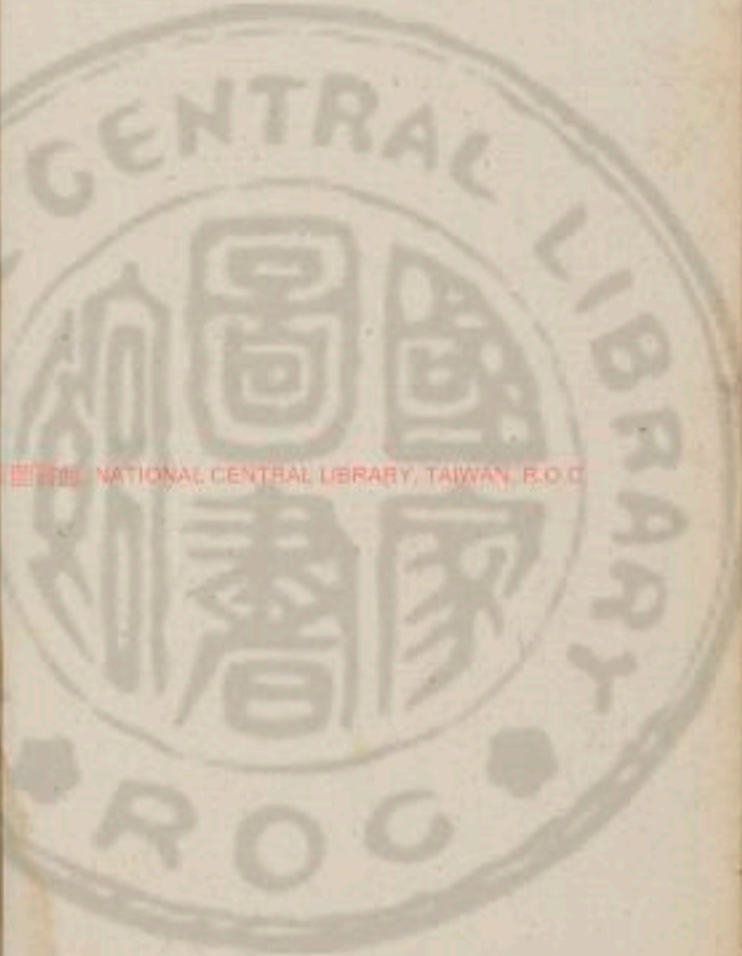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孤樹裏談卷之七

英宗下

○石亨嘗往來大同節制，閑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燕，蓋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持宥詔，權納諸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第，私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余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遣戰事，皆爾之所欲為者，中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老，爹勝奉，恭謝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旦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敢非爾為之，而何樂皆股，懷南城有功，替目指揮，董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旣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允



遊擊將軍李虎代本文掛鎮朔將軍印其塞紫荆關東
出山東拒歸清未高郵之坦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
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設分其地而還二月虜寇延緩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大事不難天下各處都
司除代未週待過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且幹大事
亨師还死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環衛露牙以待 立齋錄

○錦衣官校差出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方計天下之人被其
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資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資對曰錦衣官
校對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兇惡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思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遺賢曰幸甚 天順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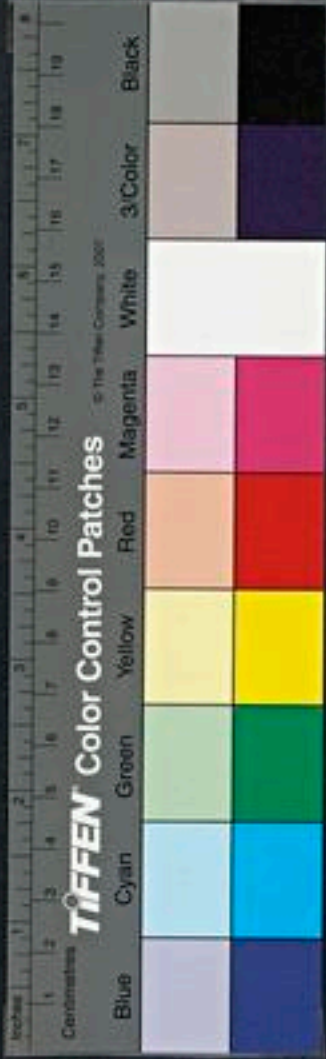
○太監阮安一名阿童交趾人為入清苦而介潔善謀益尤長
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駟晚歲張湫河決久不治復奉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
不易得者 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品官无不有作將傳

布間以王掇一言而止振於他後皆有碑獨斬頭者要不可
以矜善歸之亦媚疾之耳 水東日記

○項文耀為兵部侍郎而遷文耀于吏部文耀復附何文淵
遂以李資為兵部侍郎而遷文耀于吏部文耀復附何文淵
言官劾其險邪謹力庇之特謂于謹妄云每朝待漏時必
附謹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
部亦如是吏部尚書王直世稱儒者謹初甚敬之已而被文





懼設之謫由是始慢直實謂其老不去蓋文耀有代直之意
其後謫為石亨所誣陷而文耀亦因見斥逐 天順目錄

○上一日言宦官荷異雖曾效勞其突逸亂小人朕初復位特
即於 太后前曰 皇后死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又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 皇貴妃乃止一日命是
選官人克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自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資曰諛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
惡者 陛下絕之良是 同上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資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書王朝
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垂命與翔訪其人得巡撫南隸副都
御史崔太明日于 文非破具奏

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李亦难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軫輩
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資與翔曰

聖恩所施最富即傳 旨之戶部 同上

○一日從容言及迎 駕奉門之功資曰迎 駕則可奉門二
字豈可示後世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死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內府之門豈可奪也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寧何足惜不
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賞富貴
而已矣曰臣彼時極知此本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
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者自依然在職豈有殺殘降出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无所施招
崔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无排擠之患 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
於是驗之尤信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賚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賚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僂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賚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賚曰此

祖宗旧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選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
卓政績顯著者有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

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翺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

中輿論惓然隨于其中召布政肖暄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
都御史 同上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
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具奏辭免

上召賚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賚對曰以正法論及當革去但念
國戚于親子弟存之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自于 太后必尽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賚
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頃如先生之言然后允當卒復之 同上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筭不行救
護 上召賚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筭如此因言



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忠忠之道乎胥自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君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救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同上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行勘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不敢辦理賢曰若 旨意符法司但枉者与之辦理不許為勢避嫌
上曰然終是召法司刑訪之人人皆悅 同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闕銀十四万余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与布錢何如賢曰須与戶部議一日 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 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婦怨朝廷亦婦怨尔數人矣慎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无事然使其不竟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无減且天地間万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



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單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同上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烧東西長安門殺宦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同知遠泉寺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立齋錄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媿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惠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奉之甚至人奉所知自以為為不知而阻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后卒奉用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日錄

○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潘泉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与子書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勇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者子之善者即以為突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歲餘士奇卒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頽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同上

○內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徠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
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富貴

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无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后又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異
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
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初二日
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
鏜等先覓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兄弟與同惡者先詣
錦衣衛指揮遼某宅前遇某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某亦吉
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
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更至門欽兄弟
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子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為出
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美等拏住子亦不

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李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
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斫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
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此退持刀者且告曰
我父子兄弟尽忠迎 駕復位今被逮某諧毀及欲相害提
梟頭示子曰誠為此入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
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与我寫本進入就令
人防予至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于門
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奉火燒復欲害予令持刀同予尋尚
書馬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甲馳往東長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
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
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尽
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宥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時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覓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者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同上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孝為務者總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從遊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關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同上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无功勞一旦犯法不可徇矣且朕在南城時如何過未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常一旦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如鍾鼓司承應死事亦不覩所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是帝王治天下大法最宜熟着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過負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負曰誠如

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而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角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負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負曰明君未嘗不与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負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負曰近聞外設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負曰松潘羌氏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三司官統兵頗煩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

成功負曰長子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撥兵燕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艱候未便

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負曰臣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夏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及目即熱煖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休脩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謂負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爾老矣時緒年七十八歲負曰臣聞祿命之說期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死慮美如尸部年富不易得負曰若繼期吏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資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備之恐后来者未必過之刑部陸大則甚佳都御史李燾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資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及時女賊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千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榮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燾恭亦佳資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 旨與勅書退延事

上下金華詔召資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难于遣逐資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慮可以代之資曰張慮老成人此職亦宜資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疏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資談燾言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召之張慮可不動也 同上

○曹欽逆謀既就知 朝廷以七月初二日甯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璉其妻姪也今以兵後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為措手欽即以屬之令与守門瑾諾之曰翌日必回吾報始可卒兵亦諾之遂去監他既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夾奏成不敢



命人書瑋書素不善勉自馬之太字數行而已薄暮詣門呼
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即頂上之比欽尙至
鷄鳴猶不見瑾未欽往問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不肯
歸欽色動知為所實矣即往索諸門翰得之投之以立瑾墮
溝中遂被射死時

朝廷得奏不啓閱欽已擁衆馳長安東街大明城旣未開欽知
事露死以為討第索一二大臣將殺之帝卒死紀律騎馳縱
橫于市欽入朝房朝士奔逸遂殺還京都御史深上方備
首者靴欽以大刀斫其身破為兩既而孫懷率輕捷兵來
襲欽戰敗伏誅頃更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
勿開門故无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閉即傳宣街市百其理
不得內中即次遣人傳呼有戒得瑾宮若干无應者于後方
得其尸于溝遂收葬之与寇深等皆蒙卹典瑾後追封涼國

公諡忠壯贈恭順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
已赤独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
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无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官愕然无
言屢易訊者賀对皆如前竟不得而賀之受楚酷已甚有馮
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實醜語之賀曰
馮先生胡語為向事吾夫独与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
有宦宦家為天子平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
六喜觴先生命妾侑飲庸何謹乎益无語与賀对斬于市或
曰孫始佯与欽連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滇素乘熟者欽令
十勇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轉鎖之重此鎖入裁十兵于家校
后門出治軍衆欽上殺孫之子孫遂成穢渠之勳時欽臨
見大臣惟冠遇害及執李相脊頸擬以刃而什之索王尚書
朝甚急王在一室窘迫无計一主事有力遽負王奔去而

免王後擢此人為要津時呼為駭官人 野記

○二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嘗時不克則尔輩无唯類矣乃當如何对曰臣有姪欽亨有姪彪皆當精兵在北边内事有变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

上曰嗟而心恻然謂彼千禁中本事直如此易使自取何有乎以是恒衛深疑未幾欽彪維反

上益信故千功臣罕終保全且嘗有密旨地方有警不得調北边軍馬往七及入京城 同上

○國朝旧制詰勅勘合字號國王用礼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礼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舊武官詰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字永樂三年十一月以武官詰命二十八宿編及用中書舍人芮善奏請同

翰林字兼右春坊太李士解縉詩設用百家姓編本

昔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普芳言今文官三品以下詰勅十千字號俱已編完乞 勅翰林院別取他字編號庶无重複

上命用十二支字編之 瑣錄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為戲墜地初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未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擊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矣朱俱潘道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手是端直歸家七人驚言許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瘵者嘗与陶僕輸谷如市道遠極壞擇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馬勿速間削竹為銳鋸刺之瘵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起一死所苦天刑之在人不可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身之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余冬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驟暴持左右之人无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攪衣二人搗頰一人捧盥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旦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鑽剔指失墜于地怒其鑽不得已而起坐目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即持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頰其兩戒悔莫及也 天順日錄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忤觸者輒奉木簡撻之一日与掌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

相分詒 瑣錄

○法司奏石亨等冒根陞官者俱合查覈

上召詹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夫對曰若查覈則不可但此等自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自陞職者四千人尽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欲欲追其支過俸糧者美曰不可戶部奏請得首乃危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无不驚惶一日美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什然无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尸

上召美問如何美曰如此行之未為及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為首示眾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後之 天順目錄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倖將前送去雲南兩廣胡廣賈州等處遠官尺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夫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其是不便此類在彼佳定以為樂土多不歸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所其不願能善若後日願去者仍從之矣曰幸甚 同上

○何文淵守海州時應諱寢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饒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規金謂在與州在刑部雖有深刺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入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文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遷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危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困位奈何攻之者甲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自免向使病去不出則清名必然傳后不失為蕙謙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沮于定兵部若屈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后已 同上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側儻豪邁不羣嘗為河南布政病事直前當時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得餘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倘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彼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係于京后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批批恣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材丈夫之流也 同上



○都御史洪 福建人中 鍾元為文選主事 辭藻新奇 迂考功
郎中士林重之 尋陞山東左布政 歷轉都臺 未嘗至京中 官
不識其人 須往浙江考察 官員被斥者 妄訴之 且加謗毀 朝
廷不及察而罷之 今致仕 二三大臣 雖知其故 莫能扶持 朝
士皆后進 不知其為人 既去 方惜之 真儒雅君子 動履似迂
而死世若之然者 以此見矣 于諳智云 同上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都官薦授御史 歷陞布政侍郎 俱才一
考 或未及者在蜀 以厲行出巡 唯疏食而已 蜀人呼為王青
菜 在山東有惠及民 召拜地官 與命懽然 及迂刑部 僚屬不
樂言行 或少變于前 未幾 以夫因左迂 其琴甚博 而文或端
論者 矧蜂採花 不能釀蜜 云

○都御史軒輓 天佳廉介 初為進士 往淮上 催糧時 冬寒舟行
匆遽 水即拔出 衣及濕得 一錦被 裹之 不能出 有司急為伺

衣一袈却之 只待旧衣乾着 之后 為御史 使振冰 蘇之 費用
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 則使林 實在任 富貴假於王者 服食
器用 極其精巧 洎輓在任 一切供給 皆罷之 俸資之外 一毫
不取 自者一青布袍 无間于四時 破則補之 蔬食不厭 午則
燒餅一枚而已 与僚屬約 三日以廩肉 時置買肉一斤 數多
者 亦如此 皆不能堪 有裁回鄉者 或故旧幹 經會賄者 魚供
一飯 至厚者 殺一雞 儉者 見驚 異此 幸不易得也 自余 盤肉
一味 而已 忍聞 親喪 明日 就行 離僚 屬尚有未知者 及奪情
復任 頗以廉 自負 又嗜酒 或公燕 或僚友相燕 樂必至 醉弄
酒 書人 士林 以此少之 及居 憲 甚 甚 理南京 糧儲 清探 愈 愈
張 都憲 設席 會諸僚 往不赴 既以 卓食 饋之 亦不納 人皆以
為 僻 蓋古者 狷介 之流 雖或 過中 有激 貪風 嗟 夫 今之 仕途
中 若此 其為 中之 孤鳳 也 同上



○定西侯將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陞陞至其為將也能
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後一人親帶
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
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七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
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
后成功然天性朴實融忘已之勢听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
于為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元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
亦偉然之名將抑其次也 同上

○張泰都督鎮寧夏廿余年縛有夫声石虎克將壘將軍巡邊
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彰曰都督家一古雅可室
也處即為善仍偽為石亨請使人索之張得書不容既處至
以不得執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為意后使人畏迫之其子
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抗抗所直僅百金耳張慨然不悅

日尔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預此瓶吾祖宗所貽豈可自
我為崔貴矣之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
病不出子委官往時刻征靈為余道此事甚悉 水東日記
○運使韓倬温州人魁梧端重御史有吉獲妖盜有功酬以男
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休一方仰賴閩省上下咸謂出巡
者十數輩或过于刻或猛而嚴或舍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
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倬者自后繼者十數輩亦莫
能及后迂運使於河東清操愈著多所建明副立孝官得師
儒擇其屬尸子弟之秀者教之進登科第人才遂與天性至
孝以母垂白在堂憂乞致仕兼以較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什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天順日錄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 詔下吉伴及伯顏也先昔於御史
獄皆伏誅仍以錄弃市而殛欽死藉其家以資將士念富并



落二職流崖南旌死節功追封理澤國公謚忠壯則深少保
謚莊心益廟功行當知進宗太保安太子少傅矣朝祥昂並以
本官兼太子少保鑲明節徽侯而完者禿七為

詔累欽罪于中外 同上

○今制每旦常朝 御奉天門其

御座謂之金臺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鐵蓋四圍扇懸扇自東
西階升立座后左右而內使一執蓋升立座上一執武備誰
二扇立座后正中蓋武備兵出使扇所供一柄三刃而圍以
鐵線裹以黃羅袱如有法用則縛圍自落三刃出高所以防
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鐵扇夾立十金水橋南止留座上
之鐵及夾武備二扇耳而座上之鐵遇風動時則去之 瑣錄
○同年鄧來李由戶部郎中改禮政司參議不以為美謂此官
何足榮予謂談矣且曰死才何敢當此若才自余而位不足

公俞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俞以為非
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后歷是職而俞嘗斯言有驗也 賈
平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不高于才也 天順日錄

○上召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无可奈何
及見美怛怛有恩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慰勤之歡或有
宣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獨召美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
見美惟誠死為方不介懷但數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
事而進出則發大其言及寇思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美其業
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
其親附趨媚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性
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李士陳循輩斥
去惟徐有貞等三人臣論謂美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美曰
請于入閣矣即固辭曰不可時夫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翔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翔上疏自陳已許之
其亨見美曰翔已休致君代之矣夫曰朝廷不可无老成人
翔雖老精力未衰以美輔之可也何敢當此重任乎亨曰
事已成矣為之奈何美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美以翔不可什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資入
關翔聞美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美何故見沮美曰所以留之
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美為石亨輩嬖黜為福建叅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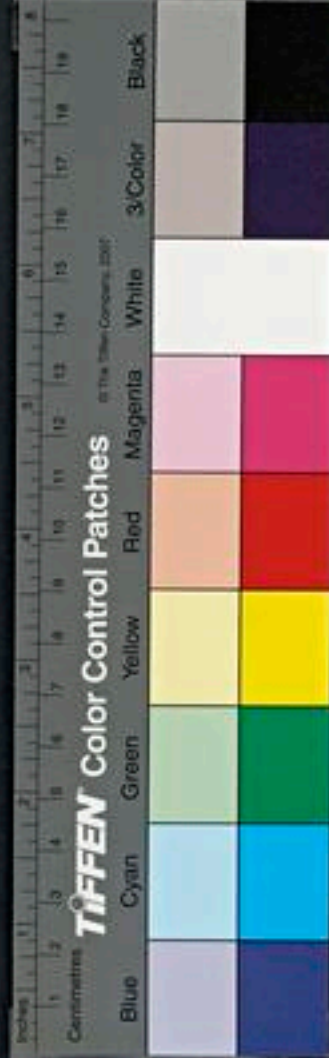
上召翔曰李某非其罪不可什去也翔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
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老魚為吏部左侍郎翔不得已從之朝之欲逮美
者非遠去也恐其害實之奉使高此庶免其害耳天順成元
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

國事美亦為申論所推入閣與有事

上銳意委任寇春極隆賢亦自念遭遇之難助有直展盡底蘊
知死不言謂太平可立致凡用人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
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瑣事
歸司禮監以此極方替說凡事與二李士商議而行意欲離
絡附已及論薦文書士有徇私者貧等持公道昌沮之祥亦
不悅會有御史楊璠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
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
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石亨言忿然
訴御史意不實意有貞與美生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
外惟我彼欲陷害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
每許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與資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



電如注大風按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尺余明日即
赦而出之初言官欲命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罷
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連之
一空 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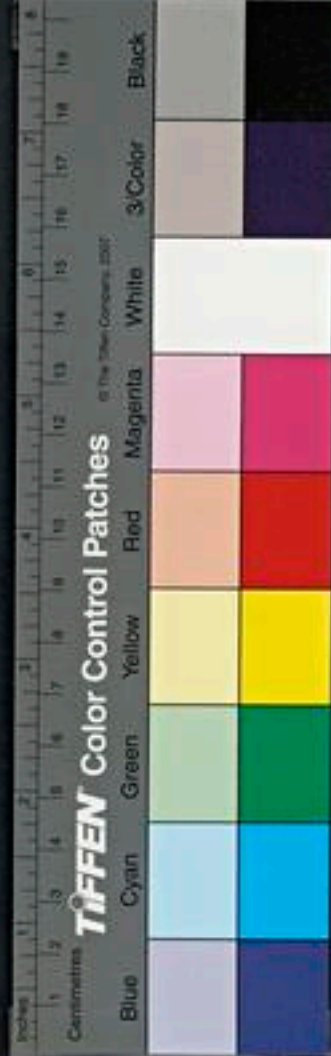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受優之
容否則摺摺報復多憚難為惟何廷秀任其司獨曰法者天
下之公有犯至司輒送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
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 彬
囑廷秀有百戶廷秀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喘之喉輒旗校
百戶摺撫卒死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竊惟士君子未
嘗不厭但有廉于公而不廉于私撫于公而不廉于私皆勉焉
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弟進士奉使淮西集令閻徽以嘗
師其先公賄以白金文綺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
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大監分其才遺三司廷
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密及陞長沐臬都指揮僉
事武成德廷秀嘗薦閩賊賊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咲曰我
知君也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官慰遣使致金銀為
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廷秀一无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戒
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瑣錄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提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董傾
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討得以進言別是非于

御前者惟李閣老詹尚素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措摠
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甚汝等問只要一个活老彬还我
彬既下獄考訊苦楚真誰自白時有一藝人揚瑄善倭漆盆



器號揚優者恬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開老逼揚供指
為李所族揚悞拷死于獄乃誰達曰此實李所殺但我言于
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公多官廷詰我对申言之李先得薛達
信之朋日遂遣二官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外对李方自東
官請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首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对
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
指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
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
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
傾李尋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請成彬復職饒送達出城如礼亦人之
所難也 同上

○天順以前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
門官歷俸淺深奏請益除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建
陞除某官而已宣德間楊用事 勅方面風憲都守今在京
三品以上官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之門後
亦單去不用天順末李美始令吏部方面官有欵推奉二人
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以溪雜記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余与刘宗序同詣武功徐先生日已
午尚未盥櫛坐久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吾二
人对无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
此其禍尤甚于我也二人復唯上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
反誅連及祥為 寓園雜記

○英宗在內音問久不通指押湯胤績兩敵書皆托鄉人許內
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



貞泰日与臣素熟真酒風漢耳遂止 同上

○湯胤績為恭將守北边一日胡寇特至領兵出戰上將數
月口外通州驍天色將曠忽有兵官至驍從甚盛坐中室令
免供具但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驍卒供其起寤然死
声開戶視之无一人在但見壁間有詩曰手提長劍斬渠魁
一箭那知中兩眼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鴉耳外骨如柴交將
有義空揮淚弟姪无情不奈哀血汚遊魂歸不得幽冥空菜
望鄉臺亂續哀詩好怪其為鬼亦如此晉陵王希范為余
言 同上

○給事中李实出使北虜奉

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著在使錄甚鄙景太中為左都御史
太上復位首言实在備作死君臣礼遂罷其官追毀其錄此事
惟 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晉景者縣官近年富見入銀得賞稍
擢者三品官也縣官豈禁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驕呵屬盜金
紫煙赫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見之歛避不暇因詢于人始知
為納銀指揮虎而翼之无甚于此 萬國雜記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与布政司鄉試在于卯午酉秋八月礼
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
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
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看風散作礼關火碧桃准向天边
種丹桂翻從火裡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尽成灰曲
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上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
蘇州奚昌元啓作 并園雜記

○羅修祺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而願提奉



章編修樵黃繡修仲昭昨檢討初皆上諭元夕現行事章調
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李公歿后淳安商公復
入閣言于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脩撰黃皆為南京大理
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趙虎陵陳公文亦奉士人為詩悼
之者未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報羅生已復官蓋黃
二人之謫實出于上意而羅之請卒公不能死意故云先
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上皆是至是始著為令皆
終喪三年奪情起復亦間有之實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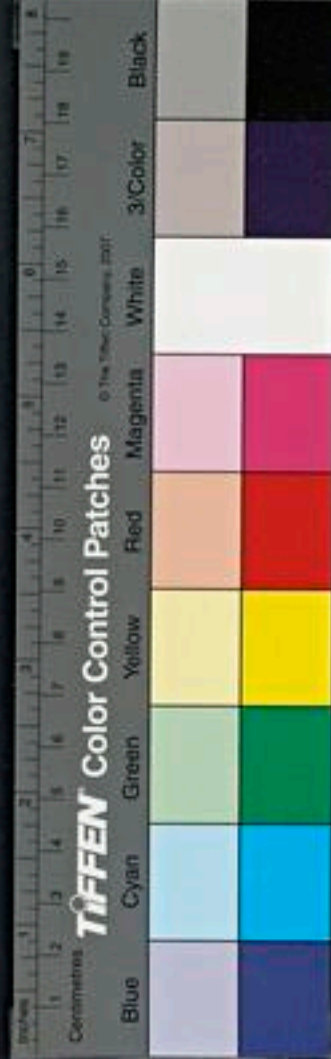
朝廷勅旨非復前時之監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同上

○楊暄景和者此京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錦衣指
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誣害人同時袁彬指搦者隨

英宗比待有護蹕功為達所聞又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已令選卒殺其陰私欲置之死地暄素不
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余事奏入
上方与太監葉瑄擊毬遂令達連問暄至其解達陳諸淫刑恐
暄神色不変佯若无所与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
知且曰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与君侯无怨何得有此望
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实告因告曰此聞老李賢与君侯不善
固為此本使暄投進亦不知中所以言何事達聞之其喜方飯
至因以酒肉賞其直早朝直以其情覆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前方引暄至達欣然謂暄曰
此皆先生所命彼与我无干也煩勿驚訝暄即曰此達以酒
肉賜暄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余
條畧无余蘊監押官以請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詞
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誦成廣西以死暄得脫素復宥任如故京師

多能道其事而暇來蘇于俞欽五家往見之

寓圃雜紀

○錢原漣李士回自謫河道江西布政使翁公所詩送之序云
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公行實殆死

虛日而

母后徽號未加独非缺典与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申申先生遂為舊員所擠而
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閣講臣惟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問吏部取
先生以婦復舊官予堂以是表之內閣俱奉謝伯寬云甲申
以下一段失矣蓋原漣常在內堂較讀書今之近侍若懷恩
筆多出其議下其出以附五倫其入以附公之力也若如此
說則浪 皇上之明沒懷公之德矣對益得之傅聞耳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熾父子可執文入
武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
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為
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麥衝衝口一賣餅小家生女一美艷都
督石虎欲取為妾父母棄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
虎弃市欽謀及凡連姻及所親者誅宥殆盡蓋三老獨免
奔圃雜記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証之文稱寃譴但云親
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办之即授尚寶內官聞之檢閱各王
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眾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仕老
內官云嘗記宣德間 老娘有吉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宦
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老娘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



李士諤不諧而上。今在俊宮煖閣中某處。

老娘七張太后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已積塵埋沒分寸矣。使此老奄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殺者可不慎哉。同上。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无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不能開。眼民惧急趨出。沙已沒。跌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蝕其机發而然也。同上。

附錄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爾公數準二公皆天順甲寅進士。屢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在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后二公皆以才能為名臣。 卷塘詩話。

○天順初楊公瑞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占其田。若于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宥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賊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慧季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与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与祥合謀。上諸既。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与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对歷陳二凶罪狀。明其正大。意先入諸莫詰。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无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余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咸公就戍。遼東缺領道。過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

首述里。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昇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
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艇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奪家養間公徐
曰彼果來犯吾將殄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成嚴守令
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慮安用
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寧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舡入貢
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近代名臣錄

○景泰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王
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
宜即往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命帶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蘇州人
也忘其名矣 否太錄

孤樹哀談卷之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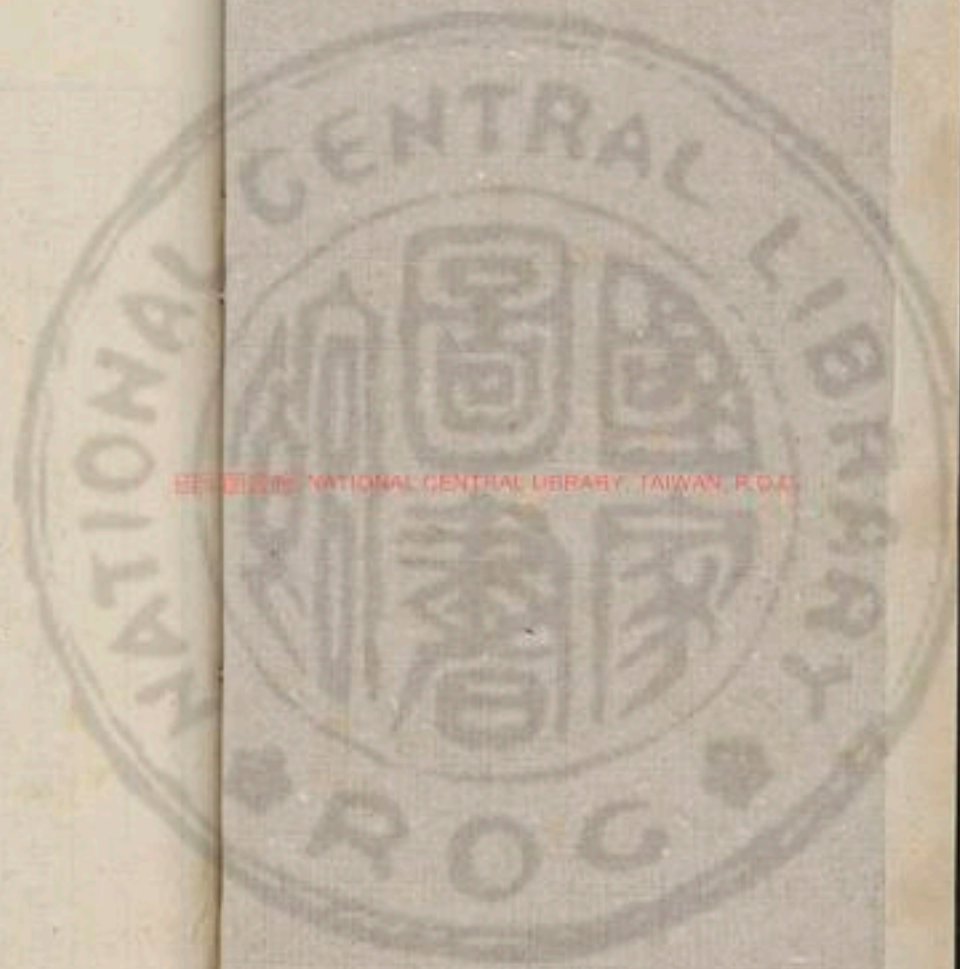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憲宗



3436260 +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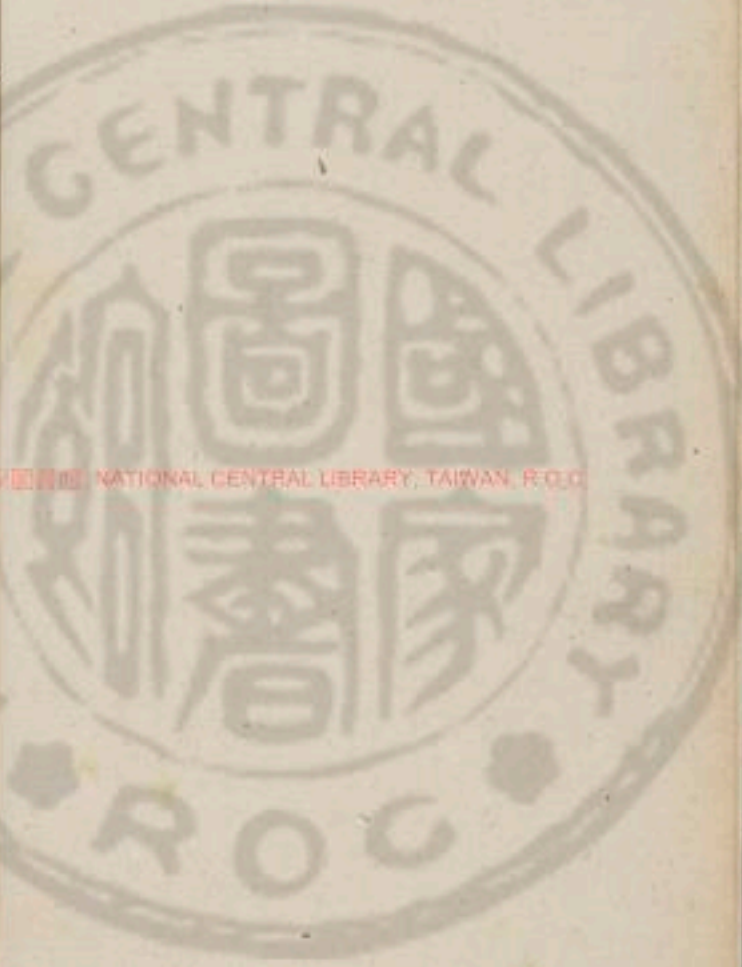


孤樹裏談卷之八

憲宗上成化紀元

辛集

○今上御極經筵肇於嗣位之初是為天順八年甲申之八月
二日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月三會講日皆
逢二進講每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
繕錄正副各二紙隔日進司禮監官奏知先晚於文華殿內
寶座地平之南設金鶴香炉左右各一於左香炉之東稍南設
御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夾講章各歷以
金尺一付至期早進近侍內臣及知經筵官總兵閣老學士
并講官及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臚卿錦衣指
揮使及四品以上無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与
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等俱青金綉服朝畢
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將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帶便服仍各執金瓜而領將軍或侯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退越衆官進左順門皆分班綴行立文華門外俟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殿內附東西牆立諸官升陛鴻臚卿贊入班行礼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指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序班六員分于中門左右此向立序班二人奉

御案進上二人奉講案置中鳴贊唱進講上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对立鳴贊上官行礼退東展書官進至地平膝行詣

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展所講書俟展官復位乃先說講其書然後申講上畢掩書稍退後東展書官仍儀進掩書復位西展書官與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礼各回班序班各撤案聯立舊所鴻臚卿中跪奏礼畢

上諭官人每喫酒飯各官跪承首與以次出丹陛仍行礼乃出左順門宴以官序惟孝士之坐立則序於鴻臚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右展書官坐立亦序於四品之下寫講章官上重戰事也其號曰講官者凡四員日輪二員先大孝衍義次貞觀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日內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并起止置案上至日早朝畢四講官同閣老隨駕入至殿內授內官以來日起止俟召乃入穿堂門內行礼分班北向前後立東班當講者詣

御案前內侍授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書則向上初展後掩皆屬內侍講畢還籤復位西班當講者乃進講悉如東儀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皆跪承上官行礼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宴



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項綴錄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先生以
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
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
翁亦論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
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
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服飾節省者幾人視數十
年前為費何啻千萬意可以現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卿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會婁益甚資
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妒火有術士知其信
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死葬卿有玉縑環價直
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
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李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

係縑環予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輟然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題為纂修事成化元
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恭等題本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跡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
向隨侍必能詳知合无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五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未
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上審伏刺所虜十
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坐衆達于圍看是臣遠觀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龙金二百兩

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貫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府西城角谷話城上放短槍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揚洪范廣朱譙罗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人回話今日晚了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上的揚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裡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騎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軍果欲謀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也先令伯顏帖木得知院來進熟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陂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裡有總兵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是晚差人出來

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裡委的

是皇帝在土木時軍馬尽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中官計議良久臣在城

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上問城中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二人出來劉安說有

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刘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讓說我女兒許与大同王对親如今不与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緊股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刘安又言我在

上前奏过用你便去隨同李指揮出見上得知院等言說我

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

和聖皇帝一会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寺到城

下令臣於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刘安同大小官員出城

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粮刘安說有十四万兩銀子當今臣取銀

一万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寺三人虜又索

重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与中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寺家財及三人的

蟒龍衣服酒器尺都拿來賞与也先城內中指揮千百戶鱗

衣服綵段來賞与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排筵席管待他至晚

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揚旂來与臣說今夜有五

个不收來密請

俞上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

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寺說我每到猫兒庄

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尽头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

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

九个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到黑河三十日到八

宝山九月十六日季鐸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御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奏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東宮

上聞知其喜當時祝天本月十七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進諸

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

日也先號令逸廐殺馬疋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八

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葦朝服在月門裡設交椅一把伺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放下月城閘板虜竟之就擁

聖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目出見不從惟進羊酒

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廐每說說不肯送我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重樂店內官

喜寧說如今送

爺七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到陽和討了

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

與臣說喜寧會說達上話也先前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搶北

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

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去初五日喜寧領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

寧寺燒毀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過良鄉縣

本縣里老人寺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芦溝橋有果園

署官以果品未進上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哪哈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了哪哈

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

听得當領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從 上登土城峇話有王復

趙紫來進羊酒得知院寺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

人出來十五日

上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他銘

降姓楊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晚回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渾河

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二日到順聖川駐札二十三日往陽和

後日到猶兒庄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

院裏宰羊迎

上迺孟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札凡四十日天寒甚

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大象或指示臣曰近來帝星朗 此不久耳

也先每日進羊一隻每五日宰馬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羊乳

鳥乳又進高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

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箏搥思兒唱曲垂達子齊聲和之大同王賽罕王

也先之弟也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札也先及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 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也先與喜寧議請

上往高橋就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寒冷我

爺上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素彬撻置

阻住將臣撫去芳草地內捆了欲開剝忠勇密令人走報

上今哈銘與也先說蘇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領達子四散

捨虜至月尽回營日期不等 上屢令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羣臣以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

守城池不要顧我景太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去羊一隻祝告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

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鉄脚皮四月十五日

上以久无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教教也先擾邊於是令

臣寫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伸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上有旨要差搃旗高鑿大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休

听又咨書喜寧謀叛情跡為於木片內係高鑿眼上令到宣

府与搃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鑿与喜寧飲于城下

密約城上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鎗發達子走散高鑿抱

喜寧滾下壕中遂擒入城哪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鑿抱住滾下壕裡擲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多是這厮如今拏了他边上

得寧靜我南婦也可期了五月內卒實羅琦馬頭賚賞來与

也先見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議擬送

爺上回朝要京裡着頭目来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

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寺

及妻妾俱送上行將半日路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

帶弓箭撤袋戰裙以進車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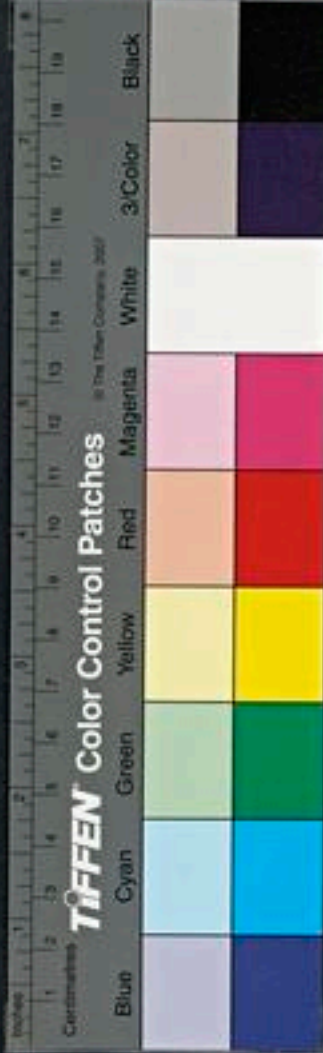
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宣府

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馬

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封綵段衣

服并伴賞達子哪哈等又有商輅王文于謙許彬接到朝見



畢後 上令臣宣彬等到 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者你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上如今幸得回還到京
情願退居閑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双

泉鋪住一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鞍轡賜臣

十五日至京入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

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居北向

上今內官監改造面賜木衛後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

表裡三月內臣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裡

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

上欽賞金二十兩銀二百兩綵段六表裡又陸續賜大紅織金
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官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成化元
年二月二十二日進

○憲廟方軫

皇哀內相三楊公特薦南昌况鍾為郡守遂分左符又

賜筆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郡事猶死為稱郡刻木為提控持

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恥且押馬几牘中寘囊囊允信

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上然且不累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燕

肆凌侮君亦雅上既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礼生

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其有

朝廷救未嘗宣今日宣 勅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擊問之

語於是諸吏皆驚礼畢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仗武

每傾誣善人吾有彰輝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別



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傳伺若曹夫又召府中胥悉前大声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尔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脅力者四人昇一脊擲空中擲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害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上尔狗曹夫皂隸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入持鉤來鈎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慄革面焉初前守王現亦嘗箠死奸吏錢英

高皇帝喜遣賜教與論勞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况君于庠校師徒乃加礼焉至謂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講先圣后亦不令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壇典不去妄教習所去者旌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進

退權者君恨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自名以屬公矣后每同座閱士類課卷唯听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事无少不足意焉師徒勿入郡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啜茗談笑愉然不喪如以私事則頓慢之矣

○本朝指揮湯胤績博李強記議論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于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美弟美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时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兒頗号險要適忝將負缺兵部以胤績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方与叙酌適報虜熬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未以覩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溝中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本朝軍衛旧无李人天下衛所凡与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李食廩歲香与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无李可附者皆立衛李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其制李官教授一員訓導一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李歲貢始于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李李公質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年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升入各者從授李御史試而充之 壽國奏記

○圣天子旣嗣位改元遣使班恩四方而安南素稱文物不与諸夷等詔禮部上文李侍從之臣可使者于是刑科給事中南昌呂君丕文實副翰林侍講安成刘君景元賜一品服行

○諸司取掌凡翰林官九年滿除職階二級然自水樂以來多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理先生以編修滿階侍講而尚約肖先生則繼階侍讀編修階二級自二公始明謂尚約之力居多

張益先生以修撰陞侍講李士則出於特恩故往七援以為例俱不允至成化初童大章曹世澤以修撰考滿童陞諭德曹以陞叙陞尚寶少卿修撰陞二級又自二人始蓋一時同僚之贊襄李文達先生之主張也繼此考滿刘召和黎太樸陞左右諭德實錄成童皆進左右庶子楊維新江東之陞汪馬踰年五月以无翰林並秩不得与翰林事皆快上乃同具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

祖宗以來東宮官无不兼翰林職者事下內閣詳擬彭之有先生謂初考滿議陞時諸公咸願陞二級寧无兼官今如所言是我輩不諳事体 朝廷其用我何且西楊先生永棗中自翰林李士改左春坊大李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祖宗以來无不兼者乎遂不許重益不得色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吃酒飯閣老與四請官皆承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遽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母煩

王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无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无復知講官之為重未必不以此始况主靜作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濮議以取悅茲以私意度人可乎母煩王音其亦取悅之謂歟

○商閣老罷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車竊謂難稱職名及

陞見方巾絲繅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闈者謂其委帖一日士夫家會宴慶呈東窓事犯之戲中見岳武穆械係下獄之狀慨然呵止之蓋傷于虎者也

○初成化戊子諡葬

孝並睿皇后於 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諡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美內閣大臣覓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復甚勤吳文定公寬以掌詹事府與議一日中推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禮於別廟之証自漢唐宋亦庶室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繆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痛傷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請去

睿皇后改稱 大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時倪文毅為禮部尚



書亦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礼有享先妣
象舜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証
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房別立廟歲時登享悉如奉先殿之儀
於是議遂定

○成化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礼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集
議 詔從之羣臣以為宜與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 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併祔廟

上答詔云卿寺言固正理但

圣母在上事有空碍朕屢諭命不蒙俞允又今內臣往返數次
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逆致有他

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宗祭如礼

庶幾兩全卿寺其体朕意群臣復奏大意旨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 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帝与 母后猶不敢違而况 陛下乎若今日之礼稍失

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 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

起敬起孝以諫而号泣随之可也若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无二上夾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会议 詔下羣臣再奏其言益切謂

或者曰 上為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于此而厚于彼殊不知

慈懿与 皇太后他日並合 裕陵並享

太廟畧无轻重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无子宜与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 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別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
况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号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幼
年事蓋可知矣又况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設乎后復繼
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差拊而如礼

○成化已丑春吏部尚書李秉執中罷初執中与王宏公度俱
以剛簡質直得嘗坐廢再起巡抚一日左都大司馬缺方难
其人時僉都葉盛与中鎮守廣東以寇盜弗靖欲脫其地適
因議事赴京舟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給事中王汝霖礼科
都給事中張寧為保留計二給事合科道議奉執中補左都
公度補大司馬与中堪入閣御史呂洪謂二公可奉与中查

頗損心未宜遂止奉王李其疏中謂上言大臣德政雖律有
禁然為資為固終无私意時人訛評謂強奸人命皆可自首
与中亦得易鎮宣府而寧等又欲合奉岳正復入閣意得板
附榮進王李果德之会奉清黃首排羣議奉寧堪任僉都正
堪兵部侍郎

朝廷竟其朋比怒不允陞寧正知府以去公度尋謝病歸執中
又被科道合奉補冢宰時少宰崔克讓尹同仁皆不悅事多
異同執中性粗疎原籍有巡檢任滿軍囚數不足賂考功主
事刘道求陞而為郎中張宇中所沮如例擬付文選司对品
調除道因讓宇中不公執中不察大詬於堂上宇中擁身抱
案面質颺言及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今此私乎公乎若尔信
謬枉我是非我等何以尽職喧忿不止二少宰皆呼張郎
中汝言信且羅執中色失氣沮再三柔言謂張郎中我已



知悔由是傳笑中外御史康永韶初以知星命醫卜出入
中門得還御史戊子冬彗出永韶奉執中意向合亟請汰京
官且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七司徒當罷執中陳主之遂
覆請會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曾被劾考宜听自陳以是
司徒罷邊員外邊退詬執中謂我獨可消天變邪而姚宗伯
諸公皆見劾因啣執中執中不恤惟擇美職餌科道以自護
至朝除給舍幕輒造賀今尚書有造給舍門者自執中始况
所措奉亦多徧徇清訟不遵御史戴用乃建言方面缺宜照
正統間例許在廷三品以上大臣各奉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擢用而御史劉
壁以九年將滿懼无奉主寅夜走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教
知已力詆用所言請婦推奉之柄于吏部至謂人君處九重
焉能办臣下妄否語多侵內閣未幾吏部又黜朝覲官甚夥

彭彥克彥寅以姻家會事鄧秀劉倫正皆與黜竟快七二少
宰又日夜露執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省彥莊因其劾之疏
下多官會勘二少宰对款承伏且曰吾人嘗諫之不見听何
執中坐罷竟與朝覲所黜者同辭人謂執中為彗星掃人蕪
自掃也時彥莊疏中有執中暗結御史等語 朝廷駭之
諭令指名彥莊懼然遲疑有

旨切責乃指劉壁等而丘布政凌憾彥莊見劾視賊許彥莊嘗
使山西嗔其奉承不至遂俱逮下錦衣獄科道素比執中者
喧謗王大理同節嚮意彥莊因嗾彥莊彭閣老听彥寅等譖
合計罷執中閣老內不自安称病子俱貽禍鄉郡請商閣老
急以崔補冢宰庶懌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謗商
諾之翌日崔果從崔又託子白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礼侍
業與中補右既而彥莊降駟丞壁與御史馮暉吳遂降州判



刑部主事吳智亦許永詔調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无
自己求之者斯輩之謂与

○成化庚寅春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上親郊御齋官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進甘露頌盖彭純
道所命也然足瑞矣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拙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盖必
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瑣綴

○舊制每早朝閣老与司礼監太監对立於宝座東
太宗晚年健忘宝座後常有三宮從立紀

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辞立丹陛下仗馬之南景太間陳芳
洲請復立 陛下託言每遇雨雪不便
朝廷唯之事遂寢天順中一日仗馬啼齧驚逼諸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給事
亦移南立

英廟見之命母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後立北上諸給事
又隨而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以品序前
後立成化初刘主靜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彭二先生後似
与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方循吉繼之而立遂為一班予入閣身稍
長於刘吉方尤長夾吉于中吉不喜每語予稍离遠未幾

憲廟宣諭内閣陞直官保庶好与先生每立站盖 特恩也
○太李每歲春秋什奠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孝士若祭

酒初任則一遣之景大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冢宰二公近時
止遣閣老矣其分献十哲則太李典籍所先期如例移手本
請翰林講誦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借往省牲畢燕坐於致



齋所及會食彙倫堂後則主祭官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分獻官兩頁分東西坐於監禮官兩御史之上景太間編修劉召和王惟臣分獻御史沈義原傑監禮會坐時方讓未定主祭官肖尚約先生目惟臣上遽過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遂聯坐於西是後監禮者參為故常不少讓矣天順二年春黎太僕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獻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素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舊規否直至會坐時適二綉衣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據上復故揖讓之二綉衣勉強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旧儀同官皆喜曰非尹先生時能及此 同上

○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前傾敏家資進奉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

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閒佚耳當時有以正對必別授矣 同上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虞商販技藝輩賤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實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二閣老之子若孫亦皆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

內實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卻糧香餅戶米濕餅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

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无糧方好

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旨革罷同上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无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



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半跪一如
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有諺云扣
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芡奔兢之甚良可嘆也同上

○南京諸大臣用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涼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輩襲以已死
涼傘之制遂謂兩京一体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都豈宜擅
用諸公雅上仙禮部侍郎章大經与之論至取

大明禮制送去請覽褒有品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謂章
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吏侍至日見扇
掛翻翻搖動甚不雅觀予謂此非制度且有扇搖扇動扇惑
不祥之兆不宜用命工製綠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余月
諸公皆效之以易扇

○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豐見廷臣建言昔謂君臣懸隔不通

請特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齋先生亦對司禮監官言

真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難於譖拒乃約一

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申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決不宜多言姑俟
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齋言天變
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尽心辦事可齋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卑
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彰傳

旨仍旧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乃先生速呼乃歲三人皆同声叩頭護
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下
不召見及見无一奇謀至論止呼乃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



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慎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无所言及見說諛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雜京官不虞武職恟七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枚及此召見得

旨戶兵二部遂請裁冗卒如田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使進時召見則公天下而治功成天惜諸公為中官所誑未及及言所以相見之益後悔死及予在內閣時嘗欲請面見乃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蓋母而見一語不答即叩頭呼萬歲不敢言今我輩每事必言太監擇而轉聞死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 同上

○成化間直等奉

勅編纂宋元綱目各辭分修而通行校正則各及所見至凡大疑似大闕涉必相質說重考訂如宋太宗傳禪之際

既詳其誤又恐未考者之致詰乃撮其大要為其亦曰太祖太宗接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善剛潤相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突然耳夫肅之所以塔之者何也曰肅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剛潤野錄之事隨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旨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肅改不可勝為遜焉太祖下階戮雪頌太宗曰好做好做而肅改戮雪為戮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声二字野錄出於僧文堂之傳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勸引羣臣環瞻聖体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无毫髮可駭之隙而肅畧加刪潤遂不克有益蛇添足之病夫肅既剛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亦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為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該醮而野錄以為无疾方且登閣望氣下



階戩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
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厲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熹反覆致詰
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曰先後本以為剛潤之地而
不自知其剛潤之語未嘗及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桎之所以
成之者何也曰桎止執熹所剛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
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係之則
遂駭人之所聞矣毋手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君德芳而發
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桎以厲之王且削去君德芳之事
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抵牾強合
為一具附會比畫之剛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齊宋論復指桎
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
桎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
又出温公事當不妄然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过矣德芳

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宋后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
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信其人温公可信之人也温公
可信則文堂可黜召德芳之事有則好影之事无矣或乃謂
熹之剛潤蓋有意着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
其說以辯僞則億度之太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尔史
稱燾博極群書其為長編專務審衆擇為不精殆有所不免
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无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后其
事當无所諱亦无一人言之何也借曰高孝授受之意可以
盖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无史成於歐陽文諸公當時復
何所諱又无一語及蓋必有之論矣不然此何寺大事而不
加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延
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証燻影之疑是不深考之故不
踰年改元五代當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



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當時札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惡之則其事在太祖崩后美廷美之死趙善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羈馱之幸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俱德悉與親王擇諸王子不得僧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后来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死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宗之流銳欲以箴綫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焘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焚之祭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

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宗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无疑可存則亦何心摭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后世无窮之感此焘怪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大目之說終有可疑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病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暴弑其君出於深讐急變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操刃而為之者而於大內視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与夫能行虎步之語始終无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



可信也矧類要野錄皆斷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於无乎予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无取焉尔瑣錄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冢宰大章陸司寇瑜頗致謗訖前代者太監覃勤乘

間薦王理卿紫尹少宰曼

上領之覃密報王尹入朝道語王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信乎王曰无也丑質以覃所報王語曰恭喜予何敢望至是肘外談彗擬王代姚而商閣老亦擬曼誇姚爲意於王曼俱百方經營及是喜得覃語故詰王以沮其未矣已春二月姚沒商公以妻喪在生夏極叩覃母俟商出覃乃引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皆歸於是遂諭內閣擬旨而彭閣老謂崔公在南京亦可取未可禮諸太監曰只幸在

此者彭乃曰此則无如曼遂擬陸冢宰并葉盛少宰轉左彭又曰右侍郎亦可補諸太監曰後先坐奉方循吉曰孔侍劉吉好懷太監謂渠礼仪纏熟且莫動先是彭与万私议尹葉二人若遊轉則有右缺可处言正万曰正言是好至是不乃幸刘不允遂已之既而彭聞見語予謝之曰直何敢望他日万復語予曰日者我本欲幸先生又恐朝廷不肯遽陞首部故擬轉刘而以先生補刘缺庶幾可乞不意内中不肯動刘然此缺尚在予曰过蒙周慮但礼侍直不敢望也同上○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五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是日揭曉第未審嘉言第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内卦得离九三白虎爻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龙虎傍動有中之兆至是爻果發盖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視海底眼云兄弟雷同唯上榜卜者噤噤不敢决一曰予以卜之盖予



以兄問第兄弟發者弟當勸而來况在老虎交老虎榜動也
一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錄至京嘉言果
有名矣然則占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昆命元龜但今
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何然在人之志意固有定
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讀講官皆退召三閣老少俟親
授以 旨意揭帖且諭尔等將夫行蓋先日內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儲才之地官翰林的必文李該博操履
端慎方為稱職若不勉厲作何由得真才实用今後侍讀
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寺官務要每日赴館進李攻文不許因
循怠惰恁宜常加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慢不遵及放肆不謹
的具實奏聞安置閣老欽奉以出人書揭于東閣明且講讀
寺官皆謝

恩相傳時有求進閣者陰詆木院疎於中貴之前適是秋
庶子淳刻脩撰健二人主考順天鄉試錄文有誤遂指摘轉
聞乃命內閣具進各官脚色欲做正統間選數十人之例而
閣老難於取舍故通擬 勅諭如右云 環綴錄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

恩見辭行礼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声震如雷倍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使
宣德曾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 勅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
以將咳退出殿門外俟講畢仍同行礼予所親見余 未見
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典故例在他見此不以
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辛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



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闈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芳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年考滿陞支二品俸垂遞代圭不意項轉而來忿恚不平然次子宣聘項女媼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到却也罷何必又鑽乘此項曰親家何不鑽踰月震疽發胸後尚強力朝叅諸卿並戲震曰腦后生瘡因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改曰胸中有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滕自明時以母喪奪情理任故云胸為凶疼為滕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闕亦可哂也太抵震素患瘦每奏事声嘶甚不稱

肯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

墳經

○吾邑甘陸老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縣知縣溢任歲余一日謁郡守拜不能具扶出氣絕歸葬十二年以營墓弗利啓迂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濕玉衣裳鮮潔妻子以手拭

開兩目瞻睛炯上因成於家時一啓視至四五載依然乃復奕焉予与廷魁同季知其善運急及此異雖未覩然里姻楊光弼其妻弟嘗親目者謂予良然 同上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亦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造閩贛處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中曰韓綉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三年未干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熇重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无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臨遵守之曰韓例繼公者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考洲先生為卒去赴鎮經太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同上

○王斌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无私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



運中否奸邪柄正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盡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受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直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乃口稱快而積憤消平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除用大臣每朝罪宜吏部發

王音除人為人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奉之例其推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從稍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倫劾故凡內閣親用同年相知厚者死不援引趨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親用人以為公論無敢議者存出
宸斷用一人雖聖公亦必彈劾以爲不出推奉實錄而得律條

律明載大臣專揆選官者斬其獎循至於此勢使然耳 又漢律記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省暵為札部尚書初死札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夫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死內閣必用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表南北吏部每部必用翰林一人南北札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白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屬雖有奇才異能不能齊驅並駕矣 同上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阿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教之其匙得六 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為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各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



公昧有歎至不敢言公曰吾昧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无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庙少憩忽坐睡夢一人衣冠未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还有兩王寬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后二十二年李蓋于之為字兩十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庚戌會試公与汪伯偕李士為主考余為同考一女余誤考至堂汪對余謂公曰來不怡問其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認一大錢何也公曰昔人謂文如青錢万選方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公又夢人認黃牡丹三本何也余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各海屋景退而思之謂大錢之兆其在福乎他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也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福皆第一而不克終長語

○乙未會試公与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与文於約文

○會默禱於天以祈慶兆明日公於文莊曰公有夢乎丘曰无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所大浸茫不見水端忽有一物若死鼉馬叩首發岸余以三箭插其上愛知是人頗異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漫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謂不然整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為其也及揭榜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伏頭望余而余不副其意終未知夢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為李士又薦為少詹事余詣謝廼言于公曰既謂三箭前者應矣公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李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愛有異其插箭也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公不敢當而退公不祿后徐以非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同上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迓起曹州李公秉為丘書河州王公城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請教南陽



李公其求謁設公事草囁之後正言曰薦人但得言其人可用若預擬人為官於事休得无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

御批出王為兵部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

上以王公度恩難太分明置之彼處或恐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者因系記

○大同猶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慶為禮書奏請延宴諸期一切余理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

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境朝廷有大庭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如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体 同上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書官教內官畧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辨內府一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良礦市舶織染等事尤屬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校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商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文令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老爹夫 同上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碭清日餘客作詩有燈前絡繹啼之句侯謂草草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繹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死以自明此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思之以激厉不從力恭送法司問罪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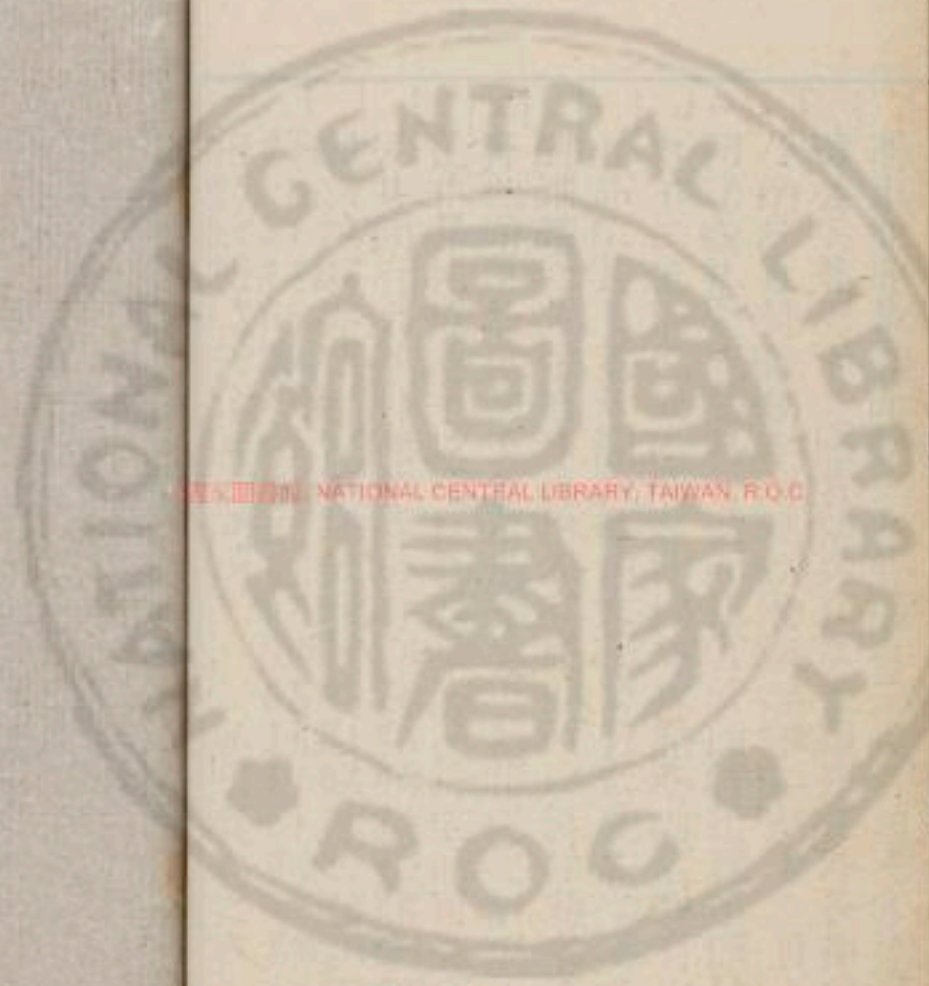


房本古字漢書凡云風房勉房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
此人蓋本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閻兵部題本以伎不
女呼吏警之翌日一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頽
顏慰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
輒疵訖之不主无悔也 同上

○御史耿司鳳犯中書舍人供奉繇論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
輕重衣冠之榮玷則係其人爲近時進徽州人素出入閣
老方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方陰矮吉士自言善醫具藥
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
同寮濟寧人与通友善長得婦省以篋寄通所封鏞甚固夫
人素諳世故命啓視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
旧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旧衣下比皆土壘夫人太怒曰他
日欲誣我家邪命啟之通跪勸乃以二篋令其捨去時人爲

之語曰洗馬御史土桃中書同官者輿功司其辱 同上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其中軍左掖右掖有哨右
哨也此外有曰太營曰閤子 曰幼官舍人營曰千二營皆
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寺米樂初始
以 棋室轟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
披甲寺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
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机太箭之法因立曼營
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
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足今所謂譚家馬者即
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旧名
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 立國營
十二曰奮武曰振武曰昱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
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神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936241-11



孤樹哀談卷之八

憲宗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甌有庖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告捕係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甌死以為對迫之漫云在垓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係之將斃焉俄盜以甌係金絲鬻于市七人疑之執于官乃衛士也通云既竊之遽死以處遂瘞之壇前只捩取系耳官與俱去瘞地得之乃密比庖所指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砮土微廣則庖人蓋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野記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中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



按鬃尾馬尾拔云落膽不无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
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亦作大官近二頁外建言崇節儉以
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鋪店所造看菓糖餅大小不一
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
間務在減節使風俗煥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
謀國乃有此輩可嘆可咲鷄鵝御史何代死之 余冬
○詹事刘先生簡淨端確士也又在翰林初為祭酒人或以不
更事為先生疑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為雀
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召諸生而与之約曰有不守
規格請出身者必同歸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
也他日有畜之者動為諸生所譁 嘗言至不能容由是此風
遂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
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

尔自保薦何与我事高世用亦為是言耶蓋先生与高最厚
高初以有
旨即欲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死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其為
人可知也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季予往於懷者兩年矣去年七月御史
張海亦嘗言之雇以數年來頗有多事之名天順四年以事
擢千云亦嘗律耶文正王省事之說又嘗見黃東翁抚州金
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為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
咨知商率士弘載言八事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
言鰥寡廢疾无依者作養濟院敷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
知有司里脊之弊有在而所謂養濟院何嘗得足鰥寡廢疾
无依之人若取息之說既不合抵斗还官旧制亦為不才官
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翁之言亦可



念矣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李士振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弟程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遭際榮遇盛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而皆出於云南士大夫多誇異之余冬

○朱公英辛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承

勅巡按閩浙州縣安變弭亂不惑重議迂廣東泰議之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民至今便之後擢福建右布政使再遷陝西左布政均徭定法兩省悉行其莅政專事儲蓄教年聞所積金為兩數十萬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資從獲免鋒鏑者不可勝紀史稱其大有功於國家成化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練兵積糧興屯種桑諸番役居戎簡責便謹烽堠防奸細諸事皆陳安邊之大略也乙未予往

年在廣中有均平徭役痛斫豪右不札登京官不容生員營利膳錢寺事近復末邊首飭邊墻壞墜數万丈次修築屯堡五百余座以及勦去賊倉老耄將佐寺事不過瑣七効朕亦所以為扶植貧窮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七莫觸止息雖聞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數露或付之呵七不則仰屋竊嘆而已余冬

○陳奈酒敬宗持已方嚴師奉振肅飲量甚共而未嘗失色於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曾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七夫夫即公主也聞公量欲闖之命豐城召款內治饋甚豐而廣為延座崇堂從庖幽軒曲館以達于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連夜觴醕已无筭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遷視猶恐失儀蹶指指搯掌中以持斝杯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掌血凝



矣其律檢如是也

野記

○李布政昌祺剪灯餘話彈琴記有江南旧事都休問挑葉挑枝尽可傷當時以為有所指及韓中丞雍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矣祠時独病其怪乱未知此也公大節高明不應以筆墨疵戲累之

同上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无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窳鑊矣韓厉声曰尔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于衣乃尽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韓公胆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却命將枝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

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咲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仇尔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斫數人頭垂惧有駭絕者其類此甚多故軍中与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為神

野記

○尚書楊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搆舍其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过此也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乘駟驚之賣駟徒行寺記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鬼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母驚之

同上

○尤叅議文度惇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李時行一委巷一妹遙迎之將獻咲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途也子媵夫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婢夾擁將不一顧妓挪揄引其裾蔣絕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过其地

西偏一曲諸姪姬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耳命回車迂行而東戒勿遊此 同上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樹於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移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同上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謚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常詔禮臣定謚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无可謚者哉孔子大聖有位死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美

於堯舜后世尊崇惟知其為万世帝王之師何与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死筆誅之忿或乃又責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者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下臣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无所假于位至尊極微譏非在奉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至乘於孟子非无本出於元制即當弃之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獲大行於



聖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

國朝孔廟享祀循旧集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

德初嘗以此詔言之於

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余冬

○王忠肅公翱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无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景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環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環償葬埋費罷之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同上

○商闈老三試首榜及乙未試首有應首選者商嬾已遂下其

手焉

○癸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与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于夔尤戲示訛也

○舊傳事兩朝貴以公事見時增期不可屈膝甲先入乙闕之甲跪伏惟謹比出乙知甲姦然曰如約乙入便跪出而甲責之乙曰見君尔不能異同耳甲頽然診茲事甚審傳者屢異其人故不名亦不欲名也 瑣綴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禮部面奉手勅

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会同翰林院具擬表闡明日

閣下擬樞措榮榮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今

睿名初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方貴妃既查恚而苦楚之

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振而獨門官照管既誕



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

悼恭慶厝內庭漸傳西官有一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異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至冬又談及之公答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至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憊而諱

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听直婦竊欲建白請睿名以示外庭倘具復慮万一兄請因而見忌致有疎虞則各何辭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益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已籍上當必有發之者矣俟予言遂已至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他不令我知道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下物定名從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

惧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已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立意于諸總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乘諭意于予上即具請立奏稿呈商先生高止予勿進遂令札吏二部設宴具奏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李士官名而以英國公為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札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

國公曰

聖斷宜御筆親批云暫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且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

諭之曰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些李且上商閣老独对教語請謹保護至於中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

紀妃有疾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美治中吳衡往治方貴妃請



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初三日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三日一時城中傳言病卒故紛不一蓋不能無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以予郭鏞之簡自陳推贊之功與已亦有傳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皇曾孫何曾自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 瑣綴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起復除者及其余新陞自太僕丞以下者皆謝於午門外而望方而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面謝后遂因之敬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上強行面謝禮未幾尚書司寺丞李璋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

授必赴鴻臚寺報名謝恩禮也成化以來僧道或因齋醮聖節進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灯小工役輒祈董事內臣為之乞陞繁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

闕謝不必報名止得一票與吏部明且吏部如故事面說傳奉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與知蓋以報名謝恩則鴻臚當廷言白而傳奉

聖旨必須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不開陳何事似此旧規日更將未欺偽烏獨免乎 同上

○陳憲章蚤習峯業領鄉薦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均後重擬歷記選而婦諸繼魁方相與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而婦隱終身憲章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闊論後以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后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絕頌憲章梁方太監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七然自以為榮楊維新謂其既託病不能謝恩辭朝乃即日乘輪出城輒張蓋謂道无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后梁方以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以載諸

憲廟實錄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靈章一絕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琴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犹自隔天涯盖訊其不得進士乃假道李以欺人若使得一弟亦必進取不已也 同上

○戊化丙申子佐札部林一鷄佐刑部一日謝宴賜

恩於午門外一鷄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鷄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鷄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率矣振恭曰去告婦百亦上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鷄愕然不應明日報卒予因嘆曰一鷄不虞病不起且慮休當佳盖以廉貧之故可

惜也 同上

○戊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維密室亦无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腫始查傷亦不甚痛數日逾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灯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簷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驚掠人予驚起隔牆呵叱問之荅曰有人且云取火取刀來少頃乃息八日使人審其詳云一物牽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挺孩刀与互爭其夫慌忙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隣居火怪始弃去初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偷尾狀



類大狸蓋不啻廿余枚燕旬始息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一妄男子名侯得崔本山西僧行年二十余踪跡詭異人物俊秀无鬚類小宦暨普旅游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識語遂畜髮改名李子龍會者相者附會所至誑惑意本求食迤邐入京當緣潛住太監常舍外宅從者謂此人不凡含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或登方巖山上殿中憇息御床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異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隣有識者竊議從末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族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辛事即白于太監黃賜上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器舍被逮至錦衣獄遽殞絕或疑黨類鴆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言皆見舍死皆不

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偷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質王斌等恐有所污讖呵止之節略措詞且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決于龍等俱知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靜軍而已予時佐禮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斷者云 同上

○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刪潤乃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恐天晚半不具稿一筆寫正既撥題后以言忤旨外調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余言予取為會元主考刘主靜万循吉各主本經置倫第三子意不滿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余言有李有議進對 大廷未必如袁然出色者后来如所期一時士夫皆謂予有目力而姚宗伯廷称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麓伏誅後

聖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智貴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承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華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畢迓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无由即潛報汪謂畢東楊少師之會孫家資鉅万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教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飲發官校掩扉穿就韋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營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与司禮黃陳二太監督與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羣瑣俗骨刑具如所謂惡者極酷之刑舟上甞適身

骨即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三矣供寄任其針

武選主事任偉適令教校徑往兵部縛縛而來拷掠如輩又

令當駕數十人圍守任偉寺方黎明教校突入室一妾以身

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厥汪略加訊責仍

命押回追搜囊袋傾簪抑管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

徹天過者流涕時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禮太監到

內閣議他事商因白輿堂為畢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之不

容入門且輟會盧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

旨安慰然同僚劉叔溫又乘此搭排商亦危矣越三日畢死於

獄中汪召御史相驗則罰跪教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畏汪

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馳往問時勘提官

已械畢父致仕指揮恭寺北來英途中輒具本通奏勘提官

受賄互回俱坐謫罷及至畢家及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



過鴟張虎熾有司貽貳狼藉送迎旁午又搜得畢每歲賄結
巡按御史及在京常途簿籍揚言而奏聞者必驚魄喪及抵
京英以賍敗戍邊簿亦莫達人痛快之泰坐死于獄人口悉
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婦所外續復解至乃發浣衣局瑛綴
○初汪太監出厥士夫无与往还惟都御史王鉞世昌日往候
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璵途遇汪既過始意追回下輿謝
過汪不為礼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辟色頗厉項亦不之
礼王素垂憐代項復駁短之汪以是啣項拾掇之甚危甚乃
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尹冢中晏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
郎中張瑾姚璉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别
尹即潛報汪疏入

上怒罷嚴命江回理事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黃賜陳祖
生二人所嫉且中黃以他事遂不容二人見辭出調南京時

汪即奉命仍旧刺事縉亦驟進用汪首項過廷翔項詞頗直
俱未有歷竟坐賍罷商閣老見幾求去乃陞少保賜勅給駟
而回汪蒼勢愈熾錦衣帶俸千戶吳綬營求後汪書办綬頗
知書注任之歷指揮掌鎮抚司事言听計從而一時諸大臣
皆因越謝汪深自結納乘勢族科道誅異已許各自陳李
都堂震重司寇方遠皆知請餘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遂滕兵
侍昭程戶侍万里楊鴻胥宣刘寺丞澣復被劾退廷紳側目
而翁世資補薛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璫補寺丞缺則以
首為鷹犬之故時成化丁酉五月日也是冬汪發南京太監
璽朋嘗乘馬快疋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係
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以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
辱朋至京卒以黨援崔克爭軍未踰年復回南京內府寫



字黃賜陳祖生俱復太監黃則代重褒奉勅守備蓋汪有
同家內府李理多不法骨為褒所撻至是諸褒於汪故奪其
槿瑣綴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人設戈箭于道夜群虎過平
箭迹之不獲明日偶見山边古廟一泥鬼腿間其箭宛然縣
尹王人聞而毀其廟虎遂少又聞樵兵趙輔征廣西多虎
出飲溪中一渠鬼趙射之虎逝去明日還卒於古廟見所主
之神被箭口在脇間地以其神令新其廟較之尹毀廟為當
云密座新聞

○丁酉三月五日与肖漢文主事周疑船先生小酌頃崇文云
近見松江錢季士海陞天會侍郎回自宅云我平生感左當
之恩為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童今懷璫是也幸灾
其力懷骨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公人其至此皆師父之教為以轉奉海

至京懷置燕以前人為壽因晚日与師父置一酒器薄答曰
當与房下作首飾常七頂戴太監一座聞者皆絕倒同上

○憲廟仁愛天縱每接死刑奏雖燕歡輒慘然或當食便廢食
或以手拒牘謂左右与刑官說少緩之何妨河東聖丞王竹
奏知州徐孚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公
法臣復何云独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夫死固宜
弟其父母老病愈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
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
乖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而
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与苟免一時之命不
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父母必痛傷以死妾為
未亡人亦當借老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焉使妾

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
死有以生三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

聖慈看夫一死俾得婦全父子之恩却將妾斬首抵罪用章國
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死罷 野記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
糧益多以其余歲易戰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廩缺者力修
築之數月完七百余所今屯軍受復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
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廢於太僕者
无有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二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
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緒將來夷虜之禍始難支也余冬
○成化戊戌冬革與寧伯李震曾開注震初鎮守湖廣累三边
功以平荆襄進爵与恭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太監刺事

將甘心於震適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寓一全真道人李貴
白術而為潘其妻妾榜赴京首級即附会震嘗隱道人私習
讖諱遣人籍建之途遇汪震訴一介武夫崇奉恩仁爵父子
富貴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殺所為也汪悟然以輕信讖筮
勢不可已到京下錦衣獄鞫問竟无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閑
住踰年卜馬益考滿于署南京吏部事即考不稱奪職其子
亦以强盜伏誅天網恢恢詎不信天 瑣綴錄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隸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軍初俸
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令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誠為左布政
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边至遼誠以語
佞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还遣校尉緝得俸會暴事跡賊以
万計俸適以訟事到官遂連俸姻家侍讀李士江朝宗俱下
獄拷訊追賊俸備受慘酷行賄指揮吳縉氓被逮所屬守令

漕各代輸僅半追時刻對溫張言俸以金壺賄方循吉為接
欲同傾之竟死左驗乃得免惟朝宗自家起復赴京俸逆至
九江聯駢並行沿途有司以勢將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乏疾日久所屬頗有交通於是朝宗尚恃刻平日稔厚
必與維持殊不知有傾万意竟調廣東監課提率而俸文鎮
遠衛軍時任江西僉事陳麒陞副使在雲南亦坐罪罷為民
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擠許驄於死今驄之冤始得報云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
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事乖
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未及邊鉞懼見罪乃
戎裝遠遁險道節節供帳鮮餽託隨從見汪叩頭狐趨狗
媚尤所不至惟文昇與汪无礼奴視其左右以尋風靡多奢
錢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还奏文昇變起也釁謂女直進

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
如汪言遂下文昇於錦衣獄文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
坐謫戍士論惜之七年汪敗文昇乃宥遂尋起復用累遷太
宰少師 同上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雷如雷
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紹長與同一夕山崩水漂屋戶人民
畜獸不計數及虎亦死者多十月二十日夜金犯南北斗因
記之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女直屯憐海 莽衛各授指揮
寺官所以漁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
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守倫



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嘗請兵征勦至
是鎮守付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宥已亦倅進厯張邊
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抚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
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事責遇汪於
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
伏起三校禽一格聞擾攘因乃就擲監禁在衛虜甲不意大
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
諸大臣皆遠視

上御文華殿以侯倫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千余石勇進爵保國
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彙以督餉陞太僕
少卿尋改僉都鎮潼余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屢侵
邊堡搶去男婦唯春火蒸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盜
地驟然識者憂焉

瑣錄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壽劾戶部尚
書楊昇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油
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斥罷不允昇初與
劉封溫極厚后以干託事多不能及遂見御至是昇知封
溫等所主乃復求致仕皆見畝昇又求去從之賜
勅給駟以歸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僉阜隸四人時溥以
進表請京間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
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當之同仁笑曰諺云女
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
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年春以近侍吳綬等協
力復起參贊南京守備執務至是聞劾亦馳疏辭有
旨褒畱歲暮當道者又欲求缺知已乃謀於汪復喉科道重



劾後遂與鄧宗伯當罷

朝廷遲回數日不允汪力贊去之乃劾贖于中傅

旨賜歸惟郤恩典與昇同明年上元日

勅至南京改戶部尚書陳俊代遠任遠時與俊等同飲于工部

得駟報不責失色亦愕然同上

○成化己亥冬陞監察御史王億為湖廣付使時億見戴縉以

頌汪得陞陞付使不恥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

法可為萬世法傳聞四方无長愚賤皆知唾罵之數月吏

部承汪風旨故有是命同上陞陞人諸語皆屬市朝以為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約長

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許二里計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

走移於金沙江中與兩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

江水壅塞逆流滄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大

監守官具聞諸朝時云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同上

○鳳陽宿州民張直妻王氏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

三月憊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一

処產下一男鼻華中有黑志一迷按御史周蕃具聞十

朝野記

○永樂間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爽健

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後至二

万有余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

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兵部余公議欲

再為差官點選時該選處適多飢饉取方郎中劉大夏與予

力沮之余公不能奪其議遂寢蔚園記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加谷閼奏乞遣大

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



过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禳奏
子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

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 乘輿不可以備駮服並死用之物不
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詩語為律
力言當却之如或聞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听其
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
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訊之况以中國方乘之王而求異物于
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后世公覽之恐拂

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
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鬚耳
同上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鐵錦木獄先是鐵鎮遼東同汪太監
征勅定州虜寇因而侵盜邊庫銀兩計數十萬私匿俘虜子

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罷職家居寡嫂孤姪苦且凌轢潛
赴京訴其事東廠判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木官校馳往逮
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砌蝶諸異品占所俘之
妹俱追解赴京下錦木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
然对于官曰金銀實有之俱當時分送△幾千△若干子女
亦有之但送△已人△幾人同時同事△收幾人△收幾人
而我所收皆平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胆
顛心寒相与極力營解遂得死事仍放為民 項紹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
皮益瑩薄形月兒後此產異執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每過
徐詢知子母无恙欲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

旨子親見之蓋不誣也 同上

○成化丙午十月子進太子少保尚書兼李士万循吉与刘吉



進少師少傅方令中書寫祝文告家布予偶見稿止列曾祖
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廷徙不常遂忘高祖
之名故每祭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礼止祭四代予尚以為
簡不足以尽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
神氣相感固未嘗盡遺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
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吉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献之邦善
於礼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公自一紀之年延解來京四
十六載不一展首溺於富貴功名累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
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同上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韵云朝趨未報鳥飛信
庭親先陳禮退詩二紀茲行今卜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
先生遂了慈菴憂問為春言之以為詩識先生嘗送吾同鄉
李天瑞適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爰舟多在水上居李

后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敬伯嘗與春席上題之受筆圖春
詩云仙子曾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姓名一作自星垂
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憂會行取去時
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敬矣其年徵
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韵云人問夢筆非死兆地下
修文信有即蓋記帳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余冬

○成化進士放榜有南昌左騰霄

上曰龍而騰霄是飛尤在天也命更名

野記

○成化末

上病舌澀朝臣讀奏卷首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胥御施絕請
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撰為太宗伯時号兩字尚書施京師人休兒豐音生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肉子亦京師人兒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

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儂咸屬目焉

馬太后命之前閭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端視久之崔左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

人又在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同上

○成化末士夫顯望何延秀代杜敬修為司寇方循吉預薦廷

秀為南刑部尚書恐妨敬各耳及懷恩絕自謫所一日詣內

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又以何晉新書去南京中徐付云初以其年深

暫且陞去今此有缺又可取刻銘之遠曰才到南部如何可

取子曰取屠瀟亦可枯之曰在廣東婦子曰昨見題未已復

位南臺矣祐之曰年亦淺昂之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

位子乃薦彭紹為右侍郎明年春家宰王宗夫首奉廷秀士

大翁然稱快 明錄錄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到十匱用上冊予撰四道方刻各撰

三道祐之曰尹先生不許過長只照旧樣予曰意盡詞止何

敢過去明方刻各出冊幸同看方自竟窳窳憤然謂刻曰你

昨日言不許過長今乃許長予從容出稿言刻先生之冊比

旧本不長直亦如此只是先生過听刻先生之言遂你太短

請增數語便好既而繕正進呈刻又曰勿依官次只混雜寫

進乃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彼之冊置後蓋恐

靈廟走后冊出直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冊也

上燕閒時輒喜誦念而中有觀溪家无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

慟二語則尤恒禱不置左右奏曰此尹△所作曰朕同知也

同上



○內閣題本用小獨帖楷書斜摺內封外列可漏封以文淵閣印方銀鈔玉筋篆大如衙史印其本會官衙別批出科中抄行其不食衙止稱臣△則批閣下奉行

憲甫自尹同仁父子敗露麻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說尹是好今何如以是无一入敢言司礼大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百初被擢任感激涕洟而素性又疎愚憊元不知顧忌遇事輒盡言无隱方列一公嘗私戒約无忘言忘忤

青串不復求予曰不來下閣改或懲該我輩无責若未問而不以正對則其欺罔有愧于古人有孤於交自矣 同上

○成化以后居內閣官者有心正大不招甘納賄與六部相犯自无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裁抑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其自專遂生仇隙尹又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

者十八九年退法公平士有定守乃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无大官做也然是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寿光刘誦與是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並於安独持正論安雖害是為誦所梗不得行誦因易儲事為安所諱聞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自省譖是罪下是子侍請充于獄令是致仕連及是鄉里故旧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佶鍾張海董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了未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累斥万安臺諫文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刘吉而安位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卻知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際李文祥係淮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即智与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窳老无廉耻刘吉欺下罔上畏无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无忤內閣意卻智李文祥吉人



栢繼卒人以比之王周盧照鄰云

○弘治改元司禮太監懷恩先以直道 黜虜陽至是召還司
禮監與聞朝政恩素知方安諛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
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云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公
不得肆行奏于

上共方安用王恕早朝退恩詣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
牌安變出東長安門外後者不知也即日降

勅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矣越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
心為之痛快后方安井十輩孫弘璧相繼而死絕嗣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于進而以尚書掌通
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探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
公不右江西人物叶謀及力擠罢而用豐城李裕成之及薦
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基憲尚安黃景二禮部四

人皆當世極稱无庸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刘宣俱不保
修節竟以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吏部物訟喧然不
平独肘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幾一夔先卒致省旋亦
誅死直聿相嗣克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墓云云是全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左

皇上御臨甘有三年既久於德攬洞鑿鑿情乃赫然換此繩違
天置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恭典密务且起致仕却憲刘
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刘谿初
為少宰黃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刚介寡但一旦
聯陟輿論翕然称快 立齋錄

○初直為翰林侍讀孝士一日礼部侍郎員缺歷城尹公素不
滿直他有卒薦

上皆不允内批以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卒笏謝之歷城曰公



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
司馬七公為兵部侍郎被宦官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
所為宜請補南京工部未幾七寃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久
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后既與攷省
景董搭羅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
有服太僚亦為斷七焉休七焉好思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俾无一貧不效于用云云斯為有光於
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媚資忌能且朋比嫌黜自底僨侈為斯
文玷亦奚賴焉說者謂此犹情于歷城也既而冰山見眼直
與景等亦為臺諫論罷職各至指為小人之尤一網盡去雖
若以訛刺歷城而亦若自嘲云尔立齋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万近景
泰天順間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万其余可

推也 震澤長語

○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談
忽无七或侵人面或啗人手足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詢汪直時在遣
中教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
及大臣大宰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傑
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边威蕙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
為黑青之應也同上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椽王荆公詩木椽嘗聞
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
茫茫尋丈不辨草木玲瓏皆成幡幢室蓋少壯鬚髮尽成老
翁父老云是謂木椽發應不止達官而已同上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尺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去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余去自相抵觸坐作進退听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去暗取否則不去其術蓋與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殺幾人也後往北京迦攀援得見

上歲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二人者後以無賴二十余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旧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為元宝累二千余錠凡江南書益玩器道什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尽二人者本无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李諸生

手抄屢云不中實欲得賂諸生死所出因致罰于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櫓至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駟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

上遣還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体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衛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万姓称快 寓圃雜記

○憲宗紀妃自誕

今上不久而薨妃實姓丁氏江西南昌新建丁家道口人也上世有子穆先生者重瞳子諳通法永樂中為王府官李家當大辟有支自南昌避難於廣西苗洞中遂娶于彼而其某生



么么么么生妃上与表姊李氏同日宮父么嘗在廣西上謁
至途中聞妃薨因恚而死有弟么養于巨瑞陸么因冒姓今
為中官甚不慧不去記其家世成化末御史南昌丁隆亦其
族也嘗與中官往來欲白其事因左遷而事寢隆與其鄉人
黃太言余聞之太云同上

○杭州戒壇焚毀 朝命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
湖州吳汝輝加與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
伯曰度得良万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紀宗曰
何易若此得無誑邪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
必為他人所取何如承承勝事時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既
而汝輝以十木匣裝良千錠請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
邀請同僚共宴復以絲帳親送之歸汝輝可為達矣同上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

之蓋西番之俗有極亂離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
之則磨金鍍劍頂經說誓守性惟謹蓋以馭夷之机在此故
供給雖云過侵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
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根
此蓋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
其戒或奪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而慕襲其名号此未
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寤在么日人
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
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
國賜資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為
得宜 菽園雜記

○宋景濂先生以文孝際遇

高皇礼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奉家當坐重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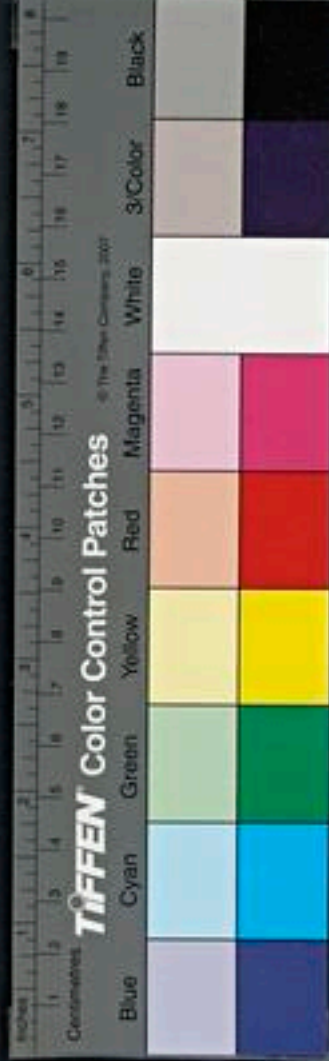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殺夔州府蔣蓮花池山下成化間暴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迂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此葬焉計其費可計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世之後陵谷變遷不保墳墓者有矣非

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先生之後百余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垂髮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而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于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于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

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任要津者京師民間多无曆可觀豈但山中无曆寒天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同上

○僧慧暎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未嘗中嘗預脩大典婦老太舍與福寺子弱冠犹及見之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芽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与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过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无負 國家比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还債的近来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无一些罪过今日 國家死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 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还債討



債之說固是佛家緒余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无愧

同上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書日奏疏悉假手焉正官彙具稍加筆削人往以上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門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酣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托不入令覆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刑書項公忠代之視彙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尔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盞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上辞然而若所謂識云 同上

○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且凡及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 震澤長語

○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有侍署名字太寸許一即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垂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費黑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自是稍息或云即官為王兵侍偉常閱旧簿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无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与開始自李文達公上請 勅各与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边鎮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提兵為首今皆首内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称坐營官提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称謂移文中无之其以提兵称則近年始及内官汪直用事时边方事皆令兵部与提兵官議則提兵之称又出自

御筆矣盖内閣大臣非止恭望而已庙堂謀議非也御史職主



糾察一與全說雖謬誤不復可言矣後使與以始以緝其口耳 身圖雜記

○翰林編脩張先生元預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兒長大惟當以器識選大率問試博文章優勝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兒一言有礙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繁近侍官蓋主奏對必選兒體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求儀朝宁但在前居其地者體兒非不端厚而其器識亦問文章往士過人蓋出自精選者為得人如姚萇葉盛林聰君又張安輩是已以後則非以體兒為主而其所重者又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途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應故事耳揆其所進多不拘此考我規類則十无一人矣况李誠燕倫者必主拘見政治之得失而後有針彈不若安靜而默者故不得不

然者益山主忠肅公名望素著者亦進一二御里之秀者則其全不足世矣使為吏部掾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御里遇我我其休免豐傳言吐正當者五倍其教決其奏議彈文披篇場屋時文非所宜試每五六人中得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上

○近時言官閣事嘗受挫辱自是事无大小誓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諱人問生亦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館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馮竹管卷京師吏科有知者詰馮竹管壁馮罪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癸風或云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聲也癸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申哄堂一哄而散聞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也亦非國之幸也 同上



○成化間海南貢士陳憲章終明行脩隱居不仕有司尋薦上
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誦之云
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无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何
如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
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同上

○吏部尚書尹公昇罷後朝士多惜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
章乞籍其家貴之半賑濟山東之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
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之不誠耳如各部司屬
官之吳淞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奉時却先掌
科掌道官若本部屬亦先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却
不与此其病也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玄賜奏使山西回見
代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其俗副使以專其責
兵部覆奏已蒙

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
內以次陞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陞欲越次他陞又恐
撻洩故已之即此事在

祖宗時必誅无赦此古之為人臣者所以位愈高而躬愈卑功
愈大而心愈小故能保其富貴而死敗也覬覦京職者不久
果陞大理丞後坐其黨謫外任 同上



附錄

○成化間 朝廷好室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寶
死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
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司即中項尚書使一
都更于庫中檢旧案刻即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
之不得項尚書層層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
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料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
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夫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
大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
珍寶於 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回案呈
在亦當毀之以核其根尚足追究其有死哉項尚書登然降
位對刻即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

當廢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郊外農談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修
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
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呂未人君不
復與臣下接事亦无可紀允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
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
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
上乃得立傳亦但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
及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同上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 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尚文毅
公輟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



房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挾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挾自收捕諸近易渠敢挾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平危乎怀恩而之上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厰公後致仕歸比刘文安公見其子孫多矣乃嘆曰公与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身公應之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近代名臣錄

○僉都御史齊公明化聞乞終養歸魯溪山築早間亭逍遙其中詔起補國賦賦詔書早間詩有四聲首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港三灵之句時卒野祭句云歸去未考歸去未一声長嘯出瑶臺誠明本身吾儒矣浪猜久書一付語云平生无一事嫌天今日送百骸歸地皆号五宜居士盖其初乞歸

號稱无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无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再宜退其号五宜以此

同上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号 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号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羅之

同上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以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忽速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次數事亨回奏公笞狀 上親閱其皆下嘉歎良久詔釋公係且賜鉅萬。以檢其庶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礼以見公独与抗礼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



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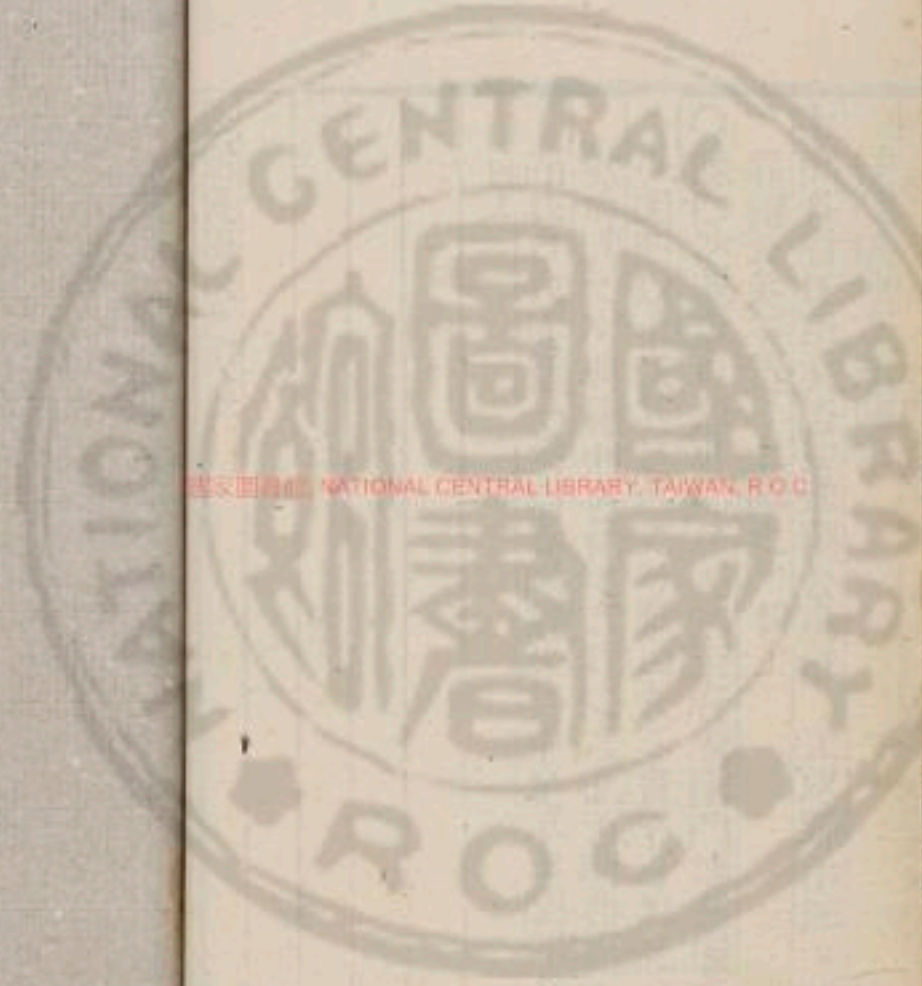
上問各省抚臣矣否汪独稱公廉能 上以疏示汪叩頭伏

罪稱公美不置 上釋之 同上

○陳白少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
少困則以水沃其足又之乃歎曰夫李青辛自得也自得之
然后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
而我自我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閫外者数年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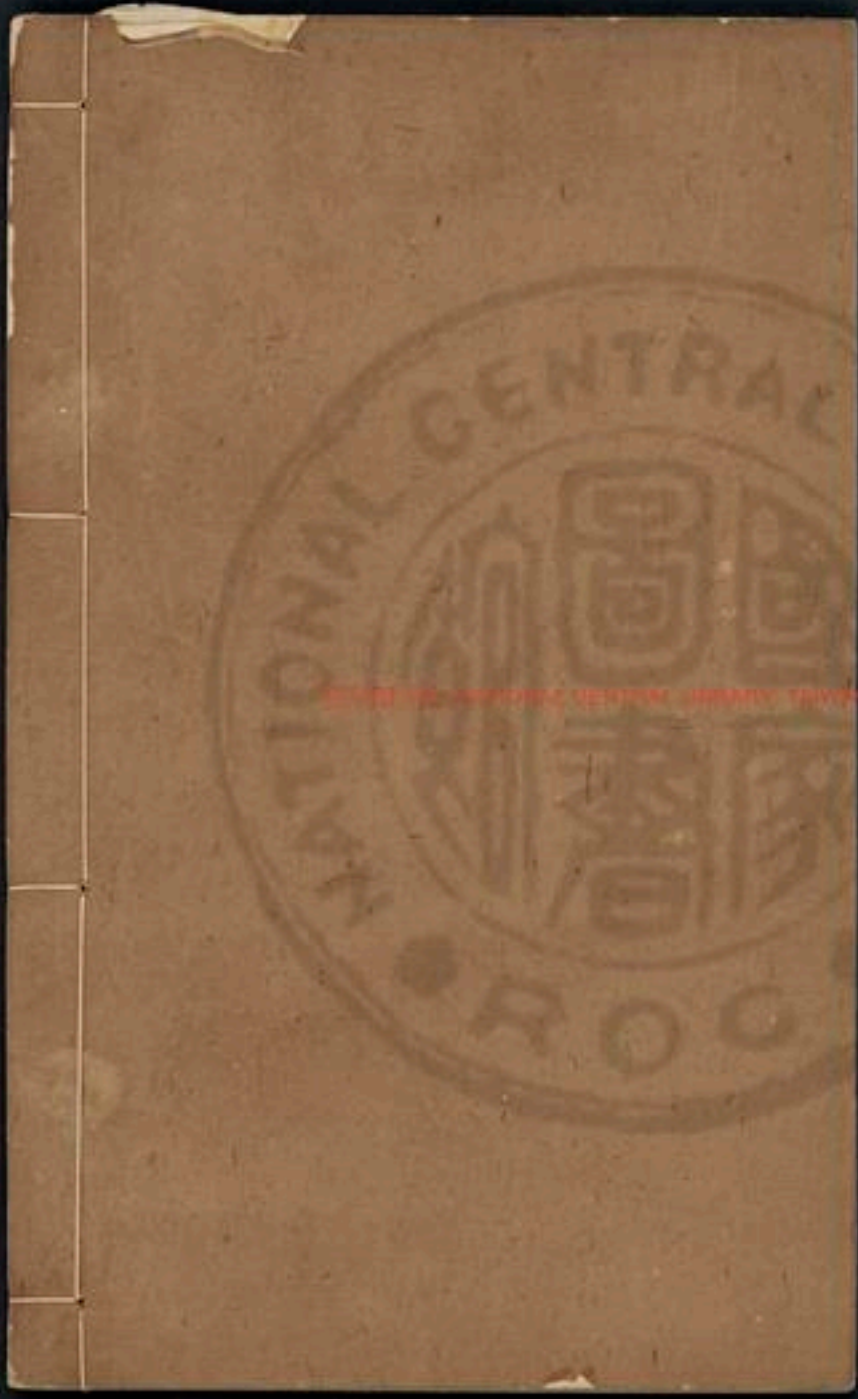
孤獨哀談卷之八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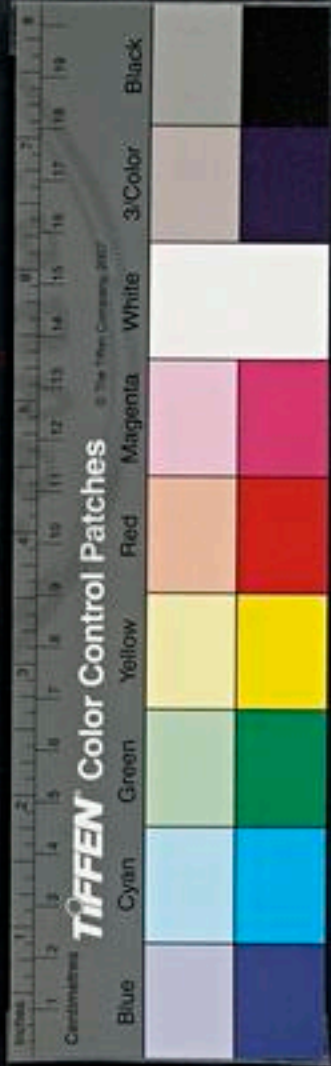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孝宗



孤樹叢談卷之九

孝宗上弘治紀元

壬集

○孝宗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浹四海比諒闇管麻未嘗去
體又絕酒肉每朝退苦坐于靈幄側哀擗之餘不釋卷藉
所覽其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憶研覈旨義有未得即
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御膳
日用三羊八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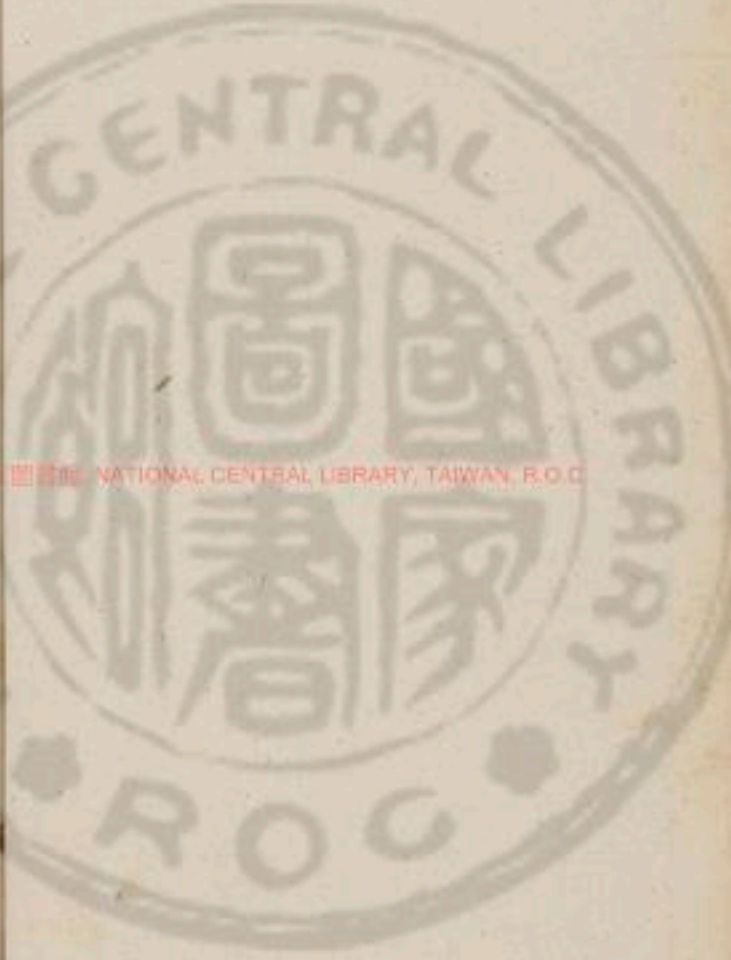
孝宗初即位詔減羊一雞一野記

○國初太廟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當升祔而祧一代詔勅集廷臣議上者多
以自

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乃為百世不迂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大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桃

懿儉仁三祖以次宿桃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亦祔 懿祖一庙宜於 太祖寢殿後別建藏桃主之所

如古夾室之制每歲祿則奉桃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

詔後之 野記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

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

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餘冬稿

○今上嗣位將承徐瓊上疏請理

皇妣薨折之由以復軀戴天之讎跪下內閣擬 旨方刻皆不

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予謂姑不准行只請于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諭三日詢之本在

御前予語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未問所

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酒請出擬行於具內臣持本未擬予擬

法司看了來說刻日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吉凶禮文煩

擾不暇乃即依刻擬禮部覆本請拘万家親戚內眷曾經出

入官闈在究問万家寔与祐之通好惧甚私謂予曰我与万

家多不往未予安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牽



引豈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湏覃太監寺將
禮部覆本來詔擬旨乃曰如何劉曰

先帝存日覃搖首不然久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說予徐應之
曰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泊母后宣諭明白恁每說的都是外面流說難憑訪究
姑從輕處之者覃曰好上指予曰还是你 予即他顧佯不
聞劉則面發赤而忌心愈切 瓊綴錄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喻其孤姪娶嫂地甚僅一間其孤
娶吞声忍氣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
忽大雷 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婦孤娶至曉人視之不失
尺寸神矣其地可為孤孤弱渙者之戒 同上

○倪文毅公願躬履顧美如冠玉腹大十圍射有四乳儀觀表
揚百僚為宗伯定廟祀為家宰公正剛方藿倖不敢干未久

而卒查克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岳其配姚
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无子見汝夫齋祀之
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因
以岳名之 野記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竄合重倫尚節痛違綠養極
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猷民及女皆幼育為己子山東副使
董國器妻死而董使遷未返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
歸太常卿孟 亨卒家貧不能奉大樸倡諸鄉宦官合贖俾
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遂歲所寓物十年後
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風倍修自裁捐婚
葬宴飲稍示節度多視以為惻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私帑
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懷麓堂稿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



林官二負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
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爵上
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郟府講讀官
東里公欲奉侍即儀銘恐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奉
後郟王嗣位銘等皆從起官至官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
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天順初德秀等王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
林去半夫乃覆對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
音正當李問優長者校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劉
誠等充選遂為定例此文達交通有方處置得宜後未官翰
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
相率詣吏部照例九年考滿別陞時家宰耿好問斥之曰你
每都要做大官申對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嘗曰小畜生

輕薄申亦以老畜生復之譏然相訐好問怒忝奏為首者申
戕余皆降調外任好問嘗望蓋損未幾捐館蓋亦暴怒自取
耳視文達之變通其有媿矣我厥後降調者以次取用瑣錄
○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奉劾諸司

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
按陝西用刑嚴酷搗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鞫時
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曹俊解之後居官廉慎與吉俱
保定府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鞫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又會申求救於壽寧侯張
鷹得免死充軍因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
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
多今後如旧節省淨費

上怒其揚先帝之過下諭以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



什充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听人主使李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体為之平正祭決雜記

○弘治初刘吉用事威權降赫无敢少忤其意者独論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状且言其能駕馭臺諫听其指使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禍南京工部員外郎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為鷹犬不媿昇江西人中狀元後至礼部尚書為刘瑾所逐遂致仕同上

○刘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内閣濬博學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考覈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開濬所擬旨皆用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难得事貴得人貴改过留用數人更多嘆之者溥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捥冠于案執愈堅未久卒昔朱子說太李是為李的聞架看太李章句了只須看經傳父之經

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尤常師主善為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亦此意蓋正心修德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直積力久一旦自然到个豁然處可以泛應曲當而无不得其宜矣真德秀乃以事類衍大學為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衍益詳凡天下政事古今沿革无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攷案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用律條之意无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变无穷而理亦无窮大學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万事非欲事上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况有治人死治法氣數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善者哉且綸紘之音貴於簡要果真知禁官过小才可惜但曰公苟用而已豈可如文士瑣言碎語以褻嚴之体哉同上

○私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指斥万安又連及刘吉至於南京科道保宰王恕入閣乞速罷去万安刘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刘吉李東陽謝廷弇吉深御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刘吉代万安專政內外不合怨有所行吉後中沮之恕卒羅明白聶吉以為私故旧票旨云留边方用時中官將琮寺守備南京許泰給事中方向寺刘吉報前劾已恨貶謫殆尽給事中周絃御史張昂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才噎刘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絃昂奏命典軍不宜調吉票旨云周絃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接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戕害不祈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

票旨張昂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絃調南京光祿署丞後姜洪巡按湖廣今布政司抄案轉行漕運都御史秦絃湖廣稅糧事絃奏洪犯分刑科給事中陳瑄等駁論絃恕已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絃剛愎吉票旨俱罰俸以事于大体令礼部會議調洪知縣其果於報怨類此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差官御史湯壽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諭新政之初穉言公等輔國政必未得盡善万安曰我輩極力贊相裡面不從穉退即上章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御



之及安羅劉士昂國通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發壽州人
與槩往槩議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錫三夢一人騎牛背上陷
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
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
首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發其事發槩下
獄槩以受槩餽遺誹謗朝政發衛允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
罪至死時言官畏內閣成崔元一人敢為槩申白者獨王恕
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死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
與人為善之意初无惑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槩
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况吉稟言云劉槩造妖言引
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後竟
發允軍言事雖沮抑怒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
附吉假刘文太建言命燒毀大司馬王公傳恕不自安求去

始准致仕 同上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爵劉吉不從言必尽封王周二
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

上惡其尊權令自陳同事者稟旨極其褒美

上皆塗之止苗不允所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准致仕當時奸
幸者以為吉前稟旨王恕辯本曰不必深辨今吉自陳本曰
不允所辭正四字对也相傳以為美談蓋刘吉嫉宦六卿雖
未至如徐有貞方安之狠毒而再權挾詐蔽上行私排抑忠
賢亦自来所死者也 同上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裒然言信行達直謂靈猶行之
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軍
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



朝廷恩威朕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同尽乎車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手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車請送以少土兵公咲却之車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綸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頗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道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習裸人於樹者祇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逐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須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房中頗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爾爾來來見賊取榻置于中公座呼車前車不查相顧而進渠首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不良民迫於

凍餒聚此苟而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剝絕汝

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管

汝若信緣從我富有汝非可送我歸府我以谷帛贖汝後

无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車

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公曰

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車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

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

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府設床蓐公徐寢賊羅寤待衛

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

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頷曰

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

裾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

呼城中士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乘陪



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死分更益疑拒公笑語賊尔
寺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橋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門公
命取分帛從城上投与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古未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
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授命无地賴
先皇帝大恩以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机
合而議以丹印畀之臣文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鄰之義抑其
奸萌道之逆順安南自是不敢悻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
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与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
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緩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其憂之長

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礼部備公使
之齎由是縉紳流聞嘖嘖稱美 望樓文集

○趙氏出宋宗室系歸于謝生一男甫晬二女皆幼夫卒時年
二十有九有奪其志者氏聞之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
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廼盛衿以嫁夫之幼妹聞人有貧乏
及橋梁富葺治者因以給之數年賞亦表外設始息氏七十
有三始卒嚴閨者少趙氏十歲初寡憐其少欲嫁之嚴泣曰
閨兒独非人共卒不去後趙氏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弗靖 詔平蠻將軍出
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五營其落乍之地從
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礼等若干人書姓名於一卷題曰南征
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秋乎此不協心

必同力以殄寇。蓋報者有如此日，志既諧，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鬪，奮其謀勇，无不一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干倖，馘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烟，雨清，居民安堵，奏捷于朝。

天子嘉悅，班爵賜賚有差。

○高廟龍興一海內，修復先王之禮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相偶，異姓不相繼，武弁之承文科之預，必上孟狀論其世而後定。一宗法之所推也。百余年來，寓中又安而序之為樂土也。又夫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出為世用，若秦公祖孫，獲保其先緒，而衍其文獻之傳，伊誰之力歟。

○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于海者，夷賴得拔半无死，隨漂抵依君都。海中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

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

國米及失婦，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

勿彼國主，潤其情，毋奪斂罰我。

天朝旣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賞，恨也固宜。余冬

○弘治乙卯，吏部尚書缺，重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屠滂，及三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于滂。文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退寃欄一點然，欲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无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掩露，地中陰氣已凝堅。云滂既得吏部，當班於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及當。

廷試請卷，又恐居文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位胡宗伯之上，示聞讓旧長官，今滂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



奈序若是哉

瑣綴錄

○予視開刑條例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慎重 設訓詳審至于再三然諸大臣刑名久精不

无窒碍如殺一牛罪已罰十行之數月邊將

奏稱軍需缺乏蓋牛禁注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无処可買

朝廷悔而難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一條許憲婦

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娶婦貞節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

則其所愛莫好夫以例立之誰復能保此誨長奸之大不可

也此益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也則粹 同上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前司禮太監章恭馳至闕亟

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廷臣丞具

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具直叩 御榻司禮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則置朱硯朱筆校片昏

數幅於臣東陽臣廷每一本

上曰与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与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

允乃錄於帙上以進

上覽筆親批本面或更步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

宸翰清逸畧无疑滯有山西巡抚官本

上顧向此欲提問一副搃兵該提否臣溥等对曰此事輕副搃

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以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夫因

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奏曰此本

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一看下去也是間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

上指余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 上復頷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韋太監喜茶已具蓋時出急召未有宿办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聞召內閣不過二三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且自是若將以為常故謹書以識事始云 燕對錄

○弘治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而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殲官中才婦役於廣未幾消寧宮災

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功動土致此災禍

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

上意其所載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送苗米幾百石人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賍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起夜赴戚職求救不期而會者凡三十人月下見齋影童七而一人獨乘女簪事維得寢而納齋者之名一二尺傳於朝野醜類惟甚久而亦安然死復看其矣類 上英明終漸去了 瓊綴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竟有被傷者



大司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忝開守衛者因乞嚴武
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
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外有火災禮部毀焉或問孟春此
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
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碎趙允縮曰熊
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
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余冬

○弘治戊午冬十一月朔禮部言安南國王死其陪臣表請封
其嗣王按故實宜得侍從旧臣一人充正使事聞

上以命大工梁公叔厚特 詔兼翰林侍講賜一品服篋璫集

○十三年六月 召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由臣健等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與 旨角之及保國公朱輝

車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

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
臣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
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
臣東陽曰况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机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机營久但係伯
爵若得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
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今張偉副祐似於事体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諸太監在侍余无一人在
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李小紅卓具朱筆硯臣東陽錄稿以
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臣東陽後奏曰今边方



多事 皇上召意武臣親賜陟陟臣寺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候于左順門候勒行之燕對錄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酋也不江西人漂蕩至彼策驚多智毅
久之為寨主雄視諸酋有莽子阿刺斡力絕倫能披三重甲
持二丈槍兩端著力過數百戶與敵刺以槍点地躍而起每
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清汾
耳二人謀勇相扶由是橫門夷落推為渠魁覲諸酋之附近
而稍弱者嚴以箠笞分給而陪征其入既得首夷之利又謀
誦我之商民經其地者揮訪他由令逃劫掠官司差捷步往
探訪健步必謂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
官而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酋遂而得者指為賊道官軍
往擊捕於其遠酋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伐凡
有事就令訪處不復關備之美三堂之宜庶者皆有歲賂溪

益負恃為惡滋甚每交訂官首使爭聞以收鴿料之利歲擄
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天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
前交受其害歲死寧居吾郡孔公為都憲受

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見報公地被賊劫殺官兵公
地劫殺民商公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厲之阿溪當治公
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宜慰等乃命官皆責且重何以
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
人以溪凶橫且私於監軍總帥言之恐无益得禍多不吐語
公諫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
寺皆迴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
命復自往清平重沮之公不所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
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莅事公召而禮之因廣扣
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尔



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四竟默然公曰吾所以異待而
以為辦大事非輩行等今尔何以耐我通曰言之而公事
且办則一方受福而異亦有益否則公独已耳吾家亦赤乃
當應何公咲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公問溪
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独籍王指揮陳總旗二
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曰吾自能之通謝去公
候旬朔郡將校忝揖時号於甲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若悉
角前吾自捧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独畝之甲出王前公謂之
曰汝何以与賊通王篤諱之公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
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惧不敢言公曰吾今貰汝罪推心用
汝上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式或價則重辟不免汝矣王
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公曰
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公

公問誰王曰无如陳總旗公曰諾吾令授汝檄令率謀勇之
士師所部兵未有事指揮汝則徑奔陳与俱来王受令去少
之偕陳入見公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頌王
王曰勿諱為吾与若事公已悉知之弟當用力以報公陳亦
言其难狀公曰尔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
入寨誘誘令出現而隨遣王率勁卒伏于房伺出擒之且刻
其期遣他兵来援又預徹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
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来陳曰新都堂至故不
能来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无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
賊何謂无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始徐
徐何以速舍重貨溪畝備陳食綵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
牛来審較若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决也溪曰寧
有是乎審亦我當罪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



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喬曰必去也因頤刺令俱
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小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
阿刺足耶因即座以爲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綱恐不利出
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即俱起三騎
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尔溪詫乘命酒飲忽振巡捕官至陳
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蓋往訪之溪曰伺彼來可陳曰豈有
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取官
見刀以爲不利是亦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
戲謂溪刺新上司按爐至境何不威迎待此未何爲溪刺犹
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扼汝溪刺猶笑傲
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捉刺上徒手搏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
染之時援兵至正无夫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公又風造二
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赴書州无經清平恐其

黨劫之也亦是一如公命解至三司鞠之論死公詰問无一
語第垂頭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但畏一孔公耳然
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解救公言吾不究若事
犹能解乎溪刺死溪有二子風都勻公又勅都勻官司徑擒
之悉殮焉 野記

○河南洛陽刘健自官翰林究心理李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
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无訾議李東陽
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
誠可謂君子人矣惟程敏政一事論者以健爲報復私怨
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刘先生不会
作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爲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責題者及
揭曉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責題雖未發露而可疑
者七遂捕奉入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鞠徐姓者雖未



取中曾以二幣饋敏政受坐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翰林官嘗為座主受門生饋遺亦係常事而独拜鞠敏政坐以賤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又溪系記

○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壽皇太后喪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內官召大宰士刘健李東陽謝廷至內門扉遂闔 上帶翼善冠素服腰麻屨御煖閣素幃起立床前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頤謂曰先生輩來臣健等皆至幃內

上曰為陵廂事与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示諭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礼欲為厘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至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

裕陵舊一帝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于為英宗皇堂廡其右墻而中有道可通往東其一東行北轉而至于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礼臣東陽奏曰此事臣等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有幾個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燮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臣健臣廷對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錢后与我合葬大宰士李美記在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臣東陽對曰臣等當時嘗有別議故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无不痛快垂之史策万世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廷對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上曰朕亦折之矣今日開墻合葬不為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帝后昏曰若如此通則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惟一点誠心為之料亦害東陽贊曰皇上一念老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臣健等皆力贊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七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附廟之礼尤所當講臣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慈懿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附俗陵配享爽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矣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附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礼臣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未事^世鄭^世之事不足為臣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克殫為法上曰然宗廟重關係綱常事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歸有朕躬以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乃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附乃後朕壞起恐後來推亂无紀極耳且奉天之祭先生輩尚不知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臣健等登卒不解上意但應曰唯上退思之蓋止容二分而孝莊尚未配食也上又曰孝穆皇太后朕生身母母稱為

皇太后別犯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保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皇太后於後歲時登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臣健等皆未敢應聖意蓋謂今

皇后千秋後也臣東陽贊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羣臣公議止猶可柰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耳臣東陽對曰願

聖見主張得之臣等无不奉行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

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臣健等對曰頃下禮部令多官議之

上曰雖多官議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為之耳臣健等

曰容臣等計議上聞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日

上稱心腹心者三呼先生以十數臣健等感激涕謝皆叩頭起

上前下板階頤內臣啓扉立送而出時尊謚議已進奉

旨未上几進臣健等乃具題本稱當時

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羣臣為委明將順之詞或者不能無疑

乞勅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暖閣壁前立問曰先生輩昨日作所

進令多官會議是幾個衙門臣健對曰即前日進謚議者臣

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磨事府翰

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

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專為翰林問也

自是每召問必於退立呼內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健等對曰諒得是臣東陽奏曰

未知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對曰是正古禮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曰如何批答臣廷對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是重事

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



隨文書下未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即以本授臣健復日送而出二十二日復召

上袖出奉先殿面指示曰此与太庙寢規制度一般常時祭

薦皆如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

奉慈殿也曰為神庫在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為

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厨也然于此建廟可乎

臣健寺皆對曰此地最便臣東陽但未知寬窄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旁小宇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一十丈後

有牆上之後為半宮較之

奉慈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牆可展否

上曰酒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酒去之耳又曰欲遷

孝穆太后并祭于此如何臣健寺皆對曰其當再問再對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

太皇太后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頃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在右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迂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否臣東

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為廟地未定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恪奉永為定制於

是中外翕然稱為得體蓋自丁巳之召不奉召者已闕八年

龍顏溫霽

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慨已以

宗廟綱常為己任蓋非臣下所能涯矣後陵事竟不行欽天



監以為歲後在北方向不利內官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云 燕對錄

孤樹哀談卷九

孤樹哀談卷九

孝宗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其意大同守臣以聞已許二千
人入貢既而不米六月間支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
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
例於左順門詳審時邊在告二十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今令大通事領芝回人先生輩可密切詳審通
事且勿使近前臣健等對曰其人名能通漢語則不須計通
事 上曰然各邊閑糧草須分刈大夏說用心整理臣東陽
對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臣健曰雖死此事亦
當整理况有此声息尤當隱倂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臣東陽對曰人下邊閑兵糧實是空虛



不可不急為之備

上曰又着劉大夏用心整理臣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整點听
征上曰然臣東陽對曰京營未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齊
脩臣健奏曰京營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遂安伯陳諳成山伯王章輩已退二三人矣今如
張懋亦可臣東陽對曰退者其賞人總兵官營事固可領兵
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訓練耳臣東陽對曰
聖諭甚常有謀畧另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
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稍換過半年選所無一
万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古之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
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概
恤不可剝削臣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輪班
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工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云云此句所
不悉

東陽叩頭對曰
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然
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恭其銳氣庶幾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
旨可以朕意語之臣健等對曰諾東陽仰奏曰兵部不敢不
尽心若有擬議乞

皇上斷而行之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
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稱靠山王者據險為惡

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先生董意嘗聞之乎臣東陽對曰亦
嘗聞之昨曰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攔



上強賊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皆應曰諾 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臣徒等皆應曰諾臣東陽又仰奏曰臣等有所聞是固不可不尽心陳說望惟

皇上斷而行之耳 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輩回去辦事皆叩頭出於左順門會審悉回男子一人云在虜中聞有議者欲捨黃裏比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盈順衛頭目阿見乞葉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奉似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臣東陽臣廷議進禦虜事宜又以兵部奏差延臣整理邊關報章缺乏擬差侍郎顧佐往大同宣府郎中寺官分往各關預為計處廿五日復召至煖閣上袖出所擬揭帖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

不能了此臣徒等對曰戶部尚書奉總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灝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惟

皇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好但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勅凡有事二令兩議乃得停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閱御史亦是二人須差即中二人亦可耳

上曰然臣徒等退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英以進二十七日 內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刘仲宇各閱差通政司參議能偉七月初四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勢重近又燒墩殺軍延緩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我乃敢挖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者吾何可言正當与



做主京軍已選所征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
行臣健筭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宜未輕
動上屢申前諭臣健筭對曰大同亦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彼固云臣等拘于新例不敢上請天兵臣東陽對
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列請兵自朝廷行之耳
臣東陽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屠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猶未釋臣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
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
若彼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失此酒少待其定徐
議所向耳臣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
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可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信使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情
皆對曰

聖慮當退撥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宿朝酌量
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
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對曰
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
未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軍大意外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燕對錄

○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撫西安府鄜縣道安里軍人
毛志李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
沿河水邊澡浴得一玉玺臣等办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



壽未昌八字皆有蠅紐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二寸方圓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明刻副奇古殊无瑕玷
巡抚右都御史熊翀会驗此即歷代傳國玺也除呈該熊翀
差官前進外謹具奏聞 野記

○十五日朝罷

上召內閣來臣健等隨至煖閣

上曰刻字在大同係用心近又慮潮河川准守欲行令鑿品字
審及以新製珠子砲送与係用亦是為國可量与恩典以厲
人心皆奏曰未知

又意良何可典 上曰陞官亦准可以賞賜皆應曰諾臣迂曰
与 勅授勅亦可 上曰然鑿鑿製是刻禹仲奏今准使
賞其江陸間亦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之皆应曰諾

上又曰趁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且迂曰張天

祥已死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斌尚在坐死罪昨張洪訴冤抑臣健等皆对
曰此事御史奉奏法司会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
巡按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史王
獻臣止憑一指揮言誘杀情詞只一头亦不曾親到彼處止
憑叅政審案等勘報事多不实今欲将一千人犯捉解来京
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会同方見端的皆对曰如此固
好 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先去整理臣健等退具揭
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酒待会勘至
日再議十六日

上令太監陳寬等於 左順門傳

聖意令擬旨施行臣健等因極命此事中所共知公論难掩傳



肯改命於事体大不安寬等不肯上且各有執办健等退再具揭帖云臣等非敢固違但命已出今別死事由猝然改命忠非朝廷大公至正之体遠東不遠請仍待會勘至日施行十七日朝退上面召內閣兵部未至門上兵部選鎮抚司理刑官畢臣健等入至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臣等書密進如何令書办官代寫臣健等皆叩頭曰東殿揭帖臣等已封定不曾令書办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捏解未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臣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死故傳

旨事休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謂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

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体訪得來誰敢願也皆對曰此事于謔皆在彼處恐勞人動眾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边將誰肯効死臣健等皆曰賞罰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誠恐失边將心死以壓服天下臣等愚見死他正欲

皇上明賞罰耳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僕殺會功營營豈可縱之若果有功彼誣瀆為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去十八日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職官不負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讀書明理亦依有不守法度者臣健等皆對曰臣等一時愚昧于冒天威臣陳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少臣迂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



庇護必欲從死與公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謂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蓋謂別死事由猝然改命猝者暴疾意此亦未為猝也如是再皆應曰臣等謂都察院已批出死過只欲事體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

祖宗以未亦有旧規今令東廠且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旨上乃令擬旨以進是日尤顏甚零蓋以昨日之命太嚴故後示寬意如此

燕對

○七月某日

召至

上問吳舜王蓋之事蓋吏部都察院已否考察案卷今當有處置臣健等請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吳舜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至吳冠帶閑住臣健等同奏曰

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際冠帶閑住更死安置臣健曰吳舜今冠帶閑住王蓋對品調外任是矣

上曰王蓋調外任亦可吳舜不謹自該閑住又查有許多事情着究竟到底決難輕貸今須令為民王蓋亦須閑住耳臣東陽對曰吳舜事緣查勳得實亦不過不謹恐亦止該閑住

上未許臣健曰王蓋似輕東陽曰王蓋乃秀才時事耳

上曰王蓋已考作不謹着止令調任難為考察衙門體面臣健曰大臣是朝廷腹心言臣是朝廷耳目上曰固然但憑

網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憲官犯罪加二等

祖宗旧制近來官糾劾大臣多有實亦須略加懲治以警將來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為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謫天下人稱頌



聖德正在此

上曰在平時或今后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体准但已耳
終不許乃退復兩議王蓋以進竟從初命行之 同上

○司馬公為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是莫貴於稽古言
无大於論治若進言而无要猶无進也司馬公嘗告其君仁
宗脩身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高遠載之後序仲宗即
位又以上聞且自昔平生努力所得尽在於是其稽古錄時
陳治要蓋有在矣待御頭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 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七有十目七有總論一
篇倫典故凡十幾則而命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倫規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

聖德之際遠倂虞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俾助海岳者
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通今大參廟獻詳及王度直為治之

要我君之子吏部王事出以示春因得披其詳焉重感司馬
事与是類為跋于後而歸之 餘冬

○二十一日復名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臣促曰吳江奏款營陣以軍法
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邊將輕易營安奈之漸皆未敢應必
項臣健等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
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

勅書內方有軍法送書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
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逆重勉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
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号令逆以
不行臣健亦力替其說

上復甫前論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似有斟酌尋常小敵或



備禪出戰皆不許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咨一是字亦不為重外边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臣迂曰今遵

聖諭批咨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燕對錄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慶閣 上曰

孝莊廢皇后神牌昨日造完內堂擇在九月初四日奉安奉先殿此係內事於外死行 俗陵神槁

英宗原在上

孝莊在右當奉請 英宗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欲傳 旨令欽天監擇日遣官行礼可

櫻祝文臣東陽奏曰神牌向似已安訖

上曰尚未向以

孝莊當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便乃令以靠壁移後五尺今始移矣九月初一日復召 上口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儀註并 九而祝文可寫來臣健等皆諾而退蓋自張天祥事後至此一再見

天顏始霽如故云 同上

○十一日復召臣健奏曰謝廷有瘡疾註門籍

上曰吳一頭綠事袂提可差一人代之皆應曰諾臣東陽奏曰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邊關事急若下該部未免屢轉數日只先生輩推二人或經寫一人亦可因諭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旨令善加調理今便令良醫往看也臣健對曰亦不甚重臣東陽曰止是昨



未日三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對曰亦不甘瘡因抓破作痛行衿未便耳 上曰癬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數日出未辦事方委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是日朝退臣健等具以聖意諭臣廷不移本稷啓而遣醫矣 燕對錄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初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米既叩榻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脚臣東陽對曰已題訖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爲以註表皆應曰詳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寫勅與鄭旺趙鑑綠旺原勅不曾該載此事故須特降一勅其旨應曰諾

上曰昨首內有玄色黑綠黑綠與青皆人間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廷對曰乃玄色黑綠耳

上曰黑綠常服禁之亦難不須說及也皆諾而退 同上

○三十日召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旨意如今冬邊殺賊功次行巡按御史查勘多有經累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沾恩命无以激勸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有過違令兵部參究臣健等皆奏曰誠有此弊

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對曰兵部咨都察院轉行御史上曰然少頃又曰昨者會奉榮未說日講時刘机講陳善閉邪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皆應曰諾臣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警沃他上字不足

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无虛道理皆是於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尽也无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臣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

則其餘百官无敢言矣

上曰然臣迂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尽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孝緝熙中外臣民无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与他不必頤息昨所講

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不着啓沃上更

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規望故特

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熈歲以來始起去旧時諛頌之

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向云 同上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出數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韓夫所奏

地方盜賊事須系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實

上曰然凡一应事務當與掌事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

更須何処置臣健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

尋耳臣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誥律比者非止一人臣健對曰季麟

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南山段損人命故人論之不

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來東陽曰好他何處

上曰彼言張旣卑諂大臣要剏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

退但亦无指實難逃耳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有瞻駭壞事者誠宜

黜以示戒今亦无甚不好者須當留辦事耳臣健等奏曰臣



等每見留者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矣否若既云

着辦事即係皆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曰然則先生董意欲如何処置皆對曰止云照旧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稽查洪武年錢緣何市不通使臣健等皆對曰以實朝廷行起如賞賜拆俸之類在下如監鈔舡鈔亦用旧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听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可得行誠非道理臣迂對曰昨今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三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尽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臣迂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死畜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若若也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塩法尤重今已壞各各邊關中徒有其名商人无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曰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奏討亦是亦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无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塩法

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上輒逆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与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与則不敢奏矣臣健固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私販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總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

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迂聿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隆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

要務近來廢施殆及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死實用戶

部便通查旧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

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尚治如此是日

天顏喜霽問答詳悉蕩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十六日 召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稱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

則例又摺筆接遞夫後若干陸稱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

理不當且夫後係是旧制何得擅藏臣東陽奏曰現奏詞恐

所寄則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臣健對曰均徭事亦須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臣健奏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稱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宜

曰諾 上又出一本曰此戶部覆奏處流民本內推刑部侍

即何鑑查已考滿以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臣健對曰凡

係本部承行事亦有經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

推他日不稱亦无后詞臣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

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臣健曰然則通令

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卷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

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者時

上既明習國事論議曾出或累數十句臣下欲尽三語至死間



可出或不竟其辭而退之而尋緣所受亦不能悉記也故事
事之 召訖于是日不越月而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弘治十八年五月開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
陽先生頃之趣者六七次臣健臣迂繼至乃同入趣者道相
屬入乾清宮右門內由階陞殿入東戶轉西南又入戶北行
行數步穿重幔上仙橋又數步見 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曰健臣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夾衫是直叩頭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
始不能以故与先生每相見時少

上玉色發赤大聲盛氣健臣等皆對曰 陛下萬壽无疆偶爾
違和暫瀆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

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御藥事太監張倫取金盃進水以舌

舐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倫曰再進此一服即无事矣 上

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警
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看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婚至弘
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奉行皆應曰諸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
榮肖敬等以次呈至皆羅榻外跪 上曰授道者扶安李璋

奉筆視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
樂先生每勸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个好人臣健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愈卒 天語詳備累數百言不能悉

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禮部行



之戴我天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龍馭上賓夫追念

先皇帝簡任眷遇之恩願任委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及俯仰之間已如隔世叩頭顯天无所逮及可勝痛哉 同上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召臣健等復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璜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璜等長芦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臣健等同奏曰璜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璜行臣健等對曰戶部亦具樽節用度可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與璜引鹽之所止變賣豈不兩便臣健等對曰價良有限不若璜引之費為多 上曰何故臣東隱對曰璜引有夾帶且知有引一帛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速

上曰昔有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

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 欽賜皇鹽字樣傍

煖煇赫州縣通官吏稽察各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

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言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

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

事譬如十個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人便有六七个壞事的人

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計較因叩頭

出殿中司禮監追達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計較監官

遞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

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璜六十引如戶部議云 同上

○孝宗晚年厲精勵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

御午門面鞫提攬崔綱下无壅蔽及大漸見刘健李東陽謝廷



三人至

乾清宮正寢受額命天下頌之

○進士松江張輔言于余曰黼末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竟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死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瀛語坐廢自吳至闈詣九仙漸夢七有人示以中呂二字婦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其所指一日過余于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嘗言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強半來自苦无多之句默然後辛年五十三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長語

附錄

○孝朝首登大宝明日當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穆倫侍殿吉士鄒公智孫造其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既暗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言以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也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踐先請且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踐再死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訊之 近代名臣錄

○初丁未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方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已酉言事者誣知



州劉粟御史湯昇奏言朝政嫉智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余殘喘神色自若无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彝等未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寒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畧議者欲死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屣穿幾不能存視識蹟遺堅却不受其罵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史誰真夢中不識身仇係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反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死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音溢于言表 同上

○劉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欲取交南策以中旨索米粟中調軍救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致被捶若

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于俊力言沮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鵲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

從又比虜數寇雲中遣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戢守无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上之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與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犹迫不已乃自求尋出為福建參政初公郎中秩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重輒曰使我做時公事當如何行公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



崇重何為而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日嘗言今日所以至此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同上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劉忠宣公以戶侍簡命經登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边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与此輩合行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以理不以勢安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弔之公至召边上父老曰父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云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日倉場積蓄有余蓋往時來買法有米告糧百于石草于万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边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此法立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采无處得買也边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余

積私家有余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發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為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無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汝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是行是亦前代累勦糾封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為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显行雖於屬官亦且手簡直述其事歸末必書名如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无大小无不尽心竭力量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感額不



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奉嘗謂古人有言憂
民必有病見客似死官公足以當思之矣 同上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无
所出独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
有大难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
不果增又雲南思靈德化守臣欲用兵馬公疏令外民疲
財困災異迭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余全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乎使思蓋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止不從則策穷矣不如姑
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先不服也再議之用兵未晚也
於是兩皆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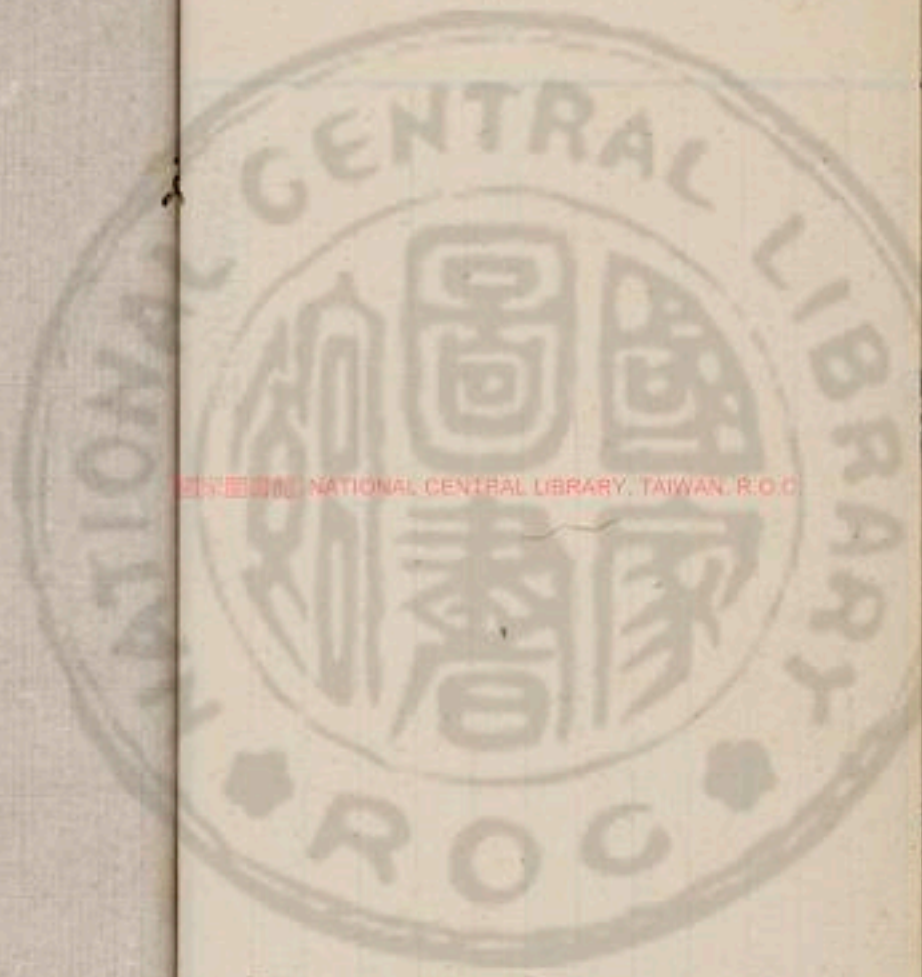
○大同缺馬時端甫馬公在兵部請給折糧銀端之且戒督糧



孤樹哀談卷之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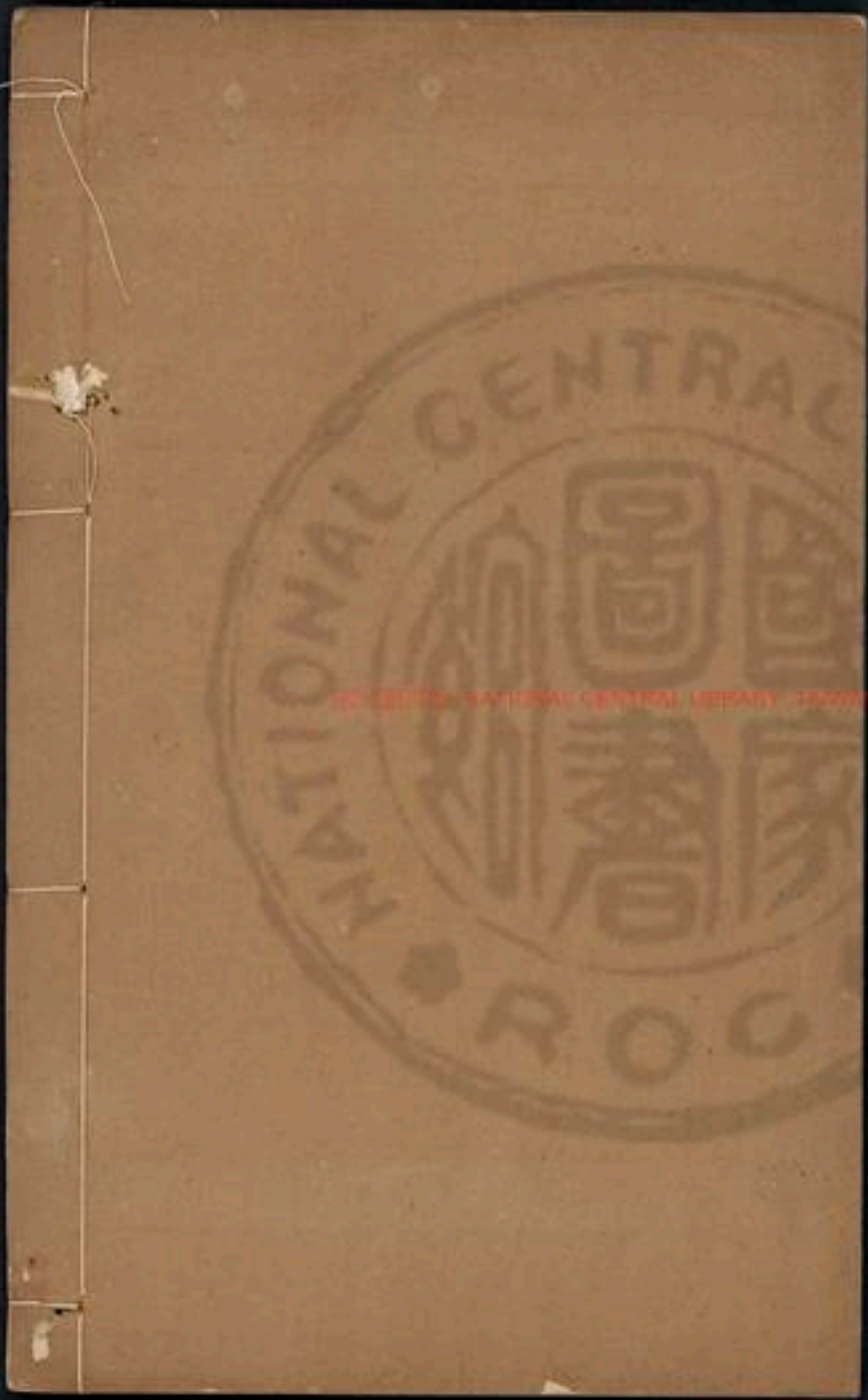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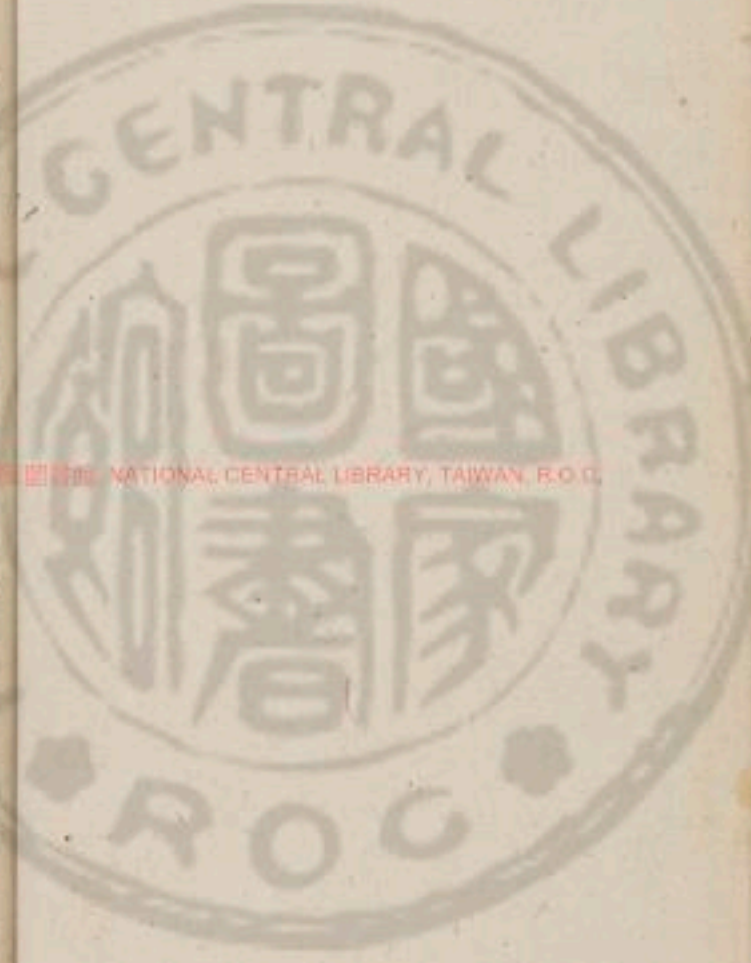
孫樹稟談卷之十

武宗上正德紀元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刘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稱為黨內刘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凌凌于

上前言弘治間朝章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寺項內官皆司禮監官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札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調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依弘治年間例奏討長芦運司官盜載至南京交賣銀兩買辦織

癸集



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等以名節相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惟鹽課織造於是執奏再上

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路害人上曰內官固害人文官亦有不好的李夢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關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交至今一言之可為痛

英宗狎一王振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付之羶醢戶部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章徐智內應內閣劉健等亦劾之時王在等亦為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殺上不得已凡之會天晚待明且殺旨捕瑾等下獄李東陽與瑾有舊素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于瑾左右有

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等遂至

御丙俯伏哀說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以為无此事

瑾等曰若待明日瑾等遂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

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頷之瑾等出傳旨夜捕岳等

係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

官校巡察立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

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章徐智俱發南京充軍軍行

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崔暉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

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

形于劇賊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等三人自陳准致仕

內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

臣將何辭以謝天下重慶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

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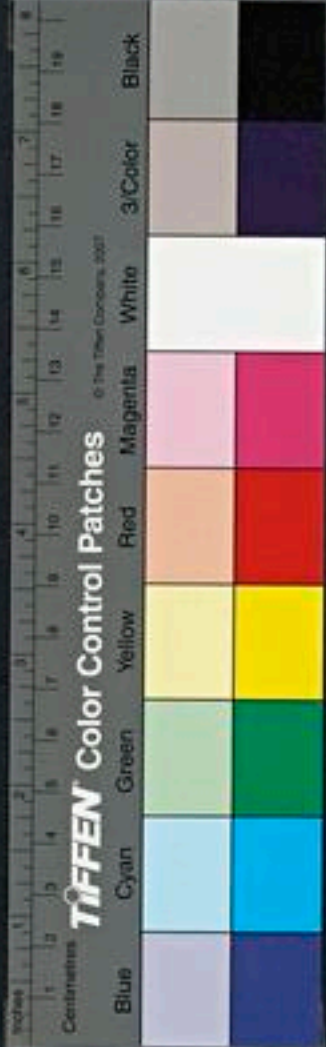


直觀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為直觀有進
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為民
今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婦還卒无所得適即
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公冊封回帶家小馳驅乘轎
副使姚祥赴任擅起人夫馳驅俱奏之捕下獄崔姚柳于西
長安門外張偉柳于通州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什克边
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
双溪雜記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特仕顯達者河南
則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鏗湖廣則刘大夏王儼熊冲
健与文升寺雖同鄉而不阿比文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
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
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王夏祚論之令文升回話認罪
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嬰
城日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少事
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碍准行芳以為媿李鏗為鴻臚卿年
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升薦刘宇提制宣天軍務時刘大
夏為兵部尚書与文升宇有隙因

孝廟召見言宇在大同私荐官馬鎰送崔貴

上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礼監掌
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東陽与大夏同時為朕
吉極相厚王儼与大夏姻親熊冲以廉著由山東布政巡撫
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
戶部侍郎文升時為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刘宇不得遂
一日兩廣巡撫缺文升首薦熊冲上聞徑造吏部辭之守后
門吏不通冲即撻其吏于門外後冲竟陞右都御史巡撫兩



廣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
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
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寿卒自來居
內閣不黨比故旧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奉与程敏政
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七破常
格不次擢用寢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愧恟幸用真才實
李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譁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
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交將起後李愛陽草疏
急欲殺劉瑾寺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
躬自誦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
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愛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
士平昔以文章氣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与東陽

文厚在名士之流愛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
少淨愛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出商量方
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首係獄罰米
千石輸二子皆罷官愛陽亦不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
人老妻者告曰昔公公不得志時李主事官昌平倉曾容吾
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邪謹遂釋之令致仕乃贈以物曰
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太師諡文正人之禍福不則如此
○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馬末成欲陞百戶邵璉已
得首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上前谷大用所鎮守臨清
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于法
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
王瑛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



內琇自為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御前言安有

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戶部戶部門外令繼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琇罪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瑾令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所請并去進歸河南靈空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同上

○劉瑾既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判斷初亦送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騰寫府部寺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

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鏞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太或辭陞賞則送內閣票旨內閣官事出已見稱美有曰尔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瑾既奪內閣權李東陽外雋芳楊廷和皆瑾引用而東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為芳前為萬安所惡自翰林調除外任深恨之與南人相廝如冰炭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復舊章革時弊多陰助之自以內閣官听已用不復短之矣 同上

○正德二年春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孝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



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陸二人南京侍郎
是時南京无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矣陸之也忠謂廷和曰
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知必以我
董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曰曰刘先生不足
我耶後瑾遂廷和而疎忠其賞友如此劉健謝廷既去李東
陽獨引王整入閣焦芳為吏部尚書芳專在閣尚書入閣
自芳始時劉宇為兵部尚書保固公家人朱濂者交通如
瑾元日不來兵部說話揚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
儀必邀坐同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瀛言于瑾必傳
旨令人補廷儀使諸親宇極及交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
章皆事廷儀草之武卒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主考
皆廷儀立議改旧制因濂通情于瑾上傳旨罷南京戶部尚
書奉民悅以廷相代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整

見任未有缺廷儀復謀于宇托朱江求劉瑾承入閣許謝瑾
應許之下手勅取廷和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
儀以白金并金銀器二千兩托朱流陳于玄真親瑾大悅納
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劉宇代之曹元与刘瑾親旧陸至兵部
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皆与同事廷和感宇引薦恩故瑾
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門生侍郎靳貴入內
閣專管誥勅曹元去梁儲劉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靳貴代
之朝廷以礼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進諍斥濂宏仍以
貴代宏楊廷和丁憂楊一清代一清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
正德間居內閣者東陽一清皆以文名廷和蔣冕奸邪志舍
遂乱新政 同上

○正德三年刘瑾行事最務嚴刻劾回一百五十斤大枷上号
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璠因盜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



安公主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直到任
遲延示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夜氣惟恐獲罪給事中許
天錫郝夔因事皆守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
矯旨梏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同上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董
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俱為西夏所隸
國朝於張掖設甘肅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
肅州外為加峪關上外亦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
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肅州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貯
其酋長管束夷中內附肅州外捍遠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
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效
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馬天方國諸夷 朝旨往來自古恆有河西修筋武備羈
縻羗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啟釁
所以百五十年來西睡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
阿木郎與達賊野七克力引路擒殺土魯番人女酋又將賞賜
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土阿黑麻率中來哈密刀裂死阿
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婦土
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害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
加兵來則辱撫叛則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
回彼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字刺羊
怨陝巴培剋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



陝巴弃城走沙州直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来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来守哈密我歸本土无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馬亦虎仙過哈密撫諭夷甲仍令陝巴守国阿字刺等執逃不听欲直帖木兒守城奄克字刺等將阿字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還願依奄克字刺等往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塲直帖木兒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即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屬夷哈即欲許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魯番王速壇請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戎与我段一萬將城与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来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

都御史趙鑑提制都御史鄧璋以上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昭先年差討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与太李士勳貴同年進士皆太李士揚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為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无缺薦澤提督甘肅電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与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追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字刺馬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止番夷內侵併力扞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提詞不宜復令彭澤提督且澤提陝西不宜差本貴公幹楊廷和提督首斥責尋外補顧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莫无二君奕奕者局无二師不宜並用二人縂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万



余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万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已成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廷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字利夫拜烟谷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寺納幣土魯番以馮亦虎仙者馬里本寺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与了小段子兒甚麼稀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關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發与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寺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奏阿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立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人也澤為真定知府

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搥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馮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溝壑之路要我以難從之事后来之变故无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斬貴今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还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與時馮亦虎仙寺尚在途未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馮亦虎仙寺回處置停當京斬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遂始此澤正德十年閏四



月取回京馬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
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廿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
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傅諭虎
情送賞旄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里木牛十二名驗
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增求回也都御史趙繼貞彭澤
貴亦同年進士津之賄皆出于繼二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
都御史不候代輒商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
鑑巡按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
任募謀印來以緝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采思遣
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可令其送忠順王國濟廣留虎都六
馬亦火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書
火者他只可犯赤斤苦峪之特曲為撫厚加賞賜被其愚

弄猶摸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
地間昆不能遠亦思馬因非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
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後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非未聞
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非未
肅州遺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徒監責打如箭射而
不得凌九疇以斬巴思非為奸細搥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
牙木蘭未瓜州候斬巴思不回遂直犯肅州提兵官史鏞欲
自甘州領兵未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
遊擊將軍芮寧奉將將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萬寧全
軍敗沒將存禮幾不免攻破岩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
恐哈密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驟逐出城夷
垂擾亂都督失拜烟谷者進貢自京回九疇初亦遠出禦土
魯番而疑其為變搥繫殺死又疑通事毛見寺通土魯



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已恩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大罵
亦火者撒者鬼亦以為奸細拘係又以罵亦虎仙知土魯番
入寇不行勘沮及先年許士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
失拜烟谷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
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
兵部會吏部諸衙推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
一往蓋澤自知奸賊敗露欲自往弼逢奏討銀五十五萬兩
文軍費先是前寧之賊巡按甘肅御史王允賢兵科都給事
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非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
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
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
春勘前事大李士毛細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
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
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奏回奏一无異詞兵部以彭澤李
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李士
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稿付澤沮兵
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受
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後秀教令習李于業入李應
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讖澤為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
托礼部尚書毛理戶部尚書石珪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夫
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
王瓊曰納幣庸廷失信夷人致貽后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
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无一人为李昆庇者奏
上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猷民器
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



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摠差馮亦虎仙等往土魯峯講和送
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虞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
喪師皆无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稟言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承差
因是憾兵部尚書呂本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今

上即位楊廷和草詔稱馮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稟
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稟旨以瓊為勾引奸吏科道劾
本原无勾引奸吏等語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干表
情關係重大不敢從違和怒回話法司乃以馮亦虎仙問結
後事入罪死秦獄連及馮澤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反
受命俱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馮亦虎仙罪同死之竟與瓊
无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係獄承廷和風

旨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稟旨催取彭澤稟
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
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峯因馮亦虎仙等皆被殺聚夷兵
三萬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嚴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
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楊廷和彭澤毛紀蔣冕結黨亂政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
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諭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相
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釋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
劾澤洎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稟旨誦曹嘉相外任知
縣今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瓊者晚穉延
壽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
于桂則導其流曹嘉相則揚其波也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票旨極是其說褒美廷和令速起視事廷和
蔣冕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彼謫公論終不容再假言官
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閔闕與曹嘉史道
議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簾劾史道曹嘉
閔闕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金縣丞
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闕已陞會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
事中孟奇御史吳鑑等十九人相繼論救廷和票旨皆責之
時林史道閔闕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
三黨後宣府遊擊將軍斬英以贖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
徇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自
陳往致仕廷和票旨稱某歲歲夫食米楊廷和因主事桂尊
論其為崔好首亂大禮幸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票旨駕

勅給駟人夫月米并廩一子世襲指揮蔣冕毛紀相繼去一如

廷和

恩典喬宇以附和廷和等亦罷免其後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師
被劾去位其子檢討金臯以接授邊帥書簡降湖廣荊州府
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因伏闕叫哭雲南充軍史道閔闕曹
嘉皆蒙

召還復其官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双溪雜記

○正德初賊闖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字為名如郎中
方天雨但令名雨叅諛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七尤為
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
称末世之令非后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
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字為名稱者悉皆禁革前后共
禁八字犯天字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字



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
字皆作奠字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李謝表內閣自為之
中有管窺青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管托其事
瑋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褒明年瑋以逆誅无天之罪其兆
于是乎瑋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余冬

○刘東山時雍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实公同年焦閣
老方為之公焦素死他焦特忌公名耳岑猛賂既行瑾集大
臣欲欲實公重辟諸大臣喘上不敢吐一語独都御史屠公
鏞曰刘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具不應瑾勃怒罵屠惡
語汝常類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刘
宇上素嫉公者乃署刘其輕議夷人迂後与潘尚書俱發遠
戍瑾初徵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婦也乃肅州公西行稿
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公独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

之公过六盤山寄西涯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已天涯
孤客幾時还歸自六盤和前韵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
度刘郎今已还其事意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难不在京今始
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
云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
已有定論公死可无憾也已 余冬

○刘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粮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
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粮粗批草浥爛者瑾票旨逮係
巡抚都御史管粮郎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
加倍賠償凡商人納过粮草拖欠價銀皆没官不給由是商
賈困弊边儲漸乏 双溪杂記

○刘瑾因戶部奏送各边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无此例命戶部尚書霍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



以天順前无前銀例回振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抚边方都御史共盜内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边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边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米有以万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琪与内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与琪言商人赴边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得易办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边鹽價積至一百余万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旧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边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边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边方粟豆无其貴之時今

廢商人赴边報中之法雖日得多而近边米豆无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董開整理陝西边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額尚書當刘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边上納故死年例銀之送后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琪必受其禍矣 双溪雜記

○刘瑾既止各边送銀又禁商人報納边儲遂大價乏因詢国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国初屯田齊奉故軍食自足后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齊奉屯田分遣胡汝砺楊武周東顏頤壽并往各边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边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边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余项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与都御史安惟李比較



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恚指揮何錦寺遂与安化
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及溪雜記

○刘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内官瑾等故人皆封贈
父母為都督都指揮母為夫人造墳葬祭誥命祭文皆内閣
李東陽廷和等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此第一結黨亂
政大罪首自内閣奉行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
本人郝序援例乞祭葬瑾以為洪武礼制無此例遂下錦衣
衛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李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
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脩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
春坊官皆附職瑾以為壞

祖宗制書安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
林官不諳事体悉調除南北部属后瑾誅後修會典翰林官
皆復原職 及溪雜記

○刘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旧制又知天順間曾輩罷乃將
各處巡撫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旧其余衙
門添設官員悉重職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濫宜
及取南京戶茶鹽引由契銅板赴北戶部學最合旧制

○正德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
名諸政刘瑾從之内閣何瑾意擬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剽
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廖鏜剽取民財徧鄉野
釐送數十余万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餼財数万
後請 勅北起直沽歷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
括民財凌辱 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
部備事由送内閣寫勅書有不由部而内閣自出勅者也畢
真之勅并正德間内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瑾分付内閣李東
陽楊廷和創為之使東陽等執奏我輩不过講讀視草之官





不由六部取堂奏行者不敢撰寫且奉大明律結黨亂政去
最重如必縱使不從亦不过如刘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
后東陽李諡文正何所換哉畢真后以通寧王反逆凌遲死
死天之報惡亦不疎矣 双溪雜記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刘瑾令每布政司
送銀二万兩瑾手分用皆借貸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
陪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双溪雜記

户科給事中徐昂揚州人以論救韓文亦罷斥為民人見瑾
等如此行事問昂畢竟如何昂对曰予規瑾等非能以正道
相助者三五年必後互爭奪見相屠戮矣后果如昂言 双溪雜記

孤樹裏談卷之十

武宗下

○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然有偽黔國公檄書又作
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
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更贖馮于公生門外滿之瑾還卒得
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之轉繫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
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无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也
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帑帙
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乱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
下官出午門外跪听外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
十余人復下獄追寃竟死以得
○春徃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
夜下大白雨彼地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无言雹者昔宋紹

具十七年临安雨雹太幸屋瓦皆碎李官申朝廷修諱言雹
遂称硬雨土人所云亦有自矣 余冬

○正德四年己巳刘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処響馬
強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竊呆于真定
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捕盜旧例御史出差不得
以家眷随今差呆等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
与守備指揮石望会飲令人歌舞為樂瑾之還卒奏之傳旨
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歛惟呆奏立什伍連坐
之法盜賊捕獲死虛日每械係盜賊入真定城用鼓以前專
金鼓之声弥月不絕由是奸人无所容盜賊畏内官張忠廷
張茂為大盜窩主呆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刘六刘
七齊彦名輩因是聚眾為乱瑾以捕盜功陞呆与毅皆為都
御史仍專督捕盜 双溪野記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後 召至暖閣叩頭畢

上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寺内有白帝
票括於錄上者三令指摘所刻文字錯誤處

上曰今欲别有施行但念衙門休而恐不好看但与先生輩知
之耳臣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下外留宣案上火頭永令
内臣送至閣是年大幸士刘忠累疏辞疾未允強起主考試
事出院后即省墓已得請是日

陞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盖已有先入之說矣
燕对錄

○春徃使陝西見西安城上旧貯鉄砲曰震天雷者状如合梳
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
鉄鐻盛藥以火點之砲臺火發其声如雷聞百里外所獲圖
半畝以上火點着鉄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

鐵塊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強不若鐵之威。軍中鉄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軍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上橫上鎗床。左右附稅。俱孔達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鉄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堅車近身為繩。綳裝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凌車之取于戰陣。大抵防衝突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冬○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束裝以待。外方之求厚取。價為物。鴿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媵。媒乎。是以不謹累者。蓋往七。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姜榮。妾。豆氏。事。豈易得哉。豆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遼。華。林。賊。未。攻城。姜。儉。倖。付。豆。印。亟。出。集。兵。捍。

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刀傷姜。妻。豆。哀。救。而免。因執豆。先。其。故。印。池。水。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豆。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豆。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曰。也。今。在。某。某。燔。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荏。焉。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幸。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殮。城。南。僧。院。事。聞。

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向。嘗。為。喬。侍。郎。妻。高。氏。貞。烈。賦。今。聞。豆。氏。事。二。人。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弃。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豆。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陞。同。知。而。性。素。欠。檢。豆。死。才。兩。月。即。為。媿。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令。无。情。乃。復。有。此。夫。夫。媿。于。女。婦。多。矣。餘。矣。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刘。士。齊。彥。各。守。肆。亂。北。畿。方。擁。甲。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臣東陽臣儲臣廷和至左順門內

上南面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遣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臣東陽復奏曰聞賊在水套自陷危地似隸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难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累失事机正坐此耳故今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遽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爾料亦无害臣東陽對曰今須亟勅東南諸將令嚴謹提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地鄰境不許互相推調務在万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尽心但今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塵

聖慮俱合有罪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愿一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乞休未蒙矜免即今勉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帖當再陳乞耳臣廷和臣永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賜云 燕對錄

○京師之南周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七散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号为響馬賊正德間內安得寇用事者劉瑾陝西吳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宦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覘

上遊幸之所及為窺泉所逼遂聚市拒捕瑾誅梟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駝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听其便宜矣



捕惟以平賊為功不啻首級爰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遵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者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余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无策揚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敞不取乞速罷黜張永素悅敞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繼代之一清李巡抚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命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問閱中錫書生欲劾棄遂化渤海盜事招抚解散張縉總務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許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与供飲食若听抚待以

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擊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抚之劉六敬降刘七日合内臣主事馬老爹意能自踐其言乎潜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无搖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良輦載至京儲蓄幸求赦不得遂大四劫掠軍至數万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誘騰請中錫忠賊害已私家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備下獄罪命斬後中錫死獄中張縉革爵閑住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办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文綬兵官所統兵万余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而大用擁重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刘七等又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无算又失將軍印駱馬游奉子隨銳冒功亦被杀遂宣府遊檄將軍許太領兵



至採授銳僅以自免罷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毛銳甘肅人夷種也彭澤為同鄉素厚澤後復起為兵部尚書奉銳為總兵官鎮守湖廣時後生居言路者不知銳前失律之事惟御史張翰言銳老彭澤不宜用并言崔文奎老耄喬宇不宜用楊廷和惡之即令宇外補隨官宇在吏部凡不附廷和者悉外補人稱之曰喬外補云 雙溪雜記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煥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滲流冰水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使覲宴魏使崔劭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為之異矣 余冬

○兵部尚書何鑑見京軍屢失利不能速平賊奏令陸完帶領主事田關手招募民兵六擾地方又奏調宣府遊擊許太卻

永大同總兵張復遊擊江排入征內地而又令俱所受谷大用陸完節制令二人居中於溫清駐紮 當時以部伍行陣之兵遂奔逸散走之賊而又率制于大用完之節制而不敢專行是以賊起自正德六年至七年秋二年始底平定皆東陽廷和何鑑等昧於經國之理處置乖方之所致也正德六七年間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聚眾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東陽等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賊首驅逐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奔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斬官報以去取所奔財帛以故馴賊得晚走矣殺平賊報功以萬計每一遇賊斬獲脇從人首級輒振捷音降勅獎勵谷大用陸完得贊勅十余次而賊首无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 平民亦殺之以報功也江彬過冀州入人

家系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論陸完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數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金剛賊縱兵但得脇從首級則輒紀其功後賊過江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城歸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闓皆封其弟為伯陸宗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百戶其余董勢所托素帶之人以首級命陞者千余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于此

雙溪雜記

○戶部侍郎許進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劉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代芳為吏部尚書示公直不附瑾而實不與抗初進致仕時馬文昇為吏部尚書陝西張綏為文選郎中進子許諾為給事中屢劾綏文升力抹之不可已綏以病乞歸及璽用事查京師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赴京听除綏不得已赴京綏前在文選時集

芳為侍郎相得芳公說是作郎中薦于瑾以為綏乃公之鄉輩極有才可用念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進已訖調驗封其申石確于文選疏已入而綏適到瑾欲復用綏說于進遂遣回用石確疏以綏易之進並用綏而心甚銜之進素與陝西雍太相善太已致仕進欲起用之屢薦于瑾除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瀛每謀欲傾進以劉宇代之要間言于瑾曰詩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大平者剛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恭將朝廷屢貶不用今欺公奉用却又揚于外曰公因太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綏入內詰問雍太貶謫未歷知何不備入奏內曰奏稿偷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進為詐直票旨屢以欺囚斥之進惧遂乞歸

○劉瑾欲專權不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竟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竟直趁至

御前訴已无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寺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瑾会寧夏重變檢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窺竊神器也甲奉永并楊一清往征之未至為變者心慮獲永等至寧夏回謀于途必因此陷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因張維張忠等共訴于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險謀不軌其形已甚宜早處之 上猶豫未決中曰少遲我等皆為 蓋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甲功

上親至瑾宅近地現交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畏矣出

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歸功于永等封張永兄富為奉安伯弟容為安定伯魏彬弟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為平梁伯谷大用大玘為永清伯封養子朱德為永壽伯各給券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歷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改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一子為錦衣百戶薛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旁書魚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旁字詩折点昼為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為旁苦之遂



必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后亦不復傳劉瑾既誅重有旨云凡瑾所行查革改正而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干人乘都不查究重內賄入閣交亂官制如楊廷和者擢位如故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鑑復為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朝政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并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雙溪雜記

○初張綵為文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禹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密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送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衛獄捶死少監李宣

侍郎張鷟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欵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良于承運庫李宣降良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鷟以不知欵良令致仕其余因饋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共謀事同事者以為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為宇腹心宇過吏部調廷儀為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綵代宇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官綵以為事在于瑾內閣不得與每忽之東陽等以為遽廢內閣董共術之及瑾被係亦捕綵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啓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令都察院改擬同劉瑾同友罪綵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真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

嘗薦綵諸曉謫堪任巡撫地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場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清亦不能救

雙溪雜記

○正德十年湖廣永州府道州致仕右都史熊綱卒于家時春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劾庶察事切見綉存日事毋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余年守法奉公推夫嫉惡不要時譽不爭近功言无爽于屬垣行弗虧于頤影旧庐一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頒及同宗未嘗私有所入其在官也恒疏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宗廟又有羨亦斥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免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自持清節終身无寸率之士矣或曰上知礼法孰不原清而熊綉之清實过于清者也人非先舜孰去无过而熊綉之过乃清而過者

也奈何悠七蒼天竟金子嗣兒子过繼復先夫死遺孫藐然未底成立繡云亡遠迎聞知咸相悼惜巡撫御史秦金因採輿命為其奏討突祭兼請贈諡該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逮視豈任感激臣生与熊綱鄰州旧嘗為其官屬于其人品見知頗詳綱今事定蓋棺法应得諡九重日月实与照臨願所司无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綉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卿听選大理評事許愷皆云綉过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就所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名无人表章日就湮没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何之率其門生屬吏其子孫但曾請謚善事張鳳翔孔琦之率其鄉人尝卹其家俱蒙詔旨許繡之夫无媿張戴彼二主事安能比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仍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

孫其孫曰后若俱補廢書就行住給德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上薦善獲報理无或遺表清節以虧庶察揆之治本不為死補臣言雖近常義匪議私事下九部奏与其過繼孫熊瑞月米一石至候補日住給請內閣謚莊簡云 余冬

○正德十一年江西有黑云紅云若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泊七着攻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率兵攻之震澤長語

○正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臘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以眾圍陽和向死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夫 餘冬

○江西寧王宸濠貪殘僭位而以文行自飾正德二年知政歸

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宠幸使南昌儒李生徒頌已孝行逆

相申達巡撫巡按官奏聞降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实者南

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与李東陽交厚及致仕避寧王之害

居別郡王必欲招致未南昌因厚遇之遂為知己陸完者蘇

州人為江西按察使独為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

公卿士实完皆以心附寧王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

事革罷王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言時沃藩泉

畏瑾虐害求退不得王因納賂于瑾瀉完与士实可當巡抚

都御史之任今吏部奉完為都御史巡抚宣府士实以侍郎

改都御史巡抚勸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為不称

改為僉都御史巡抚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右侍郎瑾

之敗言官俞劾先首開賄賂之門驟迁風憲之職李東陽楊

廷和庇之得保全李士实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陸



完官至兵部尚書士突以老致仕瑾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
罷及完為兵部尚書王酌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先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
乞復護衛完答書頌以

祖訓為言伶人減資者有宥干

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梁儲楊廷和靳貴陸完輩皆
陰結之以求固宥賊之婿司鉞犯罪乞南昌衛軍寧王令鉞
教習江西伶人歌亦因鉞以通于吳每親書寄吳輒稱為良
之夫契良之夫字也及是乞護奪截金器銀寶截於減夫家
分饋諸崔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万打点
復護衛苟听其所為吾江西无唯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
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
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任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授

慶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為言事体重大合令官以
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揚師付到閣
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
田都隄與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
何人也廷和與完俱宏知其好狀全言官交章命護不可與
遂共謀去宏諂宏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黃初及第且日乾清宮哭下詔皆宏視草婦
咎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家選入翰林文
不認罪遂宏致仕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武宗巡幸边境納都督馬昂已嫁朱于宮中心懷叟謀陰發盜
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金墮敬為巢窟四
行刻掠王與民爭田不得必令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刘六
刘七擾亂中原之后王璫為兵部尚書申明律禁不許隱蔽



賊情釀成大患督責解切省府戒嚴巡撫江西都御史孫鏐
南昌兵備副使許遠捕賊甚急兵十三等已獲係南康府獄
復為賊劫去兵部奏責孫鏐許遠縱賊責限襄捕寧王恐賊
獲于已謀欲去孫鏐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保李孝行扶
孫鏐并巡按御史王金年轉奏乞朝廷嘉獎以固宥眷差人
裁金定於臧夫處分饋崔要後以書未命所差人曰事在司
禮監若與肖敏言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鏐別用一都御
史未幾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奉時江彬
寃日陪太監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是
孫鏐等奏至忠因詰于

上曰朱寧與臧夫交通寧王謀而不軌 翁七不知平奏內稱

王孝訊

翁七不孝也稱王早朝勤政訊

翁七不朝也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宮捕校尉赴京大監張
銳運入東廠緝拏好事銳信任之往來楊廷和及諸大臣家
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御
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係甚苦聞孫鏐等奏保王
孝行不勝忿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諷言
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曷不早附張
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安計銳深然之儀見楊廷和欲復革
寧府護衛以免后患又知江彬寃盛錢寧將收許共成儀計
儀與熊蘭密以張銳意托御史肖誰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
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 勅褒獎不可從廷和票旨曰朝廷處待親藩自
有常典鎮巡官鞫鞫雜章論廷和不與諸大臣議擅專差
官責諭革罷護衛從中密處不令外廷知一日捕時兵部尚



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今家人王秀起問曰造間錦衣
接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過廷和
宅入問曰造間宣召崔駙馬何如乎廷和伴驚曰果何事乎
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怩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
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泄
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早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着
曰省准所言閱條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
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諭單還護衛等語瓊
曰以大事宜宜諭文武群臣而后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
和深恨不能遣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
意然后行廷和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不密而不可泄
者兵部因給事中孫懋易爵之言以選精兵操江為江西盜
賊設備疏入箇中日久累催不出先生盡力求批出兵部前

款俗兵之方无过此矣廷和默然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
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
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
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回報曰崔駙馬等官兼
程未去後又聞宣召兵部不知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
大監肖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
此未為擒我也既罷宴密召李士实夜議所處士实曰事急
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率事乃夜集勳賊
吳十三等飾兵器明旦各入謝左右帶甲露刃者數百人侍
衛拜畢王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鏖曰不知王曰太后有密
旨令我赴京鏖曰請看許達曰天无二日此是大義王怒
曰尚敢如此无礼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尽擒三司官
鎖粗係獄用布政司印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



親王三司奉兵之意給米募兵修理戰具夜以繼日十七日
王留中官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比出鄱陽湖令僉事潘
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叅政李敷持檄諭降吉安諸郡命叅
政王綸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實為軍師督率護衛軍
并閔念四兵十三賊黨五六萬人尺奪官民紅万余輿蔽
江而下九江府開門納之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登城
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余日先是江西南安
贛州通連福建汀州漳州廣東湖廣彬桂諸處徭獠出沒為
患特設都御史巡抚南贛防禦徭獠然事甚不專兵糧死處
集兵致討則深入山谷羅兵招抚則又肆出剽掠王守仁者
浙江餘姚人嘗奏劉瑾專權被撻幾死謫遠方駟丞後起用
陞都御史巡抚南贛時兵部尚書王瓊見

武宗遊幸豹房權幸縱橫天下及事起一旦變起倉卒死措乃

奏督率天下巡抚都御史申嚴律禁條明軍政條條非常以
有違慢即奏劾責治諸鎮豈然知奉法思患先巡抚南贛都
御史文森被命不赴瓊劾奏切責森以病辭陸完与森同鄉
奏准森在家調治病痊起用瓊奏有事托疾无事起用不可
遂羅免及守仁代森素有濟時才又見兵部督率嚴勵不可
偷惰乃上言乞听臣自由募兵積糧假以賞罰之權則盜可
息疏下兵部瓊深異之乃覆奏乞改守仁為提督軍務欽降
令旗令牌八面付軍前得便宜斬所任在贓稅官錢得自嚮
用數月之間得精兵四万余破徭賊斬首无算民得安生
復建議添設縣治為久長計民生立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
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与同事通于近倖奏之瓊抚奏以
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江西鎮守斷
乎不可惟江西有警則听南贛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策應江西蓋兵部聞寧王蓄有異謀而陰為之備也至是福建軍亂廷議調守仁往福建撫定守仁已過吉安府趨南昌寧王知守仁將過南昌遣兵逆之守仁預知返舟值風順瞬息回至吉安入城遂令伍文定集兵守城守仁以前奉勅江西有事許調兵策應乃徧檄諸路奉義兵急遣人徵調南贛兵四万余就令南贛知府邢珣戴德孺領之兵既至向南昌破入寧王府其宮人并守城者皆自焚死遂統軍出出鄱陽湖襲王王聞南昌被圍弃安慶回救遇于鄱陽湖王兵散全室勞軍死戰伍文定為前鋒軍少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三十余人伍文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火直入寧軍大軍繼之寧王并其妃妾氏投水王為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余李士實亦獲為南昌人亂毆死守仁囚寧王於南昌待

命奏捷有曰人徒見壁壘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為御悉歸功于瓊且曰鎮

陛下罷巡遊勤政務不然天下豈獨一寧王哉初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實奏曰待勘報的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宜降勅令王守仁自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七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而

武宗又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錢寧臧蒼等事敗又欲因此以邀功及守仁捷音至

武宗已出兵駐蹕良鄉令人追回捷奏待至南京另奏得陸完



臧貨錢寧蕭敬泰用盧明等交通寧王往來書簡捕下獄籍沒家產蕭敬以罰銀二萬兩贖免

武宗崩楊廷和竊柄陸完泰用等皆充軍王守仁雖封伯爵以南京兵部尚書不令赴闕受封爵守仁連章辭免以為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善矣廷和竟寢不行且諷同鄉王珣論壞綏兵不卒通謀宸濠欲殺之不果蓋寧王雖蓄異謀而未發突廷和激成之殺戮死辜十萬余人果有陰報廷和其得逃于黨廷和者猶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以比晁錯云雙溪雜記

○主事閩人馬君思穆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寧賊之亂者甘泉為其詩序畧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也不二其心而沉淵以報天子非忠乎寧後其身以壯敵王之憤過方張之寇正人心衛宗社非功乎故死而无功君子

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也 以正忠則其為德也大矣有司覆上其事

天子曰宋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祿卿廕其子賜祠額以旌之

○武宗崩時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首論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尊大義戒親比彬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泰用先因交通寧王下獄抄沒矣廷和票旨免死發南海子充淨軍谷大用張永皆降奉御南京閉任廷和壞亂新政任情賞罰非此一端雙溪雜記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里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余家屋十余間席捲而去船十余舸墜地為葦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余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



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長語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鈞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盃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官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八瓜金龍四盃甲三千玉琴一玉璫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震澤長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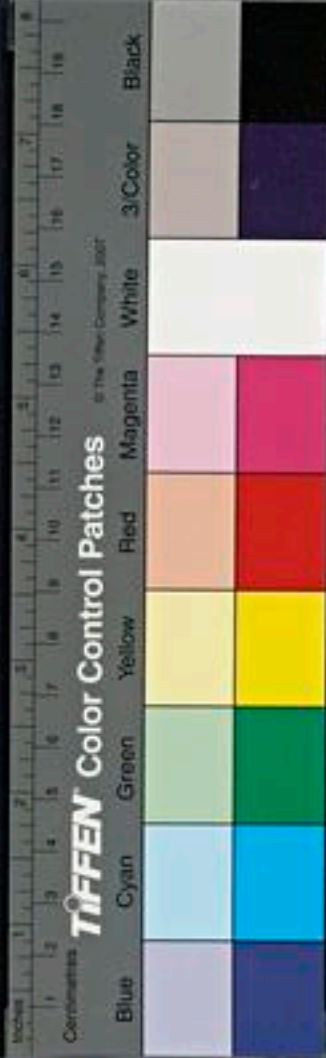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筵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 宣宗嘗御此李白事久矣彭又謂禁中无南面坐李曰東邊會食曷為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監至亦惟東西向正德初劉瑾權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于筵之上亦

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內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長語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瑾意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侯官至閣下問之然后下筆故瑾益四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回其惡也 長語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應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更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万 長語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



官軍于內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
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充名為改充弘治十六年又以
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
德九年全派改充支運遂絕 長語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紉
羅皮張茸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
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長語

○追封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已七十餘剛正有
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回國家後簡我乃死矣後
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
生驕悍之卒歲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林城下使軍民橫罹鋒
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
言當國者可不念哉 恭塘詩話 此無所屬姑錄于此

附錄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

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關竈共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
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于戈滿眼急江漢
一舟歸花送琴書邑霜留斧鉞威兩傷豺虎亂公也借鷗機
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問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
心壯憂惟白髮驚秋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畫
矣 恭塘詩話

○八十者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李
君前下拜參鷗鷺恐是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
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三原
玉端叅公之詩也正德初閔中感傳朝議欲起端叅故景明
且此規之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
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大謀逆公上疏
發其事反為庶人所捕陷逮係詔獄瀕死者數夫內外為公
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
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乎乃以公
為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節感

上知逾愈自淬勵以經濟為己任知无不言无不尽如疏薦
林見素之美辨彭幸蕃陳都御史有功无罪諫勿罪議大禮
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
以是与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上求去既得請方抵家
即起為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死之日家无積錢孳无爵粟故
部使者訃奏称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其实也公平生議論
不肯附和詭隨独議礼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

此議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俱同上

○占桶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未悖非遠到之器也以我

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

七登進士少付楊一清亦以神童奉亦十七登進士今少師

楊廷和十二占揚鄉試少付蔣冕十八為解元費宏丁九為

狀元官皆極品年寿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不然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遂內閣

大率士列健謝迂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无不被其

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且上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異雲若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湖上若攻城上中人應之明年事藩叛王守仁率兵攻之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九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

內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銀八十一万四千余兩戶口商稅



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兩七錢
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
余兩雲南開辦三萬兩各鈔關船料四萬兩馬草折徵
二十三萬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
十三萬七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
俸良三十三萬兩官軍折奉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兩兩官
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消息緊急奏討加
添四五萬或二三十萬

聖且千秋寺節用三十九萬五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器水鏤儀仗寺用共十
三萬七千五百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
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餘文
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鎮軍八

十九萬六千餘兩藥膳生食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
千餘各項俸額約數千萬湖江寺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
省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幾
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
石 同上

○翰林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揚大年久為李士請外至云盡
則甘從臣終作莫敖之饑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
自昔然矣 同上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公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
之魁也予問何為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



櫻故欲婿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舊尺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閣歷朝詔詰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簿之存亡也願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紛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後遂以絲綸簿奉捧不知文貞晚年歸省憂未嘗居憂也其言又謂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請定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爽也理迷之言者伏罪乃已

○孫忠烈公燧抚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承病訟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先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為我創新衙門平策令加葺於後堂廬下隱故鼎復一古鏡皆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寺語識者以為公析節死雉之冰云 近代名臣錄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也果然矣 同上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查東人驚疑思亂義州先發聚中發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智老翁給事中賀公欽也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抚先生辭曰吾非土官僅係里閭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余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便可解申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尔等燒屋劫財皆可抵罪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体勘人來尔輩酒拜跪求生耳慎无殺人已而鎮抚人果至頂史又報發軍來勒申復呼諫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尔等擾乱至此鎮城烏得不發兵



兵雖至尔等第不殺人當有原有東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同上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司郎中黃公鞏以母喪服除或厄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狗國補武選司郎中已卯春有

旨南巡時寧藩謀逆上下以為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死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兇很傲誕死人臣札外棧邊卒內擁兵霍騎號勢不乱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疏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到此須知我道自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禾卒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來以彼易此何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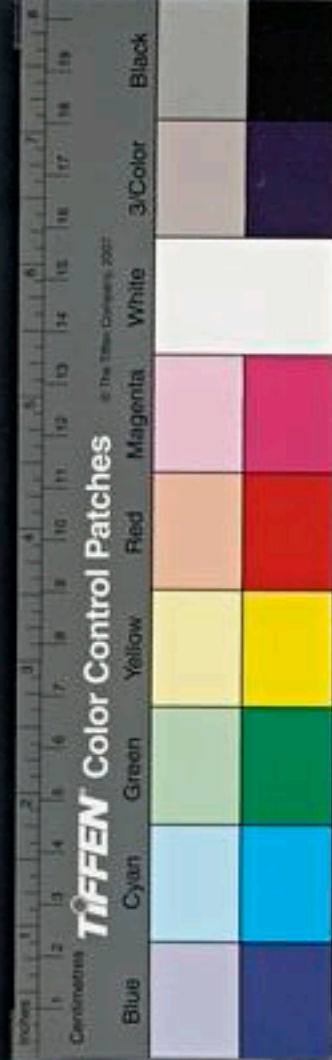
同上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浙江按察使楊公瑄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目覩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棓星不明因勸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前賞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札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雲霧交作為申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拔棗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曰自正德三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西生來不一動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謹也瑾大怒喚源面斥之曰尔何官亦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荻覆尸葬之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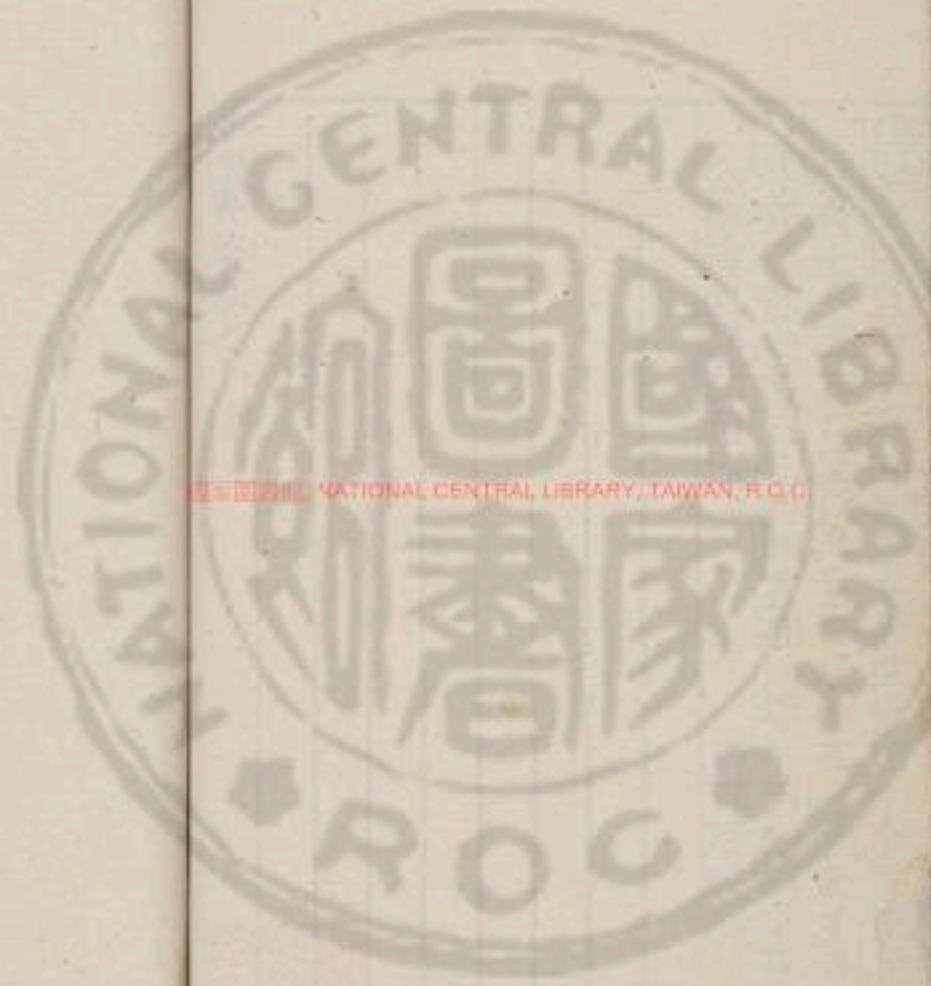


孤獨與談卷之十終

○李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余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授以尺素公婦感之一絕云才名直与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巖于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西湖慶談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P. R. C.



